
武俠世界
第３６年
16
$18.00

編者話

本期乃刊登余破浪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斧霸征歌」。翡翠城之城主——葉璧天乃不敗戰神，十二歲行走江湖便殺了江湖上難惹的「千面殺神」，因而名噪江湖。行走江湖十六年的他，雖年僅二十八，却已富可敵國；武功蓋世；風流多情。自稱「惜玉天王」的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作者運用豐富的學識，凝煉雋永的語言，爲讀友撰編了一個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欲知葉璧天之翡翠城何因毀於一旦，他與心愛的小雪結局如何，請細欣賞本文。

*　　*　　*

本期選登程天朗先生撰著的湖海恩仇錄故事之一「巫山夢」，故事引人入勝，文筆流暢，是頗堪一閱之小品文，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爾虞我詐」，屆時請留意。

程天朗先生的短篇「巫山夢」大結局將在下期刊登，切莫錯過。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8.1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6期
(總號182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斧霸征歌

惜玉天王傳奇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惜玉天王　愛情專一

翡翠城，是名城。

江湖傳言：「天下財富一千萬，三百萬兩在翡翠。」

後面那一句話，有人略嫌誇張，但也僅是「略嫌」而已。

翡翠城主葉璧天，號「憐香」，自稱「惜玉天王」，年廿八，十二歲已行走江湖，單人匹馬直闖殺手林，在殺手榜下撕掉第一張殺人名單，名單上的名字是——千面殺神。

這名單貼在殺人榜上頭號位置，已整整三年，天下殺手雖多，竟無一人敢將之撕下，甚至不敢多看一眼。

但區區一名十二齡童，竟隨手把這名單撕下，這不是惡作劇又是什麼？

但三天之後，葉璧天帶着滿身血漬騎馬回來，在馬頸之下，赫然懸掛着一個人的項上首級。

經過殺手林的殺人掮客冷無情驗証，証實這首級確然屬於千面殺神，絕不會錯。

自那一天起，葉璧天的名字，立刻轟動整個武林。

十六年後的今天，葉璧天最少有三大特點名滿天下。

第一：武功蓋世；第二：富可敵國；第三：憐香惜玉。

他是風流人，多情人，他越多情，越風流，越更憐香惜玉。

這一天，驕陽艷艷，葉璧天在演武場上，盛筵款待遠自東海而來的武林大豪「無敵獅王」鍾海嘯。

鍾海嘯雄霸東海水陸二路，今天是他六十大壽。

隨同鍾海嘯而來的，更有沿海七幫十一會的頭領，可算陣容鼎盛，聲勢浩大。

葉璧天說過要為鍾老太爺賀壽，但究竟這位翡翠城主費了什麼心思，卻是個謎。

翡翠城演武場，能容千軍萬馬，比諸天子腳下之禁軍大較場，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倏爾間，演武場中突然出現美女無數。

演武場本是殺氣森嚴之地，但此刻卻變成了脂粉陣，演舞場！

霎眼間，美女如雲，艷光四射。

場中佳麗，沒有一千，竟也最少八九百以上。

鍾海嘯等羣豪無不瞳孔發光，人人心猿意馬。

在一片管絃樂韻中，歌姬曼舞動人。

頃刻之間，嬌媚萬狀的舞姿，竟佈滿演武場每個角落，眞是蔚為奇觀。

未幾，又有近百美女，分左右排列，把一輛巨大之極的木車，以鐵鍊拉動過來。

巨車之上，有九個巨大之極的壽桃，乃用精美糕點材料炮製。

近百美女把巨車拉到「無敵獅王」鍾海嘯面前始停下，隨即全體向鍾海嘯跪拜，並齊聲頌禱：「恭祝鍾老太爺福如東海，壽與天齊。」

鍾海嘯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場中逾千美女，無一不是千挑萬選的絕色佳麗，平時想碰上一個兩個，也是千難萬難，但葉璧天卻竟能作出如此安排，來為自己祝壽。

如此場面，如此氣派，就算做夢三千年，也夢不出來。

再看葉城主，他一臉淡然之色，絕不驕傲，也沒有刻意獻慇懃，益顯他有王者之風，否則，最少也可算是梟雄氣概，無人能及。

當然，鍾海嘯也並不是個井底之蛙，在他羽翼下混飯吃以至富甲一方的武林人物，又何止逾萬！

誠然，面對如此浩瀚之美女陣場面，震驚是必然的，甚至是無可掩飾的，但武林大豪自有武林大豪的風範，當這些震驚稍為消散後，他臉上的神態，依舊豪邁不凡，足以令人心折。

他朗聲大笑，笑聲響徹雲霄。

笑聲中，鍾海嘯身形向演武場中直射，但去勢卻極其緩慢，甚至竟似在半空中停留了片刻光景。

羣豪俱是見多識廣之輩，鍾海嘯露了這一手輕功，其難能可貴之處正在於一個「慢」字。

若是雙足沾地，自是越慢越易，越快越難，但要是身已凌空，而又要掠向遠處，那就決難緩緩掠去，別說是人，便是飛鳥，恐怕亦難臻此一境界。

但內力精湛之士，卻能凌空御勁，以無匹內家眞氣，在身子向前飛掠之際，緩而不墮，甚至是在空中作出短暫停留，然後才繼續向前緩緩邁進。

這便是武林中傳聞已久的「御氣迷踪步」。

鍾海嘯這手輕功一露，羣豪無不轟聲喝采。

葉璧天莞爾一笑，輕輕鼓掌，但掌聲並不熱烈。

鍾海嘯終於緩緩地落在巨車之上，又復大笑，道：「葉城主這份隆情厚禮，老夫好生感謝，常言道：『百聞不如一見』，今日有幸拜會城主，更蒙厚待，老夫決與貴城結盟，此後東海七幫十一會，暨老夫麾下所有戰船、戰將及獅王十二連環塢上上下下，誓與翡翠城共同進退，彼此同氣連枝，都是好兄弟、好朋友，如有違背，自當……」話猶未了，倏地一道身影如電射至，一個人比箭還快地直插在他身旁。

鍾海嘯以「御氣迷踪步」緩緩登上巨車，震懾羣豪，而這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以極快速度昂然站立在鍾海嘯面前。

除了葉璧天，在場之中，又有誰的身法可以快速得如此不可思議？

葉璧天不等鍾海嘯說下去，便已搶快截口道：「今天是海老太爺榮壽之日，不宜立誓，總之，從今天開始，咱們便是好兄弟、好朋友，既共同進退，也同氣連枝！」

語聲未落，羣豪喝采之聲早已大作，氣氛熱烈無比。

鍾海嘯大悅。

「好一個葉城主，好一個風流人物！」這是鍾老爺子對葉璧天的評語。

＊ ＊ ＊

翡翠城，佔地逾萬頃，正是城中有堡壘，堡壘中更有重重迷宮，至於其他亭台樓閣，水榭池林，自是多得不可勝數。

葉璧天崛起江湖，樹大招風，强敵罄竹難書，雖然人人深知此人絕難冒犯，更難向其横施毒手，但仍不免會有些抱着必死之心的死士，潛入翡翠城中，欲伺機向葉璧天進行刺殺。

但這些死士般的刺客，絕大部份連葉璧天的影子還未找到，便已在城中迷了途，繼而失手被擒，再也離不開翡翠城。

城中堡壘無數，迷宮多如雨後春筍，但平時葉璧天會在什麼地方呢？

答案是令人費解的。

他常常逗留的地方，竟然是城中最不爲人注目的一座茅舍。

這一晚，月色皎潔，若是細心留意，不時可以聽見女子嬌啼婉轉的叫聲。

東海羣豪，決定在此盤桓數天，然後才回東海。

自古唯大英雄好色，城中既有逾千佳麗，羣豪又豈有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之理？

葉璧天風流之名，名滿天下，並非倖致。

但正當羣豪在城堡中風流快活之際，葉璧天卻在燕瘦環肥，南北脂粉美人陣中悄然引退。

他又來到這座毫不起眼的茅舍中。

＊ ＊ ＊

茅舍中，一燈如豆。

這茅舍，看似毫無屏障，實則機關重重，而在此茅舍方圓三十丈內，更被列爲禁地中的禁地。

茅舍中有何重大秘密？

當然有！這秘密，如今就在葉璧天眼前。

這秘密已存放在這茅舍三年之久。

而這秘密，就是一個鑣子，和鑣內的一個人。

鑣，是很普通的一個鑣，但很大，大得可以盛下一個人。

但鑣中人，卻不普通，不但不普通，簡直就是人中龍鳳，罕世難逢。

她是一個美麗得無法形容，無可比擬的女人。

她的臉容，看來一片淡靜，並無任何喜怒哀樂的表情，但她那清麗的輪廓，粉雕玉砌羊脂一般的膚色，已絕對足以令天下間任何稍爲正常的男人，爲之驚艷失態。

但此刻卻只能看見她的臉，她的身子卻埋藏在普通之極，甚至是粗糙之極的大鑣內。

無論是誰，人人都知道，翡翠城主是位高高在上，誰也無法撼動的武林巨人，雖然，他才二十八歲。

但葉璧天這個名字，早已在十六年前告訴天下黑白兩道英雄豪傑，年齡對他，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怎樣戰勝他。

而他，至今百戰百勝，無一例外……最少，至今人人認爲確然如此。

他是個不敗之神，每戰必勝之神。

但在這茅舍中，每當他面對鑣中這個女子的時候，他臉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勝利之神的表情。

不勝，即敗！

在葉璧天心中，這是一個非白即黑的世界。

儘管他的眼神，看來仍然明亮，但他的心，卻仿如被放置在洶湧波濤，滔天巨浪之上。

當然，他努力在她面前掩飾，但她冷冷淡淡的表情，卻似在揭開他臉上的一切僞裝，彷彿在說：「放棄吧！你已失敗了。」

葉璧天是何許人，又怎會不明白她的心意？

他搖搖頭，固執而激動地說道：「不！不能放棄！我是憐香，是惜玉天王，而妳，是我心中唯一存在的女人。」

說得赤裸裸，說得血淋淋，爲了鑣中這個女人，他願意付出一切，當然也等於願意犧牲一切。

他不但說得赤裸裸，也在一瞬間運動全身，把身上每一件衣物，每一寸布帛，震成片片粉碎！

人也赤裸裸！

他的肩膊寬闊而肌肉結實，他的胸膛肌膚虬結强壯，他的腿修長而有力，無論他穿着什麼衣服，抑或什麼衣服都不穿，葉璧天就是葉璧天，一個在武林中永不言敗，也永不曾敗的勝利之神。

「雪蝶，今夜又月圓，來吧！」

葉璧天伸手，鑣中的雪蝶把手

遞向他。

他輕輕地把雪蝶從鑣中引帶起。

她不但美麗年輕，而且高貴。眞正的人間絕色，何須塗抹分毫脂粉。

高傲尊貴的儀容，也不是單靠錦衣華服才能襯托出來的。雪蝶的高貴，並不來自身外衣物，而是散發自眉宇之間，舉止之中。

她就像仙子般美麗、高貴，但卻也同時令人心碎。

倘若她置身鑣中三載，乃屬天意，又怎能不教人擲筆生嘆：「天意何其殘忍？」

尊貴的人，雖然天生尊貴，但並不一定比尋常百姓幸福。

葉璧天輕輕摟着她的纖腰。她的纖腰雪白而柔軟，令人目眩。

他看着她，眼神中有着無限的憐惜。

葉憐香！惜玉天王！

他似已把生命中所有憐香惜玉之意，全都傾注在眼前這麗人的身上。

一輪圓月在窗邊，月色皎潔，仿如水銀般灑在這對男女身上。

他柔情蜜意地在吻她。

「妳還是和以前一樣動人。」他由衷地讚美。

她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他的手、他的吻、他的每句話以至每一個字，全都像是不可磨滅的烙印，深深地、火熱地印在她的心坎裏。

「葉郎！」她親暱而又憂心忡忡地叫喚着：「不必了！求求你！」

葉璧天倏地抬起了臉，深邃如海、明亮如星的眸子直逼視她：「小雪，我很窮，你明白嗎？」

富可敵國，權傾半邊武林的葉城主，居然會說：「我很窮！」

這豈不是天下間最荒誕的笑話？

但她沒有笑。她不笑，是因爲她明白他的意思。

有句老生常談：「人窮志不窮。」可見這個「窮」字，可作多方面的解釋。

在財富上、權勢上，葉天王大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自然跟這個「窮」字相距十萬八千里，遠遠沾不着邊際。

葉天王武功蓋世，富可敵國，更風流多情。

但他縱已贏得風流薄倖名，但可以令他魂牽夢縈的紅顏知己，卻又有幾人？

他對她說過了，僅僅只有三個字。

「唯獨妳！」

他又告訴她：「在我生命中，所有女人都只是過眼雲烟，唯獨妳，絕不是這樣。」

那是他三年前對她講過的話。

當時，雪蝶仍是武林中輕功最出色的「千里蝴蝶」，她喜歡飛翔在名山大川之上，足下輕快如烟，去不留塵。

她輕功快，葉璧天更快。

但他永不趕在這「千里蝴蝶」前頭。

他可以一跺足而令天下黑白兩道英雄好漢人人心神震盪，但他絕不做任何事讓小雪生氣。

在他心中，只有一個小雪。

所以，他窮。

他心中永遠沒有第二個小雪。

明月下，她的心在跳，血在發熱。

葉璧天把她擁抱得更緊。他的聲音，聽來沉實有力偏偏卻又柔情似水：「沒有了妳，我將會窮得變成一片空白，連叫化子都不如……妳捨得這樣折磨我嗎？」

她抬起臉，眼睛裏閃爍着火花。

「你……不後悔？」她輕輕問，她的唇看來柔軟而凄艷。

「我後悔！後悔在三年前讓妳孤身犯險，以致種下今天的惡果。」

「不！當年事，錯不在你，也不在我。」雪蝶輕輕吁出口氣，聲音輕柔平靜：「前塵是緣，今天也是緣，善緣是緣，孽緣也是緣，但無論是怎樣的緣份，既已過去，便成定局，既已過去，悔又如何？不悔也是一樣。」

他哂然地笑：「妳自詡可以無悔當年之舉，何以問我將來會否後悔今天所做之事？這豈不是小覷了妳的葉郎嗎？」

她凝視着他，她的瞳孔宛如夜星般晶晶閃爍：「葉郎，天下人都說你風流，但依我看，你卻是個心無旁鶩之情的獃子。」

「不管別人怎樣說，也不管妳怎樣取笑，妳是我的夢。」葉璧天寬敞的額角貼在她面頰上，語聲無限溫柔：「唯一的綺夢。」

她腮邊飛紅，仿如霜葉。霜葉紅於二月花。

他的濃情，敎她激動；他的奉獻，令她迷惘；他的憐惜，使她流淚。

他把她眼角淌下來的珠淚吻乾。

「葉郎！璧天！」她黑亮的秀髮開始紛亂，然而，不及心亂萬分之一。

＊ ＊ ＊

窗外，有輕風、有蟲鳴、有花草在悠閒地擺動着。

窗內，她的玉臂是他的軟枕，他的身體是她的屏障，不但能護着

她，也是她每夜的夢，綺夢。

茅舍內的呼吸漸漸柔和，細長。

「小雪，能夠和妳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葉璧天摯誠地在她耳畔低語。

「但我卻只是柳絮，一毬淩空飄蕩的柳絮，不但輕如無物，也無根。」她淒然一笑。

她唇上仍有葉璧天嘴唇的餘溫，她的眼睛癡癡地瞟在他臉上。他的臉，有太深太重太濃太厚的愛意，而這所有的愛意，都只傾注在她一個人的身上。

三千寵愛在一身。

但她沒有忘記一件事。

這三年以來，她是個「鑢中人」。

除了在月圓之夜，她可以離開那侷促的鑢子一段短暫時間之外，她只能蜷曲着身體，像是一條蟒蛇般俯伏在洞穴裏。

月圓之夜。

三年以來，每至十五之日，他一定會來。

每一次，都如今夜。

* * *

翡翠城，是名城。

也是大城。

城中包羅萬有，包括酒家、賭場、青樓、屠房、市集、以至寺院、道觀。

寺院在城西，名爲相法寺。

相法寺雖在翡翠城中，翡翠城主雖是葉天王，但寺中方丈，仍是寺中領袖，權威至高無上。

方丈是海鏡大師，年五十，眉目凜凜，身形高大威猛，三十五歲出家，剃渡後堅持佛誡：不殺生、不偷盜、不淫邪、不妄語、不飲酒。

但在皈依我佛，出家爲僧之前，他殺人如麻、打家劫舍、奸淫擄掠、胡說八道，逢飲必醉。

只是，往事俱往矣。今之海鏡，已非當年之汪洋大盜。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藍藍夜幕尚未盡褪，海鏡已唸了十二篇經文。

十五年來，他早晚功課從未或缺。

連續唸讀十二篇經文，對海鏡來說是平常事，據說他有慧根。

當年種下之種種殺孽，錯不在今生，而是在前世，甚至是前世的前世。

唸經可除戾氣、俗氣、怨氣。

葉璧天並不唸經，但常到相法寺聽海鏡唸經。

今晨，海鏡唸第一篇經文的時候，他已在。

海鏡是否知道葉城主已在寺中？

除了他自己，誰曉得。

只是，他如常唸經，心無旁騖地一篇復一篇地唸下去。

乃至拂曉，寺外鳥聲喧噪，如乳晨霧悄悄溜進寺門後，南無之聲方漸遏止。

霧中佇立一人，一個神情平靜的人。

他的態度優雅悠閒，一身雪白長袍，似與今晨乳白的濃霧混成一氣。

海鏡合什，在這人面前唸了一句：「阿彌陀佛。」

這人道：「我與佛無緣。」

海鏡兩道濃眉向上挑起，目光烱烱地射在這人的臉上：「若是人人與佛有緣，個個落髮爲僧，天下千萬女子豈非也得變成尼姑？」

這人輕嘆一聲：「大師除了在唸誦經文的時候外，似乎不怎麼像個得道高僧，甚至不像個和尚。」

海鏡淡淡一笑：「城主也不像個統領數萬幫衆，風流瀟洒艷遍神州大地之人。」

城主。

此城只有一個主人，葉天王，葉憐香，葉璧天。

但海鏡卻忽然皺眉，向葉璧天道：「你虛弱了。」

只是短短四個字，平平淡淡的四個字。

葉天王依舊神情恬靜，若以臉容安逸詳和的程度來比較，他比海鏡更像個修道的出家人。

他淺笑：「大師要爲我把脈麼？」

海鏡緩緩搖頭：「我不爲任何人把脈，就連當今聖上九五之尊，也不例外。」

但他的手卻已搭在葉璧天右腕脈門上：「但你不同，因爲你是天下間最高貴的瘋子。」

葉璧天沉吟無語。

海鏡的手指粗短而壯拙，除卻拇指外，其餘八根手指幾乎一樣長短。

海鏡爲葉城主把脈，良久全身紋風不動。他不動，葉璧天也不動，兩人看來有如濃霧中的一對石雕像。

也不知過了多久，海鏡粗短的手指鬆開，然後合什道：「一半。」

「還有一半？」

「只少不多。」

「於願足矣。」葉城主鼻息悠長，臉容更安逸更祥和：「大師，告辭了。」

海鏡卻道：「城主請留步，且聽貧僧一言。」

葉璧天道：「大師有何指示？」

海鏡又合什：「城主三載以來，每月月圓之夜，俱以本身陽氣精力，滙入煙雨宮主之女體，不愧

至情至聖，令人感動。」

葉璧天惻然。

煙雨宮主，就是雪蝶，就是他心中唯一的綺夢，唯一的小雪。

「煙雨宮主身中『飄香七色蠱毒』，天下無藥可解，唯一暫延性命之法，係以『情人鑢』內置『九轉大還丹』、『千歲鶴頂紅』及『火燄金蛇膽』，强行鎮壓蠱毒，但每屆月圓之夜，仍須由一武功蓋世絕頂高手，先服『駝峯鷹腦羹』，再吞『孔雀草』，把全身至剛至陽之功力，經過交合，再融滙入中蠱者之女體，始可令蠱毒暫不發作，唯獨此法，久用定必不利男方。」海鏡向葉璧天闡明利害。

葉璧人哂然一笑：「此事早已知之甚詳，又豈勞大師再三闡述。」

海鏡不禁冷笑道：「才不過三載，城主功力已然減半，身爲翡翠城主，數萬門生幫衆皆以天王馬首是瞻，難道至今你還看不見此事有多嚴重？」

葉璧天的眼神，在那彈指間倏地枯澀無光。

但也僅是彈指間之事。

* * *

東南八百里外有仙山。

白居易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但這仙山，並不在海上，而是靠在湖邊。

一陣流水欸乃聲，響自潭水東北角，聽似船槳在擺動，再聽卻又不然。

潭中無船，也無槳，只有一雙窈窕動人的身影。

兩個少女，仙子般艷絕人寰的美女，在潭水中浮沉、嬉戲。

二人年紀，相差不遠，不是十七，便是十八。

都是玉骨冰肌，秀色撩人。

可惜在此桃源仙境，四野無人，縱有天香國色，卻是無人能窺入眼中。

四野確無人，但潭水之下，卻似有灰影在浮沉，掙扎。

「小藍，我看差不多了，再踩着他不讓他冒上來透透氣，怕會弄出人命。」

「姊姊，在藥王仙山，就算這臭和尚眞的淹死了，師父也能把他救活，且別焦急，玩玩再算。」

「不，你太過份了。」做姊姊的把小藍一推，接着人如鯉魚入水，把一個臉色浸得發白，嘴唇卻已發黑的和尚，從潭水下救了上來。

小藍沒好氣地用手濺起水花。「這死和尚不識時務，淹死了也不值得可憐。」

姊姊正色：「他是剃度出家的修行和尚，自持戒律，向來循規蹈矩，偏是你這個小妖精，不知道在那裏聽來的閒言閒語，硬說他是個淫賊禿。」

姊姊動了火，小藍只好伸了伸舌，不答腔。

她姊姊叫娓眉，她身材高挑有緻，眉目俏麗，無論或顰或笑，都說不出的迷人燦爛。

只要是有她出現的地方，無論在場有多少名媛貴人，她都有壓倒羣芳的本錢和手段。

假如說小藍是狐狸化成的精靈，那麼她就是自瑤池下凡而來的仙子。

直至今晨，霧散時候，小藍帶來了一個和尚。

一個身穿灰布單衫，外披袈裟的年輕和尚。

小藍對她說道：「山下近月以來，屢傳有淫賊夤夜入屋竊玉偷香，據報這採花賊頭上牛山濯濯，準是這個色迷迷的死和尚。」

娓眉暗自失笑。

小藍是跟着她一起長大的，這丫頭是個怎樣的東西，她比誰都更清楚。

世上牛山濯濯之人，何止萬千，再說，縱使採花賊是禿頂之人，也不一定是個和尚。

就算眞是個和尚，又怎能一口咬定便是這個？

是小藍入世未深，一時糊塗抓錯了人嗎？

要是有此想法，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糊塗蛋。

藥王仙山下，谷巒疊佈，大小寺院廟宇林立，大和尚小和尚觸目皆是，何以小藍不抓一個年逾古稀，老得連牙齒都沒賸下幾枚的老和尚回來？

娓眉的確曾經這樣質詢小藍。

但這小靈精三言兩語便分析得清清楚楚：「這樣的老和尚，行將就木，還有力氣爬入少女香閨去採花才是怪事！」

她說得甚是。

如此老弱殘兵，只配採藥補身，又豈是貪色採花的淫賊材料？

太陽底下千萬種勾當，莫不因人成事。

强者永遠騎在弱者頭上，此理千古不易。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要抓和尚，當然要抓一個年輕的、純樸的、眉清目朗的(純樸的和尚，也可能是個淫賊，那是因爲這和尚外貌純樸，心中邪惡之故)。

小藍很識貨，一抓就抓住最好的，最漂亮的年輕和尚，他法號雲烟。

塵世諸色諸相，莫不是過眼雲烟。

但這雲烟和尚，卻在小藍的掌

握中。

身外之物，可以視爲過眼雲烟，但落在自己指掌中的男人，卻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寶貝。

媞眉罵她：「你快要變成蜘蛛精了。」

她嘻嘻地笑：「蜘蛛精抓住了唐僧，前來跟姊姊分享。」

「淫賊！」

「姊姊！」小藍不服氣，「將來我若人盡可夫，你怎樣侮辱我都可以，但我知道你也知道，直至這一刻爲止，你是處子，我也是處子，又怎能說我是淫賊？」

「喲，好一個處子，淫賊的處子！」媞眉黑亮的秀髮一抖，唇邊笑意帶來無限春風。

小藍的臉在發紅，她這個姊姊雖然白璧無瑕，但若論道行，她比妹子勝上一籌、兩籌，甚至是達到無可估計的境界。

唐僧肉已在砧板上，怎樣分臟？

總不成一塊一塊割下來據案大嚼吧！

雲烟是個好和尚，他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令小藍在老遠瞧見了，也爲之心癢癢起來。

一看便癢。

越看越癢。

身癢脚癢，還可以用手搔抓搔抓，但心癢又怎能搔抓得進去？

解鈴還須繫鈴人，是誰令小藍癢得要命，便把這個混蛋抓回仙山再說。

要是這混蛋不識時務，又或者無能爲小藍姐姐解癢，大不了乾脆把他幹掉，然後把這斷剁成肉碎送去餵狗。

她的心可以癢，也可以狠，小藍姐姐又豈是省油的燈。

主意是打定的了，但以後的「下文」怎樣發展，卻是天曉得。

抓了雲烟和尚回來，小藍以處子之身，向他施以肉誘。這一誘，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因爲這勾當並不在斗室中進行，而是以天地爲媒，山水爲証，更有媞眉姊姊冷眼旁觀。

媞眉固然是美人，小藍也有她的風韻。

在潭水映照下，小藍的臉甜得像是蜜糖，但卻絕不是甜得教人發膩的俗艷。

她也和媞眉一樣，眉眼間蘊藏着一派令人見之而忘俗的秀氣。

她是高傲的，高傲得像個小公主。

在仙山下的市鎮，無數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快意恩仇闖蕩江湖的豪傑，以至腰纏萬貫的殷商鉅賈，都曾先先後後各出花樣，來討小藍的歡心。

但小藍在那些市鎮上，總是有如浮光掠影，倏然而來，忽爾而去，那些少年、青年、壯士、百萬豪富，竟沒有任何一隻手可以叩開她的心扉。

他們連輕撫的機會也沒有，又如何能叩開她的芳心？

是以，這些男人只能驚艷，讓小藍那份嬌媚無限的艷色，永遠地在他們的心底裏收藏着，回憶着，甚至是發狂地痛恨着思戀的煎熬，直至他們老死爲止。

誰說美麗不是罪過？

但小藍這高傲的公主，也有她另一張的臉孔。

人，誰沒第二張臉孔？以至第三、第四、甚至是數不清。

小藍在十三歲生日那一天，便開始偷偷地想男人。

她在潭水中沐浴的時候，把心裏想着的東西告訴媞眉，並且抱怨：「眞窩囊，明明是在想着一件東西，卻連這東西是怎樣的都不知道，豈不笑話！」

的確是個笑話。

媞眉想了大半天，忽然想起前朝讀書人「鑿壁偷光」的故事。

對，鑿壁是高招，但這一次並不是偷光，而是偷窺。

坐言起行，經過一番勘察，尋覓對象，最後選中了鎮上一家布匹綢緞莊的少東。

這少東年約十八，平時衣履風流，應對顧客大方得體，雖嫌他略帶輕浮，並不穩重，但他身形健碩，兼且皮光肉滑，在男人堆中已算是鶴立雞羣。

反正只是用姊妹倆的眼睛去非禮他，又不是做夫妻，又何必管他是否輕浮得可以直飄上雲端去。

雖僅十三、十四歲之齡，但這對俏姊妹的輕功，早已練得出神入化。她倆要在民間房舍中穿梭走動而不爲他人發覺，乃是易如反掌之事。

鑿壁也不難。

媞眉鑿了一個小洞，給小藍去大開開界。

但出浴美男並未現身，於是，小藍也鑿了另一個洞，回敬給她的好姊姊。

她鑿的洞，比媞眉鑿的洞大兩倍。

好不容易，他來了。

媞眉早已探清楚路，知道這是他每天沐浴的地方。

但這一天，有點奇怪，浴盆裏並沒有盛着水。

還以爲這少東不會出現，但最後他還是來了。

媞眉已查清楚，他十七歲，姓易，名春秋，曾習武，亦修文，但武功甚差，文學造詣也不出衆，只能算是個一貌堂堂的凡人。

說句實話，媞眉並不看得起易

春秋。

只是小藍思春，她要看這男人的身體。

而她又多鑿了一個洞，也要媞眉姊姊陪她一起看。

她道：「不看白不看。」

媞眉冷笑：「看便看。」

但這一看，竟使她倆畢生難忘。

這是她倆事前萬萬意料不到的一幕。

易春秋是挽着一隻黝黑鐵箱進入澡堂的。

除了鐵箱，他腰間還繫着一個鐵葫蘆，看來裏面盛滿了酒。

小藍奇怪極了，他到底是來沐浴，還是來喝酒的？那黝黑的鐵箱，似乎沉甸甸的，裏面又放着些什麼東西？

媞眉的眼神，也是十分詫異。

她看得出，易春秋的臉色，極其沉重，似是正在面臨着一個重大的抉擇。

他把沉實的木門關上，愼重地拴上了門閂，然後盤膝坐在浴盆中。

過了好一會，他自懷中取出幾個小瓷瓶，然後把瓶上的木塞一一拔起，再小心翼翼地把所有小瓷瓶放在鐵葫蘆旁邊。

他的手，似乎有點僵硬。

但更僵硬的，是他的面孔。

他的臉不但僵硬，而且還微微起着痙攣。

這時候，外面忽然下起雨來。

雨點聲淅淅瀝瀝，空中倏地摻來大量寒氣，浴盆中身材結實頎長的易春秋，全身劇烈顫抖。

他的顫抖，令媞眉駭然。

如此年輕英俊的他，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她看不通，也想不透。

她想：「關鍵在鐵箱裏，只要打開它，一定會出現眉目。」

但易春秋接下來的動作，卻並不是觸及鐵箱，而是打開鐵葫蘆的塞蓋。

塞蓋拔開，酒香隨即飄溢不盡。

媞眉不識酒，但小藍卻是大行家。

她的鼻子一嗅，心裏已在喝采：「好絕妙的『武夷流香』。」

但他仰着脖子，把酒液灌入喉嚨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彷彿喝的並不是美酒，而是砒霜毒藥。

難道這眞是穿腸毒酒，他想自殺？

媞眉的心噗噗亂跳，小藍卻聚精會神，好像連眼睛也沒眨動一下。

鐵葫蘆裏的酒，很快就給他喝得點滴不賸。

酒，最能影響人的思想，以至左右人的言行舉動。

自古至今，數不盡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江湖豪士以至販夫走卒，都曾因湎酒惹禍，或借酒成事，其間之得得失失，罄竹難書。

一卮之酒，能興邦，可亡國，自然更可輕易影響及個人的成敗。

易春秋閉門獨飲，並非自萌短見，而是藉此壯膽。

但在斗室之中，他孑然一身借酒壯膽，所爲何事？

答案仍在那黝黑鐵箱之中。

酒，能令人顫抖，但也同樣能令顫抖的人穩定下來。

傾盡一壺武夷流香之後，易春秋瞳孔暴睜，有如遇見上天下地諸神諸魔一般，神態怪異莫名。

但他的手不再顫抖。

他的手穩定，人也穩定。

他終於打開了黝黑沉實的鐵箱，宛如正在揭開千年古墓內的巨石棺蓋。

鐵箱長約三尺，寬尺許，內有二物。

一本書譜、一把刀。

書譜極殘舊。

刀刃極鋒利。

書紙黃而霉，更隱隱透出難以言喩的邪氣。

但易春秋的手，卻不斷輕撫着它，仿如撫摸着山盟海誓地老天荒永不背棄情人的臉。

這書譜有多珍貴？

媞眉不清楚，小藍也不清楚。

但他一定早已明明白白。

所以他帶備了酒，帶備了幾個小瓷瓶而來。

還有刀。

極薄極鋒利的刀。

刀很輕，但卻能令用刀者有着沉重如山的感覺。

尤其是一個引刀自宮的人。

接下來的一幕，一切無言，只有血。

他解開身上最重要部位的束縛。

但這男人，竟然咬着牙，引刀自宮！

媞眉很清楚地看見這一幕。

小藍卻早已昏倒在她懷中。

不！不是爲了要做太監，他是爲了那本又黃又霉的書譜。

書譜上記載的是一種武功。

武林早有廣泛流傳：「欲練葵花寶典武功，必先引刀自宮。」

前朝武林，有東方不敗，神功天下無敵，他練的武功，正是來自葵花寶典。

東方不敗，一個神話般的江湖巨寇，一個半男不女的不世梟雄。

雖然，這是數百年前的人物，但一提起「東方不敗」這四個字，仍然足以令人震慄，甚至足以教人爲他而匍匐膜拜。

東方不敗。

葵花寶典。

引刀自宮。

易春秋竟是數百年前東方霸主生命和武功的延續。

偉大的誕生，必先經過劇痛的分娩。

他並不例外。

他把小瓷瓶的各種藥料和金創藥灑在傷口上。

他的臉再也沒有任何顏色，只有白。

慘白的人生，慘白的武者。

直至這一刻，他才驚覺自己犯了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他最少應該多帶備一罎酒。

酒不足夠，他又再劇烈顫抖，但卻絕不呻吟。

呻吟的只是媞媚。

易春秋在翌日神秘失踪。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只有媞眉心中有數。

這個男人，也許已不再是男人，但他將會是武林中的一場大氣候。

這一場大氣候，將會影響及多少千萬人的生命，那是誰也沒法子逆料的。

往事雖可怕、血腥，但歲月總有辦法將之冲淡。

刀鋒無情，歲月更無情。

無情刀鋒能揮斬一切，偏偏斬不開歲月，也堵塞不住歲月。

刀鋒染血，固然嚇人，但要思春的少女，早晚還是要繼續思春。

小藍春心再動，但她和媞眉一樣，眼高於頂，輕易不肯動情。

她若非如此，早已把貞操摧殘得支離破碎。

仙子有心　壁天無意

但這一天，合該有事。

小藍嗜酒，也識酒，忽聞仙山脚下市鎮胡痲子的酒鋪，數日前運來了一批上好的獮猴桃酒。

豈料小藍巴巴地趕到鎮上，獮猴桃酒早已售罄。

小藍在氣得鼓腮跳脚之餘，忽然看見一個和尚在店舖門前化緣。

和尚年輕，和尚虔誠，和尚純樸，和尚潔淨，和尚好看……

找不到獮猴桃酒，卻找到了比獮猴桃酒更好千百倍的和尚。

她不再鼓腮，不再跳脚，她得意洋洋地告訴自己：「眞是不枉此行，這和尚是我的。」

找個和尚談心事，聽來駭人，卻也大有好處。

她在想：「天下間薄倖郎君比比皆是，不是陳世美，便是粗魯漢。倒是出家人嘛，決無妻妾之憂，他也不像個莽和尚，要是今天放過了他，只怕以後三年都睡不着覺。」

打定了的主意，就像是烤熟了的肉，吃定了。

小藍的容貌，是天仙化人。

小藍的心術，是狐狸靈精。

小藍要騙一個和尚，要抓一個和尚，就好比和尚唸經一樣，有何難哉。

她像是老鷹抓小鷄般，把雲烟和尚抓往山之中，潭水之畔。

她絕非平凡的女性，她也不甘平淡淡地渡過此生。

世俗的嫁娶，是盲婚也好，是千挑萬選揀回來的也好，對她來說，都只是個平凡的夢。

循規蹈矩，是千千萬萬平凡女性必走的路，但她絕不甘心尾隨着這浩瀚卻充滿着無奈的隊伍。

她是仙山的女孩，她要走一條由自己開闢出來的路。

這條小藍的路，當然有男歡女愛，但她不稀罕做任何男人的新娘子。

她是個敢愛敢恨的女孩。

她曾對媞眉說過：「失節事小，寂寞事大。」

她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忍受寂寞，她早就向蒼天矢誓：「只要遇上一個我喜歡的男人，不管他是什麼人，也不管他是否已有三妻四妾，他是我的，但我的貞操卻是我自己塞進他褲襠裏，用不着任何人來穿針引線。」

對小藍這個妹子，媞眉是不置可否的。

她並不認爲小藍全對，也不認爲小藍全錯。

錯錯對對，是是非非，不一定非黑即白。

媞眉只是覺得雲烟和尚有點寃枉，甚至是天大的寃枉。他不幸，很不幸地落入小藍的手裏。

小藍用盡方法去撩撥雲烟。

她的媚態絕不庸俗，她用纖纖玉手摸雲烟的臉，用最能挑逗男人情慾的語言刺激雲烟的心。

這絕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忍受的誘惑。

這若是一場戰爭，那個小藍所發動的攻勢，大可以用「雷霆萬鈞」這四個字來形容。

但她換回來的，卻是雲烟和尚一篇又一篇的誦經。

「衆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唵，鉢囉末憐陁顆娑婆訶。」

這是向佛祖表明心跡的經文。

小藍不認輸，在潭畔脫掉她所有衣衫，不遺餘力地、不惜工本地、不成功便成仁地勾引和尚。

她美麗的胴體上沒有半點疤痕，沒有任何瑕疵。

小藍是嬌花，是嫩蕊，是無數血氣方剛少年午夜思念，爲她而輾轉難熬的對象。

最難能可貴的，她和媞眉一樣，都是處子之身。

她若肯開出一個價錢來，保証有數不盡的金山銀海擺在她雙腿下，來換取她寶貴的初夜。

但她不要金山銀海，只要眼前這個純樸、虔誠、說不出的眉清目秀的年輕和尚。

可是，和尚的優點，對小藍來說也是缺點。

他太純樸、太虔誠了。

他心中只有三千世界，法力無邊的諸神諸佛。

小藍用威逼利誘手段再加上赤裸裸的美色，慫恿他開口跟自己談話。

雲烟卻道：「佛永存，法無邊，你到過十方普覺寺嗎？」

小藍神情嬌憨地搖搖頭：「我只知道嵩山有少林寺，杭州有靈隱寺，五台山有羅睺寺。」

雲烟道：「十方普覺寺在燕京，又名卧佛寺，建於唐代，內有横卧銅鑄巨佛，重五十四萬斤。」

小藍不想聽和尚談佛像，但總比聽和尚唸佛經好得多，只好假意裝作很有興趣的樣子。

「是不是釋迦牟尼佛的卧像？」

「對了，但你可知道，爲什麼要把佛祖雕鑄成躺卧的模樣？」

「佛祖也是要睡覺的，既然要睡覺，自然就有巧匠鑄造佛祖要睡覺時的樣子。」她自以爲是地說。

「不！你錯了，根據佛史記載，佛祖八十高齡時，在雨季遊化中患了重病，在一片樹林中，疲倦地頭朝北方，右脅横卧。這是佛祖涅槃圖，卧佛就是佛祖安詳地圓寂的神態。」雲烟虔誠地向小藍解說。

「原來這躺卧着的阿彌陀佛是這樣的。」

「不！佛祖是釋迦牟尼如來佛祖，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娑婆是梵文，意思是堪忍，娑婆世界便是堪忍世界。在這世界中，衆生罪孽深重，佛祖在這世界裏堪忍悲苦，任勞任怨，既大勇無畏，更慈悲爲懷。

「但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塵世中善男信女，只要誠心誠意唸着阿彌陀佛的名號，阿彌陀佛就會接引念佛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因此，阿彌陀佛又被稱爲接引佛……」雲烟詳細地說。

小藍忙道：「阿彌陀佛，我明白了。」

雲烟徐徐地，勉作鎭定地繼續訴說天上諸神諸佛的典故，他道：「寺院中，最常見的有現世教主釋迦牟尼佛，未來世界的彌勒佛，過去世界的燃燈佛，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東方淨琉璃世界的藥師佛等。」

雲烟把諸佛一一搬出，用意是要擋住小藍的色誘。

這是高明的策略嗎？

不見得。

但除此以外，這年輕和尚已再沒有別的辦法。

小藍笑了，她笑得妖媚，甚至笑得不像是她自己。

她不要佛，只要和尚，眼前的年輕和尚。

她忽然不知道從那裏找來一尊玉佛像。

這一尊玉佛像，卻是雙身裸體，一男一女的。

雲烟似是瞧得呆住了。

這玉佛像，玉質溫純通徹，彫工細膩豪放兼備。只見男女雙體緊緊擁抱，臉上神情圓滿具足，甚爲快樂。

小藍笑語解說：「佛經經文有道：『隨諸衆生種種性欲，令得觀喜。』這就是歡喜佛，你明白嗎？」

雲烟和尚點點頭。

「女施主手中玉像，確是歡喜佛。」他神情依然莊重，甚至比先前更爲肅然，「歡喜佛雙身裸體，以至雙體合抱，男的是爲『智慧』，女體是爲『方法』，男女相合，修証所得，便是『快樂』，但此快樂乃信念的快樂，並非男女間之淫樂。再者，此乃西藏密宗之佛法學說，與小僧修練之佛法，並不相同。」

好不容易，雲烟才能把西藏密宗佛法，與他本身所修練之佛法劃分開，但這年輕和尚的腦袋，已給小藍弄得天旋地轉，有如十六羅漢在他腦頂上開了一百六十個鑽孔。

世俗人常說十八羅漢，其實本來只有十六羅漢，他們都是釋迦牟尼的弟子。

羅漢者，據說是受了佛祖囑咐，不入涅槃，常住世間，受世人及天所供養，永不受生死輪迴之苦，一直在世上爲衆生弘揚佛法。

但十六羅漢又怎會變成十八羅漢呢？

據說，主因是古代的畫師，在繪畫十六羅漢的時候，福至心靈地加畫了兩個杜撰出來的羅漢，於是十六羅漢就變成了家喻戶曉的十八羅漢。

在小藍的指掌下，雲烟啼笑皆非，唯有誦經文，說佛法，拖延一陣得一陣。

但小藍不肯放過他。

唐僧就是唐僧，蜘蛛精就是蜘蛛精，除非孫行者及時趕到，否則，這口唐僧肉，蜘蛛精是吃定的了。

雲烟只盼望媞眉就是齊天大聖，把自己從苦海中，妖精的手裏

拯救出來。

豈料媞眉也脫得赤裸裸地，浸在清澈美麗的潭水中。

雲烟瞥見另一個身無寸縷的迷人軀體，竟爾心念一動。

肉慾已襲入他心肺嗎？

他頓生感應，一種不應該出現在看破紅塵出家人心裏的感覺。

和尚的心劇烈地跳，他的眼神不自禁地流連在媞眉臉上。

他只敢望她的臉，她眉毛秀長，鳳目也秀長。

他也不敢多望她的臉，他一瞥便已閉上眼，口裏又是一大串佛經。

「心垢即淨，悟同體之大悲，轉如意之法輪……南無阿彌陀佛……」

經文是他唯一的武器，這武器雖不能攻擊敵人，卻能守住自己的心靈，不受外界侵擾。

但小藍卻在雲烟誦經之際，有如靈蛇般纏住了他。

經文，能蕩滌人心所沾染的汚垢。

但小藍蛇信般閃吐的舌尖，卻强行地把他唸出來的經文咒語，一一衝散。

活色生香的妖精。

處子之身的純潔少女。

如此這般混合起來的化身，憑年輕和尚的定力，可以抗拒得了嗎？

難矣哉。

但和尚是虔誠的、堅毅的、忠勇的。

他深信這是天上諸神諸佛諸位菩薩對他的考驗，他必須歷過重重劫難，才能修証佛法，甚至得成正果。

這路途是遙遠的、艱辛的，不可想像的。

眼前的活色生香，恰如他的法號——雲烟。

過眼雲烟。

她在笑，她淫蕩，她飢渴，她狠艷。

她也如自己一般，是未來世界的過眼雲烟。

但她這一陣雲烟，畢竟還是有血有肉有溫燙香氣地緊纏過來。

和尚，也是男人，年輕和尚，更是血氣方剛的男人。

她的舌，滑膩而濕潤。

滑滑膩膩濕濕潤潤的觸覺，使他迷迷糊糊癡癡醉醉。

人間何世？

她是熱烘烘的洪爐。

洪爐內的熊熊烈火，足以令任何最堅硬的鋼鐵，化爲繞指柔，化爲裙邊蝶。

小藍貼着他的身體蠕動，她神魂飄離蕩漾，全身血液盲目地在體內狂竄奔流。

她已成功地駕馭着和尚。

只要不是太監，只要不是廢人，就總有辦法。

他焉能不敗？焉能不在女性的網羅下臣服？

男女間的誘惑，是彼此相對的。

他誘惑她，她也誘惑他。

色慾可以是神聖無瑕的，也可以是罪惡和冤孽。

……

……

和尚呻吟了。

一直都在唸經的和尚，被逼發出了怪異的呻吟。

她不再是她。

他也不再是個和尚，是個瀕臨在色字尖刀下割脈身亡的罪人。

但天雲忽爾在空中變動。

一道光，似是一道靈光——確是一道靈光，忽爾映照入他眼簾中。

他驀然驚醒。

是醍醐灌頂。

是當頭棒喝。

顧况有詩云：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不熱。

又似是當頭一棒，砸得茅塞頓開。

年輕和尚慾火急降。

小藍訝異。

她費神臆測，但已手足無措。

處子畢意還是一張白紙，她雖努力扮演千年妖精的腳色，但到了緊要關頭，卻變成了像是白癡般的胚胎。

和尚眼神在瞬息之間完全轉變。

原來迷惘衝動的眼睛，倏地變得清朗、智慧、堅定、懾人。

「南無阿彌陀佛！」佛號在泥足深陷的苦海中响起，和尚凜然地推開赤裸的小藍。

她由訝異變成震驚。

她最原始，最厲害的武器，連同她自出娘胎一併帶出來的尊嚴，竟在這一瞬間，給這一聲佛號凜凜冽冽地，無情地粉碎。

佛，大慈大悲。

佛，法輪常轉。

佛，普渡衆生。

雲烟站立，一整僧衣，口唸：「盡形壽不殺生，盡形壽不偸盜，盡形壽不淫慾、盡形壽不妄語……」

佛寺院有十戒，這四戒是前四戒，也是最重要的「根本大戒」。

「盡形壽」即終生。

戒律森嚴，不可不戒。

和尚唸誦「根本大戒」，立即心如止水。

心猿意馬的一場夢，色慾沉淪的一陣雨，飢渴掙扎的一團火，全都熄滅、停頓、不再。

雲烟整衣踏步，不假思索，投身入潭。

雲烟投身入潭中，並未浮起片刻，小藍卻已落井下石，脚踩落水僧人。

不是嬉戲，是殺着。

不但是殺着，更是非殺不可的殺着。

小藍雖是處子，她卻有修練千年妖精的先天潛質。

她不變妖精，誰變妖精？

媞眉不忍。

她不忍見小藍殺人，更尤其是殺一個正直慈悲，手無寸鐵，既不諳武功，也不諳水性的年輕和尚。

但媞眉也不忍再傷害小藍，她唯一的好妹子。

心念電轉，已生計較。

人道：「化戾氣爲祥和。」

但她「化戾氣爲嬉笑」。

她假裝懵懂，假裝沒看見小藍的心扉已受重傷。

她笑嘻嘻，玩耍般撲向小藍，以纖纖玉手搔她腋窩。

小藍急閃，她料不到媞眉姊姊有此一着。

媞眉笑得更璀璨，在笑聲浪花齊飛之間閃電般再出手，目標仍是小藍的腋窩。

練武之人，都有死門。

小藍的死門，並不在腋窩，因爲以她的武學修爲而論，幾乎全身上下都是死門。

腋窩，不能算是她的死門，但卻是「笑門」。

當然，還可以索性點她的「笑腰穴」，但若眞的這麼一點，便不能算是嬉戲，一個弄不好，反目成仇也不爲奇。

搔她腋窩，是唯一可以不露形跡的招數。

「哈……」

搔着了。

小藍在惱恨中被搔着「笑門」，本不想笑，但却沒法子不笑。

她笑，媞眉立刻「陪笑」。

救人須救徹，陪笑也須奉陪到底。

女人的笑，其構成的原因，千般複雜，萬種不同。

笑的原因固然複雜，所造成的影響力，更是可大可小。

小可令人神魂巔倒，大可一笑傾國傾城，千萬生靈塗炭盡付一笑中。

但眼前兩個赤裸絕色少女的笑，卻都只是爲了一個浮沉在潭水中的和尚。

未始不是怪談。

一笑泯恩仇。

這話果然不錯。

不笑，是僵局。一笑之下，千年僵冰以至萬年殭屍，都有解凍、活動的餘地。

緊繃著臉的談判，十居八九破裂收場。

嘻嘻哈哈比手劃脚的討論，已是成功的一半。

媞眉、小藍這對好姊妹，終於在嬉笑怒罵嬌嗔嘟嘴兼而有之的情况下，把雲煙和尚從潭水裡拯救出來。

但和尚臉色青白，嘴唇瘀黑，氣若游絲。

「姊姊，怎辦？」

「用氣吹他。」

「我不幹！這死和尚不是人！」

小藍猶有餘慍。

媞眉皺眉，毅然決定：「妳不救他，我救。」

她俯著身，輕輕閤上眼睛，朱唇貼在雲煙的口腔上。

她吹氣救他。

救人是性命攸關的大事，她心無旁騖，專注地一口氣緊接一口氣，由自己丹田內吹送到和尚的丹田。

和尚的臉漸漸有活人的氣色。

她再努力，雲煙終於悠悠轉醒。

他看見了媞眉，近在咫尺。

不，已是眼觀眼，鼻貼鼻，還有——嘴對嘴。

生死邊緣的往返，竟及不上與她緊貼在一起時那麼震撼。

和尚全身酥軟，全身震顫，但卻非驚惶恐懼。

他心神惑亂，眼前雖只有媞眉一人，但映入眼簾的，竟似有無數個她，她的臉彷如大海中重疊而來的浪花，生生相息，永無止境。

和尚的心竅，是否已開始和某一個人心有靈犀？

「不！我是個和尚！」他突然嘶叫：「我是從翡翠城相法寺來求藥的和尚！」

翡翠城。

相法寺。

求藥。

這八個字，彷似在媞眉耳畔，連續撞擊了八下清越洪亮的萬斤巨銅鐘聲。

她的眼角斜斜側視小藍，雖只是輕輕一瞥，卻已帶著跡近乎苛嚴的厲責。

這意思是說：「妳闖禍了！」

藥王仙山，別有洞天。

仙山主人，卻非藥王，而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女子。

一個奇女子。

她雖年屆三十，望之卻宛似二十五六，兼且容貌清麗高雅，身段嫋嫋迷人。

她是媞眉和小藍的師父，她叫優秀。

人們都叫她「優秀仙子」。

優秀仙子，一如古時杜牧詩裡的虢國夫人。

「卻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本是天香國色，花容月貌，又何須借助脂粉，塗抹在芙蓉臉上。

優秀仙子，妙目顧盼生輝，恰似水靈流動，正是：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但今天，此刻，優秀的臉罩了霜。

厚厚的霜，足以凍死一切的寒蟬。

她孤孤單單地，遠離所有的人，冷冷漠漠地倚在一條條的字畫旁邊，右掌蓋著左掌，左掌卻蓋在一只鳳首彩雲紫砂壺的壺蓋上。

紫砂壺下，是一個麒麟青銅火盆，炭火燃燒正旺盛，紫砂壺上雕工細緻的鳳嘴，不斷地吐出燙熱的白煙。

她的左掌膚如凝脂。

壺蓋早已燒得火熱，可以烤熟任何人的手。

但她的手例外。

她練的是「玄冰掌」，她的手不怕火熱的威脅。

她的手甚至還沒有發功。

不然，紫砂壺內的藥茶，早已被冰封，更絕不可能給炭火燒至沸騰。

在藥王仙山，沒有巨宅，甚至沒有房子。

有的只是渾然天成，鬼斧神工的洞穴。

但這些洞穴，都曾刻意修飾佈置，再配上諸式桌椅：雲石几案，酸枝屏風，拼拼湊湊之下，竟也瑰麗堂皇，別具一番架勢。

尤其是在這個寬敞深邃的女媧洞內，更鋪上一塊二丈見方，織造技藝冠絕天下，色彩圖案繽紛奪目遠自天竺而來的巨大掛氈。

但這掛氈並沒有掛著，而是毫不在乎地鋪設在地上。

它若有知，若有感情與人格，當有深受摧殘的悲鳴和苦嘆。

但它沒有感情，彷彿和它的主人一樣。

* * *

「玄冰掌」據說始創於天山雪蓮峯下的一位江湖女俠喬絲蘿。

妾本絲蘿，願托喬木。

喬絲蘿並非這位江湖女俠眞實姓名，只是她自撰的綽號。

她嫁夫姓喬，倜儻瀟灑，文武雙全。

她爲了這個男人，不惜與老父三擊掌斷絕父女關係，離家出走，一如王寶釧。

王寶釧爲了一個男人，把一切都豁了出去，換回來的是把十八載青春埋葬在寒窰裡。

但她心甘情願，更是死而無怨。

喬絲蘿也有豁出去的勇氣，她深信這一注沒有押錯。

這一注押得極重，爲了這男人，她斷絕六親，更把身外物和身體裡寶貴的貞操完全奉獻。

想不到她這個男人爭氣極了。

他用喬絲蘿奉獻的財帛，上山勾結强梁，然後下山洗劫喬絲蘿的家，洗劫之後，縱一把大火，把喬絲蘿的父母兄弟姊妹奴僕園丁統統燒成焦炭。

再然後，這男人在午夜帶著二十罎美酒，十二個滿手血腥的强盜，還有七八個婊子，再加上幾十斤烤肉，痛痛快快地包圍著喬絲蘿。

喬絲蘿被她最心儀，最傾慕的男人，用黃金鎖鏈鎖在木柱下，她認得這條重達十六斤的黃金鎖鏈，是她娘親出嫁時的其中一件妝奩。

她那倜儻瀟灑，文武雙全的男人，在她面前赤身露體，又恣意狎玩一個十四歲的雛妓。

喬絲蘿看得睚眥欲裂。

她的男人不是風流，是下流。

甚至連下流都不是，他是衣冠禽獸排洩出來的穢物，他是連地獄妖魔都遠而敬之的一團臭氣。

她越痛苦，這男人越是快樂。

血淋淋的快樂，蹂躪著人性最後殘存的半點尊嚴。

十三個男人，在喬絲蘿迷糊的叫聲中，逐一兇狠地撕裂她的肉體深處和靈魂深處。

已不是用「野獸」二字便可形容這一羣人。

天亮後，十三個男人不見了，但他們的獰笑聲卻在以後十年中，每天不停地鑽向喬絲蘿的耳朵。

喬絲蘿沒有瘋掉，也沒有死掉。

在以後的歲月中，她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自己的身體。

因爲她絕不能死。

她要向自己最鍾愛的男人，展開最殘酷的報復。

她到了天山，獨自在雪蓮峯下建造了新天地。

她找到了一位異人，那是江湖中傳聞已久，但誰也找不著的雪恥老祖。

但那時候，雪恥老祖已一百三十八歲，而且已油盡燈枯，再無餘力把一身絕藝傳授給喬絲蘿。

她用平靜的聲音，把自己的遭遇，像是訴說別人的故事一般，輕輕告訴雪恥老祖。

雪恥老祖聽了，喃喃地說了一句話：「這人來生必有報應。」

這是他活了一百三十八年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喬絲蘿埋葬了雪恥老祖，陪葬物是她的一隻手。

她在雪恥老祖臨嚥氣前，用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連眼睛也不眨一下便把左手砍掉下來。

她對雪恥老祖表明心跡：「我的心死了，這一隻手也死了，但我的仇恨卻活著，無論我以後生生死死，這仇恨必將千秋萬世地繼續活下去，這些年月以來，我很珍惜自己每一寸每一分的身體，但今天，我把這一隻手賣了給你，我要用它來交換你的武功秘笈，希望你在閉上眼睛之前把秘笈交出來。」

雪恥老祖沒有說話，只是用手指向大地。

大地上，只有冰雪，再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冰雪。

秘笈。

一而二，二而一。

喬絲蘿是否能夠明白？

第一年，不明白。

第二年，突有所悟，練掌功。

第三年，走火入魔，眼中盡是負心人獰笑模樣，幾度險死還生。

第四年，萬念俱灰，欲求死，終强忍。

第五年，雪山來遠客，訴說中原武林天翻地覆，一代梟雄東方不敗，掀起漫天腥風血雨。

第六年，跪於冰天雪地中，拜祭雪恥老人，一連三晝三夜，苦思雪恥老祖臨終前伸手所指之深意。

第七年，雪地創招，再練掌功。

第八年，夜夜苦思，創出「玄冰掌」。

第九年，心有仇恨火，掌似萬年冰。

第十年——

那一年，武林大亂，殺戮之聲遍及大江南北。

有一夥劇盜，自稱「十三飛」，由十三個强盜組合而成，爲首一人，正是那個負心人。

那十二個跟著他的强盜，人人都曾在喬絲蘿肉體上留下過殘暴的血痕。

不是冤家路窄，是苦主千里尋兇，找上了門。

當年在無情魔掌摧殘下的弱女，變得老了，也殘廢了。

只剩下一隻手的女人，能有甚麼作爲？

十三個男人同時狂笑，有一半以上竟笑出了眼淚。

喬絲蘿無淚，她的淚早已流乾。

她只有一隻手，玄冰掌。

蒼白的她，蒼白的心，蒼白的手。

十三個看不起她，嘲諷她的畜牲禽獸……不，是禽獸不如的穢物，一個一個都得到了來自冰天雪地的報應。

玄冰掌把他們的血、肉、眼球和生命都凝化爲冰。

最後一個，是她曾經爲他豁盡出去的男人。

他在這十年間，武功大有進境。

但這十年，他卻把更多時間放在別的事情上。這包括：縱酒、縱色、通宵達旦豪賭、苦練作弊賭術！

如此這般練功雖然有進境，又怎及朝夕在寒冰上苦練玄冰掌以圖伸冤雪恨的喬絲蘿？

喬絲蘿的男人，是一個很好看的男人。

睽別十載後，他依然英偉不凡，令人從心底裡暗暗喝采。

連喬絲蘿都不捨得迅速地把他毀滅。

十年了，她心中這一把仇恨之火，足足燃燒了十年。

但女人是複雜的。

在仇恨之火裡面，還有另一種火也在默默地煎熬著她身體深處。

慾火。

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

十載後，負心郎已在她獨掌掌握底下。

仇，是一定要報的。

但慾火，也得淋熄。

她把他帶回天山，在那冰洞內燃了一盆火，又在火燄上置釜煮酒，酒中有葯，都是淫藥！

此淫藥性如何？功效有多大？

不知道。

不是她的男人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

也不單是她自己不知道，甚至全天下也不可能有人知道。

因爲這是喬絲蘿自製的淫藥，不但自製，也是自創。

更是首次試用。

她把淫藥煮出來的酒，自己先喝。

然後，她狂態十足地吮他的舌，把自己的香唾連同淫酒，灌入他的咽喉內。

這男人受制於喬絲蘿，明知道這溫柔艷福，內裡暗藏絕大殺機，但他無力拒絕。

淫酒一絲絲一縷縷地，自她嘴裡滲入他的嘴裡。

酒灼熱，他的身子更灼熱。

她在他慾火撩動之際，再施肉誘。

一個只賸下一條胳臂的女人，縱使再美艷，也難令他心動。

他曾經有過太多女人，太多淫樂。

何況喬絲蘿已人老珠黃，更已肢體不全！

但淫酒威力，大得不可思議。

他在驚懼中慾火急升，慾火燒

毀了他的理智。

他抓緊著她，全力發洩。

她的臉，泛現著淫邪、殘酷、肅殺、歡娛等等表情，她用唯一的手，她的右手扠住他的頸子，嘶聲在叫：「畜牲，用盡你的氣力幹吧。」

他果然用力！不斷的用力！

她承受著，享受著。

男歡女愛，可以有無數奇異的境界，說來千般虛幻，實則有血有肉。

色即是空，此乃過後之事。

色慾網中衆生男女，誰不咬牙切齒，汗漿交疊？

孽海浮沉，生命互相交錯糾纏，誰不拚命衝擊，呻吟承受？

淫藥煮淫酒，淫酒出淫婦。

他全身浸淫在這畸型淒厲的春色中！

連他和她的吟叫，都似是地獄鬼魂淒厲的呼喚。

她只要一個男人，給予她生命中最大和最後的歡樂。

她得到了。

她用最邪惡、最絕情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

但她並沒有忘記血海深仇，和這個男人當年帶給她的恐怖恥辱。

最後，她用玄冰掌力，把緊貼在她身上的男人冰死。

他全身變冰！

他冰死了！

冰天雪地裡，忽然雪崩。

在雪山，這是很平常的小事，儘管雪崩的威力，可以淹沒一切。

皚白的冰雪，埋葬了喬絲蘿、她的男人，一切仇仇怨怨，也埋葬了她用竹片雕刻上去的玄冰掌練功圖譜。

＊　＊　＊

江湖上，仍然殺戮無間。

歲月混和著蒼生血肉一起飛濺。

每一天的消逝，也象徵著每一條血河的凝固。

然後，又是另一天，又是另一條觸目驚心的血河繼續在神州大地洶湧翻騰。

一天復一天，一年復一年。

也不知過了多久，在那淹沒了淒迷殺孽的雪地上，悄悄地出現了一個冷寞的人。

一個女子，一個美麗的女子，一個美麗而且傷心的女子。

她因爲傷心而鬱鬱寡歡，因爲鬱鬱寡歡而面容冷寞。

但她依然美麗。

她的美麗，甚至不能單憑「仙子」之類的字句便能形容。

但人們的詞彙，仍僅局限地讚譽她是一位「仙子」。

但縱使她「只不過是一位仙子」，她也比別的仙子優秀。

於是，她被人稱作「優秀仙子」。

她神韻獨絕，靡顏韶齒，明眸似水。

但她爲甚麼要孤身一人，踏上冰川雪嶺，天冷，人更冷地來到這裡？

是爲了別人？還是爲了自己？

她傷心，能令她傷心的人又是誰？

那一天，陽光普照，但雪地上極寒冷。

她知道，在這雪蓮峯下，有淒艷的傳說。這傳說，雖很古老，但聽來仍然彷彿像是昨日之事。

她經過長途跋涉，嬌軀早已慵倦。

但一顆心更倦。倦了的人，總想休歇。但她若休歇在這刺目的冰雪上，無異是死。

對一個太疲太倦的人來說，死亡是最終的一場睡眠。

她渴睡，悲傷而渴睡。

但最後，一切仍由命運代作安排。

生生死死榮辱勝敗，都由命運之神作主。

命運沒有要她死。

命運帶引她進入一個冰封了二三百年的冰洞。

她終於看見了淒艷的傳說。

她看見了一塊巨大的冰，淒艷的傳說一直冰封在這裡面。

一個只賸下右手的女人，在冰塊裡用口咬著一個人的耳朵。

耳朵已被咬脫，並沒有依附在那人的臉側上。

那人，一個和她糾纏了一生的男人，彷彿在這二三百年以來，仍然和她一直沒完沒了。

只賸下一條胳臂的喬絲蘿，極愛他，也極恨他。

由極愛而誕生極恨，是人世間最慘痛的一種分娩。

喬絲蘿，愛也好，恨也好，她最後還是牢牢地纏住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他臉上最後被凝固住的表情，雖已再無任何變化，但在優秀瞳孔中，仍然有著極複雜極不可思議的感覺。

他的表情，似極歡樂，又似極痛苦，也像極迷惘，但卻竟又有著臨終前倏地大悟，深深懊悔的最後醒覺。

不動的一張臉，早已僵硬在二三百年前的面龐，竟能有此魔幻般的變化。

喬絲蘿的臉，更是匪夷所思。

十年的仇恨和空虛，都在這冰封前伸雪、填滿。

仇恨，報得徹底。

空虛，填補得再無分毫間隙。

她，活著的時候，活得痛苦。

但她結束生命的方式，卻極痛快淋漓，雖然淒厲狠絕，但卻再無空虛，再無怨恨。

優秀人在冰塊外，心靈卻已滲入冰中，融入喬絲蘿的靈魂裡。

古人雖已作古，容顏仍在。

連她最後一剎那所體會到的激情，也依然深深地刻劃在她臉上。

優秀的心寂寞，她的人也是孤單的。

目睹百年不變冰塊中的一雙男女，她竟生羨意。

只羡鴛鴦不羡仙。

活著的仙子，比不上死也成雙，一對對的鴛鴦。

濃情是情，由濃情轉變爲極度的恨意，這恨意根本上還是有濃情的存在。

黑可以蓋白，白也可以蓋黑。

但蓋上了黑的底下仍有白，蓋上了白的底下仍然是黑。

於是，黑不是黑，白也不是白。

人生，永不可能非黑即白，感情更尤其是。

優秀在那冰洞中，獃了三天。

三天後，洞外來了頭飢餓的白熊。

這白熊曾撕裂過一些涉足步入冰川深谷的獵戶。

這白熊身高逾丈，爪牙堅利，力發萬鈞。

這白熊已相當飢餓。

這白熊因爲飢餓而憤怒。

牠嗅到了活人的氣味，牠來了。

牠是前來找尋美食的，牠看見了一個人。

在白熊眼中，醜陋粗糙的獵戶，和姿首清麗，風度高雅的女子，都是一般無異的。

白熊不是憐香客，在冰天雪地中，只有飢與飽之分，生與死之別。

白熊入洞，獠牙吼出恐怖殺機。

牠飢餓，卻不曉得，牠的飢餓也提醒了她也在飢餓之中。

巨獸與美人，瞬即開戰。

熊爪亂插，插入冰塊中。

熊牙噬咬，卻無著力之處。

牠用自己的性命，換來了牠生命中最後的教訓。

這教訓是血淋淋的，但不是美人的血，是白熊的血。

她的手，竟比白熊粗壯的利爪還更尖銳，還更有力。

她在白熊又粗又韌的皮肉深處，取出了牠的心臟。

白熊的心臟給挖出來之後，牠仍然惡狠狠地瞪著優秀，牠大概以爲自己還可以把這個人吞噬進自己的肚子裡。

飢餓並不是罪惡。

最大的罪惡是失敗。

勝爲王，敗爲寇，此理千古不易。

光榮的失敗，遠遜卑鄙的勝利。

因此，穹蒼之下，觸目皆是卑鄙小人的嘴臉。

就連謙謙君子的臉，也變成了無數勢利小人嘴臉下的一面鏡子。

鏡中一切，莫不俗氣薰天，儘是罪惡淵藪。

相比下來，白熊之死，已是最大的純眞。

牠爲飢餓而戰，爲戰敗而死。

此事毋須旁人置詞，更不必旁人施予多餘的憐憫。

旁人若要憐憫，何不憐憫活得寂寞，勝得淒酸的優秀？

卿本佳人，怎地竟在雪山寒苦冰洞之內，啖食白熊的一顆心？

熊心豹膽，在武林中久享盛名。

每有齟齬，常有以下名句：「你莫非吃了豹膽熊心，竟敢在此撒野？」

名句雖是名句，但放眼天下，曾經吃過的豹膽熊心的，又有幾人？

但她吃了熊心，活生生兀自在她掌心裡跳動著的熊心。

她飢餓，熊心再腥苦，畢竟還是可以下咽的食物。

天地無情。

風雪無情。

男人、噩夢、飢餓……都是無情。

有了巨熊，也就有了可以度過嚴冬的食物。

她沒有離開冰洞，她朝朝暮暮，暮暮朝朝地依靠在熊屍旁邊，也朝朝暮暮，暮暮朝朝地凝望著冰塊中的一雙癡纏男女。

冰塊曾因白熊發惡而留下了巨爪痕跡，但冰塊中人依然故我。

沒有半點受驚。

他倆不是沒有驚懼過，但一切都已過去。

驚懼、歡娛、妒恨、柔情、淫惡、狠毒、憐惜、靦腆、放蕩、以至生生死死，都已是過去。

連死亡都已是過去了很久很久的往事。

冰塊中人，只是一縷無法消散的嫣嫣炊煙，只是一闕永遠唱不出腔調的哀歌。

朝朝暮暮如是。

暮暮朝朝相同。

白熊之死，不但爲優秀帶來食物，也爲優秀帶來溫暖，毛茸茸但舒適極了的溫暖。

熊屍熊皮帶給優秀的溫暖，只是一個嘲諷，一場無奈的夢。

她只好儘量思索別的事情，她瞧著冰塊裡的喬絲蘿，她凝視著喬

絲蘿唯一的手掌。

玄冰掌。

喬絲蘿苦思出來的玄冰掌，徹底地解決了她的煩惱、仇恨和孽緣。

她的人早已在冰塊中。

但玄冰掌又怎樣？這一套冰冷得詭異的絕世奇功，又埋藏在甚麼地方？

優秀苦思著這件事，她越是苦思不懈，越發下定一個決心：她要得到這套武功的秘訣。

嚴寒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白熊的屍體一天一天被宰割，成爲她的食物。

但玄冰掌的奧秘，她始終想不出來。

直至一晚，她在夢中看見了喬絲蘿……

喬絲蘿只是對她微笑，微笑復微笑。

這微笑是曖昧的：像是憐憫，又像是訕笑，更像是甚麼意思也沒有，只是無聊地在優秀臉上吹一口氣。

但優秀夢醒後，卻全身汗出如漿，她如遭雷殛，乾瞪著眼在顫抖……

她知道玄冰掌埋藏的地方了。

是喬絲蘿在夢中告訴她的。那曖昧的笑意，雖然並無夾雜一言半語，但卻已明明白白地在提點她……答案太簡單了，而且一直都在她面前，但她的思想一直都閉塞著，竟未曾想到，那玄冰掌的秘密，其實就在……

冰洞外，仍然是風雪漫天。

但她不再等待。

她把白熊的皮，和牠的骨、肉分割開，然後披著熊皮，拖著踽踽的步伐，離開這座雪山。

等到她再回來的時候，她後面還有十幾個大漢。

這些都是亡命之徒，殺人不眨眼的劇盜。

優秀散佈謠言，讓這些亡命之徒，相信她已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寶藏。

萬事俱備，只欠人手發掘。

有了香餌，不愁沒有大魚上釣。

更何況帶引羣盜前往發掘寶藏的，是儼然雲中仙子，風情綽約的絕色美人？

一行十餘衆，備齊鋸斧鐵鑿，浩浩蕩蕩進入冰洞。

冰中男女一切如昨，一成不變。

這就是優秀的寶藏。羣盜愕然，初時還嘖嘖稱奇，甚至瞧得淫相畢露，但這又怎能算是驚人的寶藏？

羣盜終於鼓噪，甚至有人要斬殺優秀。

但斬殺之刀斧剛落，已爲其他劇盜阻止。

並非菩薩心腸，更非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只因優秀花容月貌，不姦而殺，實在暴殄天物。

就算要殺，也得姦了再說。

都是狐羣狗黨，無一不是喪心病狂，色膽包天之輩。

喬絲蘿的男人若能自冰中復活直鑽出來，這一夥劇盜大可引爲知己，彼此志同道合。

優秀在羣魔亂舞，獸爪齊施之下，重演素手穿插白熊心窩那一幕……

素手纖纖，猩紅點點。

反正抓出來的，不是狠心，便是狗肺。

她並不是四面楚歌，是在替天行道。

羣盜的色心，色膽、色慾，在幢幢血影，哀號慘呼聲浪底下，迅速化作恐怖性的震慄。

最後，只賸下兩人。

這兩個盜匪，並不是羣盜中最兇悍的，但看來卻最是孔武有力。

優秀故意留著這兩條狗命不殺。

這兩盜匪，親眼目睹這個天仙化人般的絕色美女，竟像屠夫宰殺畜牲一樣，把羣盜一一殲滅，他倆震慄極了，貪念和慾念全都變作顫抖、驚惶。

她沒有逼令兩人，兩人同時「噗」聲下跪，又跪又拜，叩頭叩得連額上都滿是鮮血。

除了「饒命」這兩個字之外，他倆的嘴裡已說不出任何的詞彙。

優秀卻在這時候，輕解羅襦。

「兩位壯士，喜歡嗎？」她的聲音，柔軟仿如喃呢的燕子。

兩個臉色忽白忽紅的大男人，雙雙跪在地上，仰首凝視著她的臉，她的乳房。

可望而不可即。

雖然一伸手便何抓著，但誰敢輕易伸手？

只怕伸手容易縮手難。這女人，美得驚人，也狠辣得驚人。

已非「有刺玫瑰」這等字句可以形容透徹。

冰洞裡，本有殺氣嚴霜，但卻給一股春意迅速衝散，取而代之的，是肉慾的迷惑。

她突然緩緩地俯下了身子。

她的體香，比世上最醉人的醇醪更醉人千百倍。

這是色誘，絕對足以把男人的慾火燃燒至腦頂。

「你們很想要我，對嗎？」她膩聲問，眼神宛若三月裡溫暖的春波。

兩個男人拚命點頭，但他們的四隻手還是不敢動。

殺與色，這兩個字都緊緊地籠

罩著他們。

「好！我和你們談一樁買賣！」她忽然一本正經，又把一雙美乳收回在衣衫裡。

兩個男人四道目光仍然牢牢地盯著她的乳溝。

她向冰塊中的一對古人指了指：「我要這兩個人身上的一件東西，只要你們把這二人從冰塊裡挖出來，我……我……」

她只是說到這裡，只是臉龐泛起無限嬌羞之狀。

她沒有說下去，似乎也不必說下去。

不必說便已明白的話，又何必說？

可惜冰洞中沒有活的旁觀者，沒有活的局外人。

冰洞中只有僵硬了二三百年的一雙男女，他倆也不能算是局外人，而是冰塊中的孽戀者。

若不是前生種下來的冤孽，也不會把郎情妾意活埋在冰天雪地裡，直至今天僵局仍是僵局。

倘若有旁觀者，倘若有局外人，只怕就算是白癡也會看得出，這一幕色誘，只是最原始最簡單不過的騙局。

但跪在地上的兩個男人，他兩人的靈魂早已全溶化在色慾迷魂陣內。

沒有承諾的承諾，根本就不是承諾。

但這兩個男人卻興奮得像是遇上八百條母狗的狗公，立刻用盡全力，用斧用錐用盡一身力氣，拚命地把堅實的冰塊，一小塊一小塊地挖鑿開來。

優秀早已計算過，只要兩個男人，加上這些挖鑿器具，在半個時辰之內，一定可以把冰塊裡的男女挖取出來。

斧錐劈鑿冰塊的聲音，是單調乏味的，仿如世上最平凡的樂章。

半個時辰後，兩個孔武有力的男人都全身冒汗，汗出如漿。

喬絲蘿和她的男人，一齊硬挺挺的被搬了出來。

兩個氣喘喘的盜匪，爲了挖鑿堅實的冰塊，早已雙手虎口迸裂，血流了，也凝固了。

但他兩人的神情，是興奮的，是喜悅的。

那是著了魔的興奮，著了魔的喜悅。但兩人懵然不覺。

他們就像是辛勞地爲主人拚命捕獵的獵犬。

獵物已被捕獵回來，兩條狗正在等候主人的獎賞。

那怕只是一根沒有肉的骨頭，只要是主人拋下來的，做狗的都一定會雀躍地噬咬著，絕無半點怨言。

做狗的不會發出怨言，是因爲狗太忠心？還是因爲狗太愚蠢？

主人不知道，狗也不知道。也許知道了也裝作不知道。

人人都說狗是聰明的畜牲，於是，聰明的狗便賣力地去追趕世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兔子。

但狡兔死，走狗烹。

而且狗肉比兔肉還要好吃！

這是狡兔和走狗的悲哀，共同的悲哀。

而狡兔和走狗的共同悲哀，卻是人類的共同樂趣。

畜牲永遠是畜牲，永遠也不可能和人類平起平坐。

直至有一天，狗的兇性大發，主人不再是主人的時候，人類才會驀然警覺，自己餵給狗的骨頭太少了。

其實，人又何嘗不會是「狗」？

朝廷鷹犬，惡棍爪牙，都是狗。

凡是給人利用的蠢材，就算裝扮得有如貴介公子，甚至是帝王相將，不世梟雄，說穿了，拆穿了，還不外是四條腿一根尾巴，不是搖頭擺尾，便是狗仗人勢，一切事情根本不分青紅皂白。

最可笑的是狗也有「聰明」的美譽，這便是人人稱讚，狗也自以爲是「聰明狗」。

然而，在優秀腳下的，卻不是甚麼「聰明狗」，而是「慾火焚身狗」。

優秀美色，天下無雙。

她不是一根骨頭，她是軟玉溫香，婀娜風情，韶麗嬌媚的優秀仙子。

目波澄徹，眉嬌若黛，朱口皓齒，修身懸鼻……

活色生香一美人。

冰塊中的男女已挖取出來，該是主人論功行賞的時候。

優秀笑了，一笑嫵媚生，恰似唐朝進士李標賦詩云：「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

優秀仙子在冰洞中，是有情態的，她也確是留住了男人，死不放手。

她用纖纖玉手，一左一右，扣住了兩個男人的咽喉。

扣得快如閃電，扣得死死不放。

優秀任由他兩人掙扎，她視這些男人的掙扎如狗在撐腿。

屠宰狗的時候，每一隻狗莫不如此。

四條腿漸漸停止了掙扎的動作，她的手仍扣住他們的咽喉！

兩個男人的呼吸終於中絕。

優秀還是沒有放手，因爲她感覺到，這兩個男人的身體仍有餘溫。

她決定，在這兩個男人體內餘溫未散之前，決不放手。

天氣冷，她需要溫暖。

只要有溫暖，這暖意來自活人也好，死人也好，都要好好珍惜。

她是美麗的，縱使兩個男人死在她手裡，她的美麗仍然是美麗，難以形容的美麗。

外面又起風雪，雪片悄悄落下，似在泣訴天地間一切的不幸。

優秀生命中是否曾經有過男人？

是的，她曾經有過男人，她早已不是處子。

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也是她唯一的男人。

她的男人比她年輕。

他是她撫養大的。

沒有她，他早已在冰冷的長街上餓死。

那時候，彷彿整個天下的人都一貧如洗，人人都極度貧困，人人都在捱餓。

她也在捱餓，而且已餓了三天，她的臉白得像是饅頭。

但她沒有饅頭，只有小葉。

小葉年幼，小葉比她更飢餓。

小葉快要死了，沒有食物，世上就再也不會有小葉。

她不能讓他死，雖然，她和他本來只是陌路相逢，她是小女孩，而他，是比小女孩更要小的小孩。

她豁了出去，抓起一條木柴，狠狠地衝入那間霉氣薰天的小飯店裡，把那個刻薄的店東砸得頭破血流。

店東只是流血，沒有昏倒。

她拚命地在蒸鍋裡搶食物，食物是燙熱的，燙熱得可以把她蒼白的手燙熟。

但她一抓住幾個饅頭，就拚命的抓住。

饅頭極燙熱，她的手已疼得入心入肺，但她沒有鬆開手。

店東已狂性大發，有人要搶他的饅頭，他便要劈開這個人的人頭。

不管搶饅頭的是甚麼人，是小女孩也好，是小仙女也好，都要劈開她的人頭再作道理。

店東抓起了斬骨用的鋼刀，一刀、兩刀、三刀！

刀刀都劈向小女孩的頭臉！

小女孩閃了一刀！兩刀！第三刀卻給店東一刀劈斷了她的辮子。

這辮子是她最珍惜的，她珍惜自己的頭髮多於珍惜自己的性命。

在那年頭，性命不值錢，頭髮變得比性命還更值得珍重。

但這可惡的店東，竟爲了區區幾個饅頭，而砍掉了她那黑溜溜的辮子。

她心疼得掉下了眼淚，但雙手仍然緊緊抓著燙熱的饅頭不放。

饅頭，就是她的生命，更是小葉的生命。她若丟掉了這些饅頭，她和小葉都活不下去。

店東第四刀又來了！

這一刀，直劈她的臉龐！

她已退至死角，左邊是牆，右邊也是牆。

刀鋒呼嘯地劈下，她的性命即將和辮子一樣完結！

她已無路可逃，無處可躲，也沒有力量可以反擊。

黑溜溜辮子已斷掉，但她手裡的饅頭仍在，她抓緊著饅頭，死命地抱住不放！

她瞪著眼，瞪著店東猙獰可怖的臉，瞪著寒光暴射的鋼刀。

她不怕死，她死也要瞪著眼睛，她是個弱小但卻勇敢的小女孩。

她只是爲了兩件事悲傷。

她的辮子，還有小葉。

她要死了，死人不會再長出辮子。

她死了之後，也不會有人把饅頭送給小葉，所以，小葉也會死了。

小葉！小葉！小葉！

她心底裡狂喊！她的辮子可斷掉！她的臉可以給店東劈開兩半！但小葉不能死！小葉絕不能死！

倏地，一股狂飆般的大力，發自她的右腿！

她的右腿很瘦弱，連蟑螂都踩不死！

但在這最後關頭，她的右腿突然像是垂死的麋鹿，猛地向前一蹬！

這一腳的力道有多大？她不知道，她只是聽見了一種很怪異，也很可怕的聲音。

那是「波」的一聲！

她踢中了某種物體，一種只會生長在雄性動物身上的物體。

店東一怔，但人是怔了一眨眼不到的短暫時間，接著便像野獸般嚎叫起來。

店東嚎叫著，亂叫亂跳，他的刀跌落在地上。

她用左手抱著饅頭，右手抓起沉甸甸的鋼刀，想也不想便劈向店東的臉！

你要劈我的臉，我也要劈你的臉！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刀還刀！

一刀！兩刀！三刀！

第三刀，她腕力不足，刀鋒一滑，沒有再劈中店東的臉，卻嵌入在他的咽喉上！

店東不再嚎叫了。

爲了幾個饅頭，他用盡了一切方法去「抗賊」。

但他可沒想過，這個小女賊爲甚麼會來。

在這一天之前，這小女孩向他討取冷飯殘羹，他不給，但卻把冷

葉璧天想說「不」，但酒意把他要說的話淹沒了……

飯殘羹倒入溝渠裡，還在溝渠的飯菜上撒一大泡尿。

第二天，小女孩再來了，她變成了小女賊。

她帶著一根木柴，懷著哀兵上陣的心境直殺過來，她要出一口烏氣，更要搶奪一些食物。

但店東「奮勇抗賊」！

結果，小女賊獲勝，店東死在他自己的刀下。

那是優秀第一次搶東西，也是第一次殺人。

她儘量叫自己不要害怕，但她仍然禁不住發抖。

劇烈的顫抖，使她小便失禁，她要撒尿。

她很害怕，但也很憤怒！

她憤怒是因爲這個死了的店東，竟然斬斷了她黑溜溜的辮子，這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於是，她在害怕和憤怒中撒尿，她把尿撒在店東的臉上，報這斬辮的仇恨。

撒尿後，人聲鼎沸，外面人影幢幢。

她慌不擇路地走了，手裡的饅頭一個一個跌落在地上。

她走得並不快，她的兩條腿早已酸軟乏力。

但她還是溜掉了，她又回到小葉的身邊。

她手裡的饅頭，只賸下一個。

她已餓得快要昏迷，但她連一點都不肯吃。

她把這個唯一的饅頭，餵給小葉。

一塊一塊的撕開，一塊一塊的餵給小葉。

小葉活下去了，生死之隔，就在這個用辮子換回來的饅頭。

她以爲自己要死了，但很奇怪，小葉能夠活下去，她便死不了。

她帶著他，遠遠離開那個窮鄉僻壤，然後前往另一個窮鄉僻壤。

她在最艱苦的土地上找尋最難下嚥的食物，一天復一天，一月復一月。

有最好的食物，她一定先給小葉，然後才輪到自己裹腹。

到了小葉十歲那一年，她十二歲。

她帶著小葉，一起前往求見傷心老人。

傷心老人其實並不老，才四十出頭，但他一直都在傷心度日，所以自號傷心老人。

人不老，但心老。

也因爲心老，三十二歲已白髮蒼蒼。

傷心老人爲甚麼傷心？他沒有對任何人透露，也沒有人知道眞相。

人們只知道傷心老人眞的是個

傷心人，但卻不知道這個傷心人有多大的本事。

優秀也不知道，她只知道，傷心老人收留了她和小葉在身邊。

四十歲的傷心老人，不但頭髮盡白，連背也佝僂起來，簡直比八十歲的老翁還更不如。

但傷心老人並不是等閒之人。

他少年有奇遇，天賦異稟，雖絕少出手傷人殺人，但他卻是天下間有名的高手。

他在傷心中度日，也在傷心中傳授小葉武功。

兩年後，傷心老人傷心地死了，臨死前給了小葉一個震驚天下的名字——葉璧天。

葉璧天！

十二歲初出道武林，即殺千面殺神！

一戰名驚宇內，小葉成為了武林中不敗的戰神。

傷心老人少年有奇遇，葉璧天卻在少年即大放異彩。

不到十載，葉璧天更已變成了葉天王、翡翠城主、風流之名遍佈神州大地的惜玉憐香客。

但又有誰知道，如此人中龍鳳，一代天驕，當年竟是全憑一個染滿血腥氣味的饅頭，才能延續他脆弱的生命？

冥冥中有主宰，一切都有定數。

當年捨命搶奪饅頭回來的小女賊，也就是今天藥王仙山的優秀仙子。

她比他大兩歲。

她比他更早懂得一件事。

那是愛情。

愛情並不是饅頭。

饅頭可以和別人分享，只要有足夠的饅頭，越多人分享越熱鬧，也越甘香美味。

但愛情是自私的，古往今來，又有多少人願意和別人一起分享愛情？

和別人一起分享愛情的人，都是無奈的。

但比這個更無奈的：是連分享的資格都並不存在。

在小葉二十二歲那一年，他在武林中的功業，已開始攀上了無數人連做夢也夢不見的高峯。

他在那一天生日，他不知道，優秀更不知道。

於是，每年正月初七「人日」，就算是小葉的生日。

小葉曾問他的優秀大姐：「為甚麼不選初一，初二以至初六，偏偏要選正月初七？」

優秀也不懂，她去問傷心老人。

傷心老人答：「古人有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

優秀把答案告訴小葉，又加上了兩句：「你將會是江湖上最出色的人，人上人。」

人上人。

當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她才十二歲。

那時候，她已懂得為了這三個字而俏臉發熱。

這三個字，並不淫褻，但她年紀輕輕，卻把這三個字想到別的事情上。

小葉是人上人，是江湖上最出色的人。

但在這人上人下面的「人」，又會是誰？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小葉已成為武林中不敗的戰神，他是葉璧天，他是惜玉天王，他是權傾三分天下，甚至是坐擁半壁江山的翡翠城主。

他二十二歲那一年，正月初七，他「生日」那一天……

葉天王已是翡翠城主，他經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但他每逢「生日」，倒不鋪張，甚至不讓別人知曉。

每年正月初七，他只會和他的優秀大姐在一起。

那一年也不例外。

優秀大姐，是小葉畢生中最尊敬的人。

沒有她，早已沒有小葉，更遑論以後才聲名鵲起的葉璧天，葉天王。

她是他心裡的神祇，地位絕對高於天下間任何一個人。

不但高於任何人，也高於任何神、佛、仙、魔。

這種尊敬，不但神聖不可侵犯，更有著血肉相連，連攣生姊弟也無可比擬的濃烈感覺。

是姊弟，不是男女關係的糾纏，不是男歡女愛的靈與慾，這是小葉的觀感，一種絕對無可改變的觀感。

但葉璧天的觀感，並不等於是她的。

她的看法和想法，是「二八嬌妻一歲郎」。

她的年紀比他大兩歲，只是兩歲，這情況，當然比「二八嬌妻一歲郎」好得多。

她不是他的母親，不是他的姊姊，她是他的女人，他是她的男人。

她要一輩子伺候他。

正如當年，他已瀕臨餓死的邊緣，除了她之外，又有誰會給他可以續命的一口糧食？

沒有！真的沒有！事實上完全沒有！

只有她，不惜拚掉了自己的性命，甚至拚掉比性命還更珍貴的辮

子，也要把饅頭搶到手，憐惜無限地放在小葉乾澀的嘴唇內。

小葉長大後，是葉城主，是憐香客，是惜玉天王，但在當年，給予他無限憐惜的人，卻是優秀。

優秀亦不稀罕任何人對她的感恩圖報，對小葉尤其如此。

但她並不把郎情妾意，魚水歡娛的結合視為一種恩典。她不曉得別人對這種事的看法怎樣，但她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以後也永不會作如是想。

她只是把自己當作是籐，他是樹。

籐纏樹，樹纏籐。

籐樹相纏，生也纏，死也纏。

生生死死都纏在一起，永不分開。

初七，良夜。春風早已溶入藍藍的夜幕，也溶入青瓷溫酒壺內。

燭影下，越窰燒出的青瓷溫酒壺，成雙成對地擺放在紫檀八仙桌上，泛現著流雲風捲般的美態。

薄胎酒壺中，酒香而溫，醇醪芬芳味飄溢一室。

酒如仙樂，能縈繞神魂，及至巔倒乾坤，渾然忘我。

葉璧天已非當年瘦弱的小葉，他比任何人更壯大，比任何人更尊貴。

壯大的是他的胸懷。尊貴的是他的眼神。

他已二十二歲，他一天比一天更壯大，他一天比一天更尊貴。

但在他眼中，天下間最尊貴的人絕不是自己，是優秀仙子。

他的優秀大姐。

酒液令人發熱，酒酣耳熱。

但熱的又豈僅雙耳而已。

他的豪情在燃燒，他的目光更遼闊。他有千萬里江山，他有千千萬萬朋友，也有千千萬萬敵人。

但無論他有多少朋友和敵人，優秀大姐只有一個。

她是他生命歷史中的神，唯一的神。

歷史就是歷史，儘管歷史可以重演，但永遠不能抹煞。

良夜、美酒、他的優秀大姐……

一杯又一杯，一壺又一壺。

葉天王不常醉，但不等於永不醉酒。

喝酒是痛快的，醉酒也是痛快的。

真正愛酒的人，絕不把醉酒視為痛苦。

醉酒是喝酒的延續，喝酒痛快，醉也痛快，甚至是不醉不快。

唯獨如此，人才沒有辜負了酒。

千金買醉，買的就是一個「醉」字。

葉天王醉了，他醉於良夜，醉於美酒，醉於優秀大姐的身邊，人生能得此醉，怎不痛快？

他是痛快的。

優秀卻在憐惜，她在憐惜他，仿如當年她斷掉辮子的一夜……

他又在她懷中，他永遠是她的小葉。

尊貴的人，清醒的時候固然尊貴，醉了之後同樣尊貴，並不因為酒醉而變作地上的爛泥。

醉鄉廣大人間小。

春色又添多少？

她也有了醉意，她醉七分。

惜玉天王是英雄，英雄當有英雄的膽，英雄的量。

但酒量並非英雄所獨有，螓首蛾眉，天香國色，每每也有海量奇女子。

即如優秀，他的優秀大姐。

她憐惜葉璧天，她緊抱醉鄉中的小葉，她在他耳畔曼吟輕唱：「裙拖六幅瀟湘水，鬢鎖巫山一段雲……」

她一面輕唱，一面輕解羅襦。

葉璧天雖醉，但仍能醉眼惺忪地看她，他看見她解開了衣襟，露出了令他驚艷，也令他震驚的玉乳。

他從沒想過會看見優秀大姐的雙乳。

不但沒有想過，連做夢也不會夢見這樣的情景。

優秀大姐是美麗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認。

小葉也不能。

但她是他美麗的神，卻不是屬於他的女人。

他搖頭，嘶叫：「不……」

但優秀卻把他這個字，用嘴和舌尖逼了回去。

醉吐丁香舌，香腮掩君頰。

她舌入君口，情濃無限。

葉璧天是真醉，醉而無力，他若還有半分力，定必推開他的優秀大姐。

他也不是不推，只是推而不開。

他要訴說一個「不」字，但酒意把他任何要說的話淹沒掉。

她也不是陰謀地擺佈他，她是發乎真心，動了真情，也認為小葉和自己一樣。

她真的以為這樣。

良夜醉後，愛意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更強烈。強烈愛意一經爆發，積慾便如缺堤洪水，又有誰能阻擋？

她擋不住，他也擋不住。

他在模糊中，他在慾海中，他在她的狂情中。

是與非，已不可辨。他在醉中緊抱他的優秀大姐，他在醉中和她一起赤裸著身子，然後互相緊貼著，牢牢地交合著。

水乳交融，酩酊大醉。

她是如魚得水，她渴望已久的一刻，在那一夜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事實。

夢已不是夢，小葉已是她的葉郎。

她生命中第一個男人，也將會是她唯一男人，最後的男人。

她的初夜有淚，並不是感到屈辱、羞恥。

她的淚是刺痛和歡樂一起熬出來的，它太複雜，連滲在嘴唇的味道都變得又酸又怪。

他二十二歲的生日，就是她的第一次。

小葉。

她常對自己說道：「上天要我活著，就是為了小葉，他是我的，我是他的。」

她的一切，都是他的。

她知道小葉倜儻風流，她知道小葉的生命中，會有無數紅顏知己，以至妻妾成羣。

她不在乎，她不計較，但求自己也是妻妾之一，此生再無餘恨。

巨浪過去了，一如楞伽經：「波浪起滅無常，是為妄。」

情慾本是妄心。

但她卻是眞心的，她眞心待小葉好。

可是，葉璧天酒醒後，他為了這件事而發脾氣，大大的脾氣。

他並不是生別人的氣，他是自己生自己的氣。

這是一件錯事，錯得不可饒恕，錯得萬劫不復。

優秀大姐是他的神，但他冒犯了她，褻瀆了她。

他甚至認為是自己強姦了她。

優秀為他辯護，為他開脫，也表明了她的心跡。

坦白，是人性的赤裸。

無論她說甚麼，葉璧天一定會聽。但這一件事，他可以聽，卻絕不會因此而原諒自己。

但在優秀看來，他不原諒他自己，也無疑是不肯接受優秀。

為甚麼不肯？

不肯就是不肯！這可以用千言萬語來解釋，但無論怎樣解釋，結果還是一樣的：「不肯！」

優秀開始痛恨，她痛恨自己，也痛恨小葉。

小葉成功了，他不再是當年瀕臨死亡邊緣的飢餓小孩，他是翡翠城主，葉天王、憐香惜玉武功蓋世的葉璧天！

他不會再稀罕饅頭，他也不會再需要他的優秀大姐。

他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他摒棄了她的靈魂和她的肉體。

她一天比一天更痛恨自己和小葉。

她想起了前朝的一個女人——

喬絲蘿。

喬絲蘿有淒厲的傳說，傳說一直被埋在冰天雪地裡。

喬絲蘿是傷心的女人。

小葉的師父是個傷心的男人。

前朝的女人傷透了心，小葉的師父傷透了心，優秀也在初夜之後，傷心得一塌糊塗，傷心得有如百萬雄師征戰後唯一苟活下來的戰將。

戰場上，血染征袍紅。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優秀一天比一天痛恨小葉，但她更痛恨自己。

她是媞眉和小藍的師父。

她不但看顧小葉，也看顧別的孤雛。當小葉正在初出道武林的時候，她已悄悄地先後收養了媞眉和小藍。

她是為了收養而收養。

當小葉為了他的霸業而拚命的時候，她獃在藥王仙山。小葉有小葉的一套，優秀也有優秀的一套。

藥王仙山有靈藥，每可起死回生，化腐朽為神奇。

但卻沒有任何藥可治傷心。

今天，翡翠城相法寺來了一個和尚，年輕的雲煙和尚，但卻成為了小藍的「獵物」。

女媧洞內，小藍在、媞眉在、和尚也在。

和尚是來求藥的。

千年何首烏、天山雪蓮、七色靈芝、九轉大還丹、還有冰炭同爐散。

全是曠世難求靈丹妙藥。

相法寺隨隨便便派來一個年輕和尚，一開口便要這五種寶貝。

小藍心中大罵：「發瘟的死和尚，準是要作死了，這些靈藥，可不是芋頭蕃瓜，隨手可得。」

雲煙說出來意後，垂手而立，靜聽優秀仙子發落。

優秀只是向媞眉招了招手：「給他，都給他帶走。」

媞眉怔住，小藍已跳了起來，失聲在叫：「師父……」

優秀仙子的目光立刻盯在她臉上，盯得冷厲，盯得尖銳，有如兩根直插入小藍腦髓的利針。

小藍是個大膽的女孩，但膽大不及針利。

師父的腳步沒有動，但身子卻在移。

移形換影，七星步。

兩種奇功渾成一體，竟已臻爐火純青之境。

轉瞬人已面貼面地對著小藍。

利針般的目光，已化作熊熊烈火，把大膽的小藍猛烈地燃燒。

小藍的腿已發軟，臉在漲紅，只是咬碎牙齦地在强撐。

師父不像男人，半點也不像。

師父更不像霸王，連一絲一毫

都和「霸王」兩字完全沾不上。

但師父的手裏一旦有刀——

那時候，所有的一切都會劇變，也許連一隻螞蟻都有力量把大象的脖子一口咬斷。

天不再是天。

地不再是地。

人不再是人。

只有刀！還有她一直沒有亮過相的玄冰掌！

優秀仙子，媞眉的師父，小藍的師父。

小藍膽大，小藍佻皮，小藍思春，小藍喜歡亂出主意。但師父一向她瞪眼，她就只好兩腿發軟，軟得僅可勉强站住。

最妙不過的，是那個作死的年輕和尚，竟在這時候唸起經文來。

衆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唵，鉢囉末憐陁顊娑婆訶。

小藍恨死了他。

什麼雲烟和尚，早晚要你這禿驢變作過眼雲烟……

情義無價　生死不渝

取藥的和尚終於走了，就像是唐僧，成功地自天竺取經返回中土。

去歲臘月，孟北斗為求一顆雪蓮而招致殺身之禍。

今天，雲烟三言兩語，竟變作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是年輕和尚法力無邊嗎？

當然不。

千般恩怨，萬種情仇，不在雲烟，卻在小葉。

是那個在醉裏合歡，醒後卻無緣再續未了情的小葉。

和尚取藥，是為了他的師父。

海鏡。

而海鏡差遣雲烟討藥，是為了城中主人，也是半邊武林的主人——葉天王。

葉天王需要這些靈丹妙藥，卻又是為了那個她……

這千絲萬縷的轇轕，卻不是用千言萬語便能說得清楚，說得明白的。

雲烟被送走之後，小藍面壁。

面壁，即佛家坐禪之意。

最著名的面壁，也許是天竺國摩柯迦耶第二十八代弟子——達摩禪師。

達摩東渡中原，乃至嵩山少林，提倡「見性成佛」。

達摩不但廣集信徒，弦揚禪宗佛法，更在少林寺中面壁九載。

由於精誠所至，功力深厚，竟至連其影像也透入石中，後世稱此石為「達摩影石」。

達摩面壁，是靜坐默悟，明心見性。

但小藍面壁，卻是春心蕩漾，滿腦子都男歡女愛的幻影。

優秀罰她面壁，她便面壁。

但她的師父不是和尚尼姑，她更不懂得坐禪為何事。

所謂「面壁」，只是一種懲罰，變相的軟禁。

但她犯了什麼過錯？卻是連她自己都不大清楚。

她只知道，師父的命令，是不可違背的。

* * *

翡翠城內，茅舍中。

這是城中最森嚴的禁地，除了城主之外，只有兩個侍候雪蝶的老媽子才能出入。

今夜，月如鈎。

葉璧天沒有來，但茅舍中卻有一個男人。

一個連葉璧天都料想不到他會闖入這茅舍的男人。

他比葉璧天還年輕一點點，但唇上卻蓄着兩撇很秀氣的鬍子。

他認為這兩撇鬍子很好看。

但雪蝶討厭它，也討厭它的主人。

這兩撇鬍子的主人，是一個自命風流的俠盜。

這個俠盜，也可以說是自以為是個俠盜的「俠盜」。

盜，確然是個盜，而且身手不凡。

但是否也是個俠？

這是很難說的，但既然他以俠盜自居，而且自命風流，人們便乾脆叫他「風流俠盜」。

這位俠盜的父親姓李，但他卻跟娘親姓鐵。

他娘親是鼎鼎大名的女飛賊鐵恨春。

人人惜春，但她恨春。

她這個兒子，星眸劍眉，臉若敷粉，是個很不錯的美男子。

他叫鐵艷初，他風流，他多情，他自覺比葉天王更風流更多情，也更瀟灑英俊，更風度翩翩。

但在武林中，葉璧天的名字和神一般偉大，而知道鐵艷初這個名字的人，卻還不算多。

因此，鐵俠盜要改變改變人們的思想。

要改變人們的思想，當然先要動動自己的腦筋，去做一些人們驚訝的事情。

此理千古流傳，也千古不易。

艷初深明此理。

於是，在這新月如鈎的夤夜，他悄悄地越過了重重禁地，飄然進入這種神秘的茅舍。

茅舍簡陋，但這裏有最美麗的女人。

翡翠城之葉天王的女人，雪

蝶。

曾經是輕功冠絕同儕的千里蝴蝶。

人們一致公認：葉天王的女人，一定是天下間最好、最美麗、最完美的女人。

艷初不服氣。

他要打破衆人的愚昧思想，他要証明，葉璧天也有選錯女人的時候。

艷初是個美男子，也是個眼高於頂的男子。

等閒女流，他永遠不屑一顧。

但他終於看見了茅舍裏的女人，她在罎中，她赤赤裸裸地在罎中。

傳聞不虛：葉璧天最心愛的女人，她中了邪毒，以致必須竟日蜷伏在罎中，倚靠罎中的種種藥料驅毒保命。

這女人眞美麗。

這女人眞可憐。

艷初「嘖嘖」連聲，悠閒地一步一步逼近這美女，赤裸而可憐的美女。

最後，他駐足觀賞罎中麗人，宛如正在鑑賞一幅氣勢浩瀚的名畫。

萬籟無聲，只有罎中麗人均勻細長的呼吸。

艷初忽爾曼吟：「水流逐器知難定，雲出無心肯再歸，惆悵春風楚江暮，鴛鴦一隻失羣飛。」

竟是吟得如泣如訴，悲切莫名。

罎中麗人聽罷，黛眉輕顰：「七尺昂藏，何以詠出女流之輩詩句？」

艷初哂然一笑：「好聰穎的女兒家，聽出這是魚玄機的『送別』。」

「人生得意須盡歡，且休善感多愁。」

「芳駕雪蝶？」

麗人不答反問：「公子高姓大名？」

「在下鐵艷初。艷者，『艷歌行』之艷，初者，『初寫黃庭』之初。」

「怎不說說那個『鐵』字？是否『鐵石心腸』的那個『鐵』？」麗人似是語帶諷刺。

但縱使眞是諷刺，也是刺得恰到好處，毫不下俗。

艷初仰起臉，傲然回答：「鐵者，『鐵石』之鐵，卻不必硬指爲『鐵石心腸』，可知忠義傳序有云：『守鐵石之深衷』，當知『鐵石』者，乃堅毅剛强，不屈不撓之喻。」

「說話兜轉千萬里，仍是鐵石心腸的鐵石。」麗人輕輕咬唇，唇下肌膚嬌嫩秀潤，美姿教人動蕩心魄。

鐵艷初一顆心怦然跳動。

他誠然是眼高於頂的男人，但罎中麗人，是葉憐香，惜玉天王的女人。

果是繡口含香，宛似一枝穠艷。

她是難得一見的雋才，雖在罎中蜷伏，眉間意態卻風度超羣，更隱隱有露笑煙啼之姿，極賦獨絕神韻之美。

艷初不是葉憐香，但他也有惜花之意。

他俯下了身子，目注麗人。

說不盡迷人的嬈俏。

茅舍外有奇花，一簇一簇各顯嬌艷顏色。

花影綽綽，花與美人，情緻幽姿，互相輝映。

艷初扶起麗人，但見膚色如雪，令他心跳更速，全身血液沸騰。

麗人爲他解除束縛。

她赤裸，也要他身無寸縷，回復眞我。

艷初如痴如醉，神魂顛倒。

他是風流放蕩的男子，她是嫣媚動人的艷女。

他甚至已漸漸忘記這是什麼地方，她又是誰的女人。在他眼前，只有夢境般不可思議的肉慾。

她一陣痙攣，眼中似滲出了淚，但並不明顯。

他臉上盡是惜花人的柔情。

她嚶嚀地低叫，修長潤滑的一雙腿令人心動。

月影漸漸移動，人卻渾然忘我。

風流俠盜，今夜好不風流……

然後，漸漸回復平靜。

她臉上的神態是滿足的。

他更滿足。

因爲他已闖入了雪蝶的生命裏，而這個女人，卻是翡翠城之葉天王最鍾愛的。

這是肉慾滿足以外，更令他深感自豪的精神滿足。

麗人爲他穿回衣服，動作柔雅而熟練。

艷初輕笑，一臉傲然，有如在戰場上奏凱歌而回的大元帥。

他問：「妳每次事後，也這樣爲葉璧天穿回衣服嗎？」

這一問是放肆的，他要故意標榜自己如何地目中無人。

但麗人搖頭。她一面搖頭，一面爲鐵艷初穿上鞋子。

他穿的是細銀線青錦襖，下着抹綠金錢靴，昂藏七尺，一表人材。

可惜他還沒見過眞正的絕色美人。

眼前的麗人，當然出色，但她搖着頭告訴艷初：「我沒有福氣爲葉天王穿衣，我不是雪蝶。」

「我不是雪蝶！」

這句話，使艷初臉上的傲笑倏地凝結，然後僵硬。

硬如石頭，僵得再無半點變化。

麗人光着身子走出了茅舍，聲音卻淡淡地傳了回來：「自一開始，我從沒說過自己是雪蝶，我沒騙你，只是你太自負，以爲葉天王的女人是隨手可得的東西……」

艷初的拳頭揑緊了，指甲竟嵌入掌心，戳出了刺眼的鮮血。

他挫咬着牙，嘶聲追問：「妳是誰？」

麗人沒有回答，她赤條條地走遠了，竟似已溶化在迷濛夜色之中。

夜風忽轉寒涼。

他不住地顫抖。

是太寒涼？還是太火熱？

他分不清，只感到一顆心正在懸空，又似是不斷地向下直墮。

他走出了茅舍，看見一株楊柳樹下，站着了一個人。

一個五十不到的中年人。

中年人有美髯，有奇特的眼神，還有一把巨大的鐵斧。

這把巨斧，竟和這中年人一般長短，少說也有六尺半以上。

如此巨斧，如此威猛的人，一旦出現在眼前，又豈會客客氣氣？

但中年人偏偏很客氣，連說話聲音也柔和輕細，和他的外形全然不同。

他微笑着對鐵艷初道：「公子遠來是客，請恕在下有失遠迎，尚祈恕罪！恕罪！」

艷初喟然長嘆：「城中有三霸，你便是『斧霸』祁連魁？」

中年人搖搖頭：「我不是祈連魁，她也不是雪蝶。」

艷初悻然：「然則，你是誰？她又是誰？」

中年人道：「在下是翠袖院的樂師葛東京，她是翠袖院名妓琴琬。」

「名妓！她瞞得我好苦！」艷初握拳咬牙，一臉創傷。

葛東京眨了眨眼：「身在局中不識局，人皆如是，並非單獨公子爲然。」

「你若非『斧霸』，這巨斧又是怎樣一回事？」

「我是樂師，也是『斧奴』，『斧霸』是我主人，我是『斧霸』的奴隸。」

「他怎麼不現身？」

「快回來了，你且等一等。」

「回來？什麼意思？」

「夜風淸涼，我主人要穿衣服，即將回來……噫，已經回來了。」

「斧霸」終於現身，「斧奴」葛東京恭恭敬敬地把巨斧雙手獻上。

「斧霸」以右手輕輕接過巨斧，舉重若輕，甚至視如無物。

鐵艷初望着這人，臉上表情呆若木鷄。

這殺氣凜凜的「斧霸」，赫然竟是去而復返，而且穿上了衣服的罎中麗人。

但她不是雪蝶。

更不是葉天王的女人。

但就算讓鐵艷初再想十年八載，他也絕對想不到這個女人，竟然會是翡翠城三霸，的「斧霸」。

最可怕的對手，就是意想不到的敵人。

這種敵人，神出鬼沒，一刻之前與你把盞談笑，但頃俄之間卻已反目成仇，甚至在笑裏藏刀，殺人不見血。

罎中麗人不是雪蝶，是琴琬。

琴琬是翡翠城名妓，也是城中三霸之一的「斧霸」。

艷初是自命風流的，也自負不凡的。但這一役，他還沒有和敵人動手，已敗得灰頭土臉，一場糊塗。

琴琬是名妓。

名妓之所以出名，自有揚名於青樓的條件。

琴琬，色藝雙絕。她的容貌固然楚楚動人，更能吟詩作賦，調絲弄竹，更有驚鴻飛揚的婀娜舞姿，技藝臻至妙境的婉轉歌喉，又怎不令風流雅士趨之若鶩，如癡如醉？

但在笙歌醉夢中，又有誰能看得出，她這一雙柔若無骨，雪白滑膩的柔荑，竟能舉重若輕，把一柄六尺許長短的巨斧，揮舞得完全不費吹灰之力？

是名妓，也是斧霸。

頃刻之前，艷初猶與眼前麗人在慾海交合，宛如乾柴烈火，共冶洪爐之內。

動人心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但不旋踵間，嫋嫋佳人竟爾橫揮巨斧，變作奪命羅刹。

艷初淒然一笑：「在下有眼無珠，寧不可笑？」

「既可笑，復可殺！」琴琬瞳孔寒芒暴閃。

「怎不早早動手？」

「你能孤身闖入茅舍，雖可笑，卻也可敬可佩，賤妾倒想瞧瞧閣下有多大的風流手段。」

「雲雨既罷，姑娘觀感如何？」

「殺了可惜。」

「但不能不殺，對不？」

「公子果然是明白事理的人，小女子感激萬分。」

「既是職責所在，姑娘便請動手，只要我敗在芳駕利斧之下，死亦無憾。」

「眞的無憾？」

「有憾是死，無憾也是死，又何必苦口苦臉搖尾乞憐？」

「說得甚是，公子請亮刀吧。」

艷初默然，緩緩自黑鯊鳥鮫鞘中抽出了一把刀。

此刀有名：「宿雨」。

宿雨，前夜之雨也。

宿雨刀，刀刄有痕如雨，但非今之雨。

是前夜留痕，是前夜之雨。

雨雖已消散，刀仍在，刀刄仍有宿雨留痕。

這是鐵艷初生父唯一留下來的東西。

艷初姓鐵，但生父姓李，這是老李的刀，老李昔年縱橫天下所用的宿雨刀。

「老李」這兩個字，普通之至。

但老李的刀，老李的刀法，以至老李這一個人，卻絕不簡單。

鐵艷初跟母姓，她娘親鐵恨春，她所恨的其實並不是「春」，而是她的「小李」。

她的「小李」，卻是縱橫天下，黑白兩道中人無不聞名喪膽的「老李」。

她早已在她自己的生命裏抹煞掉有關「小李」的一切。

但唯獨這一把刀，她一直沒有棄掉。

她把刀交給艷初：「你沒有爹，只有這一把『宿雨』。」

此後，艷初每天都抹刀，彷彿要把刀刄上如雨之痕抹掉。

但雨痕是抹不掉的，猶如他娘親心裏的傷痕一樣。

艷初沒有父親，只有宿雨刀。

但宿雨刀沒有帶給他絲毫溫暖，只有宿雨般的留痕。

留痕點點滴滴，斑斑駁駁，與其說它像雨，何不說它像淚？

刀鋒甫現，琴琬已由衷地讚美：「好刀！」

葛東京卻冷冷的插了一句：「刀好，不如刀法好。」

琴琬的眼神立刻射向他的臉。

她的眼神竟在一瞬間變得極冷厲極嚴峻。

她的眉毛、睫毛、眼眶、瞳孔……無一不美。

她的眉毛秀麗。

她的睫毛翹卷。

她的眼如鳳眼。

她的瞳孔水靈。

但卻能在一瞬間厲射出如雷似電，令人從心底裏顫抖出來的寒芒。

葛東京是老江湖，久歷風波見多識廣的武林高手。

他的「閃電摩雲手」、「滿天星連環十八飛刀」和「扣骨截脈爪」，都是殺人快如眨眼的絕學。

但琴琬的眼神，仍能令他顫抖，臉色灰白。

他立刻噤若寒蟬，腳步不由自主後退三尺。

艷初卻在此際抹刀，很用心地抹，很專注地抹。

他抹刀用的絹帕，曾是雪一般白，但由於年月久遠，它已變黃。

宛似人老珠黃一般的發黃。

鐵恨春滴着淚，滴着血，然後懷胎十月，生下了艷初。

因此艷初不姓李，姓鐵。

他沒見過生父一眼，只有老李留下來的宿雨刀。

生命是無奈的，就連風流也逃避不了無奈的籠罩。

艷初無奈地呱呱墜地，一出生就只見哺乳的娘親，從不知曉生父是何等樣人。

在他的生命裏，彷彿只有絹帕和宿雨，然後便再無任何色彩。

他不甘心，他要在生命裏添上一些顏色。

千般顏色好，不及女色。

生命雖無奈，少年總風流。

人每每喜歡比較，雖說道：「人比人，比死人。」但人們仍然喜歡用某人去比較另一個某人，而且樂此不疲。

毋庸嘆喟，更不必驚訝，這本來就是人類千千萬萬年一直遺傳下來的習慣，甚至應該說是傳統。

人，非但喜歡用某人去比較另一個某人，更往往親自上陣，用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去比較另一個人所擁有的一切。

艷初也在比較着。他自命風

流，既要比較，自當着眼於當世最負風流盛名之士的身上。

環顧天下，最尊貴也最風流之士，非葉璧天莫屬。

葉城主不但醉臥美人膝，更醒握天下權。

葉天王左右，美女如雲。

葉天王麾下，謀臣如雨。

因此，艷初要和這人作出比較，他絕不理會「人比人，比死人。」這六個字的涵義。

事實上，這些年以來，鐵艷初已頗負風流之名。

但比下雖有餘，比上卻不足。

只是，比不上，也要比，大不了連性命也比了上去。

此謂之「比而無悔」。

因此，在這新月如鈎之夜，他遇上了琴琬，他得到了這女人的溫柔，這女人的肉體。

但他以爲她是雪蝶，是葉天王最鍾愛的「千里蝴蝶」。

但她不是，她只是一個僞裝的陷阱，她不是雪蝶，她是「斧霸」。

宿雨刀有雨痕，她的巨斧只有缺口。

斧口之上的缺口，數之不盡，但都只是微不足道，細小得幾乎看不見的缺口。

只有曾經親眼目睹這巨斧如何與別的兵刄交擊，才能深切瞭解：要經過怎樣激烈沉猛的撞擊力量，才能使這巨斧留下微不足道的缺口。

無論怎樣看，琴琬這個女人都不可能和「斧霸」這兩個字沾上關係。

但巨斧一在她手中，她就變了。

她變成了另一個人，完全是另一個人。

* * *

刀對斧。

男人對女人。

頃刻之前，這是一對野鴛鴦，她倆在茅舍內用盡精力血氣，編織着男女間最纏綿的夢幻。

頃刻之後，又刀又斧，雖未交鋒，虛幻的夢已被殺氣撕絞片片碎裂。

刀與斧並不殘酷，殘酷的是主人的手，主人的心。

再瀟灑的男人，再美艷的女色，都只是披上羊皮的狼。

殺氣是可怕的，它最可怕之處，並不在於已殺了人，而是必殺而未殺。

海嘯沒頂，並不可怕。

當頭頂上有千尺巨浪的時候，恐懼早已是過去了的事。

最可怕的，是人在海濱，連海嘯還沒有出現，但如雷滾動般的嘯聲，正從黑漆大海那邊逼壓而至的時候。

葛東京彷彿正在海濱，在漆黑的海濱孤立着。

他已聽見了嘯聲，嘯聲越來越逼近，但海嘯的巨浪仍然隱沒在漆黑的夜空中。

越來越漆黑了，連新月也給厚厚的雲層遮住。

嘯聲忽起。

是刀的嘯聲。

挾着刀嘯同時並起的，是衣袂飄揚獵獵之聲，但很奇怪，這聲音聽來卻像是下雨。

不是此刻的雨，是宿雨。

宿雨不但留痕，也留聲。

雨痕留在刀上，雨聲留在心裏。

刀呼嘯，斧呢？

「斧霸」的斧，既能稱霸，自當有霸者之風。

刀在呼嘯，斧應該是咆哮如雷的，這才是斧中之霸的霸王本色。

但斧無聲。

沉重的巨斧雖動而無聲。

在黑幕裏，只見刀光，不見斧影。但琴琬婀娜的身影已在移動，急速地移動，後發先至地閃電般移動。

黑黑的黑夜中，葛東京全身濕透，又濕又冷。

不是海嘯的嘯聲，卻比海嘯聲更可怕千萬倍。

他忽然看見了斧口，甚至彷彿看見了斧口上的缺口。

斧口上的缺口，數之不盡。

數之不盡的缺口，以平排一字型的形狀，閃電般湧入了他的口。

「爲什麼殺我！」

葛東京大叫，用盡全身力氣拚命大叫。

但有無數缺口的巨斧斧口，無情地把他的叫聲硬生生地堵塞回去。

漆黑夜色中，葛東京充滿絕望的目光在閃動。巨斧並沒有把他的腦袋削開兩半，斧口只是嵌入他口腔內半尺，然後立即收回。

但這已經是絕對致命的一斧。

葛東京的嘴還在動，血淋淋地詭異地恐怖絕倫地在動，但卻只是一張極度殘破的臉在掙扎……

他叫出來的已不再是聲音，而是有如泉湧一般的鮮血。

「斧霸」的巨斧已殺人，但殺的並不是艷初。

艷初的刀雖已抽出，殺人的刀法雖已發動，但刀刄只能撲向無窮無盡的蒼穹。

他發刀的時候，身形向上挺拔，姿勢美妙如同飛鳥。

飛鳥本是撲向「斧霸」的。

「斧霸」的身形也在飛拔，也像是一頭怪異的鳥。

但忽然間，她不見了，巨斧也不見了，艷初的人和他的刀，只是

撲向了漆黑的蒼穹。

刀、斧沒有碰擊，有如相距千里外的兩顆流星，只是各自閃爍，璀璨而孤獨地在夜幕下飛翔。

葛東京看見了流星，不是刀斧，是從天外飛來的眞正的流星。

流星在翡翠城外飛翔，拖着一條夢幻般不眞實的長尾巴……

但與其說是飛翔，何不說它正在自我燃燒，自我毀滅？

美麗的流星，美麗的女人，都同樣燦爛迷人，都同樣是個不眞實的夢。

「爲什麼殺妳的奴僕？」艷初已落地，眼神也落寞如同今夜的夜空。

他沒有看見那一閃即逝的流星。

他眼中只有宿雨留痕。

夜空冰冷、刀鋒無情，佳人殘酷。只有死不瞑目的葛東京，才能毫無感覺。

「爲什麼殺妳的奴僕？」艷初再問，但人卻疲倦地跪了下來。

他的肉體並不疲倦，疲倦的是他的心。

他是學武者，一個練武二十年的江湖人。

他胸懷大志，一腦子都是奢侈的夢想。

但今夜蜷伏在鑐中等候他大駕光臨的女子，並不是「千里蝴蝶」，並非葉天王的女人。

她只是翡翠城中的妓女，卻也是「三霸」之一的「斧霸」。

刀斧雖未交鋒，但彼此身形一展，兵刃一動，早已强弱立判。

這一斧若非突然改變方向，鐵艷初早已站不起來。

甚至連跪的力量也不存在。

琴琬。

妓女。

一個如此嬌柔的女子，竟能揮舞沉重巨斧，殺人奪命只在顧盼之間。

葛東京死了，他也是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但這妓女既要殺他，他就只有一個「死」字。

「爲什麼殺妳的奴僕？」艷初第三次這樣問。

當他第三次問這句話的時候，他整個人已匐匍在柔嫩的草地裏，渾身顫抖。

他顫抖並不是因爲恐懼，他不是個膽怯的儒夫。

他顫抖是因爲憤怒，因爲悲哀。

他憤怒的是苦練刀法二十年，竟遠不如這弱質女子。

他悲哀的是壯志難酬，一腦子的夢想永無實現的機會。

一連三問，她竟不答。

他忽然萬念俱灰，乾脆匐匍在草地裏放聲啕哭。

風流俠盜，轉眼間變作三歲小孩，未始不是一樁奇聞怪事。

艷初奇奇怪怪，琴琬更加奇奇怪怪。

她左手倒提巨斧，右手輕輕一抄，竟把七尺昂藏的鐵大俠當作小娃兒般抱在懷裏。

他的臉靠在她高聳的乳房上。

她溫柔地吻着他：「奴僕太多事，我不要奴僕，你聽話，我要你。」

她瀟灑地把他抱回茅舍內，然後用誘人的肉體抹去他的憤怒和悲哀。

「雖然我只是妓女，但你只是我的第二個男人。」她的臉已和他的下體相連着，如膠似漆般分不開。

他呆了。

他在想：「我怎麼了？她怎麼了？天下間所有的人都怎麼樣了？」

他手裏仍然握着宿雨。

是他父親的刀，也是他的刀，刀鋒依舊閃爍着冷厲的光芒。

可惡的女人，又已赤裸地俯伏在自己的身體上。

只要他狠下心腸，一刀疾劈下去，這可惡的女人就得身首異處。

但最可惡的，卻是這可惡的女人偏偏也極可愛。

他只是她生命裏的第二個男人？

她是個妓女，她的說話又怎可以相信？

可是，不知怎樣，他卻深深地相信了，甚至相信得絕無懷疑。

他認爲她沒有欺騙自己，她說的是眞話。

古往今來，雖身在青樓之中，但卻出汚泥而不染的奇女子，總是有的。

雖如鳳毛麟角，但總是有的。

但她第一個男人是誰？

「是葉璧天？」他本不想問，但忍無可忍，還是問了。

她一面舐他，一面搖頭。

他不再問了，他只覺得身子正在發熱。

琴琬需要他，他也需要琴琬。

水幫魚，魚幫水，魚水相歡，宛如春秋時某侍婢答管仲：「浩浩者水，育育者魚。」

浩浩如海，既深且廣，浩瀚烟波不斷。

育育是喜，既歡且愉，恩愛纏綿無限。

她是女子，不可思議的女子。

第一次，艷初擺佈她，有如屠者宰割羔羊。

但被宰割了的羔羊，事後揮舞驚人的巨斧，把屠夫的一顆心劈成碎片。

第二次……於是又有了第二

次……

這一次，她反客爲主。

她咬着他的鼻尖說：「你是屬於我的！」

她是可惡的，自一開始到此刻，每一言每一動都十分可惡。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女人亦然。

女人何嘗不能造時勢？時勢又何嘗不曾造出叱咤風雲權傾天下的女人？

但此刻，艷初只感覺到自己是個下賤的妓女。

在他身體上恣意狎玩着的女人，就是嫖客。

這嫖客在他身上花的並不是金子銀子，而是把他的生命施與給她。

若非這嫖客出手闊綽，可殺該殺而不殺，鐵艷初大俠就算有一百顆腦袋，也早早給砍翻了。

艷初感到屈辱。

是夜，刀刀斧斧男男女女混作一堆。

＊　＊　＊

晨曦，相法寺一切如故。

方丈唸經如故，小鳥吱喳如故，和尚忙碌如故。

寺外，樹下，他又來了。

葉璧天一身衣白如雪，風采依然。

淡若的儀容，清澈的眼神，超凡的氣度。

方丈海鏡唸罷每天必唸的經文，然後才神情肅穆地步出寺門，仰望天色。

他是個和尚，天色比男色好看得多。

「又一天，天天都不見了一天。」和尚說的話，往往就是「禪」的一部份。

葉城主也仰望天色：「又一天，天天都多活了一天。」

和尚有和尚的「禪」，天王也有天王的「理」。

海鏡沉着臉，目光掃在葉璧天臉上：「濟公是聰明的活佛，你要好好學習。」

「多吃狗肉補身補身嗎？」

「人貴自知，」和尚冷笑，「女人不能老，男人不能虛。人老珠黃不值錢，氣虛腎虧難久活。」

葉璧天哂然地笑：「人間有情，情義無價。只須有情有義，千秋浩氣長存。」

海鏡搖頭晃腦，大大不以爲然：「多情每多恨，若是一般小男人、小丈夫，作繭自斃也還罷了。但若是眞英雄、大丈夫，竟爲紅顏禍水而棄大好江山而不顧，又怎對得住千萬臣民，開國戰將？」

「在下可不是九五之尊，只是一城之主，大師莫把話說得太重了。」

「說話再重，又怎及本城千百戰士的性命？」

「大師關心本城命脈，在下好生感激。」

「感激不能力挽狂瀾，只有臨崖勒馬，方有轉機之道。」

「我明白。」

「伸手過來！」

「不必把脈了，我很好。」葉璧天目光閃動，「有人在等我，告辭了。」飄逸離去，衣履不沾一塵。

海鏡嘆息一聲，也轉身返回寺院。

大雄寶殿內，一個年輕和尚正在誠心禮佛。

海鏡把他喚了過來，平靜地望住他的臉。

他是雲烟和尚，自藥王仙山求藥回來的雲烟和尚。

靈藥已求取回來，但未克應用。

要解雪蝶之毒，還須以諸般靈藥煉丹。

但煉丹不易，更非海鏡之所長。

「雲烟，金壺觀的老牛鼻子怎麼說？」

雲烟恭謹回答：「道長已加緊監督煉丹，只是……」

「有何疑難？」

「萬事俱備，尚欠藥引。」

「須以何物爲引？」

「純陽膽與至陰心合而爲一，以蠟封之，投入煉丹爐內七晝七夜，丹藥方可煉成……」

海鏡呆立瞪目：「何謂純陽膽？何謂至陰心？」

雲烟稽首答：「道長未有言明。」

海鏡眉毛一揚：「怎不問淸問楚？」

「道長說，此事不可對一般人胡言亂語，除非方丈師父到金壺觀走一遭……」

「好大的架勢！」海鏡悻然，「我不去！」

雲烟一楞，海鏡卻又接道：「我不去，誰去？」

雲烟遽爾明白過來。

他的師父，向來都是莫測高深。

以往如是，今晨亦如是。

雲烟問：「師父什麼時候去見一見道長？」

海鏡仰望天色，道：「時候還早，星星還沒出來，這樁事，就算急也急不來……」

雲烟也仰望天色片刻。

才是晨曦，若是看見星星再現，只有等到今晚。

海鏡回到方丈室去了，一面走一面唸經，徒弟虔誠，師父也虔誠。

＊　＊　＊

演武場，是氣勢森嚴之地。

只有眞正的武夫，才配在這地方演試武功。

仍是清晨，霧漸散，但殺氣卻突然轉趨凜冽。

葉璧天甫到場邊，已看見了一個殺氣凜冽的人，正在演武場中瞧着他自己的手指。

每個人都有十根手指，但他有十一根。

多了一根手指的，是左手。

他的左手有兩根「拇指」。

這人，高冠古服，錦袍玉帶，三綹長髯，威儀與高貴姿態兼並。

但最矚目的，卻是他抱着的一具古琴。

古琴之古，望其絃即可分辨。

在遠古以前，琴皆五絃，乃至周時，再加二絃，並制定琴之規格：「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

但這左手六指先生，手抱之琴僅五絃。

是古琴，莫測高深之古琴。

葉璧天袍袖飄飄，翩然在六指先生六尺之外，背南面北淡淡地笑。

「不是焦尾，卻勝焦尾。」

東漢時，董卓麾下有中郎將蔡邕，精通天文術數，尤善琴鼓竹絲妙韻。某日，途中忽聽有人以桐當柴枝焚燒，以作炊飯之用，蔡邕聞其火裂之音，斷定此桐乃難求之材，急自火中把桐搶出，並把此桐裁而爲琴，果然音色美絕，但琴尾已爲火燄薰焦，故曰焦尾琴。

六指先生輕撥琴絃，竟有大氣渾成，響徹雲霄之力。

餘音歷久不散，斯人語聲接起：「幽興將何遣，焦琴貫酒來。」

葉城主道：「不是焦琴客，卻是酒中仙。」

隨呼左右，立獻美酒，擺於酒桌之上。

演武場中，本無他人，城主只在輕語間，已有左右十餘衆，火速遵命行事。

瞬息之後，在兩人中間，都是名酒佳釀，香氣襲人肺腑。

葉璧天輕彈指，隔空剔開封泥，哂然一笑：「先飮爲敬。」人不動，唇微張，以「長鯨吸水」神功把一罈女兒紅盡數隔空吸取直入咽喉中。

六指先生臉色不變：「十國春秋有云：『酒有別腸』果然有理。」語畢，抓起一罈高粱，指勁稍吐，罈裂酒溢，盡灑於古琴之上。

葉璧天倏地皺眉，不再豪情洋溢，不再瀟灑大方。

李白「將進酒」詩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飮三百杯。」

葉璧天與李白，都是豪情洋溢瀟灑大方的人。

豪情洋溢，是不甘寂寞的表現。

瀟灑大方，是意志孤高的行爲。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

奢侈的享受，並不可貴。

還是不如一醉。

還是不如有酒。

一擲千金，長街買醉，不是浪費。

但把瓊漿玉液般的美酒傾灑在古琴之上，卻是暴殄天物，不可饒恕。

葉天王的拳已不自覺地緊握，手背上青筋畢露。

只是爲了一罈酒被浪費掉，他怒了。

這罈酒，就彷彿是他身上的一塊肉。

士可殺，不可辱。

人有人的生命，酒也有酒的生命。

更尤其是苦心精製，蘊釀經年甫能面世的美酒，任何人都可以喝，但任何人都不能將之侮辱，將之浪費！

錢，不足與酒並論。

……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這胸襟，這心懷，李白早已將之融入千千萬萬罈酒液裏，再也分不出什麼是人，什麼是酒！

倘非臻此境界，怎配譽作酒仙？

但這六指先生，只是玩弄琴瑟的江湖客，雖然高冠古服，道貌岸然，但卻非葉璧天同道中人。

早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眼前六指來客，膽敢獨闖翡翠城，自非善類。

但他到底是誰？來自何方？武功門派來歷怎樣？

葉璧天諱莫如深。

只知此人，與百年前叱咤風雲之「六指琴魔」，頗有淵源。

六指琴魔與東方不敗，都是不世梟雄，可惜活在不同年代，否則其間風雲之起伏，定必更見絢燦奇詭，壯麗淒艷。

遠來是客，不管來意怎樣，都得款待。

無論是訪客、是稀客，是惡客，都得款待。

六指先生再撥琴絃，指勁陡增。

雖是一曲雅奏，卻也是袖裏藏刀，殺機暗伏。

葉璧天臉色一沉：「是『蓬萊送客』？」

六指先生笑道：「東海名曲，百聽不厭。」

葉璧天冷笑：「主客不分，豈

不糊塗？」

「誰主浮沉？誰是主，誰是客？還得看今天一戰的結果！」六指仍在笑，笑聲漸變猙獰。

琴聲之猙獰，不在尖銳刺耳，不在聲勢雷動，而是在於異常。

也不是琴聲異常，而是琴聲令人異常。

音律能動人心魄，迷人意向，擾人神智。

心魄、意向、神智若異常，則一切都異常。

天異常、地異常、人異常、千萬物事千萬衆生無不異常。

人存於世，萬物莫不繫乎一心。

一旦心境異常，天下便再無合乎常理之人與合乎常理之事。

魔琴魅韻，庶定絕世音波功。

權傾半邊天下，執掌武林牛耳之翡翠城主葉天王，他會如何抗敵？

他在喝酒，一面喝酒一面吟詩。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霞明滅或可睹……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

琴音越急，詩吟也越激快。

六指先生眼色漸變，終於後退半步。

不是想退，是不能不退。

葉璧天已連盡美酒三罈，詩興吟哦更見獨特韻味。

獨特詩韻之中，更藏無窮內勁。

內勁猶如不盡洪流，傾瀉而下，又似是雷幻電閃，逼擊千里。

一逼再逼，一擊復一擊。

葉璧天酒興、詩興、殺人之興都來了。

來如風裏的風，無處不在，無孔不入。

六指先生琴音仍在，琴音仍舊可怖猙獰。但在猙獰琴音之中，卻混雜了粗濁喘息之聲。

他的臉開始發紫、發漲、發熱。

不旋踵間，六指先生的臉龐紫黑、腫脹、如遭火炙。

不是敗象已呈，乃是敗局已定。

勝負既分，城主臉露索然之色。

他嘆息一聲，抱走一罈大麯，不留半句話，轉身便走。

他走得不快，六指先生卻追不上來。

不是不想追，是足下再無餘力，心中再無膽氣。

就在這時，他看見了一個人，和一柄巨斧。

人，是絕色佳麗。

斧，有無數缺口。

「斧霸」琴琬悄悄地出現，她臉上不帶一絲笑意。

六指先生仍在挑琴，不遺餘力拚命地在挑琴。

琴琬冷冷地問：「你在幹什麼？」

六指先生吼道：「枉有琴心，不見劍膽！」

琴琬搖頭：「琴心不是這樣的。」

六指先生怒道：「妳只是一個婊子……不配說琴！」

琴琬又搖頭：「我姓琴，三歲已習琴譜，我不配說琴，誰配？」

六指先生止住琴音，面目猙獰厲視琴琬：「世上豈有姓琴之人？」

琴琬的臉變了另一種顏色，這顏色，滿是嘲諷和不屑：「春秋時，有衞人姓琴名牢，乃孔子之弟子。永樂年間，有官吏琴彭，署茶籠州事，善政遠近知名。三十年前，青城俗家弟子有劍學高手琴彥貴，綽號『竹林神劍』，竟能練至以氣御劍之超凡境界，每爲練劍之士所津津樂道。如今爾竟不知世上有姓琴之人，寧不可笑可嘆復可憐麼？」

六指先生的臉也變了色，變得比紫脹還更難看。

「胡說！妳是個婊子！妳說的話，我連半個字也不相信！」他咆哮着，叫聲難聽之極。

琴琬冷笑，揮斧。

斧霸揮斧，斧勢從不霸道，她只是舉重若輕，斬殺敵人於照面間。

若以功力相較，六指先生本該遠勝琴琬之奴僕葛東京，但昔才與葉天王比拚，內力大大虧損，刻下已是强弩之末。

葉璧天沒有親自出手了結此人，因爲此人已不再值得天王親自動手。

但斧霸在，琴琬的巨斧早已恭候多時。

斧口有無數缺口，但鋒利依然，沉重依然。

六指忽爾大叫：「留下這琴……」

琴琬是聽見的，但斧口卻先劈古琴，再劈六指。

五絃盡毀，古琴一開爲二。

六指先生也一開爲二。

如此沉重的巨斧，竟能把一個人分得十分平均，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斧法。

唯一無法分得平均的，是左右手指並不一樣。

他的左手，永遠比右手多了一根拇指。

＊　＊　＊

夜，星星在閃，鐵艷初的心在跳。

他在「琴橋玉閣」上，手中有杯，杯中有酒。

酒滿溢，他的手並不穩定，終於濺濕了琴琬的衣襟。

琴琬再為他斟酒。

她半露酥胸，一臉春意。

琴橋是她的橋，玉閣是她的閨閣。

橋墩堅實，院宇恢宏，樓閣高廻。

氣勢不亞豪門世族。

她黛眉如掃，笑臉嫣然，即使偶然一瞥，也似是茫茫黑夜中的一道電光在閃爍，傾刻間已直襲艷初心肺之中，魂魄之內。

她翠袖依偎，竟似意眞情懇，令艷初陷入迷惑境界。

人越迷惑，越想鎮定。

但越要強作鎮定之人，往往更易墮入迷宮深處，不知人間何世。

這就是迷局，能把男男女女牢牢地一世緊縛住的迷局。

他只好喝了杯中的酒，希望能讓自己清醒一點。

但酒只能令他衝動，更沉迷。

他推不開眼前神秘的女人。

她舌吐丁香，星眸轉動在他的眼皮上。

兩人是如此地親近，如此地緊貼，他還能抗拒她麼？

慾燄已狂燃，一發不可收拾。

她嬌媚，她誘人，她是令鐵艷初目眩的美女。

風流的女人，有時就像是風一般不可捉摸。

她似是一座礦泉。

夢幻般令人凝醉的泉水，有如銀線般悄悄地自山巔流下來。

她的皮膚潤滑如嫩葉，又似是緞子。

人顫動，帳幔也顫動。

劇烈顫動。

她笑了，一笑百媚生。

她長眉細眼，皓齒紅唇，芙蓉如臉。

她是霧氣縈繞中的妖精，她能令陰陽之氣激盪地接觸、融滙、以至磨擦出驚天動地的雷和電。

雷是聲，電是火。

霹靂之聲，燎原之火。

* * *

同一星夜，同在翡翠城中。

是另一角。

明珠殿上，依然如昨，燦爛輝煌。

有人說：「明珠殿，是翡翠城的心臟。」

因為無數重大決策，軍事戰略，都在這殿內展開商討、激辯，迄至作出最後的決定。

這一座巨殿，不但金碧輝煌，也曾湧現過無數迷人幻彩。

城中多艷色，每有瑤席盛宴，殿中都充斥着輕柔的歌聲，曼妙的舞姿。

殿中，曾有逾百佳麗，在絲竹絃樂聲伴奏下，翩翩起舞。

情繞陽春吹，影逐相思弦。

說不出的風流旖旎，數不盡的色彩繽紛。

但今夜，殿中只有一人。

一個孤單的人，一個冷漠的人。

這人獨坐紫檀雕花大椅上，一臉閃爍着森森的銀光。

不是好看的臉色。

不是倜儻風流人的氣度。

卻像是受創的獅子。

殿外，戒備森嚴。不是今夜如此，這明珠殿既是城中心臟地帶，如無允許，又有誰能輕越雷池半步？

這城是葉天王的，這殿的主人當然也是葉天王。

大椅上的人，正是葉璧天，他的臉色不好看，連嘴唇也變了顏色。

今晨一戰，天王挫敗了六指，而且看來贏得輕易瀟灑，游刃有餘。

但眞相呢？

眞相卻是：葉璧天的內力，已今非昔比，儘管還可以挫敗六指先生，本身卻已大損元氣，甚至嚴重受創。

這是一個秘密。

一個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秘密。

可是，就在這時候，她來了，身如柳絮，輕盈地飄了過來。

是雪蝶，他的小雪，他的千里蝴蝶。

她一身雪衣，衣白如雪，臉如白雪。

但她的眸子，黑白分明，清澈有如澄空夜星。

她不再赤裸地蜷伏在鑪中，她已是回復了原來的雪蝶。

這是誰的功勞？

* * *

雪蝶，風情秀麗，身材頎長，肌膚玉雪。

她楚楚有緻地靠在葉郎膝側，神色惋然。

她仰視璧天，半晌方語：「葉郎，你贏了六指？」

葉璧天緩緩點頭：「不錯，我贏了他。」

「但卻敗給了自己。」她的臉龐擱在他大腿上。

她的眉輕鎖着，心底悠悠晃晃，千廻百轉。

葉璧天笑了，他的瀟灑忽然又再回來，他的手穩定而溫暖。

他是葉城主，惜玉天王，不敗的戰神。

他怎會敗？又怎能敗？他是長勝的天王，永不言敗的神祇。

「小雪，下月十五，是良辰吉日，我要娶妳。」他岔開話題，語氣摯誠懇切。

雪蝶親暱地把臉藏在他胸腹間，右手徐徐地摸向他的左腕。

他警覺地把左手閃開，若無其事地撩撥她的如雲秀髮……

看似不經意，卻是一種逃避。

他以為她要為他把脈，就像是相法寺的海鏡大師。

但他隨即明白，這是過敏了。她不是大夫，不是多事的和尚，她不懂得把脈……

他心下歉然，臉上仍是柔情濃烈。

雪蝶凝視着他的臉，他是倨傲的，無論他說什麼，都有着薰神染骨般的魅力。

他對她提說親事，但她卻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也把話題另岔開去：「雲烟已取藥回來，道長正在金壺觀煉丹。」

癡男怨女，兩情相悅，但卻答非所問，問非所答。

葉璧天笑笑，眼神盡是關注，盡是憐惜。

但她所接受的，卻像是疼痛熱辣的鞭撻。

他的笑越溫柔，越像是鞭子抽在她的胸膛上，甚至是抽入她的心扉裏。

她的嘴唇忽然顫抖，她感到害怕。

三天前的深夜，天上無月。

不但不是月圓之夜，甚至沒有月亮，整個夜空，只是漆黑！漆黑！一片漆黑！無窮無盡的漆黑！

他的神智只有一半清醒……不，最多只有三分……甚至可能有一分的清醒的……

其餘九分又怎樣？

沒有人能形容他的其餘九分，他就像是由數之不盡的火舌，所混合而成的巨大火球——猛烈！兇狠！甚至是行動疾迅！他遽爾而來，僅一晃眼間，他的人已撲入雪蝶的生命裏！

她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只知道，他並不酗酒，他並不是發瘋，他是葉郎，上天下地唯一的葉郎。

天色彷彿變得更黑，無窮慾焰洶湧狂奔，勢道潑潑地亂竄亂鑽。

頃刻間，璧天的臉上已滾下了豆大的汗水。

他本是潘鬢沈腰，本是男人中的一道彩虹，但這一夜，他變作了妖中之妖，魔中之魔。

她袒裼裸裎在他身體下，無處可逃，無處可躲。

但她也沒想過要逃，沒想過要躲。

只要來的是葉郎，她全面承受，點滴不留地完全承受。

葉郎變作狂郎，他狂，她也狂。

暴風狂雨，連綿竟夜。

翌日醒來，她嘴角尚有餘香。

是丹葯的香氣。

璧天在雲雨最狂的時候，以口卸丹，細嚼而滙入雪蝶櫻桃小嘴之內。

那是甚麼丹葯？葉郎來此之前，又曾服下了甚麼丹葯？

小雪驀然警覺，但大局已定，他要為她做的事，業已完成，誰也不能再抗拒，誰也不能再改變。

經此一夜，她不必再蜷伏在鑪內。

是葉璧天把她救出生天，但他用了甚麼樣的方法？

他沒有說，只是更憐惜小雪，更珍惜他倆共處在一起的時光。

但雪蝶知道，天下間沒有不勞而獲的事，也沒有毋須付出代價便可挽狂瀾於既倒的例子。

她也沒有問，是因為知道問了也等於沒有問。

她只是關心她的葉郎，正如葉璧天不惜為了她而付出一切。

此刻，她緊緊靠在璧天身邊，她知道，只有他才能給予自己溫暖，甚至是燙熱的感覺。

夢裏的柔情，肉慾的纏綣，激烈的抽搐，生死不渝的熱愛……

但她知道，他所付出的遠比自己付出的更多更多。

無限的溫柔種出了無窮無盡的根，根在蔓延，蔓延在她的心底，甚至一直融入了她整個生命裏。

今夜，蒼穹並不絕對漆黑，最少還可以見到點點星光，但葉璧天的眼神，卻無可置疑地逐漸地在黯淡下去。

他的眼神越黯淡，她的一顆芳心越沉實。

有句話，她早想說，但不敢說，因為她知道他不想聽這樣的話。

但今夜，她突然再也忍不住了，她仰起了臉，咬着雪白的牙齒，甚至彷彿用盡了力氣的說道：「你應該娶她。」

萬種情仇　爆發危機

她！她是誰？小雪沒有說，但她知道葉郎一定明白。

葉璧天的眉毛掀動了一下，只是輕輕的掀動了一下。

然後，神情又再淡若無事，他只是摟着雪蝶柔細的纖腰，把俊美的臉龐俯伏在她的胸脯上。

她再也看不見他的眼神，只能聽見他的呼吸。

他的呼吸漸漸和常人無異——但這並不等於正常，因為他以前的呼吸，是和常人有極大的差異。

他是內力精湛的絕頂高手，他的呼氣、吸氣以至丹田眞氣的迴轉，幾已達到了不動的境界。

不動便是極靜，極靜與極動，都是至高至深的武學境界。

武學修爲達到爐火純靑境界的能人異士，既能在極靜轉化爲極動，也能在極動變化爲極靜，堪稱隨心所欲，運轉如意。

但今夜，他並不如意。

雖然在白天，他擊敗了六指先生。

六指，並不是超乎異常的絕頂高手，若在三年前，葉璧天要擊殺此人，此人也許連一下琴音也撥不出絃，就已死無全屍。

但今天，葉璧天只能勉強擊敗六指，而且，在這一戰之後，他受創，甚至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重創。

爲甚麼？爲甚麼？

雪蝶明白，還有海鏡也明白。

* * *

同一蒼穹同一星夜下，海鏡並不在相法寺，他來到了翡翠城的另一角。

金壺觀。

這道觀，依坡而建，左有眞人祠，右有御書閣，前有鳴水亭，亭後有聚賢壇，宛似一幅絢麗多彩，蒼然宏邃的畫卷。

金壺觀東北，有溪水漫坡而過，道觀後羣山環抱，景色絕佳。

今夜，道觀內來了一個頗有氣勢的和尚。

海鏡夜訪金壺觀。

金壺觀供奉的是呂祖，即呂洞賓，純陽祖師。

呂洞賓，生於唐末五代，姓呂名嵒(或巖)，號純陽子，自號回道人。

呂祖集劍仙、酒仙、詩仙與色仙於一身，雖是神仙，卻也放浪不羈，貪杯好酒。

岳陽樓有「三醉亭」，就是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留下來的「仙迹」。

呂祖曾在長安酒肆遇上鍾離權，因而得道法，又遇火龍眞人，得練天遁劍法。

天遁劍法一斷煩惱，二斷色欲，三斷貪嗔。

呂祖棄儒學道，仗劍雲遊，路見不平，除暴安良。

在道教，全眞教奉呂祖爲北五祖之一(北五祖爲王玄甫、鍾離權、呂洞賓、劉操及王重陽)。

金壺觀供奉的是呂祖，觀主又是誰？

當然是個道士，而且也當然是個老道士。

* * *

老道士還賸下十一枚牙齒，但每一枚都並不完整。

他自稱半壺，腰間常繫一個金壺，壺中所盛的必然是第一流的好酒。

半壺醫術精湛，尤擅提煉丹藥。

海鏡對半壺的醫術和煉丹技術，心裏是萬二分佩服的，否則也不會把靈藥送到金壺觀，央求半壺代煉丹藥。

但心裏佩服，是心裏的事，表面上卻絲毫透露不得。

只是這一次事情非比尋常，海鏡不得不移船就磡，虛心向半壺請教請教。

在金壺觀的大殿中，海鏡晤半壺。

偌大的一座殿堂中，就只有一僧一道在談話。

海鏡首先開腔：「何謂純陽膽？何謂至陰心？」

半壺答：「都只不過是胡說八道的廢話！」

只是一問，只是一答，海鏡臉色已然大變。

「你是誘騙我至此？」和尚厲聲吼叫。

「不是誘騙，是誘殺！」半壺掀開腰間金壺蓋塞，仰首喝酒。

酒不香，竟是腥的。

酒好酒劣，總不應該有此腥酒的氣味，海鏡立時警覺，但已太遲。

半壺以嘴噴酒，酒液有如雨點漫天灑下，瞬即噴濕海鏡的臉。

不！那不是酒！是毒液。甫沾面頰肌膚，立刻痲癢，繼而火辣般疼痛。

半壺雖把毒液喝入口中，但他顯然早已服解藥，因此無礙。

海鏡雖中暗算，但依然眼神銳厲，他怒嘯：「你不是半壺！絕對不是！」

「怎見得？」道士狡猾地笑，臉上肌肉繃緊而怪異。

「半壺只有十一枚牙齒，而且並不整齊！」海鏡已看出了破綻，可惜在中了暗算之後。

這道士絕非半壺，他的牙齒最少有二十枚以上，其心計之惡毒，更絕非半壺道長可以想像萬一。

既非半壺，他是誰？眞正的半壺道長又在甚麼地方？

海鏡倏地心寒，他從心底裏發寒起來，卻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知道了半壺道長的下場。

半壺死了，一定早已慘遭毒手，他若還活着，就決不會讓冒牌的半壺道長在大殿橫行無忌。

半壺是個又老又臭的道士，海鏡最討厭這樣的修道者。

但如此討厭的老道士突遭橫禍，對海鏡來說卻是一個噩耗。

因爲他再也找不到那樣討厭的老道士了。

海鏡的臉在潰爛，潰爛的傷口淌滴着帶膿的血。

好毒的汁液，好毒的毒計。

海鏡自出家以來，絕少動怒，更絕未殺人，但此刻，他大怒，他要大開殺戒。

追魂掌、摧心腿、鎖喉扣、裂命爪……一招比一招兇狠，一招比一招惡毒，全是他在出家前所練的殺人武功。

他以爲皈依我佛，今生今世再也不會重施故技，但他錯了。

爲了他一個最討厭的老牛鼻子，他在極度震怒中把這些絕技全力施展，務求必殺這冒牌道士而後快。

他不但要殺冒牌道士，更要徹查此事。

這冒牌道士是誰？在整件事情的背後，是否還有更重大更可怖的陰謀？

一切都非同小可，決不能讓奸計得逞，否則後果堪虞！

但海鏡自出家以來，雄心萬丈早已泯滅。

這十幾年以來，他修練的都是佛經，是哲理，並不是用來殺人的武功。

業精於勤，荒於嬉。

武功也是「業」。

海鏡早已把殺人的武功棄在腦後，他的武功遠遠不及當年。

薑越老越辣，此語決非放諸天下皆準。

有些薑的確是越老越辣，但有些薑(也許是大多數的薑)，都會在老辣之後，變成霉爛的廢物。

海鏡的武功不行了，實在不行，更尤其是在中了劇毒之後，更遠遠不比往年。

他的追魂掌，掌力虛浮，他的摧心腿，力不從心，他的鎖喉扣，全無威脅，他的裂命爪，不提也罷。

看似一招比一招兇狠，只是垂死掙扎。

看似一招比一招狠毒，但狠毒的只是他的眼神。

眼神，也是一種武器，但以海鏡的眼神來說，無論怎樣惡毒都不足以殺敵傷敵。

但他的眼神，卻是一直厲視着對方的眼神。

眼睛是唯一沒法子徹底僞裝的人體器官，儘管可以掩飾，卻不能完全被改變，除非易容者曾經作出極慘重的犧牲。

這冒充半壺道長的人，他的眼神，竟是海鏡所熟悉的，但他是誰？

海鏡努力思索，一面苦戰一面思索。

最後，他看穿了這假道長的易容術，他終於知道這人是誰。

但遲了，他雖然已看穿了，但他自己的心臟也在這一刻間同時爆裂。

假道士的手，已穿過了他的胸膛，搗爆了他整個心臟，有如當年在冰天雪地裏的一頭巨大的白熊。

海鏡在氣絕畢命之前，終於完全明白過來……

* * *

翡翠城以東一百二十里，是天雷鎮。

天雷鎮位居交通要津，左有運河，右靠官道，是南來北往商旅必經之地。

鎮雖不大，但熱鬧，在這裏，大小店舖林立，有驛站、有鏢局、有妓院，也有賭場。

黃昏，正是妓院和賭場開始熱鬧的時候。

但今天，最熱鬧的居然不是這兩種地方，而是鏢局。

天雷鎮只有一間鏢局，總鏢頭是五十出頭的「百勝刀王」祁鐵獅。

但就在這一天黃昏，祁鐵獅和他的五個鏢師，五十八個趟子手，在不足半炷香時間內，全被亂刀所殺。

鐵獅鏢局竟變成了人間煉獄，血淋淋的屠場。

能一下子就把這鏢局砸掉的人，自非等閒之輩，爲首一人是誰？

答案是震人心弦的。

那是武林中的另一頭「獅」，不但是「獅」，更是「獅王之王」。

「無敵獅王」鍾海嘯！

鍾海嘯，曾在月前，聯同東海七帮十一會的頭領，前往翡翠城謁見葉天王。

天王設宴三天，熱烈款待，賓主兩皆熱情洋溢，雙方首要人物融洽猶似一家兄弟姊妹。

但今天，應該遠在東海的鍾老太爺，突然舊地重遊。

當日，他也曾先抵天雷鎮，然後翌日始啟程直趨翡翠城。

那時候，祁鐵獅力盡地主之誼，慇懃招待這一干來自東海的梟雄豪傑。

鍾海嘯出手豪闊，以明珠、瑪瑙、美酒、金銀各一箱慨贈祁總鏢頭，當其時也，誰曰不宜。

誰都知道，祁鐵獅是葉天王麾下八將之一，敬重祁鐵獅，也等於敬重葉天王。

但今天，形勢絕對不一樣。

鍾海嘯忽然捲土重來，事先全無任何眹兆。

祁鐵獅才第一眼瞧見鍾老太爺的影子，背後已有十二柄刀斧無聲無息地飛劈過來！

祁鐵獅苦練了三十年的武功，結果只能抵擋了一陣子，然後，他的臉龐嵌着兩柄斧頭，胸前背後也插着六七把尖刀。

鍾海嘯在祁鐵獅嚥氣前告訴他

：「我這一次來，是要恭喜祁總鏢頭的，聽說在這十天之前，你娶了賀鎮長的小女兒賀妙妙爲妻，眞是艷福不淺哪……老夫雖然年逾花甲，但實不相瞞，對女人這種事，還是興緻不減當年，只要祁老兄不反對，老夫便要借用妙妙一晚，看看昨夜的嫩鹿鞭是否功效靈驗……」

一臉的淫相，一臉的奸詐，一臉的殘酷。

祁鐵獅每個字聽進耳朶裏，他就算沒有身中刀斧，也會給這些下流的話氣爆心肺。

他沒有反對。

因爲他根本沒有力氣開口反對鍾海嘯姦淫自己的愛妾。

* * *

賀妙妙已給抓住，她的雙手被一個大漢緊縛着。

這大漢是鍾海嘯的弟子，唯一的弟子。

他叫怒獅！

他殺人的時候，神情憤怒，絕不留手。

他對付女人的手段，也和他殺人的時候沒有甚麼兩樣！

他粗暴、他醜陋，他永遠顧自己風流快活，絕不理會別人的死死活活。

可憐賀妙妙，她這一次眞的大大不妙！

她只是個十六歲的女孩，才剛滿十六歲。

她並不喜歡祁總鏢頭，但當祁總鏢頭把一整箱金子送給賀鎮長之後，她的命運就被殘酷無情地決定下來。

但這還不是她最大的不幸。

到了這一晚，忽然天降凶星，不但是祁總鏢頭的凶星，也是賀妙妙的凶星。

年逾花甲的鍾老太爺尚未開始摧花折枝，怒獅已急不及待向她施以荒淫的蹂躪。

極度的淫惡！極度的恥辱！也是極度的痛苦！

她的痛苦，令他更憤怒，他是怒獅，隨時隨地都憤怒得如狂的怒獅。

鍾海嘯在逾千手下之中，只挑選怒獅作爲入室弟子，就是喜歡他的憤怒。

怒獅恣意蹂躪賀妙妙，他問這可憐的女子：「妳叫甚麼名字？」

她太驚慌，答不出。

「賤貨，你老子姓賀，你也姓賀，叫賀妙妙，對不？」怒獅在淫笑中大叫。

她只好點頭。

她眼神充滿着惶恐，淚如雨下。

怒獅伸手捏着她的乳尖，獰笑着叫道：「你心裏不是很痛恨我嗎？既然痛恨，怎不報復，我給妳一把刀，快來刺我呀！」

鍾海嘯大笑，大拇指一豎：「好！不愧是無敵獅王的好徒兒，有膽有色，既風流又勇猛，連葉璧天也望塵莫及！」

怒獅陡地怒吼：「師父，那姓葉的小子算是甚麼東西，總有一天，徒兒把他的腦袋摘了下來一腳踩成肉醬！」

「有志氣！哈哈！」鍾海嘯更是狂傲：「六指雖然給姓葉的擊敗，但由這一戰，已看得出他已無復當年之勇，要幹掉這瘟神，正是時候。」

六指，本來就是和鍾海嘯同一夥的梟雄人物。

但這位六指先生，性情孤僻，也自視極高，雖與鍾海嘯同氣連枝，但卻我行我素，一心要在東海羣雄出手對付葉天王之前一顯顏色。

姑且不以成敗論英雄，六指其人，始終是有梟雄氣概的。

可惜最終難逃一敗。

江湖爭殺，戰敗的結局往往等於死亡。

六指死了，在同儕之中，算是死得轟轟烈烈。

他用自己的性命，印証了他和葉璧天兩者之間的武功，同時也掀開了葉璧天的瘡疤。

但消息是怎樣洩漏出去的？

* * *

斗室中，最殘酷的一幕終於出現。

怒獅給了賀妙妙一把鋒利的刀！

「刺過來！賤貨！有種的就殺了老子！」怒獅的狂態，是極恐怖的！

賀妙妙淚如泉湧，她從來沒有這樣悲傷過，也從來沒有對生命有着如此絕望的感受！

她彷彿已陷入了極度痲木的世界。

人，不再是人。生命，不再是生命，亂世紅塵，諸般色相，都只不過是淚花下的幻影。

她不再痛苦，不再憎恨，不再掙扎。

她已作出了生命中最可怕的一次決定，她沒有用刀，卻決定用盡全力，狠狠的咬了下去。

她狠狠的咬！一咬再咬！唯恐咬之不斷！嚼之不爛！

她臉上的表情居然並不激烈，甚至並不痛楚。

她滿嘴都是血，令人怵目驚心的鮮血，汨汨地滲出了她的嘴角。

怒獅呆住了。

但他隨即憤怒，極度的憤怒！

他怒罵着：「這賤貨，居然嚼舌！」

她嚼舌了，她以前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一直到了這絕望時刻，她仍然不願意這樣做。

怒獅極度憤怒下，把賀妙妙的屍身拋入井裏。

血腥戰幔已掀開，鮮血和悲劇即將灑遍神州大地。

* * *

翡翠城內，同樣波濤洶湧，驚人事件接二連三此起彼落。

海鏡的屍首，在相法寺門外高高懸吊着。

一個年輕和尚，臉色慘白地仰視着他的師父，面頰上每一小塊肌肉都僵硬如鐵。

雲烟和尚。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絕對絕對不敢相信。

已有三個和尚師兄火速奔向明珠殿，向翡翠城稟告這樁慘劇。

但葉城主不在明珠殿。

明珠殿內，只有「三霸」之一的「智霸」石夢舟。

石夢舟是個秀才，一個眞正的秀才。

他年逾三旬，臉有書卷氣，手中也總是手不釋卷。

他喜歡讀書，聖賢書固然讀，坊間通俗小說也讀。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石秀才是讀書人，一個殺人不見血的讀書人。

葉璧天能打出今天的江山，夢舟先生功不可沒。

因此，他是「三霸」之首。

三個和尚十萬火急要找城主，但城主不在，只有夢舟先生。

「甚麼事慌慌張張？」智霸問，目光仍然射向手中書卷的文字。

和尚據實稟告。

石夢舟輕輕嘆一口氣，道：「方丈大師太大意了，金壺觀那邊，早有異動，但他一直沒瞧出來。」

一個和尚吃驚地尖叫：「是金壺觀的牛鼻子幹的？」

石夢舟搖搖頭道：「金壺觀的道士們沒有問題，只是有人滲了進去，伺機生變。」

和尚吃驚更甚，「你怎會知道，既然知道，何以不早向方丈說個明白？」

這和尚是三個和尚中最聰明的一個。

但他這一次的聰明，却換來了一頁「論語」。

石夢舟今天看的書卷是「論語」，他把其中一頁撕下，化紙爲鋼，紙頁變作刀鋒般突然沒入了和尚的咽喉。

江湖傳言，夢舟先生殺人不見血，那是以訛傳訛之誤，他殺人，同樣血流五步，怵目驚心。

和尚血染「論語」，死不瞑目。

其餘兩個和尚的臉，早已慘白如雪。

他們不懂武功，就算曾經習武，又怎能是夢舟先生的對手？要跑，跑不快，一定逃不過石秀才的魔掌，左算右算，都是死路一條。

和尚的眼，望住和尚的眼，最後，彼此意向相同，齊齊合什唸經。

智霸淡淡一笑，「唸得好，好一篇『大悲咒』。」

但和尚唸的並不是「大悲咒」，石夢舟雖博覽羣書，唯獨對佛經一竅不通。

他說錯了，但他知道並不要緊。

因爲這兩個和尚立刻就要變成死和尚，死和尚是不會訕笑智霸的。

又有兩頁「論語」被撕下，同時分作左右，化成鋼鐵般的刀鋒射向和尚的咽喉。

眼看這兩個和尚立刻就變成「書下亡魂」，倏地寒芒疾閃，兩道白光後發先至，竟把兩頁「論語」自空中堵截下來。

寒芒本是刀，刀長九寸的飛刀。

翡翠城內，飛刀本領最厲害的，是個嬌小玲瓏，掌上可舞的女子。

她叫解蕊。

解蕊雖然嬌小，但姿色風流，艷如桃李。

她善解言辭，又擅染翰揮毫，吟詩唱曲。

以她的美貌，足以顛倒衆生，但她一直孤芳自賞，似乎沒有甚麼男子，可以打動她的芳心。

即使智霸石夢舟那樣的人材，也同樣不能。

但夢舟並不着急，他有過人的智慧，也有過人的耐性，深信總有一天，能把這朶有刺玫瑰完全擁有。

他是智霸，而解蕊姑娘，卻也是城中三霸之一。

她是「刀霸」，她擅長飛刀。

以前，武林中有李尋歡，縱橫大江南北，掌中飛刀，例不虛發。

解蕊雖是女流，但她的飛刀，也同樣未曾虛發一次。

她的刀能殺人，也能救人。

不是她的飛刀，這兩個和尚已然飛登西方極樂世界。

石秀才的目光，立刻望向解蕊。

智霸對刀霸。

刀霸解蕊輕輕揮了揮手，告訴兩個和尚：「你們走吧。」

和尚如獲大赦，急急抱頭逃竄。

明珠殿上，只賸下三個人。

一個死不瞑目的和尚。

一個色心大起的秀才。

還有一個嬌小玲瓏，掌上可舞的絕色佳人。

和尚已死得不能再死，殿上只有兩個人的轇轕，兩個人的糾纏。

兩人漸接近，男的是美男，女的是美女。

男的早已看上了女的，但她並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是翡翠城三霸之一的解蕊。

她是刀霸，與斧霸、智霸平起平坐，彼此齊名於天下。

解蕊與琴琬，同樣是城中之霸，同樣是豔絕人寰的美女。

然而，各花入各眼。

衆生之眼，一如衆生之門，却是永遠無法可以解釋的。

石夢舟沒有看上斧霸，他只是迷戀刀霸。

斧霸無疑是危險的女子，但刀霸也許比她更危險一些，只是，石秀才的一顆心，仍然固執地繫在解蕊的身上。

解蕊看着他，一直看了很久很久，才說出了一句話：「你果然背叛了他！」

石夢舟眼神似是一陣怔忡，半晌才道：「江山代有人材出，不見得一朝風流，便可永葆天下。」

解蕊道：「但天王待你不薄，你忍心嗎？」

石夢舟眼神更黯然：「當然不忍心，但大勢如此，我已沒有別的選擇餘地。」

解蕊冷笑：「我若比現在年輕十歲八歲，也許會相信你這一套。」

「你並不老，才二十四。」

「不，二十五歲半，快二十六了。」

「你風華正茂，令人朝思暮想，你可知道，我想你早已想得發瘋！」

「不！你太聰明，你只會把別人逼瘋，甚至是逼死，而對自己一定會很小心很珍惜，絕不會讓自己受到半點傷害。」解蕊瞧着他的臉。

一直都目不轉睛地瞧着。

她太瞭解這一個人，正如她同樣瞭解翡翠城的主人。

石夢舟對她的瞭解又有多少？

他只是問：「秘密已揭穿了，我不錯是個叛徒，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他用最笨拙的辭令，去挑逗最厲害女人的芳心。

就連他自己都不曉得，這法子是否有效，但除此之外，他已再沒有其他更好的手段。

要是用一般花言巧語，就可以征服解蕊這個女人，她早已落在智霸指掌之中。

但她並不是一般女子。

她太善解人意，但也更懂得怎樣拒絕男人。

軟的來，用軟的手法拒絕。

硬闖的，用飛刀招呼招呼。

她的飛刀，從來沒有失手過一次。

不少武林中人，都認爲她遲早總有失手的時候。

但敗在她刀下，死在她刀下的高手越來越多，直至輕功冠絕長江三峽，有「峽外飛仙」之稱的皇甫箭也死在她刀下之後，那些多嘴多事的人就噤若寒蟬了。

不愧是刀霸，飛刀之霸。

「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石夢舟見她不答，再問。

解蕊卻嘆了一聲，她不答反問：「城主在甚麼地方？」

這一問，夢舟先生的臉不期然地沉下。

她關注的並不是智霸，她只關心葉天王的安危。

石夢舟憤怒了，他陡地吼叫起來，「葉璧天有甚麼好？他只不過是一個人，他是人，我也是人，爲甚麼你寧願守着處子之身，去等一個永遠不會對你多看一眼的男人，而拒絕了我？爲甚麼？爲甚麼？」

「石先生，你想知道答案嗎？」她昂起了臉，眼眸裏閃爍着深不可測的光芒。

就像她的飛刀。

石夢舟額上青筋賁起：「你說，我有甚麼地方比不上葉璧天？」

解蕊冷笑：「我只知道，葉城主不會背棄朋友，出賣下屬，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不敗的戰神，尊貴的天王，你怎能配和他相提並論？」

「但他已有了無數的女人！」石夢舟逼近着解蕊，嘶聲地叫：「可是，他不要你！就算你脫光了衣服匍匐在他面前哀求，他也不會把一夕風流施捨在你的身上。」

解蕊的臉昂起得更高：「不錯，你說的都是事實，但這也是我對葉天王更死心塌地的原因。」

石夢舟，這一位智霸向以深沉冷靜，足智多謀稱著，但此際，他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望着解蕊，他望着這個嬌嬌小小，但卻能令他心癢癢咬牙切齒寢食不安的女子。

他早已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想強姦了她。

他在午夜夢迴的時候，常常夢想着自己怎樣撕破這個女子的衣衫……

夢裏思念越多，醒後惆悵更甚。

她雖嬌小，但在他心中，竟是高不可攀。

越是高不可攀的女子，越叫男

人心癢難熬，非要把她據爲己有不可。

但多年的夢境，竟然一直都只是夢境，並未成爲事實。

石夢舟眞的快要瘋了，爲了解蕊而瘋掉。

無奈他是智霸，她是刀霸，三霸在城中只是平起平坐，他並沒有任何優勢可言。

直至今夜——機會來了……

「你想見葉璧天，眞的很想嗎？」石秀才進一步試探她。

她的回答更肯定：「是的。」

石夢舟凝視着她的身體：「你很聰明，知道葉天王已身不由主……不錯，咱們已成功地把他羈禁着，除了我和『主上』，誰也休想找得到他！」

解蕊並不懷疑他的這些話。

——葉城主若不是已落入敵人的手裏，石夢舟又豈敢在這明珠殿上如此放肆？

明珠殿，是葉璧天極重視的禁地。

他若仍然握掌城中大權，夢舟先生就算眞的吃了豹膽熊心，也不敢在這裏殺人！

更不敢對三霸之一的刀霸言出無狀，狂放無禮。

翡翠城已遭劇變。

今天的翡翠城，已不再是當年的翡翠城。

今天的葉璧天，也不再是當年的葉璧天。

生死無奈，勝負無奈，興衰無奈。

石秀才飽讀詩書，但他的一顆心，卻如禽獸。

禽獸更逼近解蕊，只是，這禽獸的軀殼，卻很英偉動人，並非徒具書卷氣那麼簡單。

是讀書人也好，是城中的謀士也好，是殺人不見血的殺手也好，終究還是個美男子。

「你的『主上』在那裏？」她問。

「『主上』無處不在，但誰也找不着他，他要來的時候便來，要走的時候便走。」石夢舟答。

解蕊冷笑：「就連你也找不着他？」

「不錯，但我可以帶你去見葉璧天！」

「條件呢？」

「你是聰明的女子，何必要我說出口！」

「爽快！」她嘴邊掛着平靜的微笑：「我答應你，反正你已等了很久！」

她的臉仍然抬起，大眼睛清澈如水。

然後，她就把衣衫一件一件地除下。

她的動作很優雅，看來半點也不害怕。

她是勇敢的女子，不然的話，她也不可能成爲刀霸。

俄頃間，她已身無寸縷，全身肌膚晶瑩迷人。

石夢舟的瞳孔大亮，這胴體，他已夢想過千百遍。

夢舟先生外表是儒將，但他向以當世傑出英雄自負。

只是，英雄能過美人關嗎？

他已無暇思索！

他的瞳孔，正爲解蕊而暴張。

他的理智，已被肉慾所淹沒。

解蕊的身子，已貼近他的胸膛上。

芳澤令人迷，丁香吐舌更銷魂。

這男人終於得償所願了。

對他來說，像個夢，夢境已成眞。

對她來說，這也同樣是個夢——但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夢？

她秀髮漸漸散亂，臉龐漸漸變得火般熱，火般紅。

這也是石秀才常夢見的情景，但以往是夢，此刻是眞。

既如夢，也似眞。

他沒有發覺解蕊正在出刀。

他已忘記解蕊是刀霸。

他只知道，刀霸已全身赤裸，而且他更曾謹愼地留意過她頭上的雲鬢。

在她頭上，秀髮中，並沒有藏着刀刃。

她的指甲並不長，也沒有任何遮掩，沒有任何修飾，連指環也沒戴上。

她的衣衫早已脫得乾乾淨淨，她的足踝是那樣雪白可愛，連每一根足趾都纖秀美麗、乾淨整齊……

這樣的女人，就算抬走給皇帝享用，也會被視爲十分安全的。

石夢舟怎樣也想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下，解蕊還能用甚麼武器來攻擊自己。

也正因爲他絕對意想不到，解蕊的刀才能一下子就插入他的脖子裏。

一把三寸長的刀，閃電般自他頸側左方悄悄沒入，一入全盡！

刀刃僅三寸，但三寸鋒利精鋼之物戳入脖子之中，已足夠致命有餘！

刀刃無毒！

解蕊的刀，永不淬毒，無論她用甚麼樣的刀，刀鋒都是最鋒利的，也是最乾淨的。

她不喜歡在刀刃上淬毒，就正如她不喜歡殺人一樣，她認爲淬毒是痛苦的行爲，她不能忍受在刀刃上淬毒的邪惡心態。

殺人亦然。

但今天，她縱使未曾在刀刃上淬毒，卻不能不殺人。

她要殺石夢舟。

但她比誰都更瞭解夢舟先生的武功。

她知己知彼，她知道憑自己的本領，要殺石夢舟很困難很困難的。

正如石夢舟若要殺她，也同樣是極困難極困難的事。

因爲彼此的武功不但相若，甚至連武功路數，也有相生相尅的情況，一旦動上了手，恐怕在一千招之內，也難分勝負。

除非她使出飛刀。

她的飛刀，永遠一刀定輸贏、判生死！

葉天王曾客觀地評論過解蕊的飛刀，他道：「小蕊出刀的一刹那，刀氣充斥方圓十丈之內，無堅不摧，百發百中。」

這樣的飛刀，豈非天下無敵，百戰百勝？

但葉璧天卻另有註解：「但小蕊出刀的一刹那，她全身上下三十六大穴道，七十二小穴道，全都是破綻。」

只要有人能攻破飛刀的刀氣，解蕊必敗、必死，永遠也發不出下一口飛刀。

解蕊聽了葉城主的批評，一笑置之。

但一連數夜，她冷汗如雨，濕透被枕，直至天亮初，無法入寐。

好厲害的葉天王，他這樣說，可見他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能夠在小蕊發射飛刀的利那間，攻破她的刀氣，擊落她的飛刀，甚至立刻把她置於死地。

她一連數晚，都在安慰自己：「幸好我不是叛徒，幸好我不是他的叛徒……我不是……我不是叛徒……永遠都不會是他的叛徒……」

她的確不是，她深信自己永遠都不會背叛葉璧天。

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而是生死不渝的仰慕。

爲了葉天王，她可以作出任何犧牲，包括她的童貞，她的尊嚴，以至她的性命。

沒有任何人的位置，能在她心中跟葉璧天比擬——這是她心中最大的秘密。

自從葉天王說過那些話之後，她就比以前謹慎了十倍以上。

不到最後關頭，不到忍無可忍的時候，她絕不殺人，絕不使用她那早已名噪天下的奪命飛刀。

她並不怕死，但卻不捨得離開翡翠城——因爲只有在翡翠城裏，她才能看得見葉璧天這個永遠高高在上的男人。

但時移勢易，高高在上的人終於遭遇上可怕的危機。

危機早已隱伏在翡翠城，種種對葉璧天不利的禍胎，一直都在蠢蠢欲動。

而這可怕的危機，今天終於全面爆發。

解蕊不是叛徒，但城中叛徒卻早已蟄伏多時，只在等候千載一刻的良機。

對那些叛徒來說，良機就在目前。

石夢舟是城中三霸之一，今天，他果然造反。

他不但對葉天王背叛，也要趁勢侵蝕解蕊。

只要她成爲他的女人，解蕊自當會和他同一陣綫。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石夢舟有信心把可愛的「小蕊」手到拿來。

但他錯了，他太低估解蕊這個女子，更夢想不到，一絲不掛全身赤裸的小蕊，仍能出其不意地以三寸鋒利刀刄刺入他的咽喉。

他在極度快樂來臨之前，突然全身冰冷。

他的身子，其時仍然是燙熱如火的，冰冷的並不是他的身體，而是他的一顆心。

他當然很清楚，這一擊對他構成多大的禍害。

這是他平生中所遭受到最嚴重的傷害，也是最後的一次傷害。

以後，縱使他身上的肌肉給別人一寸一寸剜割下來，他也不會感覺得到。

因爲他已經是個死人。

死人不會知道身體還有甚麼傷害，就算眞的有人把他身體裏的骨頭當作鼓棍使用，他也不會知道。

夢舟先生脖子上中刀，血還未流出肌膚之外，眼珠子早已向外怒凸。

他顫抖着，滿臉疑惑惶恐地離開了解蕊的身體。

他在找尋解蕊的刀。

她是刀霸，她終於用刀殺了石夢舟這個叛徒，但她的刀藏在甚麼地方？

石秀才終於找到答案，他明白了，他在嚥氣前的最後一刻始明白過來。

他的臉垂了下來，凸出眼眶外的眼珠子盯在解蕊的右脚上。

她的一雙繡花鞋子早已除下，甚至連襪子也已除下。

但在這時候，石夢舟卻看見她又穿上了繡花鞋。

她只是穿了一隻鞋，右脚的鞋。

鞋尖上有刀鋒，刀刄長僅三寸，但每一寸都已沾滿了鮮血。

石秀才脖子裏淌出的鮮血。

他明白了，解蕊本已全身赤裸，身上再也沒有任何武器，但卻在他一疏忽之際，悄悄地穿上了一隻暗藏刀鋒的鞋子。

然後，蓄勢一擊。

她是蓄勢全力突襲石夢舟的，而且，她選擇了石秀才絕對無法自控的一瞬間才全力突擊。

於是，她一擊得手！

三霸之一的智霸倒下了，他死於刀霸之手，但卻不是死於飛刀，而是死在繡花鞋底暗藏着刀鋒之下。

石秀才赤條條的倒臥在血泊中，明珠大殿之內。

解蕊殺了他，但他死了，她便再也找不到葉天王。

葉璧天在那裏？他現在怎樣了？

「主上」又是個怎樣的人？他是否在翡翠城中操控大局？

她是刀霸，不是智霸。

若論才智，沒有人會認爲她比石夢舟更好。

但智霸卻死在刀霸的刀下。

他的才智，到最後竟敵不過一個女人的胴體。

石秀才若不是沉醉在她的玉體上，又怎能連她一刀都招架不住？

她的本身，才是最可怕最致命的刀。

智霸最後明白，但已太遲了。

石秀才已死，解蕊臉色蒼白地穿回衣服。

翡翠城中，亂局方起，誰也不曉得明天會變成怎樣？

* * *

又是一天的清晨。

今晨無霧，卻有微雨。

演武場上，沒有人在「演武」，但並不等於這裏沒有人。

演武場上有數之不盡的人，但絕大部份都是死人。

這個氣勢森嚴的地方，竟在一夜間變作煉獄，變作停屍之所。

翡翠城中昨夜大亂，神秘可怖的「主上」暗中策動龐大的殺戮，凡是忠心於葉璧天者，一律殺無赦。

葉璧天在那裏，沒有人知道。

他最心愛的女人「千里蝴蝶」，他的小雪，她又在那裏？

也沒有人知道。

人們只知道，曾在演武場上，備受葉天王尊敬，更隆而重之地爲他賀壽的「無敵獅王」鍾海嘯，他又再度回來。

曾幾何時，演武場上，儘是鶯鶯燕燕，美女如雲的人間天堂。

但今天，鍾老太爺仍然坐在當天的位置，但場中的景象，已由天堂變作煉獄。

身首異處的頭顱，斷折了的肢體，不可分辨原來形狀的血肉，竟滿佈着偌大的演武場。

鍾海嘯滿意極了。

他對自己在花甲之年，仍然有此雄風，一舉重創翡翠城，鋪下他未來大好江山錦繡之路的表現，感到十分十分的滿意。

他傳令，要在明珠殿內煮酒論英雄。

當年，曹孟德曾煮酒論英雄，曰：「論天下英雄，使君與操。」

鍾老太爺若自詡是孟德再世，那麼「劉玄德」又是那一位？

* * *

城中大殺戮，怒獅最賣力。

他賣力絕不是爲了任何人，而是爲了他自己。

他有太多餘的精力，若不殺人，不幹些他自己認爲痛快淋漓的事，他會瘋掉。

最少，他感覺得到自己會因爲太沉悶的日子而瘋掉。

因此，他一直努力地折磨別人，來換取自己的宣洩和痛快！

只有女人、烈酒和殺掉任何能夠令他感到刺激的生命，他才會在憤怒的面容上，偶爾綻出恐怖猙獰的笑容。

怒獅殺人，絕少用兵器。

因爲他的手就是最可怕的武器。

他若要撕裂一個人的身體，大概不會比屠夫在豬肉身上割下三四兩肉更爲困難。

翡翠城的大血戰，怒獅是最恐怖的殺手。

就連「無敵獅王」鍾老太爺也感到，他比自己想像中還更可怕。

演武場，也不再是葉天王的演武場。

鍾海嘯以雷霆萬鈞之勢，率領東海羣雄，誓要在這城中爭奪最後的勝利。

當然，他並沒有忘記他的一個老朋友——六指先生。

六指先生乃琴魔武功之延續，但其成就，並不配與琴魔先生相比。

是天賦所限？還是地靈人傑，以至天時的配合，均對六指先生不利？

六指先生已算不出來了，他早已在演武場中，血流屍分，琴毀人亡。

那一戰的戰果，早已在鍾海嘯的預料中。

他並沒有慫恿六指先生挑戰葉璧天。

他只是用最尖銳的批評、最陰損刻薄的話，由心坎裏刺入六指先生。

六指先生雖然看來一貌堂堂，但他唇薄、天庭狹窄、胸襟不能容物。

這種人，最忍受不了旁人的冷嘲熱諷。

一如給諸葛亮活活氣死的那個周瑜。

六指先生沒有給他的老朋友氣死，他只是忍受不住那種屈辱，因此隻身闖入翡翠城，挑戰名滿天下

的葉城主。

葉璧天從容應戰，輕易挫敗六指先生，但他的從容，只是外表，難瞞識者之眼。

翡翠城演武場，佔地遼闊，場中廝殺者僅二人，但在場外，早已隱伏東海羣雄臥底，冷眼旁觀此一戰事。

不是一般泛泛之輩臥底，而是見多識廣，目光如炬之士。

葉城主的外貌越是從容，越顯他已陷入外强中乾之窘境。

他這種掩飾，可以瞞得過一般武林人物，卻絕對瞞不過鍾老太爺佈伏在翡翠城中的臥底。

葉璧天的黃金年代，來得早，去得也快。

鍾海嘯謀定而後動，他要吞噬翡翠城，擊殺翡翠城，此時正是大好良機。

然而，翡翠城根基厚固，鍾海嘯雖然統率東海羣雄起事，仍然沒有必勝把握。

爲策萬全，他早已籠絡江湖上另一龐大的神秘組合，首腦人物——名曰——「主上」。

這是一個狂妄的稱號，此人斗膽，竟欲與當今九五之尊相提並論，顯然有造反之心。

但江湖人自有江湖人的天地，只要有實力，便自僭稱爲帝，卻又有誰能奈得了何？

昔有中原九帝，其「九帝會中原」之事蹟，至今仍爲人津津樂道。

但這「主上」是何方神聖？鍾海嘯竟敢籠絡其龐大之神秘組合，難道不怕有後顧之憂嗎？

但這已是後話。

目前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殺葉璧天，佔翡翠城，幹一番驚人轟烈的功業。

忽爾狂風大作，怒獅早已滿手血腥，但仍四處追殺異己份子。

殺！殺！殺！

不殺不快！

殺！殺！殺！

怒獅已殺至琴橋。

城中有三霸。

智霸、刀霸、斧霸。

外界不少人一直以爲，斧霸是個鬚眉大漢，而且姓祁名連魁。

翡翠城確有祁連魁這麼一個鬚眉大漢，更生得孔武有力，霸氣十足。

但他若提起了巨斧，恐怕只堪斬柴劈樹而已。

眞正的斧霸，卻是看似纖纖弱質之「名妓」琴琬。

琴琬，居玉閣，外有琴橋，四下亭台迴廊，院宇恢宏，氣勢不亞豪門世族。

琴琬喜歡清淨，更喜歡一塵不染的打掃。

但在這天上午，卻有一個野獸般的男人，用一條粗如兒臂的鐵鍊，拖着十幾個肢體殘缺不全的死屍，目露兇光地走過琴橋。

血汚迤邐，腥臭氣味中人欲嘔。

但這個比野獸更可怖，比野獸更殘酷的人，卻咧嘴而笑，神情愉快地拖着一大串死屍邁步踏向玉閣。

琴橋上，無人阻擋怒獅。

玉閣外，也是闃無一人。

但怒獅知道，斧霸是個名妓，斧霸並不是甚麼祁連魁，他也知道，這個叫琴琬的名妓，正在這幢玉閣之中。

「婊子！快給我滾出來！」怒獅倏地大吼，吼聲驚天動地，彷彿連堅實的橋墩也爲之震動不已。

沒有女子的回應。

卻有一個鬍子生長得很好看的男人，懷中抱刀，緩緩地自玉閣裏走了出來。

怒獅只打量這人一眼，已不屑地揮着手：「滾開！你只是一堆垃圾，不配跟我交手！」

這人並沒有動怒。

他神情淡若，似乎正在臨江觀景，又似是漫步吟詩於林蔭之下。

「我並不是一堆垃圾，我姓鐵，鐵艷初。」他對怒獅緩緩地自我介紹。

怒獅「呸」一聲：「好好一個鬚眉男子，卻叫甚麼艷紅艷初，不嫌太娘娘腔麼？」

「前朝曾有一代名俠陸小鳳，雖然小鳳爲名，卻也是男子漢、大丈夫，至今猶爲世人津津樂道。」

「嘿嘿，這就是了，怪不得你也像陸小鳳一般，唇上蓄着一些不倫不類，自以爲好看的鬍子。」

「以前，曾經這樣嘲諷陸大俠的朋友，用拳頭或者是刀劍堵住了嘴巴。」

「以前是以前，今天是今天，你受死吧！」

怒獅大步踏前，每一步都令地下震動。

鐵艷初任由宿雨留在刀鞘裏，甚至連看也不看它一眼。

莫非他有必勝怒獅的把握？

答案恰好相反。

他知道怒獅是個怎樣的人，怒獅的武功有多可怕，他早就很清楚很明白。

在翡翠城，也許有高手可以尅制怒獅，但卻絕不會是鐵艷初。

他也不是翡翠城中人，他只是一個爲了名利和美色潛進城中的江湖客。

但他的挑戰，早已失敗，徹底地失敗。

他認爲：「一個失敗的人，不配在武林中苟且偸生！」

江湖爭鬥，不是勝利，便是失敗。

有人經得起挫折，屢戰屢敗，但卻也屢敗屢戰。

但也有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一百次、一千次的成功，視爲理所當然。

但只要失敗一次，就再也沒有捲土重來的信心，甚至沒有再活下去的勇氣。

鐵艷初從前並不認爲自己是這樣的人。

但從前是從前，現在他認爲：「一個失敗的人，不配在武林中苟且偸生！」

因此，他抱着宿雨，抱着必敗必死之心，站在玉閣門前，琴橋之上，孤身迎戰殺氣冲天而至的怒獅。

怒獅已逼近他面前不及三尺，這絕對是一個極危險的距離。

只要怒獅一出手，鐵艷初立刻死無全屍。

但他仍然沒有抽刀，任由宿雨靜靜地插在刀鞘裏。

怒獅大怒，倏地發出如雷巨吼，左手暴伸，一爪抓向鐵艷初的臉。

宿雨倏地抖動！抖動！劇烈地在抖動！

但抖動的只是刀，並不是鐵艷初，他仍然有如一尊石像，紋風不動地佇立着。

這豈不是找死嗎？

怒獅驚呆住了，他這一爪，突然在鐵艷初的眼睛上、鼻樑上、鬍子上凝住，並沒有怒抓下去。

今天，怒獅已殺了數之不盡的人。

這些人，有些武功平庸、有些身手不凡，也有一些神乎其技、藝高人膽大的頂尖高手。

但不管是怎樣的人，都在怒獅的雙手下一一被撕裂！

無一例外，無人倖免！

而且，每一個被撕裂的人，都在被撕裂之後一刹那間，流露出驚駭欲絕，惶恐顫慄的神情。

唯獨這唇上蓄有鬍子的年輕人，竟面對怒獅如斯兇猛之殺着而面不改容。

甚至連眼睛也不眨動一下。

然而，怒獅是爲了這一點而不驟施殺手嗎？

不！絕不如此！他的撲殺行動突然停頓，絕不是爲了鐵艷初這種異常的神情，而是因爲他感到一股極可怕的殺氣，突然在他背後湧現！

怒獅是悍將、闖將，殺人不眨眼的猛將，但這並不等於愚魯無知。

他是聰敏的，狡黠的，也是經驗豐富的。

無論殺人經驗和自保的經驗，都同樣豐富。

怒獅就像是森林裏的猛獸，甚至是獸王之王，但縱使是森林裏的王者，也不能不時時刻刻提高警覺。

王者比任何生命，都必須更懂得怎樣防衛自己，怎樣抵擋隨時隨刻都會出現的種種致命襲擊。

沒有這種警覺性的王者，極可能會成爲可笑的「一夜之王」。

怒獅雖在無敵獅王之下，但他早已習慣以王者自居，也習慣了怎樣保住王者高高在上的地位。

眼前爪下的小鬍子，根本不值一哂。

怒獅撲殺至此，並不是爲了藉藉無名的小鬍子。

他是爲了斧霸而來。

但斧霸呢？

此刻在怒獅背後，殺氣嚴霜令人心寒的高手，是否就是翡翠城中的斧霸？

怒獅沒有回頭，也沒有再進一步攻殺鐵艷初。

因爲他感覺到，一旦他傷害這小鬍子，背後那人的殺着，也會隨即鋪天蓋地而來。

怒獅並不是一般人。

天下間，能令他有這種感覺的高手，絕不會超過五人。

這人不會是斧霸琴琬，一定不是。

既不是琴琬，又還會是誰？

怒獅的瞳孔不斷收縮，厚而色澤血紅的嘴唇漸漸向上翹起，他體內無窮無盡的內勁，已凝聚於兩臂間、雙腕上，以至一直催谷至手掌……

「葉璧天？」怒獅終於叫出了一個驚天動地，泣鬼神的名字。

背後的人輕嘆一口氣：「練壞了！」

他沒有回答怒獅，卻在批評怒獅。

果然是惜玉天王，翡翠城主。

怒獅目中厲芒暴閃：「甚麼練壞了？」

葉璧天喟然道：「普天之下，總共有十三門上乘外內兼備功夫，少林有『金剛不壞功』，武當有『孤峯天柱勁』、天尊門有『大乘金鐘罩』，南海有『聖火護體訣』、王屋派有『鐵石心腸功』……可惜，你偏偏使了東海巨浪島『神魔訣』……」

怒獅喉際間發出一陣低沉吼叫：「神魔訣威力曠古絕今，何壞之有？」

葉璧天道：「神魔訣固然是威力無儔之外門武功，但卻不適合陽火過盛，脾性暴烈之士。」

怒獅道：「我已練成神魔訣，功力如何，人人有目共睹。」

葉璧天道：「但體內所受損傷，卻非人所共知。」

怒獅倏地收回雙爪，側身轉臉，目光射向葉璧天。

顯然，葉天王所言非虛。

怒獅仍是霸氣淩人，但心下卻已駭然。

他練神魔訣，十年前期盼五年即大有所成，把功力推升至第八層境界。

但五年過去了，只達到第五層境界。

又再苦練四年，勉强提升至第七層境界。

到今歲，强悍的怒獅，也不敢再强行逼練下去。

怒獅若再不停止，就連他自己也未能逆料，將會產生怎樣可怕的變化！

——當怒獅把神魔訣功力催升至第七層境界之後，每當月圓之夜，定必胸腹燙熱如遭火炙，繼而頭昏腦脹，眼前幻影重重叠叠，耳鳴心跳燥熱難耐。

這是怒獅的挫折，也是怒獅的秘密。

但葉璧天竟已洞悉一切！

這人可怖！這人可惡！這人可恨可殺！

怒獅十指指骨勒勒作響，胸膛賁起堅實如鐵的肌肉不住躍動。

他倏地質問葉璧天，「你……又……還……賸……下……多……少……功……力？」

每個字都有如焦雷般爆裂！

但葉璧天仍然漫不經心，他屈指在計算：「六招之內，可分勝負，八招之內，敗者必死！」

怒獅狂笑，神魔訣功力終於有如洶湧波濤，疾向葉天王怒劈過去！

葉璧天一直在琴橋上。

但就在怒獅展開雷霆萬鈞攻勢之際，結構堅實的琴橋，竟然齊中斷裂！

琴橋折斷，發出了驚人巨響。

這巨響的聲勢，猶在怒獅「神魔訣」之上。

琴橋一斷，葉璧天的身子隨即向下滑落。

怒獅駭人的攻勢已全力轟出，再也收不回來。

他本以爲，葉璧天勢必全力招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葉天王雖然功力不如前，但既已現身，自當全力一戰。

孰料驚人變化突如其來。

琴橋斷，天王消失！

代之而起的，卻是一個自斷橋下急射而至的絕色女子，和一把巨大的斧頭。

巨斧有缺口，却是細小但卻數之不盡的缺口。

是斧霸！琴琬終於現身！

怒獅大怒，他大怒是因爲直至此刻，方始明瞭葉璧天屈指計算，甚麼「六招」、「八招」，竟不是指葉、獅之戰，而是計算斧霸火併怒獅的戰果。

「姓葉的，你是個懦夫！」怒獅怒吼，吼聲中，琴琬已把巨斧劈向他醜陋猙獰的臉。

怒獅掌勢一橫，無匹掌勁擊向斧身。

琴琬卸開，身在半空。

琴橋靠近玉閣斷垣處，便是怒獅立足之地。

琴橋下是綠水湖，湖中已不見天王踪影。

怒獅不理，先殺琴琬再作打算。

琴琬是斧霸，她手裏的巨斧，時而霸氣沖霄，時而輕靈舞動，變幻莫測。

怒獅三擊半空，都給琴琬巧妙閃避開去，但巨斧卻如影隨影，一直緊緊追纏怒獅，始終不離怒獅左右三尺之地。

瞬息之間，已拚了五招。

第六招，倘若葉城主所言不虛，便是勝負關鍵所在！

怒獅怒嘯，突然精光大盛，自腰際掏出一把鑲了六顆寶石的金刀，刀鋒閃電般急刺琴琬胸前。

江湖上，沒有人見過怒獅用刀。

就連「無敵獅王」鍾海嘯也沒見過。

但在這一役，怒獅的刀終於出鞘。

沒有人能料得到，琴琬亦然。

正因爲沒有人能預料得到，這一刀也就更可怕，更無法逃避。

琴琬料不到。

琴琬沒法逃避。

但她也沒有想過要逃避。

爲甚麼？是否因爲這是第六招？這眞是葉天王所預料的决勝一招嗎？

琴琬不知道，她完全不知道，她只知道，爲了葉城主，爲了翡翠城，她必須力戰到底！

城中三霸，只有智霸才是叛徒。

刀、斧二霸，都對葉城主絕對忠心。

怒獅的刀已怒射，刀光甫現，彷彿連天地萬物都已在刹那間完全失卻了顏色。

憤怒的怒獅，揮出了令人震驚的一刀。

刀、斧對壘，眼看即將短兵相接。

但也就在這電光火石之間，刀斧之間，再出現了第三件兵器。

又是刀，另一把刀。

一把曾經顫動，卻沒有出鞘的刀。

宿雨終於出鞘！

＊　＊　＊

和怒獅鑲滿寶石的金刀相比，宿雨明顯地流於平淡。

但再平淡的刀還是刀。

宿雨並不是昨天的雨點，而是永恒的殺人武器。

只要此刀不被毀滅，它便能在永恒的歲月裏，不斷殺人。

怒獅在那刹那間，駭然震驚。

在他眼中，早已把小鬍子當作廢物，甚至是一個死人。

但這廢物，這死了般的「死人」，卻在「第六招」之中倏地發難。

怒獅的刀，絕對可以在一刹那間把鐵艷初的腦袋絞碎，但卻並不是在這個時候。

這時候，怒獅要擊殺的是斧霸琴琬。

但宿雨突然參戰，閃電般介入了這「第六招」。

怒獅在那刹那間，必須作出抉擇。

先殺琴琬？還是先殺這可惡小鬍子？

他很快便決定，刀招不改，先殺了斧霸，擒賊先擒王！

刀斧瞬息間硬撼，火光四濺。

已是第六招，果然已分勝負。

巨斧的斧口，竟給這一刀震開一個缺口。

再也不是細小的缺口，而是極深極闊大的缺口。

向來舉重若輕的斧霸，竟再也拏不住她這賴以成名的兵器。

巨斧被震得衝天飛起，琴琬雙掌虎口迸裂，血流如注！

她直墜斷橋底下，她在第六招敗陣下來。

果然，恰好在第六招，已分勝負。

但生死未判。

怒獅大吼，他一刀得手，殺氣更盛，他必須繼續衝殺，把琴琬斃於刀下。

他要俯衝追擊，但宿雨卻在此際逼近眉睫。

怒獅不理會這小鬍子，既不理會這個人，也不理會這人的刀。

斧霸在斷橋下，怒獅撲向綠水湖。

但宿雨竟在這時候，一刀把怒獅的左臂削掉下來。

怒獅只覺左肩一涼，回頭再望，左臂已比他更早掉落在斷橋下。

怒獅愕然，在那一刹那間完全愕然。

「第七招！」斷橋下傳來了一個人平淡的聲音。

第七招並非來自斧霸，而是怒獅極度漠視的鐵艷初。

第八招相繼而至。

這一招，卻並非發自宿雨刀，而是斷橋下再度飛升而至的人。

怒獅身在半空，鮮血也濺在半空。

他的人已如强弩之末，但手裏仍然有刀。

這一刀，曾在瞬息之前，把斧霸的巨斧砍崩、震飛，刀勁之兇猛，難以形容。

自斷橋下再度飛升而至的，是琴琬嗎？

不！不是琴琬，是衣白如雪，雄風猶在的翡翠天王！

怒獅身形直墜，刀鋒在半空中劃出凄厲的弧型，這是刀，足以絞殺任何生命，任何對手！

唯獨殺不了葉璧天。

葉璧天在刀鋒中穿插，身形瀟灑飛舞。

他手裏有武器，極沉重的武器。

赫然竟是已給震開巨大缺口的巨斧，這巨斧此刻並不在琴琬手中，卻在葉城主舞動之下。

怒獅的刀，只在天王足履之下削過。

並不是刀太短，而是他墜下之勢太急，人已失控。

葉璧天在一眨眼間，與怒獅位置互易。原來居高臨下者直往下墜，一度沉落斷橋底下的葉天王卻越過怒獅頭頂之上。

兩條身影在半空一晃即過，怒獅搶先發刀，卻還是慢了一線。

但巨斧卻是長兵器。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

在此間不容髮生死之搏，一分一寸都足以分勝負，判生死。

巨斧由上至下，疾砍怒獅天靈！

血，再怒激！怒獅叫聲再起，但已不再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如雷巨吼，而是臨死前最後的一聲慘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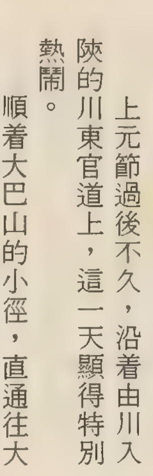
巨斧雖已殘破，但殺傷力仍然一樣兇猛可怖。

怒獅「噗」聲跌入湖中，他的屍體沒有浮着，一直沉入水底裏。

湖面有小舟，小舟上有兩個人，千里蝴蝶與葉璧天。（全文完）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程天朗・文
可飛・圖

巫山夢



比武制敵

夜闖庵廟

上元節過後不久，沿着由川入陝的川東官道上，這一天顯得特別熱鬧。

順着大巴山的小徑，直通往大巴山上的秋月山莊大門之前，長達五里之遠，兩側都掛滿燈飾，雖是正午時分，仍然燈火通明，照得山徑之上，呈現了五彩繽紛的燈影。

一批批的武林人物，在這條山徑山道上來來往往，川流不息的走動。

「秋月山莊」四字，在川東一帶，可是響亮得很，不僅是那一帶道上的人物，一旦提到「秋月山莊」的三位莊主，無不肅然起敬，由衷的泛現欽仰之色，連整個西南道上的武林人物，也對這號稱「大巴三傑」的三位莊主，也極爲推崇，否則，像這等年關甫過，每個人都在爲自己這一年的事業忙碌之際，又怎會爲了「秋月山莊」大莊主川東大俠鄧百川的五十大壽喜筵，而放下自己的事兒不管，紛紛從遠處趕來向鄧百川拜壽？

秋月山莊的名號雖然如此響亮，但是，這座落於院中的建築，卻並不怎麼氣派。

在那一片翠竹中，前後總共算上，也不過只有四進房舍，大大小小不超過十五間廳房，是以，突然來了那麼多拜壽的賀客，頓時把這座莊院充塞得到處都是人影晃動！

遠道而來的賀客，少不得也要小住三天五日，秋月山莊執事的人，早有了準備，環繞大片竹林，已分別搭起多座木棚，供給來賓作爲棲息之所。

這天黃昏過後，秋月山莊的正廳之上，燃起了一對兒臂粗的紅燭，一副高約丈許的「壽」字懸在大門口的正中，中堂之前的香案之上，擺了一些十分貴重的禮物，大門的兩廂，則更是被送來的「壽禮」全部塞滿。

一批批各路人馬，打酉時巡過後，便絡繹不絕的走入了大廳，踏上毛氈，依次入內拜壽，秋月山莊的二莊主「大竹居士」嚴子誠，偕同大莊主老壽星鄧百川的愛女鄧芸姑，在香案之旁接待拜壽的人。

莊前廣場之上，此刻已擺了四十多桌的壽宴，入內拜過了壽的各路英豪，都已步出蓆地而坐，等候壽星出來答謝之時，也好一睹這位川東大俠的丰采。

約莫過了初更，廣場上的四十席壽筵，除了留下當中那一桌而外，其餘的皆已坐滿了人，雖然此

刻還有少數的幾人前來進屋拜壽，但已不若先前那麼擠擁了。

酒菜已是上了一半，二莊主「大竹居士」嚴子誠，在鄧飛雄、鄧芸姑陪同之下，行出了大廳，和賀客寒暄！

直到第十道大菜端上桌來，秋月山莊的大門石階之上，突然出現了兩盞紗燈。

川東大俠鄧百川穿着一件月白長衫，堆了滿面笑容，當門抱拳而立。

在他身後，左邊站着一位身穿勁裝，腰掛寶刀，臉色紅潤，身材高大威猛的虬髯大漢。

他的右邊，則是一位年紀不超過二十歲的藍衣少年。

這少年長得極爲清秀，根本不似是武林中人，廣場中的武林人物都只道這少年八成是鄧大莊主昔日所交達官貴人的公子，是以並沒有人對他加以注意或特別留心。

鄧百川目光向廣場上的羣雄環視一週，朗笑一聲，大步走了過來。

全場人紛紛起立，歡呼之聲，震動四野。

鄧百川走到當中，抱拳向四週行禮，這才從桌上端起一杯熱酒，仰頭一飲而盡，接着吐氣開聲道：「鄧某賤辰，承蒙各位至親好友，跋涉破費，眞叫鄧某心中不安……」

他語聲一頓之後，廣場中有人大聲道：「鄧大俠乃西南第一高手，我等仰仗大俠聲威，使得西南道上，十五年來黑白兩道均沒出過甚麼悲慘事故，就論這一點，咱們就該好好謝謝鄧大俠啦。」

這人話聲剛落，另一邊也有人大聲叫道：「不錯，咱們平日受惠太多，今日前來拜壽，委實是表達不出我等萬分之一的敬意……」

一時，四面八方，鼓掌喝彩之聲此起彼落。

顯然，鄧百川在他們心中當眞是極有份量，而且他們對鄧大俠的敬仰之心也是十分的眞誠。

鄧百川的心情甚爲激動，等到喝彩聲稍停，斟了另一杯酒，高高舉起，向羣雄打了一聲招呼，仰頭喝盡，這才在陣陣掌聲之中，仰天大笑道：「鄧某何德何能，辱蒙各位這等錯愛？打今天起，各位如不嫌棄，只要那位有甚麼事情要鄧某効勞，鄧某縱然披肝瀝膽，也必然不會使各位失望。」

他語氣肯定，表示出此言是出自眞誠！

站在鄧百川身邊的紅臉大漢，一手按住金刀，一手也拿起桌上的一杯熱酒，朗聲笑道：「大哥有此心願，小弟願效奔走之勞，只消大哥一句話，小弟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鄧百川長眉一挑，大笑道：「三弟，有你這句話夠了！咱們兄弟不怕不能了此心願啦……」

他餘音未了，廣場上的羣雄已響起了轟雷般的歡呼！

但是，奇怪的卻是，這一刹那之間，鄧百川的臉上竟失去了原有的笑意，右手舉着酒杯，久久不曾落下，那一雙神目，怔怔的望着廣場對面那道通往山下的小徑發呆。

場中羣雄楞得一楞之間，那紅臉大漢突然臉色一變，捏在手中的酒杯，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只見他身影一閃，如飛一般一掠而出，直向那林木中的山徑奔去。

這時，場中的羣雄也同時轉頭望去，敢情在那山徑的出口一株大樹之上，竟是倒吊了一個白衣少年。

這少年雙腳上綁、雙手下垂，燈火照耀之下，身體不住的晃動，不過，看那人一點不會揮動過手足情態之下而言，八成是被點了穴道。

那急步而去的紅臉大漢，乃是鄧百川的結拜三弟關仲傑，武林中人稱「斷魂一刀」，仗着手中那把斷魂金刀，行走江湖，近十年來，卻是未逢敵手，在武林中提起大巴三傑中的「斷魂一刀」，那可比「川東大俠」鄧百川還要響亮得多。

此刻關仲傑已然到了那棵大樹之下，只見他縱身一躍，便將那吊在樹上的人抱在手中，落回地面。

鄧百川雖已鎭定，但此時他已忍不住大聲道：「三弟，那是甚麼人？」

關仲傑聞言，卻是不曾答話，霍地旋身，面向那林中山徑暴喝道：「甚麼人，竟敢殺我秋月山莊子弟？還不與我快快滾出來！」

他的聲音，宛如雷鳴海嘯，只震得在場數百名江湖男女，人人都爲之失色吐舌！

川東大俠五十壽辰的慶會，若然有人膽敢殺了人，而且，正當着羣雄在座之時，把屍體送了進來，這是明擺着向川東大俠剃眉毛。

這是甚麼人？人人都在心中凝思，猜想。

連鄧百川自己也是這樣的想……

就在關仲傑話音一落之際，那林中本是幽暗的山徑，忽然出現了兩盞紅燈，冉冉而來。

紅燈的後面，現出綽約嬌小的倩影，似乎那提燈之人是個婦道女流之輩。

隨着那兩盞引路的紅燈，後面又現出幾道人影，刹那之間，便已到了關仲傑身前。

除了手提紅燈的果然是兩名少

女之外，另外的三人，竟然也是少女。

這倒是大大出乎在場各人的意料之外。

須知西南道上的武林人物，根本沒有甚麼純以婦道人家組成的幫會，這時忽忽出現了五名少女，自然是使人大為意外的了！

關仲傑橫抱着那白衣少年的身體，怔怔的望着那五名婦道人家直發了呆！

持燈的兩名少女走到關仲傑身前三尺之處，方始停下步來。

隨後的那三名少女，當中一位，全身紅衫似火，一雙杏眼水汪汪的在關仲傑身上一轉，格格笑道：「這個姓陳的可是你們秋月山莊的門下？」吐語如珠，好聽煞人。

關仲傑濃眉一揚，沉聲道：「不錯，姑娘是甚麼人？關某這一位嵐侄兒，可是傷在妳等手下？」

那紅衫少女笑容忽然一斂，脆聲喝道：「秋月山莊在江湖上一向清譽極隆，受盡西南道上的人物景仰，但今日一見，原來是沽名釣譽之徒！」

關仲傑被她罵得一呆，忽道：「姑娘出口不遜，那是誠心生事來嗎？」

紅衣少女冷冷地接道：「是又如何？像你們秋月山莊這些強盜之輩，竟然能被江湖人物目為西南武林中的俠義之輩，眞不知道他們那雙眼睛是怎麼生長的！」

她這幾句話聲音極大，幾乎使得全廣場上的羣雄，全都聽得明明白白。

那鄧百川的臉色大變，沉聲說道：「三弟，你放她們過來，愚兄有話要問問她們。」

關仲傑應了一聲是，向那五名少女喝道：「大莊主有話要問妳們，妳們快快跟關某過來吧！」

一轉身，領着那五個少女，走向廣場酒席中之前。

鄧百川略一揚眉，道：「不錯，陳一嵐正是鄧某人的大弟子，不知姑娘們為何將他傷了？」

紅衣少女冷冷一笑道：「鄧莊主，巫山朝雲峯上有一座朝雲庵，不知莊主曾否聽說過？」

鄧百川道：「朝雲庵麼？恕鄧某耳生得很！」

紅衣少女格格一笑，道：「如此說來，鄧大莊主果然是孤陋寡聞得很。」

鄧百川道：「姑娘是何意？西南名川大澤之高人奇士，在下卻是甚少不識之人，獨獨不曾聽人說過朝雲峯有甚麼高人，姑娘此言，未免令鄧某人不解了！」

紅衣少女目光落在關仲傑身上一轉，突然笑道：「關三俠乃是北邙刀公再傳弟子，不知對朝雲庵住的是甚麼高人，有否耳聞？」

她這等說話，顯然是對關仲傑甚是欽重。

關仲傑聞言，卻是濃眉雙鎖，半晌不曾說話。

鄧百川大為詫異，沉聲道：「三弟，你……為何沉吟不語？」

關仲傑長嘆一聲道：「大哥，咱們今兒可是砸了。」

鄧百川一呆道：「為甚麼？」

關仲傑看了紅衣少女一眼，道：「大哥，那朝雲庵主玄玄老尼，小弟倒是知曉她的來歷！」

紅衣少女忽地一笑，說道：「到底是北邙刀公的徒孫，知道的事情比你這位自以為是大仁大義的鄧莊主要多得不少了。」

鄧百川頗為尷尬的揚了揚眉道：「三弟，這朝雲庵主到底是甚麼人？」

關仲傑又是長嘆了一聲，道：「大哥，玄玄老尼的出身，兄弟雖然不全知，但她一身的武功之高，小弟卻是曾經見識過了。」

他語音略頓了一頓，接道：「如就當今武林高手而論，玄玄老尼的武功，似乎應列入第一流頂尖人物了！」

鄧百川怔了一怔道：「有這等事？巫山隱居了這等高人，愚兄竟然不知，可眞是罪過得很了！」

他雙手抱拳，向紅衣少女接道：「姑娘想必是玄玄師太的門下了。」

紅衣少女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莊主，妾身不過是朝雲庵中的一名侍女，當不得那門下兩字，貴莊這位姓陳的不肖之徒，已被妾身的主人『修羅指』所傷，生死只在一綫之間，但望莊主能有回天之術，將他救活。」

修羅指三字入耳，鄧百川不由臉色大變，他的目光在身旁少年身上一轉，深深的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朝雲庵主乃是西域一派的高人，鄧某果然是失敬了！」

紅衣少女冷冷一笑道：「鄧大莊主，有一件事，只怕你弄錯了。」

鄧百川揚眉道：「是甚麼事鄧某錯了？」

紅衣少女道：「妾身主人決非來自西域，這修羅指武功，也非只有西域之人才會，閣下最好莫要胡亂猜想。」

鄧百川聞言，臉上頓感無光。

須知當着這麼多西南道上武林朋友之前，他一再被對方奚落，委實有些下不了台！

但他畢竟是成名甚久，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當下卻是故意哈哈一笑，道：「姑娘教訓的是，鄧某眞是受益不淺了。」

他笑聲一斂，又道：「今日恰

逢鄧某賤辰，姑娘來得湊巧，如不見外，就請入座，喝一杯水酒如何？」

紅衣少女聞言不禁呆了一呆。

她絕未料到，鄧百川在知曉自己心愛弟子已被人重傷垂危之際，怎會還有心情邀請仇人入座喝酒，剎那間，她倒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紅衣少女答不上話來，但站在她身邊的一位黃衫少女卻哈哈的一笑道：「到底薑是老的辣，莊主只不過兩三句話，就把賓主之勢易位，妾身佩服得很。」

鄧百川聽了心中暗驚，不禁多看了黃衫少女一眼，頓時，鄧百川只感心頭一震，忖道：「這個姑娘為何這般惑人？」

敢感情這黃衫姑娘的一雙眼睛就如水靈靈的葡萄一般，叫人看了一眼就有捨不得移開的慾望。

忽然之間鄧百川心中已明白了幾分！

自己這位一向守正不阿的大弟子陳一嵐，竟會被她們冠上好色之徒，只怕與這黃衣少女的眼波有關，但此刻沒點破，卻是淡淡一笑道：「鄧某乃是主人，姑娘們來此是客，縱然姑娘傷了鄧某的弟子，但如鄧某竟然不能以禮相待，那豈不是要被人笑話了嗎？」

黃衫少女望了紅衣少女一眼笑道：「姐姐，鄧莊主的盛意，咱們當不當領？」

紅衣少女沉吟了一下，沒有說話。

但站在她右邊的白衣少女，忽然開腔道：「兩位姐姐，小妹認為，咱們該回去了。」

此女長得極為清秀，雖然不如紅衣少女、黃衫少女嬌艷，但是卻有另一種清新雅麗之美。

紅衣少女聞言，微微點頭，笑道：「是啊！雲妹說得不錯，該當早些回去覆命啦。」語音一頓，向那面露笑意的鄧百川道：「鄧莊主，妾身不便久留，盛情心領了！」

鄧百川朗聲道：「姑娘若不肯賞光，那眞是遺憾得很了！」

紅衣少女格格嬌笑了一聲，道：「大莊主，妾身離去之前，尚有一言稟告，希望大莊主莫要當作兒戲！」

鄧百川呆了一呆，道：「甚麼事這等嚴重？」

紅衣少女道：「貴莊還有一位高手，留在巫山朝雲峯當作人質，如果大莊主無法解開修羅指所傷經脈，你們是最好親自去巫山才好！」

她此言一出，鄧百川不由得臉色大大一變，沉聲道：「姑娘此言當眞麼？」

紅衣少女道：「妾身自是不會欺騙大莊主。」

鄧百川道：「本莊高手不多，目前不曾回莊的只有兩位，不知姑娘可否告知鄧某是甚麼人被貴上留作了人質。」

黃衫少女突然噗嗤一笑道：「莊主可是已經知道了甚麼人留在巫山麼？」

鄧百川皺着眉道：「鄧某並無未卜先知之能，又怎能知曉是甚麼人留在巫山？」

他話音一頓，接道：「不過……鄧某相信，被扣之人，必是本莊尚未回的兩位之一。」

黃衫少女格格笑着道：「不錯，但莊主可知，那是兩人中的那一位？」

鄧百川臉色一變道：「莫非是我那孽子麼？」

紅衣少女笑道：「他叫鄧飛雄，是不是？」

鄧百川道：「妳們把他怎麼樣了？」

黃衫少女淡淡一笑道：「不傷不損，莊主不用心中焦急了。」

鄧百川雙眉深鎖，看了一旁二莊主嚴子誠一眼，突然向那五位少女揮了揮手，道：「姑娘們回到巫山，代為轉告貴上，便說鄧某過了明日，便會親身前往巫山拜會。」

紅衣少女笑了一笑道：「莊主要去，妾身自當稟告敝上，準備接待莊主。」

話音一落，五女便轉身回去。

嚴子誠此刻陡然身形一閃，大步走了過來，沉聲道：「妳們想走麼？沒有那麼方便吧？」

他堵住五女去路，抱拳向鄧百川一禮道：「大哥，巫山現在扣留本莊之人作為人質，咱們為何不能扣留她們之人，作為報復呢？」

關仲傑聞言也道：「是啊，大哥既是明日過後打算前去巫山，我們留下她們同去也不算過份！」

五女倒是十分鎮定，站在嚴子誠身前，依然面露笑容，彷彿他們這等言語，早已在意料中。

鄧百川卻是沉吟了一下，接道：「二弟，三弟之言並非無理，不過……」

他突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接道：「兩國相爭，尚且不斬來使，這巫山派來的五位姑娘，咱們若是把她們留下，一旦傳揚了出去，豈不顯得咱們這秋月山莊不懂江湖上行事的禮數了麼？」

嚴子誠、關仲傑聞言，都同時為之一怔。

場中羣雄剎那間爆出一聲喝采。

顯然，鄧百川這幾句話，倒是極為得體，贏得在場羣雄的敬佩了。

嚴子誠、關仲傑互望了一眼，

竟是大步走了回來。鄧百川突然仰天哈哈大笑道：「二弟、三弟果然不愧是鄧某的好兄弟，哈……」

他笑聲未已，那位紅衣少女突然大聲問道：「鄧莊主，你眞的是明日要去巫山麼？」

她問得十分突然，是以使人不知她用心何在？

但是鄧百川卻沒有機會可以再想，立即接口答道：「不錯，鄧某明天午後便將動身。」

紅衣少女看了黃、白二女一眼，道：「咱們就等着鄧莊主一道回山，好不好？」

她此言一出，連鄧百川都呆了。

不要她們走，她們倒想走，放她們走時，她們卻不肯走了！

刹那之間，鄧百川突然感到，這幾位姑娘果然是大大的不好纏。彷彿每一件事情，都被她們拿住了主動。

關仲傑目光一轉，不由得向身邊那青衣少年低聲道：「小師叔，這幾位姑娘很驕傲，關某的大哥，不便對她們示威，不知小師叔可否代爲出手警告她們一番？」

這位青衣少年竟是秋月山莊的長輩，顯然是來頭不小了。

關仲傑話聲一落，青衣少年立即笑道：「關兄不可如此稱呼，在下與師兄算來不是同門習藝，你還是改口叫我一聲兄弟吧。」

他語音一頓，接道：「關兄不說，在下也想出手試試她們的武功路數呢……」

青衣少年的話音雖然不高，但那紅衣少女早已聽見，只見她蛾眉一挑，櫻唇微嘟，冷冷的哼了一聲，道：「雲妹妹，咱們今兒遇見了吹牛大王啦。」

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大姊，小妹看他不似輕薄的人，如果眞要動手，大姊還得小心一二才是哩！」

顯然，這位白衣少女的眼力甚是厲害。

紅衣少女聞言，不由得怔了一怔，目光轉向那青衣少年，他正緩步慢慢的走了過來，狠狠的看了他一眼，竟然低聲向白衣少女道：「雲妹說得不錯，這位公子，果然有些深藏不露……」

她們話語之間，青衣少年已然走到了五女身前。

紅衣少女收起了臉上的驚容，盯着青衣少年道：「公子可是想跟妾身較量武功麼？」

這時，在場羣雄個個都瞪大了眼睛，注視着這青衣少年，想知道他究竟是甚麼來頭的，竟會和鄧大莊主走在一起，而且又被三莊主那麼尊敬！

紅衣少女話音一頓，青衣少年已然接口微笑道：「不錯，凌某正是要向妳們領教一番。」

紅衣少女道：「公子姓凌麼？」

青衫少年道：「在下凌飛，乃是江湖無名小卒，姑娘們一定不曾聽見過！」

紅衣少女口中喃喃不止，連連唸了幾次，終於搖搖頭道：「公子大名，妾身果然不曾聽過。」

她們雖然不曾聽說過凌飛這名字，但在羣雄之中，卻有人聽過那「浪俠」二字的美號，是以，一時之間，浪俠兩字，在人羣中此起彼落，說個不停，敢情，浪俠凌飛四字，在江湖上已經十分響亮了。

凌飛微微一笑，道：「姑娘芳名可否見告？」

紅衣少女沉吟了一下笑道：「公子詢問，妾身怎敢不說。」

她先指白衣少女道：「她是妾身三妹韓白雲。」

凌飛一抱拳道：「韓姑娘！」

韓白雲似是十分害羞，竟是低下了頭去，轉面退後，紅衣少女接着又指着黃衫少女，又道：「這是二妹萬如綿，妾身麼，乃是姓李小字妙妙！」

凌飛笑着道：「原來是萬姑娘與李姑娘！」

萬如綿格格一笑道：「凌公子，你眞要估量我們的武功高低麼？」

凌飛笑道：「在下向來言出必行，那自然是眞的了。」

李妙妙含笑道：「公子，難道你……別有居心？」

凌飛笑道：「也許，不過，主要的在下還是想見識修羅指功力。」

李妙妙笑着道：「那也不用彼此動手啊！」

凌飛道：「修羅指的强弱，如果不眞正動手，又怎能見識得出來？」

李妙妙搖頭一笑，道：「公子必欲與我相比，叫妾身好生不解……」

凌飛立時眉頭一皺，沉聲道：「在下非試不可，姑娘們不用別出花樣了！」

他笑容忽然斂去，倒把李妙妙等看得吃了一驚，只因她們決不會想到凌飛會忽然之間變了臉。

李妙妙深深吸了一口長氣，哼了一聲道：「公子決心動手，妾身倒不能不應允了。」

凌飛道：「三位可是一齊上？在下之見，妳們還是聯手齊上最好。」

白衣少女韓白雲似乎有些不信，失聲道：「你……竟敢要我們三人聯手麼？」

凌飛哈哈一笑道：「妳們若肯同時一齊動手，豈不減少了在下不

少麻煩麼？」

言下之意，根本不曾把李妙妙三女放在眼中。

就在場各人而言，除了關仲傑知道凌飛的武功深淺之外，別人雖然已知浪俠之名，但卻並不知道凌飛一身所學究竟如何。

是以，每個人，包括鄧百川在內，全都覺得凌飛未免太狂妄了一些！

李妙妙彷彿被他掀起了怒意，冷笑了一聲，向黃衫少女萬如綿道：「綿妹妹，凌公子既然這樣看得起我們，我們倒眞個不能讓他失望啊！」

萬如綿格格一笑，道：「大姊說得對，凌公子要我們出醜，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音一頓，反手撤出身後寶劍。

李妙妙這時也已亮出寶劍，只有韓白雲沒動兵刃，凌飛雖然不知道這三女來歷，但至少明白，來者必然不善，如果她們武功不足以對抗鄧百川等三人，只怕也就不敢前來了。

故而心中不敢大意輕敵。

右手一抬，迅快的取出了佩劍，微微一笑道：「三位姑娘請啊！」

李妙妙向那兩名提燈少女揮了揮手，要她退到兩邊，酒筵之間也立時空出了一塊三丈方圓之地。

凌飛略爲移步，長劍一擧，擺起了個架勢，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

李妙妙、萬如綿，兩支長劍一揮，一左一右同時向凌飛攻了過來。

韓白雲纖手一揚，也凌空拍了一掌。

頓時，凌飛身前三面，已全是劍影霞光。

但凌飛卻十分從容，微微一笑，說道：「三位如果不出全力，豈不叫在下失望？」

長劍一撇，挑起三朵劍花，分向三女洒去。

凌飛這招劍法看來十分平凡，但李妙妙和萬如綿卻不禁嚇得連忙撤劍，各自退開五尺之外。

關仲傑在旁大喝道：「好劍法，小師叔快快將她們拿下，也好替秋月山莊出口氣，露露臉！」

他此言一出，頓時叫人明白，原來關仲傑要凌飛出面，乃是爲了向巫山來人示威！

凌飛聞言哈哈一笑道：「她們走不脫了！」

只見他劍鋒一轉，直向李妙妙迎了過去。

這一劍與剛才的一招大不相同，只見他劍長如同巨鍊，方圓五丈，都感到那森森劍氣的壓力。

李妙妙、萬如綿迫得各自揮劍，護在胸前，韓白雲則纖纖雙手前揮，一連拍出七掌之多。

一旁的鄧百川適時失聲驚呼道：「凌公子原來是大慈劍聖的傳人麼？鄧某眞是失敬了。」

凌飛聞言，劍勢一收，三女壓力一減，同時收手，大大的吁了一口氣。

凌飛扭頭一笑道：「莊主眼力過人，只不知莊主怎麼會一眼就看出了在下的來歷？」

鄧百川大步走了過來，抱拳道：「家師昔日曾見過劍聖前輩，是以兄弟才知劍聖的劍法。」

凌飛道：「原來如此。」他話音一頓，突然回手一劍向李妙妙刺去，喝道：「大膽。」

劍鋒所及，李妙妙的紅衣突地裂開一條尺許破痕，青綠的內衣已經露了出來，手中長劍卻是斷爲兩截，跌在萬如綿身旁。

敢情，李妙妙乃是趁凌飛說話之間，偷偷出劍，想暗算凌飛。

這一刻凌飛雖然未曾傷着李妙妙，李妙妙卻已驚得花容失色，半晌不曾吭氣。

萬如綿柳眉深鎖，望着韓白雲道：「三妹，看來咱們今兒是栽定了。」

韓白雲哼了一聲道：「不見得，小妹不才，倒想以修羅指和這位凌公子一較高下……」

凌飛淡淡一笑，道：「可不！在下本就是爲了要見識一下姑娘們的修羅指功力啊！」

目光一轉，向鄧百川道：「大莊主請稍退一步，在下拿下她們之後，再來查看莊主愛徒的傷勢……」不等鄧百川回答，長劍一揚，擧步直逼韓白雲。

韓白雲粉臉之上一片肅穆之情，顯然，她面對着凌飛這等高手，可也不敢大意，或稍有差池。

李妙妙這時已掩好了衣襟，眼見凌飛持劍緩步而行的姿態，不由大驚道：「三妹小心……」

韓白雲大概也覺出凌飛走來的壓力，芳心不由得卜卜亂跳，一口眞氣突然幾乎凝聚不起。

這時，皓月已被烏雲罩住，遠遠傳來陣陣閃電和輕雷之聲。

巴山的雨，聞名天下，看樣子，凌飛要試試巴山夜雨的滋味了。

這時，凌飛已走到了韓白雲身前三尺之處。

他略一晃動手中長劍，笑道：「修羅指乃驚世絕學，姑娘何不施展？」

韓白雲面對凌飛的鎮定神色，心中委實有些拿不定主意，只因她深深明白，自己這一指發出，除非是傷不了凌飛，否則，凌飛八成難

以活命。

是以，凌飛話音一落，她依然未曾出手。

萬如綿看得大爲焦急，尖聲道：「三妹，先下手爲强，凌公子眞是劍聖傳人，只怕妳那指力傷不了他。」

她這等說法，明明是已然看破了韓白雲不忍傷了凌飛的私心，故意拿話穩住了韓白雲，讓她放手施爲。

韓白雲忖道：「不錯，如果他是劍聖傳人，自己發出修羅指，那也一定傷不了他的……」

一念及此，頓時揚手發出一指！

一股狂風應手而出，疾如電擊雷轟，一股腦兒襲向凌飛雙眉之間。

但凌飛舉劍當胸，屹立如山，那修羅指力到了他身前一尺之處，竟然爆出一聲巨響，震得在場之人個個耳鼓發痲。

這時，一道閃電過處，豆大的雨點頃刻而降！

但是，在場各人，卻是一個也沒打算避雨，只因爲他們正全神貫注在凌飛的身上。

卻見他屹立的身晃了兩晃，終未曾移動！

韓白雲粉面變色，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揚手又是一指發出。

這一回指力沾身，竟是如同泥牛入海，不但不曾發出任何聲响，甚至看凌飛的身子，也未能晃動分毫。

凌飛哈哈一笑道：「姑娘，修羅指不過如此，在下見識過了。」語聲一頓，長劍嗆郎一聲，還劍入鞘，右手緩緩揚起，接道：「姑娘也試試在下的指力如何？」

曲指一彈之下，韓白雲竟然是嚶嚶失聲，應聲倒地，凌飛不稍遲疑，用手一連彈了兩彈，李妙妙、萬如綿也同時穴道被點，僵立當場！

舉手之間，便將三女制住，場中不由得响起震天價歡呼之聲！

關仲傑移步而來，大聲道：「雨大了，各位請快入莊避雨。」

他轉頭向凌飛道：「小師叔，謝謝你啦！」

凌飛皺一皺眉，道：「關兄，你們明日可帶着五女去巫山，在下卻先走一步了……」

不等關仲傑，鄧百川的挽留，身形一閃，便自破空衝霄的飛掠而去了……

＊　＊　＊

雨不停的滴落。

但凌飛的身形，卻在雨淋路滑的山野間，奔行得有如星丸跳擲，疾如勁風。

三百里的山路，決非一夜之間可以行完，凌飛算準鄧百川等人抵達巫山的時刻，最快也得在三天之後，是以他出了巴山，找了一處小鎭歇了下來，將濕透的衣衫晾乾，也好放心的好好睡一覺。

午後啓程，因爲他沿着直綫翻山越嶺而行，第二天的黃昏時候，便已抵達了巫山朝雲峯的後山之下，他本想找一戶農家打聽一下朝雲庵的所在，不過他忽然想起，如果朝雲庵不想被人打擾，自己這一問，八成會反而驚醒了庵中之人，誘使自己步入歧途了！

凌飛的想法沒有錯，朝雲峯附近的農家，對朝雲庵的神尼一向奉如神明一般，他們不但不會向陌生人說出朝雲庵所在，而且，一旦有人想打聽朝雲庵何在，十之八九，都要被農家指引到另一個山頭起鳳峯的古廟中。

本來凌飛是不會誤闖他處廟宇，但因爲太過小心，反倒出了岔子了！

他避過了朝雲峯中的農家，竟然直奔峯頂。

結果，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他不是直登峯頂，也許還可以有機會發現眞正的朝雲峯，只因爲他一旦登上峯頂，目光所及，卻被引去了另一處廟院。

原來，就在凌飛立身朝雲峯頂，四下張望之時，發現靠在南邊的一處山谷，閃亮了數點燈火。

林木掩照之中，供着燈光，他竟然能看出一角紅牆。

如此一來，他倒相信該處必是一座庵廟。

凌飛認準了方向，騰身向岩下奔去。

兩地相距約十里左右，但在凌飛眼中，他只當作咫尺之遙，片刻時光不到，便已到達了那燈火之處。

掩近前來，果然是一座廟宇。

凌飛覷準了山門右側的一處殿角，飛身而起，橫越三丈一直落到屋簷之上。

大殿之內闃無一人，但那盞長明燈卻是十分光亮，照得天井之中甚爲清楚。

凌飛很快打量了四下一遍，略一沉思，飛身直向第二進禪房奔了過去。

他一會兒都不曾停身在禪房屋頂上，而是落在廊沿之下，敢情這第三進禪房，乃是一間一間的隔開，專供廟中僧尼的住宿之用。

是以，他不落在屋上，就是想進屋去查看一下這些禪房中的情景。

凌飛稍稍的想了一下，這排禪房是多達十間之多，凌飛一時之間卻又有些打不定主意，該不該查看房中情形。

因爲他直到此刻才想起，這是一座尼庵，庵中弟子很可能全是女性，他又怎好偷偷的去看尼姑呢？

凌飛這時可眞楞住了！

不過，他很快的作出了決定。因爲，這時已有三間禪房相繼的熄去了燈火。

凌飛頓時不再猜疑，否則，一旦每間房中都沒有燈光，他再想查看，那可能更費手脚的了。

他移動身形，移向最近的一間禪房，舐開窗紙，向內望去。

突然間，只覺一股怒意打心頭冒起，暗暗罵一聲：「下流……」

敢情，凌飛目光所及，卻是發現了那禪房之中，正有一僧一尼，在雲床之上大參其歡喜之禪。

利那間，凌飛對這座廟宇的想法，有了極大的改變，尊重敬仰之心一掃而淨！

只因他隱隱感覺到，這廟宇中的僧尼，八成多是爲禍江湖的巨奸大惡了！

有了這等想法，他不再那麼小心，很快的，將燈光未熄的幾間禪房全都看過，結果，除了一間空着之外，其餘的幾間，全都淫穢不堪入目。

如果不是想先將那位甚麼玄玄神尼找到，凌飛此刻早已忍不住下手了，將這些穢亂佛門的狗男女全都置之死地了！

但他終於還是氣得看不慣，展開鬼魅般的身法，隔窗將那幾對淫亂的狗男女，一一凌空制了穴道，就讓他們赤身露體的互抱一堆，留在禪床之上。

敢情凌飛的想法，乃是要抓出那玄玄神尼，叫她來看看這禪房的春色，叫她無法抵賴自己手下之人的這種亂德敗行的怪相。

按照常理，凌飛這等做法倒是十分有用，只是，他並沒想到，其中只爲了一點小小的疏忽，結果竟是大大的爲自己惹來不盡的痲煩。

卻說凌飛點了那批狗男女穴道之後，便轉到第三進禪房後廂的花園，在他臆測之中，這廟宇的住持玄玄神尼必是住在花園之中。

一切都也不出凌飛所料，這廟中的住持，正是住在花園內的一棟精舍之內，只是，唯一令他大爲惑然不解的，乃是當他見到這位住持，並不是叫玄玄。

這是一間很雅緻的佛堂，一名年約三十左右的女尼，正和凌飛相對而坐。

此時，那中年女尼合十向凌飛道：「小施主，貧尼釋諱大方，不是玄玄，你不要認錯了人。」

凌飛顯然大出意料之外，怔了一怔，道：「師太既不是玄玄，那玄玄現在何處呢？」

大方女尼皺眉道：「小施主深夜闖來本庵，口口聲聲要找玄玄，此事在貧尼看來，那可眞是有點兒玄之又玄的了。」

凌飛道：「師太，這座庵可是朝雲庵？」

大方女尼搖搖頭笑道：「不錯，但是本庵全名，應是朝雲下院！」

凌飛沉吟了一下，道：「敢問這朝雲峯，可還有一間朝雲庵？」

大方女尼臉上抹過一絲難以窺測的笑意，道：「只怕是沒有了。」

凌飛自是不信，沉聲道：「師太在這朝雲下院出家多久？」

大方女尼嫣然一笑，道：「不多不少，足足過了十五個年頭。」

凌飛道：「十五年了？」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莫非不信？」

凌飛道：「不錯，在下果然有些不信！」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不信，想必有甚麼原因？」

「凌某來此之前，曾經見過玄玄門下子弟，師太如果不是玄玄，那妳必是冒充本庵的住持了。」

大方女尼格格笑道：「小施主，貧尼充任本庵住持也已有五年，怎會變成了冒充？」笑意漸漸隱去，忽地變色接道：「施主入庵之前，可曾在別處窺探過？」

凌飛淡淡笑道：「這庵內幾間房舍，在下一一都已看過了！」

大方女尼皺眉道：「可曾看到了甚麼？」

凌飛目光電射大方女尼那嬌媚的俏臉，嘿嘿一笑道：「師太，在下有些懷疑，妳是否眞是出家之人？」

大方女尼一怔道：「爲甚麼？」

凌飛道：「佛門廟院，本是人間最爲乾淨之處，但就在下今宵所見，似乎有些不對了。」

大方女尼忽地笑道：「哦？那裏不對？」

凌飛道：「男女雜居，禪房宣淫，豈是出家人所當爲的醜事？」

大方女尼粉臉略現紅霞，嬌笑道：「小施主，這是佛家的歡喜之禪，又有甚麼不對？何況……男歡女愛，乃是人之大慾，本廟不禁此事，施主又何必多管！」

凌飛聽她口氣，不由得也爲之一呆！

大方女尼突地掩口一笑道：「小施主，你……今年多少年紀？」

凌飛道：「與妳何關？」

大方女尼道：「問問也沒有甚麼不妥啊……」

凌飛冷冷一笑道：「區區今年二十歲了。」

大方女尼微微一笑道：「小施主如此年輕，只怕還沒有經過人道吧……」

凌飛感到臉上發燒，耳根發熱！

大方女尼也低垂粉頸，有點兒羞不可仰的神態！凌飛暗道：「她如果不是淫蕩之人，這等話自然是說不出口來的了。但如果她是淫蕩之人，又怎會說出話以後，有這等害羞之色呢？」

費思之間，不由得又沉聲道：「師太……」

大方女尼低聲道：「哦？小施主有何見教？」

凌飛道：「廟中那些淫徒，在下已將他們穴道制住了，如果師太不打算懲治他們，在下就去解開他們的穴道如何？」

大方女尼聞言，怔了一怔道：「施主之意，莫非不再見責他們麼？」

凌飛道：「不錯……」

大方女尼忽然格格笑道：「多謝小施主……」

但凌飛不等她再說，又是接口道：「師太不必謝我，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大方女尼呆了一呆，道：「施主敢情是……要對他們另下毒手麼？」

凌飛道：「那也不用，在下無非是不想再讓他們壞了這塊佛門靜地的聖潔而已！」

大方女尼皺眉道：「那……你要怎麼樣？」

凌飛道：「趕他們出廟，要她們蓄髮還俗……」

大方女尼道：「不行！」

凌飛道：「爲甚麼不行？在下不將他們置之死地，那已是很客氣了！」

大方女尼搖頭道：「小施主，這……貧尼可不答應。」

凌飛冷笑道：「妳不答應？在下既然決定，那是由不得妳了。」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求求你放過他們吧……」

她那哀求的語氣，聽在凌飛耳中，眞是有些不忍，幾乎就要答應她了！

不過，凌飛在心中另有打算，聞言故意沉吟道：「辦不到，在下這就先去解了他們穴道……」

站起身來，就待向外行去。

大方女尼已忽然身形一閃，快速的擋在佛堂門口，大聲道：「小施主，你如果堅持己見，趕走了他們，貧尼雖然不與你計較，恐怕還有別人不會放過你！」

凌飛心中暗笑，忖道：「哼！看來有點兒眉目了，這大方果然不是此間主事之人……」

他口中卻道：「甚麼人不肯放過我？依我看，這一切罪惡，只怕全出自妳這位佛門敗類所要的花樣！」

大方女尼忽地長嘆了一聲道：「小施主，你……錯怪了貧尼了，貧尼可不是那種人……」

凌飛故作不信，道：「要在下相信妳麼？除非妳那不肯放過我的人請出來一見。」

在他的想法，這主事人，必是玄玄女尼了。

但是大方女尼的回答，却使他大大感到意外。

大方女尼沉吟了一陣，方始接口道：「小施主，要貧尼說出此人是誰，並無不可，不過，貧尼至少也要曉得你的武功如何？」

凌飛一怔道：「爲甚麼？」

大方女尼道：「這……如果小施主武功不如她們高明，貧尼一旦說了出來，不但害了小施主，同時也害了貧尼自己的啊！」

凌飛道：「莫非她們不許妳說出來麼？」

大方女尼道：「正是這樣……」

她頓了一頓話音，又道：「貧尼一死，算不得甚麼，可是，貧尼的恩師，她就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了！」

凌飛聽得心中一動，暗忖：「難道她還有着甚麼隱衷啊！」

細思間，接道：「師太！在下有一句話，只怕說出來不大中聽。」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有話，請說無妨。」

凌飛道：「看妳的言行，似乎並非淫蕩之人，不知怎地會作了這等所在的住持？」

大方女尼陡地臉色一黯，道：「小施主，貧尼爲了當上這朝雲下院的住持，足足熬了十年時光，不瞞小施主說，這中間的原因，就是爲了想搭救貧尼的恩師！」

凌飛道：「師太的恩師是誰？」

大方女尼道：「釋諱普玄。」

凌飛道：「她……她被甚麼人害了？」

大方女尼回答道：「不是被害，而是被囚。」

凌飛皺眉道：「甚麼人囚禁了她？」

大方道：「是貧尼的師叔！」

凌飛想了一想，腦中靈光一現，笑道：「是麼，那玄玄是妳的師叔，對麼？」

大方女尼道：「不錯，」語音一頓，接說道：「小施主，貧尼想看看你的武功高低。」

凌飛暗道：「不知她說的是眞是假，但我看看她的武功路數也好。」

當下笑道：「師太儘管出手便是！」

雙手一垂，面對大方女尼而立。

大方女尼雙手合十一禮道：「

冒犯了！」

右手一揚，發出一掌！

凌飛微微一笑，側步讓開。

大方右手一勾，駢指切向凌飛曲池穴。

凌飛笑道：「好手法。」

突地立掌如刀，反斬向大方女尼的腕脈。

刹那間，兩人各出奇招，換了八招九式。

大方女尼顯然對凌飛的武功有些失望，正待罷手，凌飛忽然失聲道：「師太小心了……」

右手一翻，忽地直向大方女尼左肩切了下來。

大方女尼臉色一變，閃身向後便退！

她一連用了四種身法，五種脫困的招式，依然沒能避開凌飛這一切之威！

不過，凌的掌緣並沒眞的切中大方肩骨，他在眼見對方已然無法閃躲之際，立掌離開對方肩頭約有五寸之處，含勁不吐，口中卻道：「師太，在下這一招，可當得高明了麼？」

大方師太臉上忽現笑容，點頭道：「何止高明，眞是神乎奇技了！」她語聲一頓，接道：「小施主，快請收手入座，貧尼有話向小施主叙說。」

凌飛應聲收手，道：「在下遵命。」

兩人重新入座，凌飛抱拳笑道：「師太，有甚麼話，可以說了！」

大方女尼長嘆一聲道：「小施主，貧尼記得，你來此之時，問的是朝雲庵何在，小施主想必是找那玄玄妖尼的屬下之人而來的了！」

凌飛道：「不錯，不過，在下要找的不是她屬下，而是玄玄本人。」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識得玄玄？」

凌飛搖搖頭，道：「我如識得，那也不會把師太當作那玄玄！」

大方女尼笑道：「是呀，貧尼倒是思不及此……」

笑聲一頓，接道：「小施主既是不認識玄玄，不知又爲何要找她？」

凌飛道：「在下找她，乃是向她要回一名被她囚在朝雲庵中之人。」

大方女尼失聲道：「小施主……有甚麼人被玄玄所囚？」

凌飛道：「正是如此，只是，此人與在下並無甚麼親戚關係。」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這麼說來，你我是敵愾同仇，一條綫上的人了！」

凌飛說道：「師太若是明白，尚望指點在下，那玄玄眼下匿身何處？」

大方女尼道：「這是自然了。」

她想了一想，又道：「小施主，貧尼與那玄玄，有着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小施主見到玄玄之後，千萬可留下她性命，交由貧尼處置！」

凌飛一怔道：「師太之意，是要取那玄玄的性命麼？在下此來，可不曾想到殺生啊。」

大方女尼長嘆一聲道：「不瞞施主，貧尼的師父被玄玄以絕毒的手段所制，囚在朝雲峯的一處石洞之中，每日要受那煉魂奪魄之苦，十五年來，未曾有一日稍間，貧尼恨她，那是不用說的了！」

凌飛皺眉道：「師太，那玄玄到底現在何處？這朝雲峯似乎只得這裏一座廟院，師太何不快快領我前去。」

大方女尼遲疑道：「這個……」

凌飛道：「莫非那有甚麼不方便嗎？如是師太不敢去，那就由在下獨自前往便了。」

大方女尼道：「沒有甚麼不便之處，只是……此刻玄玄不在廟中。」

凌飛問道：「她現在何處？」

大方女尼道：「每日二更一過，玄玄便不在廟中，十多年來，日日如此！」

凌飛道：「那……那她去了何處？師太守候了這麼久，應是查得出來！」

大方女尼低頭道：「不怕施主笑話，玄玄每夜的去處，貧尼竟一直未曾找到。」

凌飛道：「有這等事？」

大方女尼又道：「休說小施主聽了難以相信，就連貧尼這局中人，也覺得難以相信！」

凌飛道：「照師太之言而論，今夜在下恐怕是見不到玄玄了？」

大方女尼道：「不錯。」

凌飛不由得皺眉道：「在下豈不是白來了一趟？」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不用煩急，明日辰時左右，玄玄就會回廟了。」

凌飛無可奈何的苦笑道：「看來只好等候一宵了……」他劍眉忽地一揚，接道：「師太，貴廟的那批敗亂佛門淨地的門下，是否可以處置了？」

大方女尼沉吟道：「小施主，他們穴道已被制，一時只怕不會自行解開吧？」

凌飛道：「在下只不過不値他們的穢行，點穴之時並沒下煞手，對時後，穴道自可自行解開。」

大方女尼道：「十二個時辰，那是一天一夜了。」

凌飛道：「不錯。」

大方女尼道：「倘是咱們能在

明日將那玄玄解決，也許事情就不太難辦了。」

但她忽然蛾眉雙鎖，搖頭道：「不行啊……」

凌飛一呆道：「甚麼事不行？」

大方女尼道：「貧尼幾乎忘了，玄玄本身的問題解決了，她的那些爪牙恐怕還會滋事呢。」

凌飛笑道：「可是有個叫李妙妙的女人？」

大方女尼聞言臉色一變道：「小施主認得李妙妙？」

凌飛道：「若是不曾見過李妙妙，在下又怎會知道有玄玄其人？」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這朝雲下院的幕後主持人，原本就是李妙妙！」

凌飛聞言，似是有些恍惚，失聲道：「在下有些明白了，師太所住持的朝雲下院，並不是眞正的朝雲庵，是不是？」

大方女尼道：「若非小施主顯露了武功，使貧尼相信小施主不是玄玄一丘之貉，否則，貧尼絕然不會將其中微妙之處，告訴小施主了。」

凌飛急問道：「可眞還有一座朝雲庵麼？」

大方女尼道：「此處既是稱爲朝雲下院，當然還有另外一座朝雲庵了！」

凌飛沉吟道：「在下爲何竟然找不到呢？」

大方女尼一笑道：「朝雲庵座落在一片叢林之中，佔地又少，如非熟知的人，自然是找不到的了！」

語音一頓接道：「小施主怎樣見到李妙妙的？她與小施主可有甚麼過節？」

凌飛笑道：「在下與她談不上甚麼過節，只因碰上了她們到大巴山去惹事，在下有些看不過眼，才會趕來此間，查看她們的來歷，並要尋回一位失落在朝雲庵中的朋友而已。」

大方女尼道：「原來如此！」

她略一遲疑，接道：「小施主，那些李妙妙屬下的狗男女，咱們還是先解決掉了他們吧！」

凌飛聞言心中暗道：「她爲何忽然變卦了呢？」他口中接道：「師太之意，是殺了他們？」

大方女尼合十道：「小施主，出家人本來戒殺，但是，對他們這一幫人卻是有些兒放不得呢！」

凌飛一怔道：「師太之言，眞是叫在下有點莫測高深了，難道這些人……該殺麼？」

大方女尼道：「不錯，以他們的所作所爲，眞正是萬死不能辭其罪……」

凌飛道：「也許師太所見甚是，不過，要在下下手，卻是自覺不安了！」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不能下手麼？」

凌飛道：「在下與他們之間沒有仇恨，又何必非得置他們死地呢？再說，在下此來，並非定要與那玄玄師太成仇，在下如是先行殺了他們，只怕在下想救回那位朋友，八成難以如願了。」

大方女尼聽得心中暗暗叫苦，但她臉上可絲毫不曾表露出來。

是以，她一心想把凌飛弄成與玄玄對立，但手法卻並不是那急迫的方式。

凌飛當然也會想到這一點，不過，他因爲心中沒有存下甚麼特別的意念，故而也不曾懷疑到大方女尼在暗中打着損人利己的花樣！

大方女尼低聲的唸了一聲佛號：道：「善哉！小施主這等顧慮，那也是情理中事，貧尼自是也不勉強了！」

她說這幾句話時，臉上一片莊嚴之色，叫人看來，她是一位心地慈祥的佛門子弟！

凌飛看得心中暗暗稱奇！

顯然這位大方女尼，眞正是個本性純良的女人！

當下，凌飛一笑道：「師太不用心中不安了，在下雖然不一定與那玄玄爲敵，但決不可能成爲朋友，如果師太的師父遭遇，當眞可憫，在下必助妳一臂之力！」

大方女尼合十道：「多謝小施主了！」

她緩緩的站起身，笑了一笑，接着道：「小施主，二更已盡，你必然是很餓了，貧尼就命人下廚去，整理幾樣小菜送來……」

不等凌飛說話，便自轉身而去。

過不了半炷香時候，大方女尼便領着兩名十二三歲小尼，端來一桌素菜，放在佛堂隔壁的一間房中。

凌飛此刻倒也覺得有些餓了，便也不再客氣，在大方女尼相陪之下，吃了一頓行走江湖以來，難得嘗到的素食！

凌飛飯後便在那小小佛堂上打坐調息，大方女尼則回到了自己的禪房！

三更剛過不久，凌飛突然被一陣怪異的聲音所驚醒。

他霍然睜開眼來，佛堂一燈螢螢，卻是不見有人。

凌飛怔了一怔，迅快的騰身而起，仔細的向四週打量不停，他確信這怪異聲音乃發自佛堂之中！

是以他雖然不會看到佛堂內有人，但卻並沒歇下來不找，當他一時沒見人影，很快的便想到那黃幔低垂的佛龕！

身形一閃，凌飛絕不遲疑的跳上了佛龕，伸手掀開了那兩幅黃幔！

頓時，凌飛整個人都呆了。

佛龕之內，根本沒有神像，而是擺着一張軟榻，軟榻之上，躺着一名赤身露體，沒着寸縷半絲的少女。

凌飛剎那間大感冒失，連忙閉起雙目，翻身從那佛龕上躍回地上。

他雖然只看了一眼，但這個裸女不是大方女尼，已可肯定，故而立即想到，要弄明白這是甚麼一回事，只有去找大方女尼了。

想到便做，凌飛立即向左面那間禪房中闖去。

凌飛又幾會想到，自己這雙腳一旦跨進了那禪房木門，就落入了別人的陷阱之中呢？

禪房的布簾，深垂在門外。

＊　＊　＊

簾內的木門，竟然未曾掩上，凌飛伸手一推，便將木門推開了。

撲鼻而入的卻是一股異香。

凌飛目光一掠，只見前面有一張楠木雲床，大方女尼正躺在雲床之上。

不過，她和那神龕少女一般竟然也是身上沒着寸縷半絲的！

雖然昏黯的燈光中，仍然白得如同一頭刮去了鬈毛的白羊般的光亮、柔滑，使人看了怦然心動！

絕的是，她那大字形的睡態，眞是撩人得很！

凌飛大大的皺眉，忍不住的連番暗叫倒霉！

怎地今晚見到的女人，全部不肯穿上衣服？

他搖了搖頭，便想退出房去！

但是，在那床上的大方女尼咿唔了一聲，睜開了一雙妙目，發出了一聲哀呼的聲音，道：「小施主……貧尼……穴道被人制住了……」

凌飛那欲轉未轉的身子迫得停住，閉上雙目，接道：「師太……妳……怎會被人點了穴道？」

大方女尼道：「貧尼也不知道，否則，對方又怎能得手？」

凌飛覺得事情有些奇怪，不由得興起了好奇之心，沉吟了一下道：「師太的穴道，不知傷在那裏？」

大方女尼呑吐了一會兒，方始接道：「這個……乃是丹田部位啊……」

凌飛這時連頭都大了。

心想，天下事那有這麼缺德？這被點穴道，爲何偏偏在丹田之下？

他此刻眞想退出，不再過問。

只是，就在他沉吟未答之際，大方女尼已然低聲道：「小施主，你……如果不肯代貧尼解開穴道，恐怕等到貧尼穴道自解之後，已是明日初更過後了！」

凌飛一聽，怔了一怔，暗道：「不錯，如果我不肯動手助她解穴，明天之事，豈不又要生出變化了麼？」

當下牙根一咬，大步走向雲床之前。

雙目緊閉，右手卻向那裸露的大方女尼丹田按去。

觸手之處，滑得使人心動！

而且，還有一股震悸的熱力，傳入掌心之中。

凌飛搖了搖頭，正想掌心內力吐出，運功解穴，但耳卻聽得大方女尼低聲道：「小施主，這裏不對呀……」

凌飛一呆道：「錯了麼？」

雙目急睜，向下望去，一剎那，他弄得滿臉通紅！

敢情自己那隻右手，竟是按在大方女尼的左胸之上！

他再不猶豫，右手一移，便向大方女尼丹田部位的小腹之上按去。

本來以凌飛的武功、耳力、心智，都不會稍有失算之處，但他卻又是按錯了地方，差到一尺多遠，而此刻這一按，依然是不曾落點正確，而是向下多移了寸許！

凌飛正是弱冠之年，幾曾經歷過這等滋味，剎那之間，竟是全身都爲之凍結了一般，僵立當地！

而這時大方女尼卻彷彿穴道已解，一雙玉腿竟能轉動自如，霍地一夾，把凌飛的右手，夾在雙腿之間。

從她那臉上，透出一陣迷人的笑意，喉中已發出不絕如縷的輕哼之聲！

對於男女之間的事，凌飛自是不懂。

不過，這等事彷彿是與生俱來的，根本用不着別人教導。

是以，他只覺得一陣難以抑制的衝動，使他急欲將這個女人抱在懷中。

就在他神智已失，俯身向下的一剎那，他突然心靈中起了一絲警兆！

以他過人的警覺，他覺出在自己的身後已有人來到。

色慾之心，頓時如遇寒冰般的冷却下去，心中完全明白了自己處境之險！

他的靈智回復，心中已然有了決定，不過，表面上他還是裝着十分迷糊。

右手故意作出下流動作，惹得那大方女尼咿唔連聲的發出淫蕩之媚笑！

這時候，身後果然有一條人影走了過來！

凌飛故意當作不知，直到那人

離自己不足尺許之處，方始暗運起神功護體。

剎那間，一股指風，銳勁的襲向凌飛玉枕穴而來。

凌飛在鼻中冷哼了一聲，右手使力一按，將那大方女尼的會陰穴封死，左手往後一揮，襲向身後之人！

他這一揮，因爲力道極大，觸手之處彷彿擊中了一個少女的前胸部位。

這時，兩聲嬌呼，同告入耳。

一前一後，兩個少女，全都被他制住了。

凌飛回頭一看，果然自己沒有料錯，身後之人，正也是一位沒穿衣衫的少女，大概就是神龕中的那一位。

此女顯然被凌飛這一掌擊得不輕，雙手抱着胸前，蹲在地下，伸不直腰。

凌飛越看越有氣，揚手一掌，拍上那少女的肩，直將那少女的身子打得橫飛五尺，伏在地上。

這時，他方始回過頭來，提起床單，將大方女尼的身體掩住，冷冷的笑道：「師太，妳編的好故事啊！」

大方女尼穴道被制，混身無法轉動，但是啞穴沒點，自然還能說話了。

凌飛語音方落，她即長嘆了一聲道：「小施主啊！貧尼並沒編甚麼故事來騙你！」

凌飛冷笑道：「沒有麼？那妳……這等不穿衣服，詐作穴道被制，用心何在？」

大方女尼道：「這個……這個貧尼委實難以啓齒！」

凌飛冷笑道：「爲甚麼？其實，妳不用講，在下也可以猜出來了。」

大方女尼搖搖頭道：「小施主，你不明白……」

凌飛道：「在下本來就不明白，否則也不會上你的當了……」他語音一頓，接道：「在下早該想到妳與玄玄是一個鼻孔出氣之人才對！」

大方女尼竟然長嘆了一聲，道：「小施主，你……唉！貧尼不過一念之差，使你有了這麼大的誤會，眞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凌飛冷笑道：「這算是誤會麼？妳說得也未免太輕鬆一些了。」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貧尼只因見你並無傷那玄玄之心，心中未免大爲着急，故想以肉身佈施，攏絡小施主，貧尼用心不好，但此情此義，尚望小施主見諒啊！」

凌飛聞言一怔，剎那間，簡直想不透大方女尼之言是眞是假。

不過，他口中卻道：「妳以爲在下會相信麼？」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不相信，這也是沒有法子，但貧尼本意，確是如此！」

凌飛冷笑道：「妳身爲佛門弟子，竟然不怕破了色戒，這已是大大超出常情。再說妳身爲婦道人家，這貞操二字，又怎可置之不當回事？」

大方女尼長嘆一聲道：「小施主，貧尼守候欲除玄玄之人，已經十五年了，今兒發現了小施主，休說只要貧尼獻出廿七年的貞操，就是要貧尼粉身碎骨，貧尼也不會稍有遲疑之心！」

她說來絲毫火氣也沒有，顯然是由衷之言了！

凌飛凝目注視了她，心中暗道：「她不過才廿七歲，爲甚麼適才打扮得臉上全是皺紋呢？

敢情大方未除衣衫之前，臉上曾經故意扮出很多皺紋，顯得自己十分年老，但此刻所見，倒是臉色紅潤，皮膚細嫩，眞如十七八歲的少女一樣。

看來，她說自己獻出廿七年貞操，那倒也不似假話。

凌飛有了這種想法，敵意頓時大消，微微一笑道：「師太此言如果是眞，在下倒是錯怪妳了！」

大方女尼道：「小施主，貧尼有一件事求你。」

凌飛道：「甚麼事？」

大方女尼道：「請小施主相助貧尼一臂之力，救出家師，並代我除去玄玄……」

凌飛道：「這個……」他沉吟了一下，卻是不曾回答是否應允！

大方低聲道：「小施主……請你先解開貧尼的穴道，可好？」

略一沉吟，慨然道：「師太不說，在下也覺得點了妳的穴道的不是了。」

右手一揮，隔着床單，按住大方女尼的氣海，掌心一挺，源源內力直透而出。

大方女尼適時吐了一口大氣，笑道：「多謝小施主。」

她話音未完，凌飛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按在氣海的右手竟是突然向上移去，將大方那渾圓的胴體抱住。

剎那間，只見他兩眼發直，口中熱氣直噴，大方女尼吃了一驚，喝道：「小施主你……」

但是，凌飛如瘋了一般，一躍上雲床，扯開了大方女尼身上的床單，撕開自己的衣服，一把將大方女尼摟住了！

大方女尼呆了一呆之後，陡地目光中淚光盈盈，低聲一嘆，續道：「小施主……你……你不該跨進那佛龕啊！想不到李妙妙的催情粉，竟然洒到那布幔之上……

喲！」

凌飛根本聽不到大方女尼之言，他此刻就如一頭猛虎般的野蠻，大方女尼話音未完，已然連連發出低聲呻吟……

但她咬着牙根，忍受着摧殘。

因爲她知道，凌飛在李妙妙的催情粉藥力發作之下，如果不能得到發洩，必將精力逆衝而死……

是以她忍受着。

＊　＊　＊

不知過了多久，凌飛終於疲累的睡倒在雲床之上。

大方女尼軟軟的翻了一個身，看看這個第一個佔有自己的男人，忍不住伸出手，爲他抹去汗珠，並且，緩慢的移動嬌軀貼着他，使他在自己懷中安睡。

大方女尼沒有去理暈死在禪房一角的那名少女，摟着凌飛沉沉睡去。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已是辰時過了。

凌飛睜開眼，驚得幾乎跳了起來。

不過，他立時靜定了下來，因爲，他依稀想起了發生過的事！

錯在誰？自己呢？還是這個抱着自己的女人？

一時間，他分不清，也辨不明！

他略略的扭了一下自己赤裸的身子，想退出大方女尼的胸懷，但是，卻把大方女尼弄醒了。

她雙目忽睜，一眼看到兩人相擁的情形，不由粉臉通紅，直向凌飛懷中偎過去。

佳人在抱，只把凌飛刺得心神一戰！

於是，丹田又昇起了一股熱力，忍不住將她抱緊……

足足又過了一個時辰，他們才互相鬆開了雙臂坐起。

大方含羞的笑了一笑，低聲道：「凌郎，妾身先爲你張羅一下衣衫……」

敢情凌飛的衣衫被自己撕破了幾處，她必須趕快爲他補一補，縫一縫。

凌飛舒暢地躺在雲床上等候，直到大方爲他弄好了一切，這才起身。

兩人穿妥當了，凌飛急步走到那穴道被制的裸女身前，道：「師太……」

大方這時已走到他身後，笑道：「凌郎，妾身俗家姓楊，小字如玉，凌郎叫我如玉便是。」

凌飛笑道：「那是玉姊姊了！」

大方笑着道：「不敢……經過昨宵之事，妾身已爲佛門不容，且等師仇得報之後，妾身自當另找名山，再度剃髮出家去，不過，從今天起，妾身卻要蓄髮還俗了。」

凌飛皺了眉道：「玉姊姊，這位姑娘的傷勢不輕，小弟想先把她治好。」

楊如玉道：「不用了，她本來是李妙妙手下的淫娃，任由她留在此處吧！」

凌飛道：「不妨事麼？」

楊如玉道：「不會妨事的，凌郎，咱們收拾一下，再去找玄玄啦。」

凌飛道：「也好。」

當下隨着楊如玉，出了朝雲下院。

＊　＊　＊

朝雲庵，座落朝雲峯向西的一片林莽之中。

果如楊如玉所言，這座庵院，倘非由她引導，外人眞是無法找得到。

兩人穿入叢林，直到朝雲庵近前，凌飛這才發現這座小得叫人出乎意料的尼庵，整個建築，只得一進山門，一進殿宇而已！

山門此刻緊閉，殿宇之內，也不聞鼓鐘之聲，靜悄悄的，除了晨雀早叫，決不會有人以爲這裏還有人居住！

凌飛在低聲問道：「玉姊姊，咱們可要叫門？」

楊如玉道：「不必了，我們越牆即可！」

她身形一閃，當先躍入山門之內。

此時，楊如玉已換了一套農婦打扮，頭上纏了一塊青布，看上去艷麗動人。

凌飛心中嘆了一口氣，也自越過矮牆落入朝雲庵的天井之中。

舉目向那殿中望去，卻是不見一個人，楊如玉悄悄的在他耳邊道：「凌郎，這殿宇的兩邊，各有一間禪房，左面是玄玄所住的，右邊則是她義女所居……」

凌飛一怔道：「玄玄還有義女麼？」

楊如玉點頭道：「可不，那李妙妙等少女，便是玄玄義女的手下……」

凌飛恍然而悟，道：「原來如此，指使李妙妙的人，不是玄玄本身了！」

楊如玉接口道：「這可不一定啦，玄玄的義女冷悠悠，據說武林中稱她是巫山仙子，凌郎聽說過麼？」

凌飛搖頭道：「不曾聽說過，只是……她的爲人，是否也如李妙妙一般呢？」

其實，他問的是多餘的！

試想李妙妙等人，在朝雲下院的作爲，若非由冷悠悠指使，她們又怎敢如此犯戒，由此可見，冷悠悠也必然是位妖女淫精了！

但是，楊如玉的回答，卻使他

太感意外。

楊如玉笑了一笑道:「凌郎,這冷悠悠的爲人,却是正派得很!」

凌飛呆了一呆,道:「怎麼會?」

楊如玉道:「休說凌郎不信,連妾身也不信,不過事實上,這十多年來,妾身看着她長大,倒眞是沒有見到她有越軌行爲的啊。」

凌飛道:「那眞是難得了!」

語音一頓,舉步向殿中行去。

楊如玉纖腰一擰,搶在凌飛之前,直向左邊那間禪房奔去。

就在兩人踏入殿宇的刹那,一名紫衣少女打右面的禪房中掀簾而出。

她大約二十一二年歲,臉色很蒼白,但輪廓很美,櫻口配上挺直的鼻樑,生就是美人胚子,如果她不是在寒着一張臉,而是嫣然一笑,那必然是使天下男子爲之傾倒。

凌飛瞧着她看了一眼,似乎觸怒了她,只見她柳眉一揚,撇着櫻唇,冷哼道:「你是甚麼人?竟敢亂闖本庵佛殿!」

不等凌飛回答,她又望向楊如玉喝道:「妳……不是大方麼?」

楊如玉格格笑道:「可不是!姑娘的眼力當眞不含糊!」

語音停了一停,接道:「姑娘,師叔呢?可是在禪房中打坐嗎?」

紫衣少女道:「不錯,大方,妳領着這個人,莫非要見我義母嗎?」

敢情這少女正是那巫山仙子冷悠悠了!

楊如玉點頭道:「姑娘,這位凌公子,乃是專程探望師叔而來的,姑娘可否代爲通傳一聲?」

冷悠悠看了凌飛一眼,道:「他是甚麼人門下?找她老人家有甚麼事?」

楊如玉道:「這個……愚姊就不明白了。」

冷悠悠臉色一變道:「妳不知道,爲何要領他前來,本庵的戒律,妳忘了麼?」

楊如玉道:「愚姊怎敢忘記師叔的戒律,只是……」

她故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姑娘,這凌公子的武功極是了得,下手制住了下院所有的人,迫着愚姊帶他前來,愚姊如不答應,只怕就要犧牲性命,數十條人命!」

冷悠悠妙目中精光突現,看着凌飛,她是有些不相信的一笑道:「他的武功比妳還强?」

楊如玉道:「姑娘可是不信?不瞞妳說,像凌公子的武功這般了得,愚姊還是第一次碰到如此高明的人呢!」

冷悠悠突然上前兩步,冷笑一聲,道:「我就不信……」突然一揮玉手,直向凌飛拍出一掌。

凌飛可眞是還沒有料到,冷悠悠竟是話沒說完,便自動起手來,當下不禁怒意頓生,心想,這個丫頭如此蠻不講理,想必不是甚麼好人了!

他有了這種想法之後,出手就不大含蓄了。

冷哼了一聲,左手電疾般往外一揮,五指宛如鐵鈎般直向冷悠悠的手腕扣去。

這一招出手之快,眞是使人目不暇給,如是換了楊如玉,自忖說不定就避不開這招陰掌手法了。

冷悠悠的武功倒是不弱,凌飛這一招手法施出,她心裏便知不好對付。身形一閃,右手急向下沉,四指一彈,彈向凌飛的笑腰穴部位,如此一來,逼得凌飛非得變招不可了!

凌飛劍眉一揚,喝道:「好手法!」

左手去勢未變,右手却是由上向下斬向冷悠悠的玉肩,如被切着,冷悠悠一條右臂必然被他砍成兩段,冷悠悠再好强,此刻也不敢逞狠了!

嬌軀一轉,飛退五尺,冷冷哼了一聲,道:「你的武功果然不錯,但是還不夠資格前來朝雲庵滋事。」話音一落,竟然掣出掛在身邊的寶劍,刷的一聲,斬向凌飛的頸側。

凌飛赤身空拳,眼見長劍離開自己不及五寸,迫得左足一曲,使出一個鐵橋板功夫,避過這一劍。

但他身形尚未仰起,右手已然着地,作了個支柱,右足一伸一縮,踢向冷悠悠的足踝。

冷悠悠可沒有料到凌飛竟然會施展這等的招數,吃驚之下,匆忙飛身躍起,斜斜的退回殿宇左側。

凌飛似乎對冷悠悠的印象很壞,在她飛身躍退之際,凌飛這時以雙手拍地,一躍而起,如影隨形一般疾射向冷悠悠。

冷悠悠此時身子離地還有尺許,而凌飛却搶先了一步,站在她準備落地的部位,除非冷悠悠不落下來,否則,一定撞向凌飛的懷中。

這本是一刹那間的事,冷悠悠身在半空中,根本沒有改變方位之能力,她粉面變色之下,連人帶劍的撞向凌飛前胸。

凌飛千算萬算,就是沒有算到冷悠悠手中那支長劍尚可刺中自己,眼見此劍鋒離胸不及寸許,匆忙中只將身子一側錯開了胸前部位,但左臂挨上了一劍,右手一挽,竟將冷悠悠的纖腰摟住。

冷悠悠的劍鋒,刺破了凌飛左臂衣衫,刺了一條長達三寸的血口!

但她整個的人却被凌飛抱得緊緊,胸貼胸,臉貼臉,一動也不能動。

凌飛沒有點她穴道,但冷悠悠却是不由自主的滿面發燒,渾身發軟。

她幾乎是癱在凌飛的懷中了。

楊如玉大概是見到了凌飛左臂滲出血漬,失色的趕了過來,低聲道:「你……傷得很重?」

凌飛笑道:「皮肉之傷,算不了甚麼!」

語音一頓,看了看懷中的冷悠悠接道:「玉姊姊,這位姑娘就是玄玄的義女,她已然落在我的手中,不知能挽救你的師父麼?」

楊如玉道:「這……妾身也不敢說!不過,奇怪的是,那玄玄師叔,爲何一直未曾露面?」

凌飛聞言一怔道:「也許她當眞沒回庵……」

他語音未已,只聽得一聲冷笑打從那左面禪房傳出道:「貧尼早在禪房中,誰說我沒有回來?」

凌飛一呆之間,那冷悠悠忽然纖手一揚,打了他一個耳光。

「啪」一聲響,把凌飛從恍惚中打得醒了過來,右手指力微運,將冷悠悠的穴道制住。

「砰」的一聲,冷悠悠的長劍已脫手落地。

凌飛這才大聲道:「說話的可是玄玄師太?」

房中人接道:「不錯,你是甚麼人的弟子,看樣子,似乎我那悠兒已被你所擒住了,是麼?」

凌飛道:「冷姑娘果然已被在下擒下了,師太爲何不肯出來一見?」

玄玄師太道:「貧尼出不出來都是一樣,小施主想與貧尼相見,不妨入內一晤!」

凌飛笑道:「晚生恭敬不如從命!」

一手抱起冷悠悠,向楊如玉道:「玉姊姊,咱們進去看看……」

* * *

這間禪房之內的光綫很暗,雖是紅日滿窗,仍然有着一股陰森的氣氛!

靠裏間的一座神像之前,盤膝坐了一位白髮老尼,灰色僧服,掩住了蒲團,披拂在地上。

老尼的對面一邊,則擺了兩張雲床,靠外的一張雲床,枕下露出劍柄。

這室內的陳設大不平常,凌飛只看得呆了一呆。

楊如玉進得房來,立即奔到老尼身前,低聲道:「弟子參見師叔……請師叔恕弟子脫去緇衣之罪。」

那玄玄老尼揮手道:「罷了,起來吧!天命如斯,不是人力所可左右,怪不得妳了!」

目光一轉,向凌飛道:「小施主,放下悠兒,貧尼有話要問你!」

凌飛這才想起,手中還抱着冷悠悠,當下連忙將冷悠悠放到靠外的那張雲床之上。轉身向玄玄老尼道:「在下凌飛,見過師太。」

玄玄老尼目光在凌飛身上轉動,笑道:「好一身百年少見的根骨,小施主,你出身那一個門派?」

凌飛見她一派慈祥,不似一個作惡之人,心中不禁有些不解,只見楊如玉在一旁並沒起身,心中更是惑然,當下沉吟了一下,方道:「在下不是六大門派的屬弟,一身武功,乃是家學淵源!」

玄玄老尼怔了一怔道:「家學淵源?甚麼人能夠使你舉手投足之間,便將貧尼的悠丫頭制住的呢?」

語音一頓,竟是低頭沉思不已!

凌飛却是笑道:「前輩不用想了!在下的父親,乃是大慈城之人……」

玄玄老尼忽然笑道:「天南劍叟凌天民是不是?」

凌飛道:「不錯,前輩識得家父?」

玄玄老尼笑道:「識得,令堂更是老尼在兒時的閨友,豈有不識之理,貧道托大,恐怕要叫你一聲賢侄了。」

凌飛連忙垂首行禮道:「小侄叩見師太……」

玄玄老尼道:「賢侄,你這身武功,傳自你父母,貧道並不懷疑,但是,那也不會一舉手便能勝過貧道的悠丫頭,只怕……你有甚麼奇遇吧?」

凌飛心中想,看來她與我爹娘相好,那是不假的,否則她又怎知我別有奇遇呢?

當下笑道:「前輩說得不錯,小侄果然另有所得,不過,仍是家學而已!」

玄玄老尼想了一想,道:「貧尼知道了,賢侄這一身武功,必是得到了你外祖父大慈劍聖的精英了。」

她一口道出,凌飛武功得自他外祖父,越發使凌飛相信了她所言屬實,頓時失笑道:「不錯,小侄正是承外祖和外婆見憐,把一身武功相授才有今日的成就。」

玄玄老尼道:「賢侄,你外祖乃是天下第一高手,你得了他的眞傳,武林中,只怕少有可敵你的人了。」

凌飛道：「前輩過獎了，小侄年輕得很，天下高過小侄的人，多得很啊！」

玄玄老尼笑道：「那是賢侄的客氣，不過……」

她略一遲疑，接道：「但不知賢侄已得你外祖秦大俠的幾成功力？」

凌飛道：「晚輩得家外祖錯愛，將他的一身功力轉注十之八九，否則，以小侄的年歲，也無法練就那麼深厚的內力啊！」

玄玄老尼聞言先是一怔，繼而大笑道：「原來劍聖已把功力轉注到賢侄的身上了麼？那就難怪悠兒出手不到三招，便無法脫開賢侄的掌握了！」

笑聲一轉，接道：「賢侄，你……怎會尋來了朝雲庵呢？貧尼居此，可是隱蔽得很。」

凌飛聞言，皺皺眉頭說道：「這個麼……小侄……」

他竟是遲疑的不往下說。

玄玄老尼有些不解的笑道：「賢侄為何不說了？莫非……莫非……她們在外犯了甚麼錯事？被賢侄發覺而來此處？」

凌飛聞言，暗忖：「看來她似是對那李妙妙的事情並不知道似的。」

他看看楊如玉一眼，又瞥了躺在雲床上，瞪大眼睛的冷悠悠一眼，終於笑道：「那倒不是，小侄今天是有事去朝雲下院……」

玄玄老尼突然搖搖頭道：「賢侄，你這話與適才在佛殿外所言不是完全不對了麼？有甚麼事，你不妨說將出來，悠兒和大方兩人，貧尼是從小帶大的，她們的為人，貧尼明白得很，心地善良，決非胡作妄為下賤之輩！」

凌飛仍然沉吟未語。

他是在想，此事如果說出來，對於玄玄師太的聲名大大有損，那豈不是有辱長輩了麼？

玄玄老尼見他依然沉吟，不由長長一嘆道：「賢侄，如果此間真有甚麼不好之事，你如不說，豈不叫貧道抱憾終身？孩子，你過來……」

凌飛依言移前兩步，道：「前輩有何指教？」

玄玄老尼忽然掀開僧袍，道：「賢侄，貧尼是個殘廢之人，此間一切的事，都早已不聞不問，如果她們有甚麼錯了，還望賢侄轉告貧尼才好！」

凌飛目光過處，敢情玄玄師太的雙腿，自膝蓋之下全都削去了，怪不得她僧袍那麼長，掩住那蒲團了。

凌飛看得心中一震，脫口道：「前輩雙足原來斷去了麼？小侄幾乎錯怪了妳老人家了……」

玄玄老尼長長一嘆道：「聽賢侄之言，那真是朝雲庵在外做了甚麼壞事了？」

凌飛痛苦的吁了一口氣，道：「也許……這事與妳老無關……」

當下把李妙妙等前去大巴山秋月山莊之事說了一遍，並且，連朝雲庵下院所見，也說了個概略，只將自己與楊如玉的關係保留下來沒說。

玄玄老尼聽得雙眉深鎖，口中連呼佛號，喃喃道：「罪孽，罪孽啊！」

楊如玉這時候忽然低聲說道：「師叔，這事不是悠悠妹子所為，師叔不用生氣。」

玄玄老尼怒道：「不是悠悠麼？那李妙妙等四個丫頭，不都是她去買回來的麼？論起罪魁禍首，除了悠悠還能夠怪誰呢？」

凌飛道：「前輩之言，固然有理，但冷姑娘如果也被瞞住，那就不能夠怪她了！」

玄玄老尼道：「她也不是斷了腿，瞎了眼，怎會被她們瞞過了，賢侄，解開她穴道，待貧道自己問她。」

凌飛想了一想，走了過去，拍開了冷悠悠的穴道。

冷悠悠一躍而起，低着頭向玄玄老尼的身前行去。

玄玄師太目光一凝，喝道：「悠兒，凌公子適才所言妳聽到嗎？」

冷悠悠道：「聽到了，不過，孩兒並不知道她們如此為非作歹！」

玄玄師太笑道：「妳不知道，那有甚麼人知道？」

冷悠悠回答道：「行雲、佈雨二婢知道……」

玄玄師太一怔道：「誰是行雲，誰是佈雨？」

冷悠悠遲疑了一下，才說道：「她們是……女兒派出去監視李妙妙等四女的丫頭啊……」

玄玄師太怔了一怔道：「好！為甚麼要派出人去監視她們呢？難道……妳早就知道她們在外胡作非為麼？」

冷悠悠低聲道：「孩兒確是知道，不過，孩兒所以放任她們，也是為了母親之故！」

玄玄師太冷冷一笑道：「哼，為了我麼？」

冷悠悠道：「女兒正是這等用意！」

玄玄師太大喝聲道：「任由她們敗壞佛門淨土，還說是為了我？這怎能叫人相信呢？」

冷悠悠道：「女兒放任她們，乃是利用她們來攏絡天下高手，為母親報仇的……」

（未完・一）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上文提要： 方寶玉返回飯店找前後左右，前後左右已不見了踪影。而白眉太監冷森嚴却出現在面前，準備將方寶玉交給皇上做小太監，並用轎子將方寶玉抬到京城。在一座巨宅門前，方寶玉被一美女迎進屋內，還告知他除了不准離開京城，做甚麼都可以。此後，由那美女神鳳和一羣婢女侍候他吃喝玩樂……

誤擊丫鬟胖臉　失足撞爛鳥籠

少女恭聲道：「奴婢是來伺候方少爺沐浴更衣的。」

方寶玉這才想起，神鳳曾經說過，要自己先行沐浴更衣，然後才再行進膳。神鳳既然早已有言在先，自當先行沐浴更衣才是。

但方寶玉卻突然改變主意，說道：「我要先吃東西，然後才沐浴更衣。」他並不請求神鳳是否同意，而是斬釘截鐵地把自己的決定說出來。

神鳳臉上並無訝異或是不滿之色，隨即說道：「都是一樣。」

方寶玉卻搖搖頭，道：「並不一樣。」

神鳳笑道：「又有什麼分別了？」

方寶玉道：「先沐浴後進食，是你的意思。先進食後沐浴，卻是我的決定。」

神鳳仍然笑容滿臉，道：「自然一切以方少爺的決定作準。」

方寶玉哈哈大笑，抓起元蹄肉，大塊大塊地放入嘴裏。

喝得一兩杯酒，但覺混身燙熱，卻也舒暢無比，如此大吃大喝，不到半個時辰，肚皮已脹起，要是再吃下去，恐怕連走路也有困難。

那個白白胖胖的少女又挨近過來，方寶玉哈哈一笑，道：「你老是要老子洗澡，是不是嫌我不乾淨？」

白白胖胖的少女道：「奴婢不敢。」

方寶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覺得這侍婢雖然肥胖，卻也貌美之極，便問：「你叫什麼名字？」

白白胖胖的少女恭聲回答：「奴婢叫小春。」

方寶玉聽了，眉頭大皺，忖道：「這小胖婢叫小春，胖鬼的意中人肥得驚天動地，芳名也叫春花，莫非天下間所有肥肥胖胖的女子，都喜歡用『春』字為名？」

他一面想，一面皺眉擠眼，臉上神情古怪之極，直把小春瞧得莫名其妙，卻又不敢開口發問。

驀地，方寶玉更想起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曾聽人言，古時的女子，以肥胖為美，是以楊貴妃也是個珠圓玉潤的肥美人，否則也不會出了『燕瘦環肥』這一句話來……由是觀之，『思春』者，『思肥』也，可見這『春』、『肥』二字，意思相近，甚至可以相通，唔……是了，『肥』便是『美』，『思春』等如『思肥』，難怪冷春花、小春這些大大小小的肥胖美人，芳名中皆有這個『春』字！」

再想下去，更是離奇萬丈：「常言道『春色無邊』，又有道『一室皆春』，更有所謂『春滿杏林』，可見着實大有道理。『春色無邊』者，可

自是形容肥大美人的嬌軀又橫又闊，置身其間，大有無邊無際，如入汪洋大海之感。至於『一室皆春』，這可未免肥膩得過份……試想在一室之內，全是大大小小的肥女人，豈非擠逼得連氣也透不過來嗎？還有那句『春滿杏林』，那可還逍遙自在一些，『杏林』總比『一室』廣闊，縱然在杏花林中擠滿了大肥婆大肥妹妹，總不至於擠逼得爲之氣絕罷？哈哈！好春！好春！好一個春春……」

衆女瞧着這位方少爺，只見他時而臉露怪笑，時而咬牙切齒，不旋踵間又張牙舞爪，仿若一隻餓狼，不禁爲之面面相覷，莫名其妙。

倏地，方寶玉大叫一聲：「老子沐浴去也！」

小春連忙緊緊相伴，和三個少女一起引領這位方少爺前往浴池。

這巨宅之內，屋宇樓閣多得不可勝數，單是廻廊亭台水榭之類的建築，已多得令人看得眼花撩亂，倘若貿然步入其間，必將有迷途之虞。

偌大巨宅，浴池自然不止一處，而小春帶領方寶玉前往的浴池，則名曰：「陽春池」，上有石碑鐫刻其名。

方寶玉識字有限，問小春：「這三個是什麼字？」小春據實回答，方寶玉哈哈一笑，朗聲道：「又是一個春。」小春不明所以，只好陪笑。

她這一笑，卻也甜美動人之極，方寶玉呆呆地瞧着她，忍不住在她肥肥白白的小手上揑了一把。

小春並沒閃躲，也沒有慍怒，只是胖胖白白的臉龐上笑意略減。

方寶玉心中大樂，忖道：「當年唐明皇的那個什麼池，有個『肥環』出浴，因此而名滿天下。今天老子也有個什麼陽春池，雖沒有『肥環出浴』，卻有肥婢侍候老子沐浴更衣，可見老子的福氣，已直逼唐明皇者也。」越想越是心境愉快，精神爽利，但身邊有四個或肥或瘦的少女瞧着自己，卻又如何能脫光衣服跳入池中沐浴？

他畢竟還是個少年，雖則平時無賴兼光棍，但在這關節上仍然臉皮嫩薄。當下揮一揮手，對小春說道：「老子沐浴時，最喜放屁，雖不甚響，卻是極臭，而且臭氣可以傷人，爲免傷及無辜，你們快快退下。」

小春聽得呆若木鷄，其餘三個少女一人臉紅，一人失笑，另一人瞠目結舌，張大了嘴巴卻說不出半個字來。

過了好一會，白白胖胖的小春勉强鎭定心神，說道：「我們若都退了出去，誰來給方少爺擦背？」

方寶玉道：「我背上有刺青，刺了一個辟邪趕鬼的大魔神，模樣十分可怕，你們若瞧見了，準會給嚇得害病，所以還是免了。」說着，連連揮手踢足，要把四女趕出陽春池外。

豈料小春卻不住搖頭，道：「鳳姐兒有命，嚴令奴婢等務須慇懃侍候方少爺，要是她知道咱們躲懶，說不定會抽咱們的筋，剝咱們的皮。」

方寶玉一怔，隨即道：「這樣也好，要是把皮剝得乾乾淨淨，切一兩斤嫩肉來下酒，最妙不過。」

小春等聽了，竟然齊齊放聲大哭。

方寶玉大吃一驚，原來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女人放聲大哭，只須有一個女人哭了，他也會頭皮發炸，身如慘遭萬蟻噬咬一般。

如今四女一齊大哭，雖未致於哭聲震天，卻已有令他魂飛魄散的威力，要是不及時制止，那可大大不妙。

他一急之下，連忙大喝道：「不准哭！」

方寶玉一喝之下，小春等四女立刻止住了哭聲，但人人臉上依然愁眉苦臉，如喪考妣。

方寶玉無奈，只好投降，道：「你們是一定要爲老子擦背的，對不？」

小春忙道：「是的！」

方寶玉道：「老子若不給你們擦背，你們就會犯了『疏於擦背』之罪，對不？」

小春等四女立時給他逗得破涕爲笑，小春强忍笑意，道：「是的。」

方寶玉嘆了口氣，道：「這就沒法子了，反正老子也不想吃你們剝了皮之後的嫩肉，這就姑且大方一點，讓你們其中一人爲老子擦背罷。」

小春等大喜，連聲道謝。

方寶玉皺眉道：「又不是老子爲你們擦背，何必如此感激？只不過，我有個條件，若不依從，一切免談。」

小春忙道：「什麼條件，請方少爺吩咐下來便是。」

方寶玉道：「老子背上的大魔神兇厲無比，你們若是瞧見了，勢必害病，甚或變成瘋狂的樣子，爲着安全起見，必須把眼睛用布蒙着，才能爲我擦背……還有，最好連鼻孔也一併蒙着，以免爲老子的臭屁所傷。」

小春「哦」的一聲，迭聲道：「奴婢明白了！奴婢明白了！」

方寶玉眉頭一皺，道：「你明白了什麼？」

小春眨眨眼，道：「奴婢明白了方少爺的心意……方少爺是不想

讓我們瞧見你的身體。」她臉上神情促狹，似已看穿了方寶玉的把戲。

方寶玉「哼」一聲，粗聲粗氣地喝道：「你們之中，誰個不怕臭屁的，快快報上名來。」

小春悠然一笑，道：「就讓我來侍候方少爺罷。」

她笑得又甜又好看，方寶玉就算想再粗聲粗氣多說幾句話，卻已硬不起心腸來。

當下小春用一塊翠綠手帕蒙住雙眼，其後又恐防方少爺在沐浴時眞的有猛烈臭屁攻將上來，又把手帕向下一拉，連鼻孔也一併蓋住。

其餘三名少女，一律遠離陽春池，以免給臭屁傷及無辜云云。

方寶玉數日以來，一直風塵僕僕，身上的風塵味實在相當厲害。這陽春池的池水，顯然預先有人悉心調理，池水一片淸香，兼且又暖又燙，泡浴其中，實乃人生莫大暢快之事。

小春以翠綠手帕蒙住臉孔，小心翼翼地爲方少爺洗身擦背，少男少女距離既近，又復耳鬢廝磨，方寶玉漸覺小腹以下似有火團正在燃燒，而且「火勢」越來越是猛烈，頗有因此而頭昏腦脹之苦，但在苦惱之餘，卻又其樂無窮。

小春慇懃侍候，方寶玉心想：「便是做了皇帝，只怕也不外如是。」但覺小腹以下的火團，已達到難以抑制的田地。

便在這時，小春用胖胖白白的小手，把他從陽春池內拉了起來。

方寶玉大窘，尙幸回頭一望，小春姑娘仍然以翠綠手帕蒙住了臉，這才鬆一口氣。

沐浴既罷，更換新衣。

更衣過後，對着浴池旁的一面大銅鏡一瞧，不禁連方寶玉也差點認不出自己的模樣來。

只見銅鏡內的方寶玉，頭上戴着金絲鑲寶紫金冠，身穿金蟒大袍，繫着五色蟾蜍絛，頸上更掛着長命鎖，儼然是個少年侯爵，富家子弟的模樣。

除此之外，當日金銅人慨贈給他的匕首，也在懷中。

此時，小春早已除下了手帕，笑道：「方少爺果然是一表人材。難得！難得！」

方寶玉得意洋洋，但卻又突然「啊呀」一聲，怪叫道：「不好啦！」

小春吃了一驚：「什麼事？」

方寶玉一跺脚，道：「也許是老子太疲倦了，在沐浴之際，竟然忘了大放臭屁。」

小春這才恍然，但卻又神秘曖昧地一笑，道：「不但忘了放……放那個氣……連背上的大魔神也溜掉了，想必是方少爺實在太疲倦之故……」說到這裏，一張原本白白胖胖的俏臉，已紅得像是給火燒一樣。

方寶玉心中有數，卻只是打個哈哈，把事情含含糊糊混過便算。

他在陽春池周遭走了一回，原本甚是睏倦，但沐浴後卻精神大振，不想睡覺。

此時，天色已晚，但見新月如鈎，斜斜掛在天際，巨宅內處處景色怡人，遠勝揚州城內各大小妓院多矣。

然而，方寶玉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心想：「白眉閹賊把老子軟禁在這裏，定必他媽的不懷好意，莫非……莫非他要把老子養得肥肥白白，然後才一刀把老子閹掉，送入皇宮去侍候皇帝老子不成？」但想來想去，又覺得此事不合情理。

漫步良久，又自尋思道：「冷森嚴要把老子送入宮中侍候皇上，事前卻對老子厚待有加，莫非他看準老子做了太監之後，定必深獲皇上寵信，與其日後巴結老子，不若趁早表明心迹，有如當年曹操之厚待關公，什麼上馬提金，下馬提銀，七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哼！他有曹孟德那麼厲害嗎？只怕未必……」想了良久，又覺這般估計，似是而非之至。

他左推右算，思前想後，仍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氣惱之下，突然橫伸雙臂，大喝一聲：「氣煞我也！」

他大喝一聲，倒也無傷大雅。但如此毫無朕兆地橫伸雙臂，卻誤打誤撞，左拳「砰」然一聲轟中了小春胖胖白白的臉。

小春並未慘叫，只是捂着鼻子，神情詫異地望住方少爺。

方寶玉「誤中胖臉」，既好笑但也頗有歉意，伸手拉開小春捂着鼻子的雙手，只見一拳竟把小春轟得鼻血長流，連嘴唇也浮腫起來。

方寶玉「咄」的一聲大叫，道：「雖未沙塵滾滾，竟也殺錯良民，老子很對不住小春，莫怪！莫怪！」

小春搖搖頭，道：「這不關方少爺的事，都是奴婢不好，什麼地方不好站，偏偏站在這裏，阻礙了方少爺練拳。」

方寶玉那懂什麼拳法，就算是懂，也決不會在這時候勤練不懈。遂訕訕一笑，對小春道：「老子這一拳雖然看來兇猛，但並未貫注內力，小春姑娘不必擔心。」

小春道：「奴婢省得。」

那一拳，方寶玉自然未曾貫注內力。

一個連半點內功基礎竅門也不懂之人，又如何能把內力貫注入拳頭上？

小春一直慇懃侍候方寶玉，但

她自己給方少爺一拳，轟得鼻血長流，除了捂着鼻子動也不動之外，卻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方寶玉倏地雙目圓睜，瞪着其餘三名少女，喝道：「小春變成血春了，快去把上好的金創藥拿來。」其中一名少女急急點頭，匆匆趕出去找金創藥。

小春見方少爺倒算關心自己，不禁感激地說道：「奴婢這賤體，不敢有勞少爺費心。」

方寶玉「嘖嘖」連聲，道：「你長得又白又胖，福氣十足加一，何賤之有？再說，你是給老子一拳打傷的，要是因此流血不止就此一命嗚呼，我未免太對你不住。」說着，在小春的胖臉上捏捏摸摸，深感「一樂也」。

未幾，那少女已捧着一個玉瓶回來，瓶中載滿了上等的金創藥。方寶玉親手爲小春療傷，把珍貴之極的金創藥當作蒜泥般，在小春的臉上、鼻上、嘴唇上亂敷三十六，後來塗敷得性起，索性連小春的頭上也撒上一大堆金創藥，繼而順手牽羊，雙手不斷在小春的頰際摸來摸去，旁若無人。

如此療傷，倒也過癮之至。

正當方寶玉越摸越過癮的時候，背後忽然有一個粗濁的聲音響起：「金衣特使趙鵬武，向方少爺請安。」

這是一個男子的聲音，殆無疑問。

方寶玉差點給這人嚇出一身冷汗，他自從進入這座巨宅之後，所見的全是妙齡少女，還以爲這裏全是女子天下的女兒國。豈料正當自己捏捏摸摸小春姑娘，快活過癮之至的時候，突然殺出這麼一個程咬金向自己「請安」，不禁又驚又怒，卻又發作不得，只好沉着臉轉身望向那人。

只見那人大約三十五六年紀，一身金色勁裝，腰懸金刀，彷彿連臉孔都是金金黃黃的，令人一看之下，頗有怪異、肅殺可怕之感。

方寶玉不禁向後倒退一步，道：「你……你叫趙鵬武？又叫金衣特使？你在這裏是幹什麼的？」

趙鵬武拱手答道：「屬下是這座宅院的護院武師，人稱『金衣特使』，但從這一刻起，方少爺便是我的主人，只要方少爺有命，屬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方寶玉一怔，道：「是神鳳叫你跟着我嗎？」

趙鵬武道：「不，神鳳與屬下，各司其職，她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她。」

方寶玉陡地臉色一寒，道：「如此說來，是冷公公叫你跟着我的了？」

趙鵬武道：「屬下只聽命我家主人，但我家主人有命，從今後起，方少爺就是我的主人，只要方少爺下令，屬下赴湯蹈火，決不皺眉。」說得鏗鏘有聲，絕無半點遲疑。

方寶玉沉吟良久，豈料趙鵬武立刻說道：「我家主人，正是京城內鼎鼎大名的『萬勝齋』老闆萬老員外。」

方寶玉道：「『萬勝齋』是幹什麼的？」

趙鵬武道：「『萬勝齋』是書齋，也有古玩、玉石、寶物，無不價值連城，在京城中大大有名。」

方寶玉道：「我若想去瞧瞧，可以嗎？」

趙鵬武道：「瞧瞧是可以的，但很不湊巧，『萬勝齋』已在上個月失火，完全被燒毀。」

方寶玉一呆，道：「如此說來，你家主人萬老員外豈非損失慘重？」

趙鵬武道：「損失雖大，但萬老員外有的是金山銀海，區區一座『萬勝齋』付諸一炬，也算不上是一件大事。」

方寶玉「哼」一聲，心想：「你這個奴才，口氣比河馬還大。」究竟河馬口氣有多大，他自己也是不甚了了。

自沐浴後，方寶玉本已精神百倍，但橫裏殺出這麼一個程咬金，雖則聲稱是自己的奴才下屬，但畢竟此人遠遠不如神鳳、小春等姑娘那般可愛，不禁又再「呵欠」連聲，睏倦之態表露無遺。

小春早已止血，睹狀便對趙鵬武道：「方少爺要休息啦，趙爺有什麼事，明天再談罷。」

方寶玉忙道：「小春說得是，你暫且退開，若有事情，自會派人叫你來見我。」他到此不及半天，已擺出了少主人的架子。

他一下命令，趙鵬武立刻恭聲回答：「屬下遵命。」轉身大步離去，頭也不回。

方寶玉吁了一口氣，然後對小春說道：「這一個人，以後最好不要再纏住老子。」

小春眨了眨眼，道：「方少爺，時候不早，你也該休息了。」

然後，小春就帶引着方寶玉，轉轉折折地來到了一間陳設華麗的臥室中。

臥室中，有一張大得出奇的床。

方寶玉笑了笑，道：「這是一張床？還是個擂台？」

小春道：「我從來沒有見過擂台，可不知道擂台究竟是怎樣的。」

方寶玉哈哈一笑，道：「打擂台是很精采的，但必須要有兩個人才能對打。」

小春道：「我不懂得打擂台。」

方寶玉道：「你不懂，我來教你。」

小春道：「如何打法？」

方寶玉道：「你先跳上擂台，讓我來教你。」

小春搖搖頭，道：「這……這是方少爺的床，並不是擂台。」

方寶玉道：「這是床也好，是擂台也好，都沒有什麼分別，你跳上去，咱們自有下文。」

小春把頭搖得更厲害，連聲道：「不可以！不可以！奴婢……奴婢告退了。」

小春急急退下，方寶玉想伸手把她拉住，卻一手抓了個空。

小春走了，所有人都走了，臥室之中，只賸下方寶玉一個人。

方寶玉嘆了口氣，仰面倒臥在大床上。也許他實在是太疲累了，臥在床上片刻，便已呼呼大睡，這一覺居然睡得甚是香甜。

矇矇矓矓間，他看見一條金毛大牛，搖搖晃晃地走了過來，這金牛居然懂得人語，道：「方少爺，你來得正好。」

方寶玉笑道：「牛兄，有何指教啦？」

金牛嘆一口氣，道：「你快快恭喜我罷！恭喜完畢之後，還要快快巴結我！」

方寶玉大奇：「牛兄有何喜事？」

金牛道：「我快要官拜一品大員，成爲朝中權貴啦，說不定連狀元爺都會由我一手包辦哪。」

方寶玉更奇，道：「牛兄，你識字嗎？」

金牛道：「小弟目不識丁。」

方寶玉又問了一句蠢話：「牛兄，你懂得寫文章嗎？」

金牛道：「小弟既然目不識丁，連『牛』字怎樣寫也不曉得，又如何能寫文章？」

方寶玉道：「既不懂得寫文章，又不識得字，如何便能官拜一品？」

金牛道：「今個兒早上，小弟時來運到，拜了一個大人物做乾爹。」

方寶玉道：「這個大人物是何方神聖？」

金牛道：「魏忠賢是也。」

方寶玉陡地怔呆住，作聲不得。

良久，又聽見這金牛道：「魏公公權傾朝野，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只要他說一句話，猶勝皇上頒下的聖旨，小弟有了這樣的一個乾爹，又何愁不能飛黃騰達！哈哈！哈哈哈！」

驀地，金牛在獰笑聲中，突然轉身，卻以後蹄猛撞方寶玉胸口。

方寶玉連中數蹄，疼極而醒，但見臥室內窗明几淨，杳無一人，更無金牛踪影，原來是個南柯一夢。

方寶玉氣惱之餘，大罵金牛是個大王八，罵了一回，又覺睏倦不已，始再蒙頭大睡。

這一覺，太平無事，直至日上三竿，方始緩緩睜開眼睛。

甫一下床，已有四婢慇懃侍候，但卻不見小春。

方寶玉梳洗方罷，問其中一婢：「小春在那裏？」

這侍婢答道：「春姑娘昨晚吃了一拳，身體不適，鳳姐兒着令她好好休養數天。」

方寶玉「吔」的一聲大叫：「你怎不早一點說！」

侍婢道：「方少爺沒有問，奴婢不敢胡亂說話。」

方寶玉「哼」一聲，匆匆披上外衣，道：「我要見小春姑娘，快快引路。」

侍婢卻道：「小春姑娘不在這裏。」

方寶玉臉色一變，道：「不在這裏又在那裏？」

侍婢道：「鳳姐兒有命，着令小春回家休養。」

方寶玉道：「小春姑娘家居何處？」

侍婢道：「蘇州。」

方寶玉一怔，道：「蘇州距離此地有多遠？」

侍婢搖搖頭，道：「侍婢不大清楚，但聽說……最少也在千里之外……」

方寶玉又是爲之一怔。

這一次，他怔呆了一頓飯時光，似乎大有一直怔呆下去之勢。

那侍婢見方寶玉怔呆不已，她也只好陪着他怔呆着，兩人適才還是你一言我一語，有問有答，但忽然間卻沉寂下來，就像是兩尊泥塑人像一般無異。

幸而在一頓飯時光後，方寶玉總算忽然吁一口氣，開腔說話，他道：「我要見一見神鳳，她在那裏？」

侍婢道：「鳳姐兒在水榭那邊練劍。」

然後，這侍婢就帶着方寶玉，在廻廊、花園、亭台樓閣通道間左穿右插，終於來到了「聽濤小榭」。

小榭四周，遍植桃花，桃花雖未盛放，但神鳳白裡透紅的臉龐，卻比桃花還更嬌艷奪目。

她果然正在練劍。

只見她一步三轉，一轉三式，大小連環，招中有招，變中再變，「美人捲簾」、「玉女穿梭」、「鯉躍龍門」，不斷在水榭騰挪跳躍，姿態甚是美妙。

對於劍法，方寶玉是全不在行的，但看女孩子的眼光卻還不賴，

他一面看，一面不住點頭稱讚，道：「好！好！眞好！」他身邊的侍婢自是以爲這位方少爺是個識貨的武學大行家，對神鳳姑娘的劍法大加賞識，可不知道方少爺那個「好」字，全然是瞧在神鳳的俏臉上，跟她的劍法可全然沒有半點相干。

神鳳練劍即罷，把劍插回入鞘，隨即笑盈盈地向方寶玉走了過來，道：「小妹技藝粗淺，方少爺請莫見笑。」

方寶玉忙道：「姐姐細滑得很，半點兒也不粗糙。」神鳳說的是自己的劍法，但方寶玉卻在說她的皮膚光滑嫩白，可算是風牛馬不相及之至。

神鳳可不怎麼懂他的意思，想了一想，不明所以，卻也不便追問。

方寶玉環視四周景物，撫掌笑道：「這裏是個好地方，什麼都好，就是神秘了一些。」

神鳳嫣然一笑，道：「請恕小妹愚昧，可不明白方少爺是何所指？」

方寶玉道：「但凡神秘的地方，總會有些神秘的傢伙在晃來晃去。」

神鳳笑了笑，道：「方少爺是說小妹的舉止故作神秘？」

方寶玉連連搖頭，道：「你是神鳳，神鳳神矣，卻不怎麼神秘，照我看，你是個磊落光明的女中丈夫！」

神鳳「噗嗤」一聲笑了起來，道：「方少爺誇奬了。」

方寶玉道：「我是個老實人，向來實話實說，此言何謬之有！」

神鳳聽了，不禁又是抿嘴一笑。

方寶玉瞧着她的俏臉，頗有如飲醇醪之態，心想：「這幾天以來，老子似乎交上了他媽的桃花運，前者有小嫣，接着又有一個阿蓉姑娘，眼前這個神神秘秘的神鳳，同樣漂亮得呱呱叫！」

他嘴裏說神鳳光明磊落，並不神秘，但心裏卻認爲這個「神小姐」，簡直是神秘得無以復加。

神鳳道：「方少爺，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好了，不必埋藏在心裏。」

方寶玉道：「這個自然，神鳳姐姐既是磊落光明的女中丈夫，在下就決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做事鬼鬼祟祟，讓神鳳姐姐把我瞧扁了！」

神鳳道：「還望方少爺據實相告。」

方寶玉「唔」了一聲，道：「你們這裏，是不是有一位什麼『金衣特使』？」

神鳳道：「方少爺是說趙鵬武嗎？不錯，趙鵬武是這裏的護院武師，爲人很是不錯，性情十分耿直。」

方寶玉道：「他這個人是直是彎，我不大清楚，正因爲不大清楚他的爲人，因此必須向姐姐請教請教。」

神鳳道：「趙鵬武的事，我向來都是管不着的。」

方寶玉忖道：「這位『神小姐』美則美矣，但却是狡獪得緊，可不像小春那麼忠直……」

眉頭一皺，說道：「我也不是叫姐姐去管這個人，老實說，他這麼一個大男人，就算管得着，也犯不着去管，免生磨擦。」

神鳳道：「方少爺說得甚是。」

方寶玉的心思卻是「神鳳是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她多點靠着老子這邊廂，那是很好的，要是跟別的男人挨挨碰碰，你管我，我管你的，可不妙哉！」

他心念廻轉，嘴裏卻道：「其實嘛，這位趙老兄的爲人，也相當不錯，而且還對老……對我執禮甚恭，非常客氣，更表示要向我效忠，咳咳……這個嘛，倒是不必的……」

神鳳微笑道：「原來方少爺不喜歡趙鵬武跟隨在你左右，那可容易得很，我派人去向他說一句便是。」

方寶玉忙道：「這可麻煩你啦！」心中卻在冷笑：「剛才還說管他不着，如今卻分明管到老趙頭上去，嘿嘿……」但暗自冷笑之餘，卻又瞧着神鳳的臉，越看越是心頭癢癢的，恨不得撲上前在她嫵媚的臉蛋咬一口。

神鳳又道：「方少爺，還有別的事情嗎？」

方寶玉道：「還有一樁事，須向神鳳姐姐請教。」

神鳳道：「方少爺儘請吩咐。」

方寶玉道：「小春姑娘何以不在這裏？她眞的回家去了嗎？」

神鳳道：「是的。」

方寶玉目不轉睛地瞧着她的臉，道：「是你命令她回家療養傷勢的嗎？」

神鳳道：「是的。」

方寶玉道：「小春回家，一回就是上千里路的蘇州？」

神鳳道：「蘇州距離京城，自然是路途遙遠的，但小春所去的『蘇州』，距離此地僅有百丈之差。」

方寶玉一愕，道：「那算是什麼樣的一個『蘇州』？」

神鳳嫣然一笑，道：「實不相瞞，小春有個親戚，是在京城內開設客棧酒家的，那是小春的姨丈，那座客棧，就叫『蘇州樓』。」

方寶玉這才恍然，道：「這麼說，小春並不是回到千里迢迢外的

蘇州，只是溜到了百丈之外的『蘇州樓』！」

神鳳頷首說道：「本來就是如此。」

方寶玉沉吟片刻，忽然道：「我是頭一遭到京城來，久聞天子脚下熱鬧非凡，難得今天天氣上佳，這便出外遊逛遊逛，順道去瞧瞧小春姑娘，姐姐意下如何？」

神鳳回答得極是爽快，道：「方少爺初到京師，原該到處瀏覽風景勝地，你要什麼人相隨伺候，便請囑咐。」

方寶玉又再沉吟良久，才道：「要是姐姐有空，就勞煩你帶路罷。」

神鳳道：「遵命。」

當下神鳳便帶着方寶玉離開這座巨宅，但後面卻又有一人緊隨。

那是一個國字臉，眼睛大大的少年，年紀比方寶玉略大一兩歲，但却渾身肌肉有如鋼鐵，一望而知是個練武中人。

方寶玉眉頭一皺，道：「他是幹什麼的？」

神鳳道：「保鏢。」

方寶玉道：「咱們又不是鏢局裏的貨，他跟着咱們作甚？」

神鳳道：「方少爺既不喜歡趙鵬武做你的保鏢，就只好由我的弟弟充當充當啦。」

方寶玉故意問：「這小子是你的師弟？」

神鳳搖搖頭，道：「不是師弟，是我的同胞弟弟，他叫神手。」

方寶玉聽了，不禁爲之一呆。

神鳳道：「神手是趙鵬武的師弟，他們的師父，是一位江湖異人，武功相當了得。」

方寶玉心想：「要是老子肯拜那個什麼金劍人爲師，只消一抬出他老人家的金漆招牌，其餘人的勞什子師父，一律當作羊牯可也。」

兩男一女，兩個在前，一個遙遙跟在後面。

轉出大街，雖然時候尚早，卻已人潮如湧，好不熱鬧。方寶玉左顧右盼，看見街上也有不少女子左穿右插，有些平平無奇，有些其醜如豬，有些也算標緻，但跟神鳳一比，卻是差之遠矣。

方寶玉正要問那「蘇州樓」在何處，倏地眼前大亮，竟張大了嘴巴，半天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神鳳大奇，瞧着這位出神呆楞的方少爺，終於忍不住問：「什麼事啦？」

方寶玉伸手向前一指，叠聲道：「喝茶！喝茶！」

神鳳更奇怪，但方少爺既然「茶與忽發」，自當陪他一起前往茶館喝個飽可也。

這條長街，前面就有一間茶館，茶館內早已擠滿了顧客。方寶玉不管三九二十七，伸開雙臂左扒右撥，自人叢中鑽出一條小路，直往茶館之內衝去。

方少爺步履匆匆，似是茶癮發作得十分厲害。神鳳、神手姊弟二人不禁大爲詫異。

驀地，聽得前面一陣乒乒乓乓之聲，接着一人粗聲大喝：「小瘟種，你活膩了！」

只見在人叢中，忽有一人「越衆而出」，並非別人，正是匆匆撞入茶館的方少爺。

他能夠「越衆而出」，甚至是「鶴立鷄羣」，完全是因爲給一個勁裝大漢，一手扠住脖子，一手把他整個人扠高起來「示衆」之故。

原來方寶玉橫衝直撞，撞撞跌跌之下，一個站樁不穩，整個人向着一張桌上撞了過去，他這一撞，人倒沒事，卻把桌上的一個鳥籠砸個稀巴爛，連鳥籠內的雀鳥也趁勢飛了出去。

那個勁裝大漢正是鳥籠的主人，這一籠雀鳥，是他最喜愛、最引以爲榮之物，適才還滔滔不絕向其他茶客大事炫耀，豈料轉眼便給一個冒冒失失的小子連籠帶雀鳥一併搗破，自是怒火如焚，一伸手便把這小子扠得快要氣絕。

但說時遲，那時快，方寶玉才給這勁裝大漢高高扠起「示衆」，眨眼間已有一人，身如飛鳥，竟自衆多茶客頭頂上掠過，疾撲向方寶玉那邊。

那勁裝大漢但覺眼前一花，還沒有看清楚來者是何方神聖，扠住方寶玉的手腕腕骨已「喀勒」一聲折斷。

勁裝大漢又驚又怒，又是痛徹心脾，給他扠住脖子的方寶玉，也自然鬆脫下來，只是他的脖子給大漢如此一扠，差點沒有當場氣絕，連眼珠子也微微向外凸了出來。

方寶玉的眼珠子雖然微微向外凸出，但也能瞧見把自己救出險境之人，正是那個國字臉的少年神手。

神手突如其來，也不知道是用什麼手法，一上來就把勁裝大漢手腕腕骨折斷，待得他定睛一看，見出手之人只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不禁怒氣多，驚懼少，立刻一拍胸膛，怒喝道：「小子，竟敢偷襲大爺，他奶奶的熊……」

這勁裝大漢原欲再多罵幾句，然後才出手報仇雪恨兼挽回面子，豈料他還未罵完，神手的左手已直欺而上，疾拍他的面門。

勁裝大漢這次瞧得一清二楚，心想：「這小子的手法只是平平無奇，適才自己猝然不防，這才給對方偷襲得手，今次有備而戰，無論如何決不能再着了他的道兒。」

勁裝大漢有心挽回面子，雖然一手腕骨被折斷，但另一隻手卻已暗運內勁，全力以赴。

只見這少年左手疾拍而至，大漢急把拳力盡吐，一拳轟向少年的左手。

勁裝大漢心想：「這小子乳臭未乾，手上的力量能有多大，老子這一拳可開碑裂石，準把你轟得叫爹喚娘！」

驀地，拳、手相碰，勁裝大漢這一拳實在非同小可，就算是一條牛也會給他一拳震飛丈外。豈料此際一拳擊了過去，而且分明已轟中了少年的手心，但如此一擊之下，竟覺得這一拳有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正當勁裝大漢驚愕不已之際，神手的左手已把他粗大如缽的拳頭揑住。

只見神手臉上神情平淡，看來不費吹灰之力，但勁裝大漢的拳頭竟已給他揑得「喀勒喀勒」，骨折之聲清晰響亮，人人皆可聽聞。

勁裝大漢經常在這茶館中出沒，平時總是粗聲大氣，誰都不曾放在眼內，豈料今天交上了霉運，竟然雀飛籠破，雙手更慘遭眼前這神秘少年所重創。

方寶玉不禁心中大叫：「今番老子顏面何存也！佳人就在咫尺之間，老子給這鳥漢扠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但這小子卻他媽的威風凜凜，把老子大大的比了下去。」面目無光之餘，轉念卻又想：「尚幸這小子並不是老子的情敵，他是『神小姐』的同胞弟弟，否則，自古美人愛英雄，這一番，他是英雄，老子是狗熊，這如何還能保持老子的江湖地位？」

想到這裏，漸漸覺得能夠練就一身驚人武功，乃是一件好事。要是自己眞的拜金劍人爲師，說不定可以練成驚人絕藝，那時候，又何愁佳人不投懷送抱哉！

那個兇神惡煞般的勁裝大漢，這一次遇上了尅星，三兩個照面，已敗得灰頭土臉，自是急急自人叢中狼狽逃竄。

神手擊退大漢後，隨即悄悄退開一旁，就像是渾若無事般。

神鳳卻笑盈盈地走了過來，輕聲軟語地說道：「方少爺，可否受驚啦？」

方寶玉一拍胸膛，道：「驚？不驚！咳……咳……」一面說，一面嗆咳，卻又一面東張西望，半晌接道：「沒事了，咱們喝茶！喝茶！」

三人在茶館角落處找到了座頭，方寶玉和神鳳坐下，神手卻佇立一旁。

方寶玉坐下之後，茶尚未喝兩口，人已忽站起，脖子伸得又長又直，顯然正在尋找某人的踪影。

神鳳再也忍捺不住，悄悄的問：「方少爺，你要找什麼人？」

方寶玉一呆，望了她一眼，嘆道：「適才，我從茶館外瞧見了一個老婆婆，她……她的模樣，很有點像我的乳娘，因此匆匆進來，想瞧個清清楚楚，不料卻碰翻了那惡漢的鳥籠，這一番騰折之後，那個老婆婆就再也找不着了……」說得活靈活現，絲毫不似僞作。

神鳳聽得不住點頭，道：「這可難怪方少爺心神恍惚了，但這是京師，你的乳娘，會到這裏來喝茶嗎？」

方寶玉又嘆一口氣，道：「我是揚州人氏，我那乳娘，更是祖傳十八代都是揚州人氏，只怕往後十八代以至三十八代，代代子子孫孫都在揚州土生土長，怎麼說也不會千里迢迢，跑到這裏來喝茶的。」

神鳳笑道：「方少爺既然也是揚州人氏，怎麼你卻會跑到這裏來喝茶？」

方寶玉不假思索，道：「那是因爲我有先見之明，知道會在這裏和你這樣漂亮的姐姐一起喝茶之故。」

神鳳聽了，俏臉微微一紅，神手卻在旁邊連聲乾咳。

方寶玉回頭瞪了神手一眼，道：「你的喉嚨很癢嗎？別客氣，喝一杯茶，很快就會舒服。」

神手也沒抗命，接過方寶玉遞過來的一杯龍井，一仰首便喝個點滴不賸。

方寶玉立時鼓掌，讚道：「果然好茶量。」

神鳳不禁爲之失笑。

一番折騰後，總算是三個人都喝了茶，方寶玉身上有了金子銀子，出手極是闊綽，給予茶博士一大筆小帳，直把那茶博士瞧得目瞪口呆，如墮五里霧中。

方寶玉離開茶館後，在大街小巷中兀自左顧右盼，他要找的自然不是什麼老婆婆老乳娘，而是早已把他魂魄勾掉了一大半的阿蓉姑娘。

原來，當方寶玉在街上溜躂逛盪之際，忽然瞥見遠處有一個窈窕標緻的女郎，正和一個男子進入那間茶館。

那男子是誰，人叢中擾擾攘攘，方寶玉可瞧得並不清楚，但那個窈窕標緻的女郎，赫然便是阿蓉！

方寶玉驀然瞥見阿蓉的倩影，又豈有不發癲發狂之理，當下不管三九二十七，嘴裏迭聲說要「喝茶」，人卻有如着了魔一般，撞撞跌跌地衝入茶館之內。

可是，他實在是太着急了，竟然不愼砸毀了一個惡漢的鳥籠，差

點給別人扠斷脖子，枉自送了一條小命，尚幸神手及時援手，這才逃過大難。

然而，經此波折，方寶玉再也找不到那個窈窕標緻的姑娘，也找不着她身邊的那個男子。

方寶玉心想：「那個男的，八九不離十，準是姓陸的灰孫子活王八。」想到此處，不禁醋意大發，恰好這時神手正瞧着他的臉，一怒之下，罵道：「老子的臉有什麼好看！」

神手無緣無故討了一個大大的沒趣，卻也不敢發作，只是臉上木無表情地退開幾步。

神鳳也瞧着方寶玉，神手退開幾步，她卻靠近上前，道：「方少爺，都是我弟弟不好，惹惱你了。」

同樣是瞧着方少爺，姐弟兩人的命運卻是大不相同，神手給方少爺罵得灰頭土臉，但方寶玉卻對神鳳嘻嘻一笑，道：「他沒有什麼不好，只是瞧得不合時宜。」如此道理，天下間也許只有揚州方少爺才能說得出口。

三人在鬧市中逛逛盪盪，方寶玉買了一串冰糖葫蘆，但覺此物雖然名氣響噹噹，但卻先甜後酸，甚至是越吃越酸，在此酸風醋雨大作之際，此物吃不到一半便給扔掉，自是不在話下。

未幾，三人來到了一條狹小的街道，方寶玉望見前面一間店舖，門前甚是興旺，便搖搖擺擺地走上前看個究竟。

未到門前，神鳳已在方寶玉耳畔說道：「這是賭坊，賭坊的老闆姓上官……」

方寶玉驟然聽得此地有賭坊，兼且自己身上有金子又有銀票，那裏還理會賭坊老闆姓上官還是姓下官，早已歡呼一聲，捋起衣袖便向賭坊門前衝去。

這賭坊甚是華麗，還沒進入賭廳，已聽見內裏「喊殺連天」之聲，方寶玉心中大叫：「今番定要賭個痛快淋漓也！」步履匆匆，轉眼間已來到賭坊一張牌九桌旁邊，在衆多賭徒間探頭探腦。

只見推莊的是個滿臉痲子的胖漢，瞧此人的模樣，倒有三幾分跟胖太歲谷瘦影相似，但此人面目之可惡可憎，猶遠在胖太歲谷瘦影之上。

這胖漢今天手風大旺，在他面前全是金子銀子，還有一大叠銀票，方寶玉忖道：「只要把這胖龜殺得片甲不留，老子便是這裏所有賭徒的大贏家。」但如何才能把這胖龜殺敗，卻得費點心思。

賭錢作弊，方寶玉是早已在行的，但那只是街頭市井的小賭局，在這等賭坊大展身手，卻是毫無半點經驗。

只見胖漢意氣風發，接二連三抓着上佳的好牌，其餘押注的賭徒，無不輸得臉青唇白，甚至是汗流浹背。

胖漢賭場大勝，臉上的痲子每一顆都在發亮，只聽見他不斷叫道：「快押注！人無橫財不富，輸了的更要翻本！」但他手風太旺，和他一起推牌九的賭徒，多半已輸至臉無人色，押注的人越來越少，注碼自然也是越來越小。

但就在這時，一隻手把三十兩金子推向天門。

胖漢兩眼一瞪，一見這個押重注的人，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年，不禁桀桀一笑，道：「小鬼，準是偷了父母的金子，不怕輸的便多點下注。」

押注在天門的，正是揚州方寶玉方少爺。

胖漢冷言冷語奚落方寶玉，分明是瞧他不起，神鳳冷眼旁觀，心想：「方少爺身上有的是銀票，這三十兩金子賭注根本算不上什麼，這胖漢如此相激，方少爺定必加重注碼。」

豈料方寶玉站在賭桌旁邊，顯得慌慌張張，縮頭縮腦般的樣子，那胖漢出言相激，他非但沒有加注，還把二十兩金子收回，只是押注十兩。

胖漢陡地臉色一變，喝道：「怎麼啦！不敢賭嗎？」

方寶玉搖搖頭，道：「不是不敢賭，是看眞切一點才賭大一些……」

胖漢「呸」一聲，冷笑道：「膽小鬼！」不再理會方寶玉，逕自大喝一聲，把骰子撒將出去。

這一注，胖漢抓了一副普普通通的牌，但方寶玉的牌更差，竟然是差得不能再差的「鴛鴦六七四」。

他這副牌，前道一點，尾道兩點，自然是輸了。

第二注，方寶玉仍押注十兩金子，這一注的牌較佳，但仍然又再輸了。胖漢「哼」的一聲，道：「還有十兩，快快輸了，回家睡覺也罷。」

這兩注牌，胖漢的牌比較弱，不少賭徒贏了點甜頭，注碼漸漸又大了起來。胖漢用了一錠金元寶在賭桌上大力地敲着，吼道：「有種的把金山銀山搬上桌上，老子不幹你娘的便不算好漢。」

第三注，方寶玉遲遲沒有下注。

胖漢本已不再理睬他，但見他不敢下注，便又冷笑着道：「小鬼，你怎麼啦？你身上還有十兩金子，要是不敢押注，便請讓路，別擋住別的大爺們發財。」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飛雲子經過仝大夫的藥室淬煉後，面對敵人暗中放出的毒氣，他稍運眞氣便知自己百毒不侵，但敵人的陰險狠辣却已引起了飛雲子的殺機，他以寡敵衆仍掌控先機。天衣大師也衝出篷車，刀光過處，三聖會武士便紛紛倒下。這時，三聖會被藥物控制的殺手見到陽光也紛紛斃命，三聖會三個主腦面對慘敗氣惱不已，要以「干將」神劍對付他……

一代天嬌

文・生龍臥
圖・可飛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智計揭穿眞面目　隱伏屍堆探消息

龜長齡道：「干將神劍，豈可輕侮，在沒有想出尅制它的辦法之前，還是暫時閃避一下的好。」

「茅山術有移魂大法，也有借刀殺人之術，」唐虹道：「你號稱二百年來茅山第一高手，自然是十分精通這些術法了，何不一施奇術，殺了慕容長青，順便取得神劍，至少，可以役施陰魂、魑魅，盜取了慕容長青的干將神劍，慕容長青如失去干將神劍，何足爲敵？你、我都有取他性命的能力。」

「一來是久年未動術法，役使鬼魂的能力很難得心應手，」龜長齡道：「二則是干將神劍早已是通靈神器，已具靈性，鬼魂魅影，恐難侵犯，但如能先盜取了他手中的干將神劍，或可以用奇術傷他。」

唐虹道：「道長是否已有成算呢？」

龜長齡搖搖頭道：「盜劍的事，龜某恐難插手，還是請別人出動吧……」吁一口氣接道：「龜某最煩心的事，是九九回生丹，是否眞的埋藏於此，如是找不到神丹下落，我們這不死之秘，只怕要流入笑談了。」

「就各種資料研判，靈丹就在這湖島之上，」唐虹道：「只是一時間找不出確實的藏匿地點……」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龜兄和萬耀山、陸永恨等，都是服過九九回生丹的人，難道還要源源不絕的供應，才能保持生命麼？」

「這是一場大誤會，」龜長齡道：「充其量也只能算，我們服用過九九回生丹的副丹……」

「怎麼說呀？」唐虹道：「這可是江湖上從沒聽聞的事情。」

「妳得到的那瓶藥物，只是煉製九九回生丹的藥渣製成的副丹，菁萃早被取去了，」龜長齡道：「但它具有的神效，仍然挽救了萬兄陸兄和老道的性命，我們能活下來，確實憑藉藥物之力，副丹藥力尚是如此，九九回生丹也許眞有使人長生不老的藥力。」

「我們偵知了太祖在金陵藏寶，也只發覺一處寶藏，」唐虹道：「可惜我們不能明目張膽的大量挖掘，搜尋，以至徘徊在寶藏附近，却無法找到寶藏。」

龜長齡道：「唐大姑娘，老道近日內已感覺到體能消退，體內也有了變化，如若近日內取不到九九回生丹，恐怕萬耀山、陸永恨兩個老怪物和我老道，都難支撐下去……」

唐虹吃了一驚，道：「你是說，再找不到九九回生丹，你們會死……」

龜長齡道：「對！也許，老道和萬兄、陸兄的價值，在妳唐大姑娘眼中已不重要，因爲，我們已替

妳訓練成了數百名忠勇的殺手……」

「誤會，誤會，唐虹對諸位依持極深，怎忍欺瞞，據我再三研判寶藏資料，九九回生丹就藏於玄武湖的湖島之上，所以，我們要全力保護湖島，不能讓它落入三聖會的手中。」

龜長齡道：「果然如此，還望唐大姑娘先堅定保有湖島的決心，也不用把大批的主力高手佈守在唐家巷中，早些調遣人馬，佈守在湖島上。」

唐虹點點頭，沒有回話。

龜長齡道：「傳說你和天鏡大師有個約言，要一明一暗的統治江湖……」

唐虹接道：「完全的胡說造謠，天鏡老和尚被三聖會囚禁靈岩山，受盡苦難，我如和他有此約定，豈會坐視不管？你龜兄，早就被派往姑蘇去了……」

「說得也是，」龜長齡道：「當前第一要務是，找出九九回生丹，其他寶藏暫可緩一緩，我老道說的是眞話，一旦體內生變，就算想幫妳，也是無能爲力了。」

唐虹點點頭，道：「好！我會全力投入，希望早得神丹。」兩人聯袂飛起，破空而去。

兩人走後，倒臥在布幕旁的一具伏屍突然挺身而起，抹去了臉上血汚，面目清晰可見，竟然是綠雲姑娘。

玄武湖通往長江的那條河口南岸，柳樹成蔭、柳絲撫撩着湖面，有一條畫舫就停靠在岸邊，從外表看上去，只不過有兩位老嬤嬤坐在船尾，但畫舫之中却藏了幾位高人，是的，天衣大師、飛雲子、江豪、蕭寒星，甚至那位神醫仝大夫也被藏在畫舫的一道暗艙房中。

那位白翎的師弟蕭寒星說過，他要以生命保護仝大夫的安危。

在殺退了南宮秋月與她的四大飛劍女婢，天衣大師又毀了慕容長青以藥物控制的殺手之後，他們先後潛到這艘畫舫上。

這條畫舫也正是張鳳樓安排的，他也是當年江凌波埋伏在江南的人馬。

如果面對面的仔細看着船尾的兩位老嬤嬤，她們可不是老掉牙的老太婆，而是楊玲與陳珊二女改扮的。

就在這二女低頭却雙目注視岸上的時候，忽見一條人影奔過來，細看之下，楊玲笑了。

「是綠雲回來了，嚇人一跳！」

果然，綠雲幽靈似的跳上船，道：「開船！」

她也再不多言，一句話說完之後，人已鑽入船艙中了！

於是，那艘畫舫往湖中緩緩蕩去。

這時候，船艙中的人圍上綠雲了。

江豪急問：「綠雲姑娘，發現什麼了？」

綠雲喘了幾口氣，道：「可叫我踩到了，三公子，我潛在那片布幕邊死人羣中詐死……」

綠雲看了一眼撫髯微點頭的飛雲子，接道：「先是道長擊殺班公輸帶領的慕容世家黑衣毒武士，直等到南宮秋月率着四大飛劍女婢趕來，引出天衣大師把南宮秋月幾人打退……」

江豪道：「綠雲姑娘，這些我們已經知道了，妳說點新鮮的吧。」

笑笑，綠雲道：「三公子，有道是『事從根由起，水往低處流』，如果綠雲我掐頭去尾只說中間的，怕公子聽了以爲綠雲辦事粗糙呀！」

天衣大師哈哈一笑，道：「那就說下去吧！」

綠雲道：「我這就說到重要地方了。」

她帶着幾分得意的樣子，又道：「大伙都走了以後，就發現了白翎姑娘現身了，白翎姑娘從一輛篷車中走下來，她的打扮也土氣，我發覺她就地打個滾，怪怪的一個絕妙身法，飛過那高高的布幕不見了，唔，那身法之妙，綠雲此生還是頭一回看到，比鬼影子還快！」

江豪急問：「她去那裡了？」

綠雲道：「當時呀，我正打算追上去的，忽然傳來衣袂抖動聲，再一次叫我吃一驚。」

天衣大師，道：「你又發現什麼人了？」

綠雲道：「當時我疾快地又伏在屍堆一邊，只見自東西兩面走來兩人，看上去他們走得輕鬆自在，慢悠悠的，可是一眨瞬之間二人站在一起了，那是驚世駭俗的輕功，猶比傳言中的縮地功！」

江豪急問道：「這二人你認識嗎？」

綠雲道：「只認識其中一人，那人就是唐家巷的唐老太太唐虹！」

她此言一出，所有的人齊吃一驚！

江豪急問道：「綠雲姑娘，另一位妳不認識，但也可以聽到他們說些什麼吧？」

綠雲道：「他們說的可重要吶！」

立刻，艙中四人已把綠雲圍住了，那綠雲乃是洞庭盟第二代女中高手，立刻被幾位高人圍住，心中自是意氣風發的高興了。

綠雲攏了攏秀髮，道：「我聽唐虹說得嚇人，她要那個奇醜老怪

用茅山邪術，快把慕容長青手中的干將神劍盜來，先除心腹大患，又說茅山的移魂大法與借刀殺人之術，應輕易能把干將神劍弄上手，只是……」

她頓了一下，又道：「那個醜老頭却直搖頭，他好像在推諉，辯說干將神物不可侮，必須再想其他良策！」

天衣大師道：「那個醜老人必是龜長齡了！」

飛雲子驚道：「好嘛，咱們絕想不到，茅山人妖已過百歲，他竟然眞的又出現江湖了！」

天衣大師道：「這事並不出奇，想想看，當年傳言，一劍震八方徐宏揚也曾劍斬那白髯老妖萬耀山與一掌拘魂陸永恨二人，可是這二人並未如江湖傳言般死了，他二人自湖島中走出來了，可見耳聞爲虛，眼見爲實的道理了！」

飛雲子道：「我以爲咱們就來個將計將計，引他們雙方先幹一架，咱們暗中坐山觀虎鬥！」

江豪道：「咱們本來早有此打算了，可惜把三聖會的三個頭目引上了湖島，他們竟然沒打出個結果就抽屁股踢一腿……你東我西了。」

飛雲子道：「一計不成再來呀！」

天衣大師道：「以眼前形勢，我們先等一等，等知機子與白翎二人回來以後再商定。」

江豪接道：「知機子安排的引狼入室再屠狼計劃，不知進行得如何了？」

天衣大師道：「白翎在玄武湖出現，想來他們尚未着手引狼，也許，那丫頭她……」

立刻間，艙內幾人沉默了。

* * *

三張大方桌併在一起，上面又是瓶，又是罐，還有草藥與丸散，邊上支起一個煉丹爐，有個老者正在拉風箱，拉得呼呼嚕嚕響，他一邊翹起嘴巴吹灰烟，還不時地斜目往床上看，床上躺着個幾乎快僵了老頭。

那位老者是何人？知機子是也！

床上的老人又是誰？那必是仝大夫了！

天將二更，房門外忽然傳來一聲低低的女子聲音，道：「前輩，小女子奉命前來，協助前輩的工作！」

語音甫落，人影已現，室中站定了位姑娘！

知機子抬起頭，不由一怔，道：「是你！是小桃紅方秀媚方姑娘。」

來的正是小桃紅，她微微一笑，道：「前輩，我是奉了白翎姑娘的指示才找來的。」

知機子訝異的道：「幹什麼？」

小桃紅道：「協助前輩，救治仝大夫呀！」

知機子一聽之下，急忙搖手道：「我看白姑娘必是糊塗了，怎麼如此重要之事把一個……一個……」

小桃紅却幽幽的道：「我心中明白，也許這項任務是白姑娘在試探我方秀媚是否眞心眞意的棄邪歸正，所以我坦然的來了，前輩，你放心，我是誠心的，不久你就會明白的！」

知機子伸出手來，只見他掌中托着一粒綠丸。

知機子道：「姑娘請把這個吞吃下去。」

那是一粒毒丸，而且劇毒！

小桃紅道：「前輩要我死？」

知機子道：「在仝大夫尚未能站起來之前，我不放心，除了五個人之外，而你……」

小桃紅道：「我是來自三聖會，對嗎？」

知機子道：「不錯！」

小桃紅道：「我已投誠了，我也是奉白姑娘的指示才來的呀！」

知機子道：「所以我要你服下這顆九九斷腸丸，只不過你放心，我會每天按時送你解藥，等到仝大夫好起來，我當然會一舉把你服的這粒九九斷腸丸解掉！」

小桃紅接過了九九斷腸丸，張口吞了下去……

知機子淡淡笑了，小桃紅也笑，那當然是苦笑，因爲她已體會到投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知機子指着大床，對小桃紅道：「姑娘，床上的人就是仝大夫，切記別去翻動他，最好你別接近，他需要的是脈動神靜，等到我的大還丹煉就之後，仝大夫就有救了！」

小桃紅道：「原來前輩能煉九轉大還丹呀！」

知機子笑笑，知機子道：「我的大還丹也許不及前人所煉製的高明，更難比當年秦棄子所煉的俱有奇效，但就當今之世，也還算差强人意了，哈……」

他說得自在，竟然忍不住的笑開懷了。

小桃紅就以爲知機子得意的忘了形。

* * *

小桃紅的動作是可人的，她勤快得令知機子十分感動。

知機子甚至想把小桃紅收在身邊。

知機子吩咐小桃紅，只爲他把各款藥物收好，小桃紅便依照知機子的指示去做，甚至切根摘葉，碾粉磨末，她做得都十分細心有致。

小桃紅也爲知機子舖床叠被，端湯送飯，她就像個體貼的小婦人似的，溫柔大方又自然。

小桃紅果然不走近大床，就好像大床是空的一樣，甚至不看一眼。

知機子幾乎相信，小桃紅是眞誠的改邪歸正了！

就在這日過午，知機子笑着對小桃紅道：「方姑娘，你的表現，使我想起了西湖畔的桃花院了，哈……」

小桃紅也附和着一笑，道：「前輩提到桃花院中之事，唉，那時候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巫山明月觀，如今想想，眞的是後悔莫及。」

知機子道：「你能迷途知返，表示天良未泯，回頭是岸，他日必有好報！」

小桃紅道：「眞想一輩子在老爺子身邊侍候你！」

「哈……」知機子笑道：「怕是我沒那個福氣，哈……」

小桃紅道：「你如不嫌棄，方秀媚立刻稱你爲乾爹！」

知機子聽得全神一緊，雙目驟亮，小桃紅已迎着知機子跪下去了。

「乾爹在上，受女兒一拜！」

小桃紅眞的叩首，莊重至極的拜了下去。

知機子急忙雙手扶起來，笑道：「太妙了，沒想到在這危機重重關頭，收了個聰明伶俐的乾女兒！」

他拍拍口袋，又道：「乾爹也沒有什麼好的見面禮，這麼辦，等我救了仝大夫以後，我把我的煉丹之術傳給你！」

小桃紅心中着實愉快，道：「乾爹，女兒在巫山明月觀中也習了煉丹術，但明月觀以用毒術爲最厲害手段，女兒必設法把驅毒物之術，讓乾爹知道！」

知機子道：「太好了，如果乾爹知道如何應付明月觀的毒物如何驅使，當然也會仿製，不久之後便有決戰，這對消滅三聖會大有幫助了，哈……」

知機子比方秀媚還愉快，他忍不住的笑了。

方秀媚對知機子道：「乾爹，何時攻擊三聖會？屆時我同乾爹在一起！」

她頓了一下，又道：「至少我有能力幫助乾爹對付南宮世家與慕容長青他們的人馬……至於明月觀，乾爹呀，我得廻避了！」

知機子道：「應該的，至少你是那散花仙子調教出來的人，良心上也說不過去！」

就在這時候，遠處突然傳來狗叫聲，那聲音很特別，因爲聲音有些似狼嗥却忽然中止的味道。

知機子把頭一偏，道：「我說乾女兒，咱們這地方怎麼還有狼叫？」

「是天狗！」

知機子笑笑道：「傳說中，天狗吃月，人間那來的天狗？」

「有，人間有天狗，巫山神女峯明月觀就豢養有天狗，十分靈敏，善於追踪，更敏於藥物！」

知機子道：「難道散花仙子會追踪到這兒？」

小桃紅道：「乾爹，別怕呀，有女兒吶。」

知機子道：「有你？你能把天狗引開？」

小桃紅道：「是女兒把天狗引來的呀，乾爹！」

知機子臉色一寒，叱道：「你……爲什麼？你原來一切是欺騙呀！」

小桃紅道：「我怎麼會欺騙乾爹呀，我認乾爹是出於至誠呀！」

知機子道：「你却把天狗引來了！」

小桃紅道：「乾爹，我在救你呀！」

「救我？」

小桃紅道：「你想想，仝大夫這人多麼的重要，他是自我們觀主手上被人弄走的，當時我不在場，但事後聽到仝大夫一身奇學，實在令我敬仰，觀主的意思，要把仝大夫送上巫山明月觀，乾爹你也一同前往吧！」

「原來你是詐降啊！」

「乾爹，別那麼說，我明白你有本事幫着維護仝大夫的一口眞氣不散，我們觀主又在極其繁忙之際，我更知道和尚道士與三公子更是忙着在收漁人之利，這正是我的機會來了，乾爹，你千萬成全女兒呀！」

知機子氣唬唬的叱道：「我恨吶，怎麼會上了你這丫頭的大當，他們那麼糊塗，把你派到我這兒！」

小桃紅得意的道：「其實女兒也是冒着生命之危前來，江湖上只知道姑蘇慕容世家的紀律嚴酷，稍有違抗，死路一條，豈不知我們巫山明月觀中的戒律更嚴，別說是投降敵人了，便是上陣交手，稍有怯意，也休想活命，乾爹稍加思忖，應該明白！」

知機子道：「小桃紅，你的目的既是仝大夫，然則又要我一同去巫山，你……」

小桃紅道：「乾爹，有些話說了以後，對雙方都會產生不愉快的！」

知機子道：「你說，事已至此，還不是誰愉快，誰又不愉快了！」

小桃紅道：「乾爹呀，如是我

師父前來，你早已死了，因爲我師父在用藥之上也有獨到之處，那就用不到乾爹與女兒一同前往巫山了！」

她臉色一緊，又道：「我不行，所以我需要乾爹一同前往，明月觀要的是活仝大夫，弄個死人幹什麼？」

知機子雙目一亮，道：「小桃紅，原來三聖會三位會主都有搶奪仝大夫的意圖呀！」

小桃紅道：「只有我們立刻下手，才不會引起慕容長青與南宮秋月二人的疑心！」

知機子道：「你們就不怕我們把仝大夫被擄去巫山之事告知慕容長青與南宮世家的人？」

臉色一緊，小桃紅道：「所以乾爹更應該同女兒一齊走……」

知機子嘆口氣道：「好像我已別無選擇了！」

小桃紅道：「乾爹，你難道忘了，我也需要乾爹呀，女兒我不是服了乾爹的毒藥嗎？」

忽的，她伸出一手，又道：「乾爹，解藥！」

知機子尚未回答，門口忽的人影一現，只見來了三個黑衣人！

三個人中有一個粗壯的女子，只見她懷中抱了一隻粗皮巨頭闊嘴巴狗，那狗也只有尺半大小，怪模怪樣的露出兩隻犬齒一寸長，狀形又有些像蝙蝠……

另一女子手托着個方盒子，裡面裝的不知什麼毒物，她拿得十分小心！

中間那女子不是別人，蓮花女是也！

原來巫山明月觀中女弟子以花爲名，前不久死了個梨花女，此刻這蓮花女再一次出現，這些女弟子中，早已習了邪術與施毒絕技，這蓮花女曾在湖島上以一柄拂塵力鬥四個青衣人，雙方彼此僵持中，還是散花仙子見蓮花女以死對抗敵人毒火，才出掌發招救回蓮花女。

此刻，小桃紅伸手索解藥，滿臉得意之色！

她也不向門口看，只又冷冷的道：「十妹，你的力氣大，進房去，小心的把仝大夫背走，立刻趕奔巫山！」

另一女子把手上的黑盒子包起來，伸手接過那隻怪模樣天狗！

她眞夠壯，個頭不比知機子矮，可是一張臉孔仍然很俏、夠美！

明月宮的女人都美，看上去粗壯的女子，也一樣的叫人看了心動！

蓮花女走近知機子，她冷酷的道：「向你討解藥，你爲什麼不拿？」

知機子看看小桃紅，道：「有了解藥，你會隨時殺了我這位剛上任的乾爹，是不是？」

小桃紅道：「乾爹，我說過，仝大夫需要你呀！」

蓮花女忽的對小桃紅道：「師妹，何不也叫他服下一顆咱們的毒藥？」

小桃紅道：「我身上能洩露明月觀的東西，都已不在身上了！」

蓮花女突然拍出一掌，且一連三指點過去！

知機子不防蓮花女出手，更想不到此女手段辛辣，冷哼一聲便往地上歪去。

知機子已是滿頭冷汗直下，上半身猶似萬蟻噬心，那味道只比錯骨分筋稍好一點！

蓮花女又伸手：「解藥！」

知機子道：「小桃紅服的不是毒藥，乃我老頭子製的提神醒腦丸！」他喘了一下，又道：「老頭子要小桃紅的頭腦再清醒啊！」

小桃紅呵呵笑了：「難怪我幾次運功體內，只覺得血脈四通八達，精氣流轉順暢，哈，原來這樣呀！」

知機子道：「老頭子不忍叫你服什麼毒藥，你若詐降，什麼毒藥又有何用！」

蓮花女見十姑娘已把個僵硬的人背出門，她向小桃紅道：「眞要留他活命？」

小桃紅道：「這一路上需他維護仝大夫的那口眞氣，我們怕仝大夫中途……」

蓮花女立刻又出指點向冒冷汗的知機子，刹時間，知機子撐地而起！

小桃紅道：「乾爹，收拾收拾，能用的藥物你全帶上，出了門咱們上大車，你且安心，這一路有我孝敬你！」

蓮花女道：「如想逃走，那就小心你的老命！」

知機子嘆口氣道：「唉，人吶，這不正是那句誰說的話來着，外婆死了兒子——無舅(救)了！」

知機子這是一語雙關，明是說他自己，其實他說的正是小桃紅！

小桃紅原是投靠來的，她棄暗投明感動了人，尤其江三公子更感動，由是她爲自己創造了大好前程，至少將來洞庭盟裡會有她一席之地，豈知小桃紅玩詐，還眞叫白翎一眼洞穿！

白翎就曾對天衣幾人提過，小心小桃紅使詐！

白翎在決戰前夕，必需要試試小桃紅的投降是否是眞心的，她不能把一個明明是敵方忠堅幹部的小桃紅留在自己身邊！

白翎不想毀在小桃紅的詐降之手，她決心要先求証小桃紅的可靠性！

現在，一輛篷車疾馳在大道上，駕車的是一個粗壯女子，另一女子坐在一旁，怪的是這女子手上仍然托着一個黑色盒子，車簾密密的遮住，誰也看不清車內的什麼！

雖然看不見車內一切，但還是聽到車內的對話！

「乾爹呀，白河過了入大江，江上停有船，咱們是一帆風順上巫山！」

車內的當然是小桃紅方秀媚，聽她的話聲，就明白她有多愉快！

忽又聽另一女子聲音道：「師妹，還是天狗有本事，聞到你暗中佈下的藥，牠就能找到你們，可也累得我們三人追着跑！」

小桃紅道：「我們呀，越走得早越好，你們不知道那個白翎有多厲害，好像連和尚道士也聽她的指揮了！」

蓮花女道：「我還眞的想會一會這白翎，她也不是三頭六臂！」

小桃紅道：「你這話是我過去心中想的，可是自我認識她以後，我以爲她的武功能耐不在師父之下！」

蓮花女道：「我就不信！」

就在這時候，忽聽趕車的女子道：「快到渡口了，方姐呀，準備下車上船了！」

車內，小桃紅道：「知道了！」

不旋踵間，大車停住了，車後簾掀起來，小桃紅伸手拍拍僵在車上的仝大夫，笑笑道：「仝大夫呀，巫山十二峯，峯峯似仙境，天下靈藥也不缺，你去了……去了……」

她忽然驚呼一聲，道：「怎麼如此冰涼呀！」

蓮花女也跳下車，知機子道：「冰涼之體必是死了！」

小桃紅臉色一變，一把拖出僵了的身子，伸手在這人的面皮上拍了幾下，不由大怒！

「是個假的仝大夫！」

隨着她的話聲，指甲在那人面皮上挑剝，立刻間一張人皮面具撕開來了！

知機子全神戒備，心中不知白翎在那裡！

「嗆」的一聲，蓮花女又拔劍在手，她却埋怨小桃紅道：「師妹，你也上大當了！」

小桃紅臉皮青又紅的沉叱道：「都是這老東西，他不叫我接近仝大夫，只說盡力在維持仝大夫的一口眞元，害我以爲他的話是眞的，更何況我要表現出對他眞誠的樣子，不叫他早對我起疑心！」

她咬着銀牙又道：「如再過兩天，我自信有機會能接觸到仝大夫，也不難發覺他的陰謀！」

蓮花女冷笑道：「我殺了他！」

她仗劍向知機子逼去，小桃紅道：「等等！」

蓮花女道：「還等什麼呀！」

小桃紅已面對知機子了！

「他已是我乾爹了呀，我不能看着你殺我乾爹吧？」

說着，她衝着知機子一笑，媚態畢露的又道：「乾爹呀，你不會看着你的乾女兒被殺吧？」

知機子道：「怎麼說？」

小桃紅道：「你當知我師門規極嚴，對於一個任務失敗的門下，那只有一個死字，乾爹，你要救我呀！」

知機子道：「如何救你？」

小桃紅道：「把仝大夫的下落告訴我嘛，行不行？」

忽見另一黑衣女子托黑盒走過來：「方姐，他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且叫他嚐嚐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她把黑盒子擧起來，小桃紅立刻喝止道：「他是我乾爹呀，怎麼可以？」

知機子忽的哈哈笑了。

「小桃紅，戲也該唱完了，你還演的什麼戲，既然你已發覺仝大夫只是一具屍體，而且這具屍體只是慕容長青的黑衣殺手，你就當知我們這是一個佈局，既是佈局，當然也必有萬全之策了！」

小桃紅道：「什麼萬全之策？你這老狗，你想唬我，我還想唬唬別人吶！」

她不叫知機子乾爹了，知機子在她心中變成了老狗！

知機子道：「唯一令我老人家失望的，乃是未見散花仙子親自來！」

小桃紅道：「我一人足以收拾你這老狗了！」她已怒火燃燒，口不擇言了！

知機子戟指北方，叱道：「小桃紅，你如果識時務，立刻遠走高飛，別再出現，否則……」

一邊的蓮花女憤怒的叱道：「看我殺了他！」

不等小桃紅再說什麼，長劍一抖疾點過去。

知機子錯步甩肩，大喝一聲拍出一掌，豈料這蓮花女果然厲害，一手拉着黑色盒子，另一手長劍灑出一片極光，咻咻之聲已把知機子圈在一片劍芒中了。

小桃紅大叫：「不能殺了他，削去他一腿！」

蓮花女劍術極高，知機子手無寸鐵，就在這時候，從渡口那面奔來一個小老頭，他是山羊鬍子灰布衫，長袖甩得颯颯響，沒人去注意，他眨眼工夫到了大車邊！

趕車的黑衣女子一聲叱：「走開，找死不是！」

「叭」的一聲起處，趕大車的長鞭已抽打過來。

長鞭鞭梢勁抽在半空中，那麼嚇人的被這小老頭伸出兩指夾住鞭梢！

就聽這小老頭一聲厲叱，道：「撒手！」

黑衣女眞聽話，同時也吃一驚，她不但長鞭被人家奪去，而且還聽出傳來的聲音很細緻，這老頭顯然是個女子。

這些動作只是轉眼間的事，小桃紅轉頭看過來，却發現這灰衣小老頭抖着奪來的長鞭抽向蓮花女。

「刷」聲甫起，長鞭在半空中已纏住了蓮花女的長劍，小老頭抖臂力甩間，一支長劍飛上了天，也聽到「叭」的一聲響！

那是知機子得了個機會，一掌印上蓮花女的心口上，打得蓮花女口吐鮮血，刹時臉色灰慘慘！

小桃紅大叫一聲：「白翎，是你！」

她這一聲尖叫，就聽小老頭冷笑連聲，他頭上撥去小破帽，臉上扯去山羊鬍，嗨，她可不正是那位神出鬼沒的白翎還會是誰？

被知機子打得哇哇吐血的蓮花女聽小桃紅叫白翎，她想也不多想的掀開了左手中的黑盒子，厲笑道：「你們都死吧！」

只見那小黑盒中一羣帶翅毒蟻，一隻隻均有半寸那麼長，直往白翎與知機子二人飛去！

白翎一聲冷哼，雙目厲芒顯現，雙掌疾拍，一股無堅不摧的罡風掃捲過去！

勁風帶起懾人心肺的呼聲，一片毒蟻反而捲上了蓮花女與小桃紅二人身上。

同時間，知機子也雙掌狂拍，身子已往五丈外掠去，他明白，給這些毒蟻咬一口就會要命！

白翎，不錯，這時候她的俏臉上是一片殘酷之色，就好像一個殘暴的女巫！

她掌風勁急，宛如那火山風口被擠壓出來的銳風似的，只見這些毒蟻有不少已被這勁風震死在蓮花女與小桃紅二人的身上！

空中傳出凄厲的慘叫，小桃紅第一個拔腿逃，蓮花女已奄奄的倒下去了。

小桃紅幾乎已向河水中跳下去了，忽聽頭上傳來風聲，小桃紅根本不去看，因爲她知道那必是白翎。

却不料聽到的聲音是知機子的。

「我的乾女兒呀，你還想去那裡？拋下乾爹你不管麼？」

知機子的話甫落，小桃紅無力的萎縮在石灘上了。

小桃紅的一張極美的臉孔變了，變得黑紫嚇人，就好像她塗了一層黑灰似的。

一個原本美極的臉孔，突然變成奇醜無匹，便知機子也大吃一驚。

那是因爲毒蟻所傷，巫山明月觀豢養多種毒物，但想不到害人不成反害己。

小桃紅翻動着一雙凄涼的眼神，她對知機子道：「我忽然覺得你……眞的是個奸詐狡猾的人！」

知機子聽得有些不悅，道：「是嗎？」

小桃紅道：「三天來，我……我一直各方觀察……可是我……還是……上當。」

知機子道：「小桃紅，你沒有回頭是岸，你也沒有迷途知返，你傷了江三公子的心吶！」

要知江豪一直相信小桃紅是眞心改過，決心向善的姑娘，在江三公子的心中，小桃紅是可人的。

此刻，小桃紅一聲苦笑，道：「知機子，這一切的設計與安排，必……出自……你手吧！」

知機子道：「不錯！」

小桃紅道：「知機子，我已是快死之人了，你……你……你能不能告訴我，那位仝大夫在什麼地方？」

知機子心中一緊，明月觀的女子眞死心眼兒，她人已快死了，還在打探仝大夫下落，忠效散花仙子，莫過於此，當初就應該想到，這小桃紅自小由散花仙子扶養調教而成爲明月觀中極高殺手，她們是不會叛逆散花仙子的！

心念間，知機子道：「小桃紅，你已快塵歸塵土歸土了，你難道不會很平靜的上路？這人世之間殺殺砍砍你爭我奪之事，已與你扯不上干係了。」

小桃紅道：「求你告訴我！」

知機子道：「頑固，死不悔改了。」

忽的，已萎縮得出氣也吃力的小桃紅，猛古丁拔身而上，她雙手十指箕張，猛往知機子戳去。

小桃紅這是「廻光反照」的一擊，帶動她的是一聲厲叫：「告訴我！」

看得出小桃紅的雙掌都已變成烏黑，如果知機子被她有毒的十指戳中，那還得了？

一聲斷喝，知機子上身後仰，下盤雙腿連環踢，彭的一聲，小桃紅被踢爬在石灘上了！

小桃紅的身子只是在石堆上彈了一下就不動了！

知機子回轉身，怎麼白翎不見了！

知機子走到大車邊，地上躺着那趕大車的兩個女人，她們死得也嚇人，兩人的眼珠子已凸出眼眶外，喉管被人掐斷，好像沒有還手的機會就死了！

那當然是白翎下的手。

知機子心中明白，白翎自習了仝大夫的那半部屬陰的武功秘笈以後，人變得冷酷了！

一個冷酷的人，總會帶點憤世嫉俗的意味，這樣的人物當然陰，而且陰得可怕！

現在，知機子轉往玄武湖方向走去，他很蕭灑，只是沒笑出來。

一個人完成一件大事之後，總會免不了想笑。

知機子就想大笑，只不過當他想及自己當了三天乾老子之事以後，他就笑不出來。

* * *

綠油油的柳蔭樹下，又見那條畫舫靠在岸邊上，船尾仍然坐着兩個船家，湖面上很平靜，而且平靜異常，就好像忽然間各方相互追逐搏殺的人們全消失了。

三聖會的人不見了，便是他們的所有武士，也突然間一個影子也沒有了。

這些人去了那裡？誰也不知道！

畫舫上，天衣大師對剛剛上來船上的知機子道：「白姑娘沒對你提過什麼？」

知機子道：「她什麼也沒說人就不見了。」

飛雲子道：「我們好像只有等了。」

江豪突然憤然的道：「小桃紅眞可惡！」

天衣大師淡然的道：「江三公子，別生那種閒氣，需知小桃紅行爲至愚，其精神可佩，她是散花仙子養大的殺手，也應該是明月觀的死士，不能責怪她的使詐！」

江豪道：「大師，我之所以關懷小桃紅，其實我是有目的有計劃的，眞可惜少了她以後，我方再去找什麼合適的人爲我們帶路去攻打巫山明月觀呀！」

他此言一出，盡皆一怔！

原來江豪有計劃，打算攻打明月觀！

其實何止一個明月觀，還有那江北的南宮世家與姑蘇的慕容世家！

此刻，江豪這麼一說，人們盡皆默然。

知機子道：「唉，小桃紅與那個叫蓮花的女子，可不是我殺的，她們放出了毒飛蟻，害人不成反害己死了的！」

他稍稍一頓，又道：「我如果知道江三公子腹中機關，老頭子必盡一切力量，說動小桃紅爲我們所用了。」

飛雲子搖頭道：「哀莫大於心死，小桃紅的心中只有散花仙子，眞要攻襲明月觀，我們要另作打算！」

就在這時候，忽聽艙門傳來叩板聲二次，這是信號，蕭寒星忙把身子貼在艙壁上坐定！

天衣大師已低聲道：「江三公子，什麼人來了，你問一問他們！」

江三出聲道：「楊玲，何人前來？」

艙外傳來女子聲：「三公子，是咱們的人來了！」

另一女子聲音乃是陳珊的，道：「張三爺來了！」

江豪一聽是張鳳樓找來，立刻對艙外道：「注意三爺身後是否有人追踪！」

那楊玲道：「三公子，這兒柳樹成林，但却看得很遠，只有三爺一人走過來！」

江豪道：「準備開船！」

江豪仍然擔心張鳳樓被人追踪，當然，憑張鳳樓在南京二十年的閱歷經驗，行事上必然十分小心，更何況此時此地人人又嗅到了血腥！

沒有招呼，沒有問安，張鳳樓就好像遊湖來的，他跳上畫舫之後，悠悠然四下觀看，優閒的走到船首，那條畫舫已往湖中搖去了！

搖船的二女，乃楊玲與陳珊，是那洞庭盟老盟主江凌波暗藏在江南的第二代高手，包括綠雲姑娘在內，她們不但武功高絕，行事更是機智過人！

張鳳樓一直站在船頭上負手而立，從岸上看過去，他根本就是在遊湖觀看湖光山色！

這時候也正是風景最美的時刻，在夕陽艷照的照射下，鍾山現出巍峩，鍾靈毓秀，氣象萬千，湖上船影，穿梭在柳蔭之間，套一句那有名詩句，正就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莫長天一色。」

玄武湖上出現最美的時刻。

玄武湖却也充滿了殺機！

張鳳樓豈有閒情逸緻去遊什麼湖，他緊張呀！

張鳳樓看來輕鬆自在，但說出的話怪嚇人的。

「三公子，各位，咱們終於把事情弄清楚了。」

他說的字字鏗鏘，好像湖面也在波紋震動，又道：「咱們在利人當鋪的暗樁，收了一件寶物！」

艙內傳來江三公子的話，道：「什麼寶物？」

張鳳樓道：「九頭獅子。」

天衣聽得大吃一驚，隔艙在內驚呼道：「九頭獅子出現了！」

飛雲子急問：「大師知道什麼是九頭獅子？」

天衣大師道：「九頭獅子乃佛門之寶，獅身直坐，但有九個獅頭，上刻梵文，却是武學之最，那長不過八寸的九頭獅子，晶瑩剔

透，不帶瑕疵，傳言爲太祖皇手下大將常遇春西征的戰利品，只可惜中原無人識得梵文，便伴隨太祖皇上埋於地下了！」

知機子道：「你見過那玩意兒？」

天衣大師道：「前輩掌門解說的，應不會錯！」

飛雲子道：「眼前這些已不重要，寢宮有不少寶物被盜，這人……」

「這人乃是唐家巷的人！」張鳳樓說着：「而且也是個老人，武功屬於二流的！」

江豪道：「唐家巷有人盜賣寶物？」

張鳳樓道：「聽得消息匆匆的趕來報告，至少我們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江豪道：「什麼事情？你可以進來說！」

張鳳樓道：「不能進去，我懷疑有人暗中窺視，三公子，我們要步步爲營，處處小心！」

他頓了一下，又道：「近日會有一批殺手自姑蘇調來，打聽之下，這些人面無表情，看上去已失卻人性的樣子，準備要在這南京大幹一場了！」

天衣大師道：「必是那慕容長青又把一批服了毒的死士調來了，這些人一旦動手，有一股暴戾之氣，捨生忘我，至死不休的決心，着實可怕！」

知機子在艙中問道：「張三爺，你說咱們已明白一件事情，是什麼事情？」

張鳳樓道：「三聖會除了慕容長青兼報殺父之仇外，他們最大的目的是稱霸江湖，消滅異己，然後逐鹿中原！」

張鳳樓左右再仔細的看了一遍，又道：「至於唐虹那幾個老魔，他們爲的是寶物，那埋在皇陵寢宮中的各種寶物，而且他們一直在尋找！」

天衣大師道：「他們找了幾十年，仍不放手呀！」

張鳳樓道：「常言道，寶物有用方寶物，這批上百歲的老魔，憑此希望找到奇方妙術，求個長生不老！」

飛雲子道：「茅山妖人龜長齡已超過百歲了！」

忽聽江三公子道：「他們已找到寶藏了？」

張鳳樓道：「皇陵深又大，內設機關，而且所有寶物並不集中一起，一個人窮其一生，實難把所有的寶物全部找到，這座九頭獅子，只不過被他們盜的寥寥數件之一罷了，想來他們的目的必是尋找傳言中九九回生丹了！」

江豪聽到九九回生丹，心頭也是一震！

天衣大師道：「這幾個老魔，他們有的已近百歲，有的超過一百，仍然不願駕鶴西返，好像越活越有趣，越活越怕死！」

知機子道：「千萬別叫三聖會的人知道這些，需知一旦慕容長青三人知道這幾個老魔的目的不是爲江湖霸業，而只是爲了盜取皇陵寶物，三聖會必會全力對付我們了！」

天衣大師道：「對，這事必需盡早策劃，引他們先打起來！」

（未完・卅二）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上文提要： 于阿坤與車載金、商家兄弟三人約好在小土地廟前決鬥，半路上于阿坤遇到四個砍柴人，靈機一動便用銀子買通他們幫他辦事，教四人各自去不同路口通知車載金等三人已改變地點，使三人疲於奔命，而于阿坤却利用時間睡大覺以逸待勞。車載金每次要整人都先講故事後出招，這次講了一個老和尚倒掛在樹上讓大螞蟻咬的故事……

水袋有乾坤　惡人果上當

那漢子看了三人一眼，道：「你三位千萬別生氣，我只不過是傳話人，那少年人說得很清楚，只是說出來實在不好聽！」

車載金怒叱道：「什麼話儘管說，我們不會動你一根汗毛！」

那人搔一搔臉皮，道：「那少年人說，他就在土地嶺的南面那座圓圓的山嶺上，你們誰要是不去，就是兔子生的王八種，王八養的狗熊樣！」

車載金奮起一脚踢過去！

「啊喲！」

那漢子順着山坡往下滾，一直滾了十幾丈！

他大聲叫道：「你說不動我一根汗毛的，爲什麼踢了我一脚，哎喲哇……呼……」

等到他爬上山峯頂，三個人早就沒了影！

漢子還在雪雪呼痛的道：「這一脚挨得眞不輕，若非二十五兩銀子，他奶奶的……」

車載金與商家二兄弟皆有一個同樣想法，那就是不能在此久待，非追上于阿坤那小子不可！

車載金一脚踢飛漢子之後，三人誰也不再開口，三人也均認爲，于阿坤一定由此峯跑往南面去了。

無他，這小子是玩捉迷藏了！

其實，于阿坤也正是要把三人導入歧途，他要三人在氣急敗懷中摸不清楚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商不邪一路展開輕身術，他卯上了，他邊奔邊罵：「個奶奶的熊是條長蟲，這小東西不是人，老子非剝他的皮抽他的筋，操他祖宗一輩人！」

車載金的嘴巴也不閒，他尖聲罵得怪，偶爾還指手劃脚的叫：「這次捉到他，我要別出心裁出怪招，螞蟻上樹也要用，另外再給他小子下片兒湯！」

什麼叫下片兒湯，想是不大好受的刑罰，他不說沒人會知道！

其實，這時候誰還有心情去細細的問？

三人奔行如飛，遠遠看過去，宛如三顆黑流星！

半個時辰之後，忽見一座圓圓的嶺坡上面有個人，三人還沒撲近前，那人已迎着走過去！

是個黑不溜秋的草鬍子漢子！

這人邊走邊叫，道：「喂，你三個來得晚了呀！」

車載金三人聳着肩膀喘大氣！

商不邪已開口道：「怎……麼說？」

黑漢道：「有個少年人叫我留話你三人，他等得不耐煩先走了，說你們在耍賴不要臉！」

車載金大怒，一把抓住黑漢，明晃晃的刀已架上大漢的脖子，道：「快說，他人呢？」

黑漢急得直搖手，道：「我只是替人傳句話，你可不能殺我呀！」

商小悔道：「他人呢？」

黑漢道：「他說要去惡水灘，大概往西去了！」

車載金冷冷的摔倒黑漢，叱道：「去你媽的！」

黑漢被摔得就地滾，一頭撞在石頭上，算他的頭殼硬，只撞了個大肉包！

黑漢吃力的爬起來，已不見車載金三個人。

他不由得罵道：「眞像是惡水灘的强盜，光知道摔人，也不管我老黑受不受得了！」

他站直身子往回走，邊又自言自語道：「二十五兩銀子，唔，算是賺進荷包了，哈……人爲財死而不死，方才稱得上造化，哈……」

車載金三人往大山中奔，一路奔出七八里，果見一道草坡上坐了個人！

商不邪手一指，道：「在那兒！」

車載金道：「不會又是一場空吧！」

三人一衝而上，刹那間圍上坡邊坐的人！

車載金憤怒的道：「媽的不是！」

商不邪見這漢子不過四十幾，手提着兩隻水袋，沉聲道：「喂，你可看見一個少年人往山中去？」

中年漢子一瞪眼，道：「三位要找個少年人？」

商不悔道：「不錯！」

中年漢子伸手比劃，道：「有這麼高，年紀十三四，兩隻大眼睛，上身一件紫綢衫……」

車載金怒叱道：「別嚕嗦，他人呢？」

中年漢子道：「他本來是往惡水灘方向去，可是就在那面山溝邊，他碰上我，且又對我說，他要回土地嶺上去等三位。因爲他說得可眞誠，人無信不立，江湖上行走，講求個『信』字，他約了三位在土地嶺，就不應再改到別的地方去，所以他又回土地嶺了！」

車載金沉聲道：「這全是他的話？」

重重的點點頭，中年漢道：「不錯，少年人是這麼說的，而且……」

車載金道：「而且什麼？」

中年漢指着回程路，道：「從這兒往正東，也就只有一條山道可以走，我看着他從這山道走去的！」

商不邪怒道：「個小王八蛋，他可眞會整人！」

車載金全身骨節都在響，他齜牙咧嘴的道：「老子何止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我要挖他的心下酒吃！」

他看到中年人手中兩隻水袋，搶過一隻來，張口就是十幾口！

中年人忙叫道：「我這是水不是酒呀！」

便商家兄弟也不管了，搶過另一隻水袋，便是一陣咕嘟咕嘟的喝下肚！

是的，人若一連奔跑幾十里，又怎麼能不渴！

一旦見了水，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猛喝一氣！

兩隻大水袋刹時被三人喝去一大半的水！

車載金指着東面的土地嶺，道：「這一回我料準那小子必在嶺上，快！」

商不悔道：「都是你，要在什麼土地嶺上宰活人，當初要是在平陽集圍殺了他，那會被這小子好一陣折騰！」

車載金道：「你在怨我？」

商不悔道：「難道不是？」

車載金看看商家兄弟，心中不是滋味的道：「也罷，遇上那小子，就由車某下手，活捉以後，任你們處置！」

商不悔道：「說話要乾脆，殺人要俐落，要知道我們早應該回惡水灘了，這頭一趟差事就幹得沒面子，對我三人未來在惡水灘地位，實在有影響！」

商不邪點點頭，道：「我也這麼想！」

車載金冷冷道：「陶津敢對我們不敬，他的金交椅不想坐了！」

言下之意他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三個人拔腿往土地嶺奔，不到一個時辰，便衝到了土地嶺上。

那個小小的土地廟前面，車載金未見一個人，不由得高聲大罵，道：「小王八蛋，你躲到你娘的褲襠裡去了？還不快出來受死！」

商不邪道：「個狗操的，我們又上這小雜種的當了，他根本逃走了！」

商不悔道：「哥，你的意思是，我們所遇到的四個打柴人，是那小東西故意安排的緩兵之計，他好利用機會遠走而高飛？」

商不邪道：「不錯，一定是的！」

猛古丁一聲哈欠，樹上面傳來一聲罵，道：「那裡來的幾個老王八，連那些扁毛畜牲也不如，吵得你家小祖宗不能安睡，太豈有此理了！」

車載金三人舉目看，光景樹枝上正坐着一個人！

是的，于阿坤就在樹上面睡足了，他全身是勁的舉起雙臂伸懶腰，一對大眼睛直往下面瞧！

車載金嘿然一笑，道：「小子，你是自己下來受死？還是由車大爺上去抓你？」

于阿坤一聲笑道：「對不住，對不住，原來是你們三位趕來赴約了，我以爲你們不來了！」

商不邪沉聲道：「你小子可以下來了？」

于阿坤低頭看，三把明晃晃的鋼刀各具姿勢，各有架式，敢情他只要一躍下去，不到地面，三個人就會迎上來一陣亂刀劈，那時候人在空中連閃躲也不容易！

笑笑，于阿坤道：「急什麼，既然大家在這土地廟前兜上，早晚免不了一場殺！」

車載金嘿嘿冷笑道：「少嚕嗦，快下來！」

于阿坤道：「三位，你們怕個鳥，我是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只因爲你三個這麼一路奔波，算一算不下五十里，這才剛剛奔回來，你們看一看自己吧，一個個累得同龜孫子一樣喘大氣，這是人困馬乏的現象，我可不沾你們這種便宜，等三位歇上一陣子再殺也不遲，也免得有一日別人說我于阿坤以小欺大，不懂禮貌！」

其實，他心中十分明白，當初他只準備這三個人熊猛灌一肚皮涼水，一旦動手，三個人拖着一肚皮的涼水晃盪，功力一定大打折扣。

不料中年砍柴的人帶有巴豆，這眞是一項令人愉快的收穫，高興之餘他便特別又賞了那人二十兩銀子，只要三人喝了巴豆下肚皮，作起戰來可有得瞧了！

車載金三人還眞以爲于阿坤等他們歇夠勁再動手，正自相互對望。

商不悔突然一皺眉！

這情形看在于阿坤的眼睛裡，不由得一聲大笑！

笑聲甫落，忽然揚手三粒石頭砸下來，拳頭大的石頭分別往樹下三人砸去！

便在三人紛紛往外躲閃中，于阿坤一聲哈哈，一個觔斗平着翻，落在地上似棉絮，輕飄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于阿坤雙手各自托着一把柳葉飛刀，笑道：「三位，我于阿坤永遠尊重我的敵人，甚至於，有時候便也會替我的敵人着想，三位既然不領我的情，也好，我們立刻動手吧，誰贏誰敗，端的各人的造化了！」

車載金沉聲道：「你人小，想不到你的心眼如此奸詐，果然是陰險小人也！」

于阿坤道：「姓車的，你有欠風度了！」

「放屁，對付你這小雜種，老子還能風度嗎？」

于阿坤心中想，怎麼這巴豆仍然沒有反應，難道三個人沒有吃下肚？

突然，商不邪沉聲道：「少嚕嗦，動手吧！」

于阿坤道：「本小祖宗已準備好了，你們三個不要臉的一齊上吧！」

商不邪冷冷道：「殺雞焉用牛刀，宰你何需三人？不過有件事情你心中應該有個底！」

于阿坤道：「本小祖宗早就知道了，你們二商不分開，對付一個敵人是兩個人，對付十個也是兩人，對吧？」

商不邪哈哈一聲怪笑，道：「你的記性不錯，反應更佳，不錯，等到動上手，你也就無話可說了！」

于阿坤道：「如此說來，你們並不打算羣毆，而是一場車輪戰了？」

車載金叱道：「對付你這小子，老子們多少得用些手段，一個小小頑童，殺了你不值得一哂，敗給你老子們丟不起這個人，唯有不擇手段的要你好看！」

于阿坤道：「好一段慷慨激昂不要臉的說詞，娘的，你們誰先上？」

車載金冷冷道：「車大爺一人足夠了！」

于阿坤道：「老小子，我等着你的賜教了！」

被于阿坤整了兩個多時辰，車載金三人內心的感受與憤怒，一大半深藏在內心，形色上並沒顯露出來。

三個人沉穩得近乎冷酷，目光肅煞，便臉上的肌肉也在蠕動，額上的筋絡抽綣，那種自我的抑制，明顯的說明了，一旦于阿坤落入他們的手中，光景何止生啖而已，簡直就如同車載金所言，先來他娘的一頓片兒湯！

犀利的光影疾閃，流閃的寒芒成束，人影便在這生生死死兩不明的境界中閃挪騰躍！

車載金不愧「白山一刀」，那把三尺長的窄刃長刀，只一揮出便似一瀉千里的浩瀚長江，天地間便盡是他的冷焰的激盪在呼嘯！

于阿坤雙手撥擊如電，他的柳葉飛刀並不急於出手。

多次的搏殺經驗，他已深深體會出，如何創造時機，更該如何去運用時機！

忽然，車載金的長刀在一片半弧狀的焰影炫映中，刀鋒斜偏，宛如石火輝映，切向于阿坤的脖子！

于阿坤縮頭倒翻如狸，就在他左足剛剛點地，忽然大吼一聲：「老鷹抓小雞！」

就在他的吼聲裡，左手柳葉飛

刀直往敵人眉心奔去，他右手的飛刀猛往敵人胯下撩去！

「嘶！」

「啊！」

車載金的長刀橫阻飛向額上的飛刀，却仍然慢半拍。

雖然他擋歪了中眉飛刀，但于阿坤的腕力極强勁，更何況他覷準了出手，那一刀還是切過右額又劃過右眼皮，差之分毫沒切破眼珠子！

額上的鮮血飛濺，車載金已失去先機。

因爲于阿坤的右手飛刀盡在他的褲襠下方左右撩切。

切得車載金不斷的以外八字步伐往後躲閃不已，那種狼狽就別提了。

「砰！」

「哇！」

車載金在閃退中，却又難以控制住肚皮，他的褲子濕了一大片。

那不是鮮血所染，而是臭氣熏天的大便！

車載金拉了一褲子的稀屎，便不由得罵了一句：「他媽的！」

挾着鮮血帶稀屎，車載金倒翻三個空心觔斗落在地，他已不知如何是好了！

臉皮上露出憤怒與尷尬，他咬牙一緊手中長刀，對商不邪道：「我們着了這小子道兒了！」

商不悔摸着肚皮道：「娘的，我也覺得不對勁！」

商不邪一皺眉，道：「難道那些水……」

于阿坤雙手托着飛刀，他冷笑道：「三位，千萬不要肚子痛怨灶王爺，我看你們三位邊拉稀邊幹吧，因爲我不會等你們清過肚皮再殺！」

商不悔怒叱道：「可惡的小子呀，老子饒不了你！」

于阿坤笑道：「我也並沒求你呀！老小子！」

「噗！」

車載金又拉了一股稀的，他大概喝得最多！

鋼牙幾乎挫斷，車載金道：「商兄，看來我們三人要聯手了，二位意下如何？」

商不邪道：「車兄再擋他一陣，且容我先去清清肚皮裡的髒東西！」

商不悔也道：「對，等我兄弟清理完畢，你再去山溪下清洗褲子去！」

商家兄弟轉身欲離去。

車載金氣得說不出話來！

不料于阿坤一聲尖笑，道：「宛城二怪，你們也太不講交情了，應該先叫姓車的先去洗淨了再來殺，沒得倒是你們先去拉，太不像話了！」

商不邪怒道：「要你放的什麼屁？」

于阿坤道：「本小祖宗看不順眼就要說，有本事你們別去拉！」

車載金突然吼聲如雷，道：「二位商兄，說來說去都是這小子弄的鬼，不如合力先亂刀宰了這小畜牲，我們再一齊下溪洗澡去！」

于阿坤怒叱道：「姓車的，你怎麼不知好歹，我在爲你說話，你却一心要殺死我，似你這種居心叵測，便土地老爺也饒不了你！」

商不邪已向商不悔暗自點頭！

商不悔道：「好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要拉在褲子上便一齊拉他娘的，先宰了這小子再說！」

一聲嘯叫，車載金第一個撲上來！

於是，商家兄弟的左右兩把寬刄刀也矯閃如電的圍殺過來！

三把雪亮的鋼刀揮劈交合，恨不能一下便把于阿坤大卸八十塊，碎他的屍！

「龍捲風！」

便在于阿坤撕破喉嚨也似的一聲吼中，青瑩瑩的柳葉飛刀宛如暴風雨中的蛇電掣閃着冷芒。

那難以分辨出節拍的「叮叮噹噹」之聲仍在，他的人影像一團吹起的絮團而上了天，幾乎四丈高下。

他那勁旋的身法忽又往後倒仰，兩把飛刀已流星曳空般穿入一片冷芒極光之中！

「啊！」

「哎喲！」

突然消失的極光，暴露出商家兄弟的身影來，那兩溜鮮血來自商不邪與商不悔二人的肩頭！

于阿坤暗自叫着「可惜！」他落在三丈外的樹邊上，看着商家兄弟在伸手拔出肩頭上的柳葉飛刀來！

于阿坤計算錯誤，商老大右手握刀，但飛刀插在他的左肩頭，而商不悔是左手握刀，飛刀却插在他的右肩頭！

于阿坤的估計錯誤，是因爲他人在空中翻身之故！

商家兄弟拔出飛刀，不顧肩上冒血，大吼一聲：「殺死你這小狗操！」

車載金更是雙手抱刀猛往上撲！

于阿坤見這三人卯上幹，驚怒交加的大吼一聲：「老鷹抓小雞！」

僅有的兩把飛刀，就在他的猛吼中往敵人飛去！

三人就在快要玩命的接觸在一起的時候，也許商家兄弟用力過猛，不約而同的發出「通通」響！

二人一窒，兩把飛刀已插在脖子上。

可眞是要命的地方！

商不邪第一個往外跌，從褲子裡流出一堆黃澄澄的稀水來，刹時與脖子上的血混在一起！

商不悔雙目暴睜，他左手摸了一把臭屎，人也像疲倦了似的往他老兄身邊躺！

于阿坤的人剛要斜落地面上，三尺半長的刀已往他的頭上切來！

他的餘力已盡，閃避不及，就算往地上爬下去，也難比頭上的刀來得快！

這眞是要命的一刀，于阿坤心中在想着，他不由得去摸鹿皮帶，因爲那帶中還藏了一把刀，然而……

然而他的手剛觸及鹿皮帶，敵人的長刀已斜劈而下，一股猝發的銳風令他一窒。

完了！

「咚！」

一石頭砸中車載金的右肩頭，下殺的長刀一偏，「切」的一聲中切過于阿坤的左肩頭，一片衣衫連着血肉飛上了天！

于阿坤借着這唯一的機會，一連翻了三個帶血觔斗，他已脫出危險範圍！

「誰！」

「阿彌陀佛！」

是個女子聲音，于阿坤已聽出來，海音小師太來了！

果然，大樹後面轉出個灰衣袈裟人影，她頭巾飄飄，身法瀟灑的走過來，敢情正是海音小師太！

于阿坤肩頭一灘血，他不及同海音打招呼，忙不迭自懷中取出一包傷藥來！

海音小師太道：「于阿坤，你傷得怎麼樣了？」

于阿坤道：「沒切斷喉管，我還能出氣，沒有切掉腦袋，我還能吃飯！」

車載金冷沉的道：「你們兩個是一夥？奶奶的，老尼姑偷老和尚，你這小尼姑却愛上個小伙子！」

海音師太怒叱道：「嘴巴不乾淨，我敲掉你一嘴牙……唔……這地方怎麼這麼臭？」

猛然一聲「噗」，車載金忙着一彎腰！

于阿坤已哈哈笑道：「小師太你不明白，他三人都在拉肚子，三個人的褲襠全是黃湯稀屎，你說怎麼不臭？土地老爺也皺眉頭了！」

車載金咬牙咯咯響，道：「個奶奶的，你們二人今天誰也別想活！」

于阿坤一手抓了一把藥，匆匆的按在傷口上。

他猛的吸了一口氣，道：「小師太，他想要我們兩人的命，我的傷又重，且看你的了！」

海音小師太美目一瞟，道：「你捅的漏子，我替你補，像話嗎？」

于阿坤道：「當然，你那砸狗似的一石頭來得眞是時候，令我想起老狗撲石頭那副狼狽相，遺憾的是未聽到這條臭狗叫！」

車載金三尺半長刀疾揮如兩極閃電，斜着身子往海音小師太劈過去，口中厲吼：「老子宰了你！」

海音小師太一見刀來到，舞起一雙玉掌迎上去。

別看她是個女子，雙掌掌勢却挾着沉猛的勁風，只一揮出便帶起隱隱的呼嘯之聲，力道沉猛，招式詭異。

她騰撲在一片刄芒中，出招走式均含着莫測高深的變化！

完全正宗行家手法！

「白山一刀」車載金絕想不到面前這個小小尼姑，竟然以一雙肉掌抵擋自己成名已久的長刀，太不像話了！

一念及此，雙腕暗運內力，不料他只運了一半，褲子裡面的屁股眼不聽指揮，嘩啦一聲又是一股黃湯流出來！

氣得大吼一聲，十九刀連成一氣，一古腦全送上海音小師太的頭上去！

尖叱一聲騰身而起，半空中小師太倏忽左右晃動，就在她晃動的身影還留在人們的眸瞳中，她的實體業已閃掠到敵人的後上方，一片呼轟的掌影便也漫天勁風的拍擊下來——這眞是行雲流水般的身法！

車載金似是豁出老命了，他不閃不避，頂着個大腦袋任你拍，任你打，他就是不閃躲，而他的長刀却做了一次極爲陰毒的怪招！

「咻！」

長刀的刀把前推，刀身却快得極光一現的回旋到自己的頭頂而往頭後方斬過去！

好一聲驚恐的尖叫：「不好！」

于阿坤的驚叫！

海音小師太却發出一聲厲叱：「嗨！」

只見那條已在空中的灰影忽然飄流靜止般的停在半空中，海音小師太的雙掌發狂般的交互在空中拍擊。

不是拍擊敵人，而是拍擊空氣，藉着拍擊之力道，使自己懸空的身子發生阻滯作用！

長刀旋殺，帶飛了海音小師太的頭巾，她立刻露出個圓不哩脊的小光頭！

車載金回身看，海音師太已落在地！

「好一招『仙人阻路』，看不出你這小尼姑還眞有那麼兩下子！」

海音小師太的身上冒冷汗，若非見機得快，反應佳，自己的人頭準定會被一刀砍破！

冷冷的，海音小師太道：「你很識貨！」

于阿坤已叫道：「嚇死我了！」

長刀再次舉起，「白山一刀」車載金道：「你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了！」

海音小師太道：「這話也是我要說的！」

一邊，于阿坤忽忙的在地上收回他的柳葉飛刀，又走近商不邪與商不悔二人的身前，他先用脚踢了一下，見二人眞的翹了，便自二人的脖子上拔出柳葉飛刀來！

他呵呵笑着自言自語：「孟古大夫不蒙古，他的藥倒是挺靈光，就這麼一把藥，血就不流了，痛也消失了，照這樣子看，再挨幾刀也沒關係，哈……」

就這麼幾句話，車載金已與海音小師太再一次纏鬥在一起了！

于阿坤不插手，他却站在一邊哇哇叫：「姓車的，你可要當心小祖宗我的飛刀呀！看刀！」

他舉手比個擲刀姿勢，却叫車載金吃一驚，立刻就要閃避，而海音小師太却藉着車載金的分心，雙掌拍擊，步步進逼，一點兒也不放鬆！

于阿坤繞着車載金的身子轉，盡往姓車的背後面轉，口中還叫着：「我要發力了，小心哪，挨了刀可別怨我沒有先打聲招呼……看刀！」

車載金一心想把海音小師太擋在于阿坤的面前，但于阿坤却看穿他的企圖，就是要姓車的分心！

三十招快到了，于阿坤看着血流滿臉的車載金，又叫道：「姓車的，這回我可要眞的發刀了，你千萬要多加小心哪！」

「白山一刀」車載金憤怒的雙手握刀，他咬牙切齒的施展出一路怪異的刀法來。

旋劈拉上，暴斬拉下，刀鋒左右偏移，刀芒激射如電，刹那間罩上了海音小師太！

尖叱聲尚在空中飄移未已，海音小師太的雙掌併指，用的正是曾經令于阿坤吃過苦頭的乾坤指。

尖銳的指風發出裂帛也似的銳氣，猛往敵人的雙腕點去！

車載金身後面，于阿坤已看出這是兩敗俱傷的關頭，他却一聲不吭的雙刀齊發！

「叮！噹！」兩聲甫起，三尺半長刀已接觸到海音小師太的右肩頭，但就是無力再往下劈！

車載金的右肩井上中一刀，貼着肩骨扎入一寸深，但最令車載金走樣的一刀，正扎中他的後腦勺！

於是，車載金茫然了！

一刀扎中風池穴，車載金立刻連自己是老幾也不清楚，就如同白大娘、吳不忌他們是一樣。

一堆行屍走肉！

海音小師太臉色慘白的摸着自己脖子，道：「我差一點頭被切掉！」

只見于阿坤走到車載金的面前，他拔出兩把飛刀來，更大方的取了些傷藥替車載金塗抹止血！

海音小師太道：「于阿坤，你發神經了？我幫你打，你應該問問我傷了沒有，爲何反替敵人救治，豈有此理！」

于阿坤笑嘻嘻的道：「你別急，看我的！」

車載金完全變了個人，他目迷十色的睜着眼睛不開口，彷彿他根本就是個大啞巴！

上好藥，于阿坤輕輕拍着車載金的肩頭，笑道：「車老兄，你聽着，順着這條山道一直往大山裡走，你可不許再回頭，去吧，我最親愛的車前輩，我預祝你一路順風的回去惡水灘！」

于阿坤話說完，他用手一推車載金的背，我的天爺，姓車的還眞聽話，一步一頓的帶着一褲襠稀屎，直往深山中走去。

山風吹送一陣臭，令海音小師太一手掩鼻子又搖頭！

于阿坤放走車載金，海音小師太急又問道：「于阿坤，你爲何放他走？他武功厲害，他日必不與你干休！」

一笑，于阿坤道：「放心吧！小師太，這人完了，他一輩子也就是這模樣，比殺了他還叫他痛苦，只不過他已不知道罷了！」

海音小師太忙着找回自己的頭巾來。

她對于阿坤道：「過來，幫我在頭巾後面挽個結！」

于阿坤笑道：「女孩子連個頭結也不會打？」

海音小師太俏嘴一翹，道：「出家人頭上的頭巾不是普通的，有條小繩子往後面打結，很麻煩的！」

于阿坤道：「乾脆光頭算了，再不就還俗吧，幹什麼一定要當尼姑……」

海音小師太怒叱道：「要再胡言亂語，小心我撕爛你的嘴！」

于阿坤頭一縮，伸伸舌頭，道：「厲害，小子我再也不敢了！」

海音小師太道：「就叫你幫我打個結，你就推三阻四的，下回再也不幫你了！」

于阿坤忙作揖，道：「小師太，我救苦救難的小菩薩，于阿坤再也不敢了，你叫我往東我不往西，你叫我打結我馬上打！」

于阿坤笑嘻嘻的走到海音小師太的背後，他先伸手拉一拉海音小師太的袈裟領子，有一股少女的香味飄出來，比車載金與商不邪三人

拉的稀屎另是一種味道！

于阿坤剛剛聳動鼻子聞香味，忽然間他一聲「哎呀」叫起來！

這一聲大叫，還眞叫海音小師太嚇一跳！

「怎麼了？」

于阿坤期期艾艾的張口說不出話！

海音小師太回過身來，叱道：「于阿坤，你中邪了？還是失心瘋了？看你的臉色都變了！」

于阿坤指着海音小師太的脖子，道：「你……你的……你的脖子後面……」

海音小師太伸手摸摸自己的脖子道：「于阿坤，你又在調皮了，我的脖子有什麼不對？」

于阿坤道：「你的脖子後面有顆痣呀！」

海音喘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爲是什麼，有顆痣你也大驚小怪的，那個人身上沒有痣？」

于阿坤道：「你的痣令我想起一件事情來了！」

是的，天下事巧合的太多了！

于阿坤這才剛剛聽過刁寡婦提起當年一段傷心事，他便在海音小師太的身上發現了一顆痣。

而且就在脖子後面，眞是造化弄人！

海音小師太道：「我的痣與你想起的事情有關係？」

于阿坤道：「關係可大了，說出來我怕你哭！」

海音小師太叱道：「別是你又在調侃我吧？」

于阿坤道：「我問你，天下的人是不是都有一對爹和娘？」

海音一楞，道：「廢話，人若沒有爹娘，他的本人是那裡來的？」

于阿坤道：「這麼說來，你也有爹娘了？」

海音一瞪眼道：「當然！」

于阿坤道：「那麼你的爹娘又是誰？」

海音道：「這……這個……」

于阿坤道：「你連爹娘是誰也不知道？」

海音道：「聞得師父說，我是在山邊一間破廟被師父發現的，荒山野嶺沒人管，師父擔心野狼吃掉，所以就把我抱回尼姑庵裡了！」

于阿坤全身血脈賁張的道：「依我看，八成你快見到你的親生娘了！」

海音師太沉聲道：「你在說什麼？亂講一通！」

于阿坤道：「我一點也不胡說，你是刁家大姑娘！」

海音師太叱道：「于阿坤，別瞎扯了，快替我把頭巾的結打起來，你沒看，太陽快落山了！」

于阿坤邊打結，他重重的道：「小師太，這件事我一點也不是開玩笑，你要不要我仔細的說一遍？」

海音師太道：「我們在路上走，你就一路開黃腔吧，我是左耳進去右耳出來，才不會放在心上呢！」

于阿坤道：「那你就當故事聽，覺得不對勁，你隨時叫我停！」

海音小師太道：「見了面你也不問一問那三個大姑娘，還有……王家飯舖的大小姐，怎麼盡扯些不相干的閒事來，眞是的！」

于阿坤道：「才不是閒事，我覺得這件事最重要，我是不吐不快，不說心裡不自在！」

海音小師太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說吧！」

于阿坤想了一下。

他正想着刁寡婦對他提過的一段傷心往事。

「大概……大概在十七八年前……也許是十六七年前……嗯……你今年多大了？」

海音小師太怒叱，道：「你說的什麼故事，顚三倒四的不成文章，問我年紀幹什麼？」

于阿坤道：「不成，這件事與你的年紀大大的有關係，不能弄錯！」

海音小師太道：「我今年十六歲！」

于阿坤立刻搬動手指頭算了一算，笑道：「那就是十五年前吧，有個玩把戲走江湖的武技團，在一個地方拉場子，這個團中有一對年輕恩愛的小夫妻，他們還生了一個好可愛的女娃兒，那時候女娃兒七個月了吧！」

海音小師太不開口，但她却十分用心的在聽！

于阿坤又道：「那天本來是趕廟會，人眞多，把戲一開鑼，便人山人海的好熱鬧啊！」

海音小師太眨眨眼睛，道：「趕廟會當然人多了！」

于阿坤道：「那天人特別多，人多就出錯，他們沒有拜碼頭，得罪了當地的惡霸地頭蛇，場子被人砸了，人也被打傷了！」

海音小師太道：「這也是常有的事情！」

于阿坤道：「團中有個刁三，他是女娃兒親爹，這人氣不過，他狠狠的揍了幾個惡棍，他們逃到大山裡。不料，就在刁三同人拚命的時候，女娃她娘擔心丈夫吃虧，便把女娃兒暫放在山神廟，趕着去助丈夫！」

海音小師太道：「後來呢？」

于阿坤道：「別急，別急，我慢慢的告訴你！」（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陶克希望紅紅跟他到鷄公山過隱居生活，還想四個弟兄也跟他一道過太平日子，了無大師也希望陶克遠避三水幫的人安居樂業，可惜陶克的想法落空，屠萬山把他們都拴在戰車上，作爲他劫奪銀子的財團，原來屠堡主是捻軍的餘孽，知道三水幫的銀子最多，看來時機成熟，不妨把底子抖出來……

棒打江山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湘軍變質早辭官　江湖黑暗難投入

屠萬山道：「一時之間，三水幫尚不會發生什麼翻天大事。」

他在桌上劃着，又道：「三水幫幫主死了獨子，必然會盛大祭奠，也許當封大年把他兒子的喪事辦完，也該是他面臨有人篡奪他寶座之時了，那時候我自會調動人馬，咱們等着扮漁翁吧，哈……」

於是鼓樂响起，八名女子翩翩起舞，大廳上一片嘻笑之聲，熱鬧極了。

* * *

陶克五人住在這座城堡裡，每人只有同自己的女人一起的時候，才會發自內心的愉快。

陶克現在摟着紅紅在山間小徑上走着。

「原來妳過去對我說的話不是眞的。」

紅紅哈哈一笑，道：「雖然不是賣藝，却也跟着夫人各處奔波，也跟夫人習了武功，我們從十歲便跟着夫人了，陶哥，這些話是眞的。」

陶克道：「所以這些話我相信。」

紅紅道：「你更應該相信，我是眞心愛你的。」

陶克笑笑，道：「我們都睡在一間房中了。」

他低頭，紅紅仰臉香了他一下。

陶克道：「有一天我離開這裡，妳會跟我一起走嗎？」

紅紅一怔，道：「你要走？」

陶克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是說萬一有一天我必須走。」

紅紅道：「我們一起走。」

「眞的？」

「我不會再騙你的。」

陶克在紅紅秀髮上吻着又磨着，他似乎相信紅紅的話是眞心的。

陶克已在這兒住了二十多天，他發現這兒的男人大半都是披着長髮。

捻軍就是披長髮，才有人叫他們長毛賊。

* * *

陶克發現兄弟四個很少見面了，因爲冬瓜唐他們四個天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同他們的女人打情罵俏，這就有點不像話了。

讓陶克最不安的，還是屠萬山這批人物，他怎能同捻匪餘孽在一起？

陶克可以棄官不幹，但也不能同捻匪搞在一起，只因爲一時不察，才跟屠萬山來到此地，他得想個辦法帶着兄弟四人先離開。

陶克打定主意，却又捨不下紅紅，因爲他已經明白，紅紅是眞的想跟他過日子的。

於是，陶克找屠萬山去了。

* * *

那是一間相當豪華的房間，比之屠萬山在桐城住的房間，那眞是天上地下，雲泥之別。

屠萬山見陶克到來，哈哈一笑，道：「陶老弟，你來得正好。」

陶克道：「堡主，你是要找我？」

屠萬山道：「有消息送回來了。」

「什麼消息？」

「當然是三水幫的消息。」

陶克道：「怎麼探的消息？」

屠萬山道：「三水幫的總舵在江岸上搭建一座祭台，封大年與那漢江分舵舵主錢水龍，二人把他們的兒子女兒屍體以銅棺盛殮，放在祭台之上，每日裡分由和尚道士誦經，他們放下狠話，定要活捉你兄弟五人活祭，如今三江地方都知道了。」

陶克淡淡的道：「料想得到的事情。」

屠萬山道：「這只是三水幫的外表，兄弟，封大年必然會有所策劃，只不過我對另一方面的情報不清楚，所以……我打算痲煩你兄弟走一趟。」

陶克立刻點頭答應，道：「堡主，你只管吩咐。」

屠萬山十分愉快，道：「兄弟，聽說另一方面有兩個老怪，是一對夫妻，傳言他們一個善於用毒，另一人又善於易容，他們形踪飄忽，不知如今躲在什麼地方，我擔心他們會趁三水幫悲哀的時候下手，所以……」

陶克淡淡的道：「堡主，我陶克把話先說明白。」

他一本正經，使一邊的堡主也正容了。

屠萬山道：「自己兄弟，有話直說是對的。」

陶克道：「我兄弟個個出自貧寒，却也走得正直，我們會使盡全力，幫你把三水幫的銀子船弄到手，此事之後，我們便離開這裡，堡主，富貴榮華，權勢財富，那得有那個命去享用，我們不是那種料，但願到時堡主開恩。」

屠萬山一掌拍在大腿上，道：「行，咱們就是這麼敲定了，你們助我奪銀子船，之後，你們各人帶着你們的女人一齊去過太平日子，我不會攔人。」

這眞是乾脆一句話，神仙笑哈哈。

陶克哈哈笑了。

只要不做土匪，不拉桿當捻黨，他便放心了。

這年頭，捻匪已經快絕跡了。

屠萬山拍拍陶克，笑笑道：「兄弟，你們去暗中查一查那一對老夫妻的底子。」

陶克道：「不用查，我們早就同那一雙老東西過了招對了面了。」

屠萬山愉快的道：「他們是誰？」

陶克道：「男的是『巧手郎君』包太乙，女的叫『花毒娘子』段巧鳳，他二人身邊還有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好像是叫關二嫂，這三人的武功也不差，堡主，將來遇上這三人，那得提防女的用毒啊！」

屠萬山道：「我還眞未曾聽說過。」

陶克道：「那麼，江湖上的『四山八怪』，你總聽過他們的名號吧？」

屠萬山道：「好像你曾同這些人交過手？」

陶克道：「不錯，尤其那個姓鐵的。」

屠萬山道：「好，有了這批人物，再加上三水幫的內應，封大年的日子不好過了。」

陶克道：「堡主的吩咐，我們暗中去注意這批人嗎？」

屠萬山道：「先叫他們狗咬狗，咱們暗中拍手笑，時機成熟，就看咱們的了。」

他轉而取過兩張銀票交在陶克手上，道：「拿着，有銀子好辦事。」

陶克也不客氣，銀票塞進懷裡。

屠萬山道：「今天你們就走，去監視四山八怪他們的行踪，當然，更要注意那一對老怪物。」

陶克抱拳施禮，退出大廳的時候，正遇上冬瓜唐走出來，他招手道：「老四，快把他們三人找來，咱們今天就要走了。」

冬瓜唐道：「今天就走？」

陶克道：「你不想走？」

冬瓜唐道：「大哥，你走我們當然走。」

陶克道：「那就去收拾一下。」

冬瓜唐道：「帶……帶不帶我那……小小……」

陶克叱道：「堡主派下工作，咱們這是去辦事的，還有辦事帶家眷的？」

冬瓜唐笑道：「是有些不像話。」

於是，他立刻又折回去了。

陶克走進房裡，紅紅已備下個小包袱了。

他楞了一下，道：「紅紅，妳知道……」

紅紅點點頭，道：「我去找你，在廳外聽到了。」

陶克回身把房門關上，他是那麼認眞的把紅紅抱起來，道：「妳叫我捨不得走哇。」

紅紅道：「陶哥，我感動……」

陶克道：「怎麼說？」

紅紅先在陶克額上吻了一下，道：「你對堡主的話，我聽了一半，其中我聽到你可以帶我走。」

陶克道：「我捨不得抛下妳。」他緊緊的抱着紅紅的纖腰，又道：「我的幾個兄弟都捨不得他們的女人。」

紅紅道：「等你幫助堡主，奪得三水幫的銀子船以後，我們便遠走他鄉，過着平靜淡泊的日子。」

陶克道：「這也是我一直想過的日子。」

紅紅抱緊陶克的脖子，想着未來的幸福，便不由得在陶克的懷中扭動起來了。

那正是愛的挑逗，陶克就要離開了，在離開之前，免不了要兩情相悅一番。

* * *

陶克五人終於離了桐城山區，他回頭看看山林，發覺屠萬山的這座城堡雖不算雄偉，却也有幾道山隘陝谷，兩邊巉岩峭壁易守難攻，加上山林茂密，城堡便更穩固，他不得不佩服屠萬山是個有頭腦的捻黨頭子。

已經走出五七十里了，冬瓜唐與常在山、毛汾水與成石，四個人的臉上難掩愉快心情，只要提起他們的女人，無不眉開眼笑。

陶克就笑不出來，他心中在煩惱着，因為哥兒五個的未來前途。

冬瓜唐見陶克一直不開口，便以肩頭碰了碰陶克，道：「大哥，你有心事？」

陶克道：「我的心事大了。」

毛汾水道：「那就說出來，彎在肚裡多難過。」

陶克道：「我的好兄弟們，咱已經知道堡主是捻黨餘孽，你們還不知道，朝廷有令，抓到捻匪砍頭的！」

冬瓜唐道：「從前是捻黨，人家現在不是，蓋了城堡走正路，又不拉桿去搶人，再說，他們臉上又沒刻捻黨二字，誰會知道他們當年幹捻匪？」

陶克道：「話可以這麼說，萬一有一天被人發覺，咱們兄弟也遭株連了！」

常在山道：「大哥有甚麼高見？」

陶克道：「我已對堡主說過了！」

冬瓜唐道：「你怎麼說？」

陶克道：「咱們助他奪三水幫的銀子船，等完事以後，咱們走他鄉！」

成石道：「那麼，明明她們又怎樣？」

陶克知道明明是成石的女人，便笑笑道：「堡主特別應承，五位姑娘跟我們走！」

冬瓜唐一拍腦袋，笑道：「夠了，這就值得咱們為他拚命一次了……哈……」

陶克道：「這一回堡主差咱們去監視的可不是三水幫，而是同咱們幹過的『四山八怪』與包太乙段巧鳳他們，原來段巧鳳他們與『四山八怪』聯手，正準備對付三水幫的封大年了！」

常在山道：「就他們十人嗎？」

陶克道：「當然不是，三水幫內還有他們的人，這人是誰，就值得我們多加注意了！」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要怎樣找『四山八怪』的人？咱們又不知道他們藏在何處！」

陶克道：「你們記得杜牡丹這女人嗎？」

冬瓜唐道：「不就是那個被劉莊主買回去當二姨太的女人！」

陶克道：「就是她，這女人乃是『四山八怪』中鐵石心的女人，這女人的積蓄丟在劉家莊，我以為她早晚會潛入劉家莊去奪走！」

常在山道：「大哥的意思是要咱們多注意這女人，然後從這女人身上發現姓鐵的幾個？」

陶克道：「不錯，這是唯一可以找到他們的綫索！」

冬瓜唐道：「大哥的意思，咱們仍去劉家莊了？」

陶克道：「不可以，如果我們去劉家莊，萬一被三水幫的人盯上，劉家莊也將倒楣，我們不能連累劉家莊！」

毛汾水道：「我那條小破船拴在江岸邊，可惜不能住五個人，兩個人差不多！」

陶克道：「總是要分開去找，咱們兄弟五人在一起，目標太明顯，沒找到『四山八怪』，反倒被三水幫找到咱們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兄弟們，那個願意住小船？」

成石道：「我陪三哥住小船！」

毛汾水笑道：「江上水流湍急，小弟呀，你行嗎？」

成石笑笑，道：「三哥，小弟可以水下潛游百丈遠，你信不信？」

毛汾水道：「行，你就跟我上船吧！」

陶克道：「兄弟，千萬多加小心吶！」

毛汾水道：「大哥放心，咱不與三水幫的船相遇就是了！」

成石問道：「大哥，有了消息如何聯絡？」

陶克想了一下，道：「最可靠的連絡地點，我以為清蓮庵較適合，雖然我們打擾清蓮師太清修，只要多加小心就行！」

冬瓜唐道：「大哥，時間也要規定吧！」

陶克道：「準二更天，咱們每三天，就在清蓮庵相遇一次，應該不會被人發現！」

常在山道：「這樣最好，一批在江面找，另一批在陸上查，就不信找不到『四山八怪』的人！」

* * *

陶克五人走了兩天，第三天過午便分手了！

那毛汾水對成石道：「兄弟，咱們把吃的用的辦齊全，立刻就上我那條小破船，江面上與陸地不一樣，官船民船好分辨，三水幫的船上有標記，你記住，只要發現船上人的穿着，你就會知道了！」

成石道：「三哥，到了船上你再說！」

毛汾水與成石兩人轉入一個小鎮上去了！

* * *

陶克指着一道山坡，對冬瓜唐與常在山兩人道：「繞過這座山坡，咱們找條渡船過漢水，今天一定先到清蓮庵，時間上應是二更天！」

常在山道：「大哥，你不以為，咱們應該再去一趟那座停放棺材的土地廟？」

陶克道：「不必了，連官家也知道那條地道，段巧鳳再笨，也不會住在地道了！」

天快黑的時候，陶克三人過了江，眞運氣，他們沒有碰到三水幫的人！

繞上那條山道，陶克對冬瓜唐笑笑，道：「老四呀，且等咱們幫那屠萬山弄到三水幫的銀子船以後，你有甚麼打算呀？」

這是走路長了閒無聊，陶克隨便一句話！

冬瓜唐道：「大哥，我不想咱們五個人分開，你難道不願意大伙一齊創一番大事業？」

陶克道：「不是不想，而是滿清的氣數將盡，你不見洋人也闖關了，地面上不少人開大煙館，唔，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了，咱們何去淌渾水？」

常在山道：「我以為我的職業也不錯，打獵打柴過日子，咱『山樵子』與世無爭！」

冬瓜唐道：「二哥，那是過去，如今你有了一個翠翠，我問你，你還打柴嗎？養得活人家？」

常在山苦笑了！

這話不錯，翠翠姑娘跟了他，打柴怎能養得活？如果再生幾個娃兒，日子更是不好過！

哥三個邊走邊磨嘴巴閒嗑牙，忽然間，前面出現兩盞大燈籠，兩團光亮前後照，一頂大轎沿着山坡往山溝中走去了！

陶克只一看，便覺得奇怪，道：「這時候有轎往山裡抬，會是甚麼樣的人？」

冬瓜唐道：「要不要跟去看一看？」

陶克想了一下，道：「雖然不是順道，拐個彎去看看也無妨，你兩人千萬悄聲走！」

常在山與冬瓜唐兩人齊點頭！

三個人遠遠的跟在轎後面，大約走了五里多，忽見前面一座三合院房舍，附近竹林甚齊，有一條山泉沿着院子左面潺潺流過！

山風吹得樹葉沙沙响中，那轎子已到了三合院的大門口停住！

抬轎的四個漢子中，前面第二人掀起轎帘，道：「二位姑娘，到了！」

轎身前頃，轎中花蝴蝶也似的走出兩個俏姑娘！

有個姑娘抬頭看：「喲，這地方是山裡嘛，要是我一個人，打死也不敢來！」

另一個姑娘的聲音甜：「春姐姐，進去吧，二胡小鼓我帶着了！」

嚄！兩個姑娘併肩走，前面一人推開了門！

這三合院並不大，左右兩邊是灶房與下人住的，正中間一連三大間，中央的一間眞寬敞，如今正擺了一桌好酒菜，大圓桌四週坐滿了人！

如果仔細的數一數，共有十二個人之多！

再細看這些人，十個男的兩個女人！

此刻，有個漢子奔進來了！

這人走到門裡面，對正中央的那位紅臉大漢施禮：「二當家，姑娘找來了！」

那紅臉大漢撫髯笑笑，道：「叫她們進來吧，說上一段好聽的！」

那人身子一側，對門口道：「二位姑娘進來吧，我們二當家要聽一段好聽的！」

嗨，原來把城裡唱墜子戲的姑娘找來了！

甚麼叫墜子戲，這在中原來說，看大戲的是梆子越調，小場戲便是墜子與曲子了！

唱墜子戲人不多，三五人也可以，兩個人也不少，大轎抬來兩個姑娘，這姑娘還眞的俏！

姑娘進門先是盈盈拜了一下，這才美眸兩邊瞧，右邊有個長椅子，一位姑娘便坐在椅子上了！

這姑娘把二胡拉了幾聲調整音色聽一聽，另一位姑娘已經把小鼓用個三角竹架支起來，一根木棒敲了一下，她可就開口了！

「各位爺們奶奶，今晚春香冬梅前來侍候各位一段，唱得不好，望多包涵！」

她把木棒在小鼓上敲三下，二

胡响起，她便開口來了一段開場白！

「前三黃後五帝年深久遠，到三國呂布他戲弄貂蟬，武大郎娶了個要命的潘金蓮，惹得那西北的回子們正在造反……咚咚咚……咚……」

「這是甚麼呀，亂七八糟的！」躲在對面牆頭外的冬瓜唐幾乎吼出聲音來！

別看姑娘唱的這四句亂七八糟，嚄，吃酒的男人却在拍手叫好了！

陶克却在皺眉頭了，因爲這一屋子都是他的仇人，這些人都想要他的命！

一桌子坐滿了人，正是「四山八怪」與包太乙、段巧鳳老夫妻兩人，只有那坐在正中上首的紅臉大漢陶克不認識！

屋子裡已正式開唱了，兩個姑娘卯足了勁，一邊唱，一邊還拋媚眼，不時的傳出一陣轟笑！

這些人一邊喝酒一邊聽唱，這一鬧就快到三更天了！

吃酒的有一半也醉了，姑娘兩人也唱累了，有個下人走進來，專爲姑娘送了些吃的！

二兩銀子交在姑娘手上，那人在姑娘的耳邊嘀咕着！

牆外面，常在山奇怪，該是曲終人散了，這些人還想幹甚麼？

陶克三人正在仔細看，只見兩個姑娘齊點頭！

那人哈哈笑了！

不旋踵間，只見由房中轉出一個白臉漢，這人只到了二位姑娘面前，左右一瞧哈哈笑，摟着一個便往右面一間廂房中走去了！

陶克冷冷道：「奶奶的，白玉郎呀！」

只見那姑娘吃吃笑，把個頭蹭在白玉郎那有力的臂彎中了！

就在白玉郎把唱的那位姑娘剛摟進廂房中，正房中走出個短鬚漢子，這漢子托起拉二胡的姑娘仔細看，忽然哈哈的笑了！

他把手猛一伸，攔腰把姑娘抱起來了！

姑娘不拉二胡了！

姑娘的雙手抱緊那人的脖子笑開懷了！

冬瓜唐怒道：「這傢伙不是任老九嘛！」

陶克道：「不錯，四山八怪中的任老九，娘的，原來他們集中住在這兒了！」

常在山道：「兩個姑娘不要臉，兼職呀！」

陶克道：「這不能怪她們，朝廷不振，民窮財盡，榨乾了民物去打仗，可憐吶！」

就在這時候，那任老九一腳踢開另一廂房的門，把那姑娘抱進去了！

兩間廂房緊挨着，廂房中傳來嘻嘻哈哈聲，想也知道他們在幹甚麼了！

* * *

當然不只是他四人，那鐵石心拉着杜牡丹，二人也走出正屋來，他兩人走到廂房第三間，一扭身便不見了！

這兩人是老相好了，自從兩人離開劉家莊，便一直住在這三合院中，已經快兩個月了。

* * *

正房內，兩個暗屋分別住着其餘的人，只有那紅臉大漢一人走出門來。

有個漢子迎上去：「二當家，你這就回去了？」

大漢點點頭，道：「這附近出現甚麼可疑人物沒有？」

那人急忙應道：「從不見有人前來！」

「小心陌生人，更要小心侍候他們。」

「是，二當家放心……」

「還有，那兩個說唱墜子的姑娘，四更天送她們回去，免得被人發現！」

「是，二當家！」

「還有，每人五兩銀子，叫她們口風緊一些！」

「是，二當家，屬下會辦得妥當，二當家放寬心！」

大漢已經走到院門下了，那漢子抄前去拉門，大漢却又重重的道：「機會就快來了，老頭子好像要親自搬請甚麼厲害人物了，咱們在這節骨眼上，更應多加小心！」

「是，二當家好走！」

大漢舉步出院門！

他很細心，先是站在台階內四下裡看了一陣，這才撩起衣襬大步奔去！

他的動作很俐落，不聞聲音，人已在半里外了！

* * *

這人會是誰？

從那人稱他二當家看，會不會是三水幫的二當家？

如果他是三水幫二當家，那麼，他口中的老頭子便是封大年了！

陶克不能肯定，他很想知道些甚麼。

就在那位「二當家」去後，他便把常在山與冬瓜唐兩人找到面前！

「兄弟，咱們分成三路。」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再分開？」

陶克低聲道：「兄弟，既然發現他們窩藏在此，就得聽他們說些甚麼，我呢，去到正屋的右邊窗外，老二就去左邊的窗外，四弟呀，你去大院的右面廂房後窗

去！」

他對冬瓜唐再三的告誡，道：「四弟，那裡三間廂房中正搞男女關係，你可千萬別發火，且記，咱們不是來找碴打架的，只把消息確定以後就回去！」

冬瓜唐道：「大哥你放心啦，他們如果有正經話，我自自然然的小心聽，他們如果說黃的，我把耳朵堵起來，娘的，我便眼睛也閉上！」

常在山道：「四弟，怕你不但不閉眼睛，而且會把眼珠子瞪出來！」

冬瓜唐道：「如此說來，你想看，是嗎？咱二人交換，我去你那裡！」

常在山一笑，道：「四弟，二哥不搶好看的，咱們這就分途過去了！」

陶克道：「多加小心吶！」

冬瓜唐道：「大哥，你也小心！」

哥三個揚揚手，矮著身子繞向後面去了。

那常在山悄悄的來到正屋左面的後窗下，只聽得屋內一聲聲似豹子低吼聲，原來寇遠大五個大漢已在房中兩張大席上打起鼾來了。

這五個梟霸酒喝多了，在床上吡吼着，此起彼落可熱鬧了。

常在山想聽什麼，這時候他氣得直搖頭。

陶克靜靜的站在右後窗外，背貼牆，把個耳朵移在大窗邊。

他發覺，房屋內有蒼老的聲音。

「巧鳳，我好像上癮了，每晚不抽上一口就睡不著，抽了大煙精神好。」

「那就抽呀，二當家不是又送來一塊黑磚。」

什麼是黑磚，大鴉片煙土是也。

* * *

房內的大床上，只見段巧鳳把兩床棉被疊起來靠牆放，一套抽大煙的工具便放在床中央，小油燈點亮，她把個牛角小盒子打開來，煙槍在盒中挑幾次，一小撮黑得發光的大煙膏子就那麼順當的在她那手指上搓又捏。

包太乙把那個一尺長的煙管放在燈火上，就見段巧鳳已把大煙塞在煙鍋上面了。

包太乙湊在燈火上面用力抽，嚄，段巧鳳的煙槍在煙鍋上和，房間內飄出一股子煙味還眞香，陶克不由得聳聳他的大鼻子。

一鍋煙很快就抽完了，只見段巧鳳又是一撮和起來，她的動作純熟，也很瀟洒。

這一鍋煙她是自己抽，那包太乙拾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淡淡的道：「這一回不知消息是否可靠。」

段巧鳳只有一張嘴。

她正叭嘰叭嘰的抽著大煙。

包太乙又道：「在此等得太久了，二當家眞存得住氣。」

段巧鳳把煙抽完了。

她放下煙槍淡淡的道：「二當家這是穩，不打沒把握的仗，因爲，只許成功，不能失敗。」

包太乙道：「失敗他就慘了。」

段巧鳳把煙盤移去桌子上，房內的燈也捻暗下來。

她站在床前吃吃笑了。

包太乙也笑，也還伸手去拉段巧鳳。

她說話的腔調也變了。

「別看那兩個唱墜子的姑娘嫩，上得床來不一定比我的夠瞧。」

包太乙哈的一笑，道：「老了老了妳還愛俏，個老浪貨，酒足飯飽又過足了煙癮，正該妳的表現了。」

段巧鳳眞會擺和，她雙手擱在包太乙的頭頂上，那兩個奶子活像兩隻洩了氣的痲布袋。

陶克看得直搖頭，眞是越老越風流。

冬瓜唐也一樣，他先是暗中窺著鐵石心與杜牡丹二人，這二人進了房就上了床，鐵石心像一頭猛虎，杜牡丹也不含糊，她那股勁就是母老虎。

另外的兩間房中也差不多，唱墜子曲的姑娘會撒嬌，大床上侍候白玉郎與任老九二人，那種模樣是另有一番逗人情調的。

冬瓜唐很失望，因爲這屋內三對男女，除了打情罵俏與唔唔啊啊之外，根本不提他們要做的事。

冬瓜唐聽了一陣子，也看了幾場「妖精打架」，無聊得只好又悄悄走向陶克那兒。

哥三個在一起低聲打商量，陶克道：「兄弟，你們有什麼好意見？」

常在山道：「先找地方睡大覺。」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只要暗地跟蹤，看他們何時才會對三水幫動手，還是聽二哥的，找地方養精神去。」

陶克想了一下，道：「咱們走，找個地方歇一歇，先要弄清楚那位二當家是那門那派的，才能知道這四山八怪與什麼人合作要整三水幫。」

冬瓜唐道：「三江地方還有什麼大門派？」

陶克道：「這就是咱們要去打聽的。」

常在山道：「大哥，屠萬山說，他在三水幫有內應，你以爲這會是什麼樣的內應？」

陶克道：「不知道，不過……」他的眼睛一亮，道：「快走！」

常在山與冬瓜唐二人跟著陶克，三個人一路走出這座三合院。

冬瓜唐已追上一句問道：「大哥，你發現什麼了？」

陶克道：「那兩個唱墜子戲的姑娘，我想她們一定知道這三合院是誰的。」

常在山哈哈笑道：「咱們找上兩個姑娘，一問也就明白了，哈！」

三人走了一段路，陶克對冬瓜唐道：「別走了，這片林子也不錯，找個地方先歇著。」

冬瓜唐道：「大哥，你先睡，我在這兒守著。」

常在山道：「還是由我守著，等他們轎子抬過來，我就叫醒你二人。」

冬瓜唐人長得胖，胖子愛睡覺，聞得常在山的話，冬瓜唐笑了。

「二哥，那就辛苦你了。」

他靠在樹上就睡，眞快，三兩下便打鼾了。

陶克拍拍常在山，便也閉起眼睛。

常在山無聊的看看天色，正要坐在一塊大石上，忽見一頂大轎從山道上抬過來。

他算算時間可眞快，還不到一個時辰嘛！

果然，抬大轎的四個大漢，吱呀吱呀的抬著轎子過來了。

常在山早把陶克與冬瓜唐拍醒了。

冬瓜唐雙臂一伸打哈欠：「娘的，剛睡著。」

陶克急問：「來了？」

常在山指一指山道，那陶克立刻把身子藏起來。

他三人本打算暗中跟蹤兩位姑娘的，卻不料……

山道上傳來一聲叫：「停下了！」

這時候五更還沒到，四更天才剛到，天上的星兒就好像拿水沖洗過的一般，一顆比一顆亮。

天上無雲風兒微，半圓的月亮灰慘慘，山道上發出「咚」的一聲響，那頂大轎擱下了。

四個轎夫站在一塊了，他們圍成個小圈圈。

只見他們各自把右手舉得高，然後各數一二三，匆匆的把右手放一起。

不用猜就知道，四個人在伸黑白手了。

這也有個名堂，四隻手掌落下來，如果是三個手背一個是手心，這手心的人就贏了。

四個轎夫爲什麼要這樣？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人哈哈笑了。

眞得意，他走向轎門前，雙手叉腰哈哈笑。

「不錯，還在山裡，只不過，老子說到了，是到林子邊上了。」

轎內姑娘吃一驚，又見一人也笑了。

這人大步走過來，道：「你選那一個？」

第一個大漢手一撩，他把轎帘掀開了。

他老兄低頭看，嚄，舌頭伸出半尺長。

另一大漢在搓手，直催他：「快呀，我看長得都很美。」

果然，第一人伸手就去抓，轎中傳來一聲叫：「你要幹什麼？」

那人再抓，奸笑道：「下來快活吧，妞……」

轎中低叱：「送我們回去！」

另一人也湊上了：「可以，等咱們四個痛快以後再送妳二人回去。」

轎內尖聲，道：「不！」

兩個人兩邊站，另外兩人坐轎邊，有個壯漢沉聲道：「他娘的，非得有銀子妳們才下轎呀，老子們沒有銀子，老子們一根大鳥侍候你。」

另一人也唬起來：「娘的，再不下來，老子們把轎弄翻身。」

這人吼著，一腳踢在轎杆上。

那轎被他踢得轟的一聲快要倒了，這才見轎中的兩個姑娘出來了。

兩個姑娘眞輕盈，一個提著二胡與小鼓，另一個還伸手在攏頭髮。

有個漢子沉聲道：「把東西放下，爺們不聽妳們唱什麼墜子曲子的。」

有個姑娘道：「這轎我們不坐了。」

「爲什麼？事完之後送你們呀！」

有個姑娘道：「怕是你們不會再抬轎子了。」

就在這時候，兩個姑娘被兩個男子分開了，他們一人摟一個，擁著推著便往林邊去了。

另外兩個抬轎的還哈哈笑。

「快一點，別泡在裡面耗時間，五更天亮就不好再搞了。」

兩個人說完哈哈笑，再看兩個姑娘，已在自動的脫衣褲了，

兩個轎夫也不慢，見姑娘仰面躺地上，兩條粉腿就好像兩根大象牙一般亮又光。

但聞兩個轎夫出氣有聲的雙手一撐便壓上去了。

「唔！」

「啊！」

這兩聲叫眞嚇人。

便是躲在暗中的陶克、冬瓜唐與常在山三人也吃一驚，他三人本來要出手救人了，但發覺兩個姑娘變得浪，一股子妓女不在乎樣，三個人不管了。

但這兩個男人的叫聲太離譜，好像被蛇咬一口似的，全身在哆嗦。

遠處山道邊，兩個抬轎的大聲笑，其中一人還調侃的道：「謝老八，你叫什麼，莫非拉到姑娘肚皮上了？」

另一人也笑罵：「奶奶的，存住氣呀！」

這兩人才剛說完，只見兩個姑娘提著褲了過來了。

其中一人往路上一躺，道：「不管用的東西，你二人可以來了。」

兩個姑娘躺一雙，兩個轎夫可慌張。

慌張著脫褲子嘛。

一人邊脫邊笑罵：「他二人銀樣蠟槍頭，老子的大槍不生銹，來也。」

這二人幾乎是同一動作的撲上姑娘身上了。

「唔！」

「哎唷！」

兩個抬轎的爬在姑娘的肚皮上一哆嗦，兩個姑娘把雙臂猛一推，嚄，兩個轎夫仰面滾在地上了。

仔細看，四個轎夫都是一個樣，肚皮上冒鮮血，四對眼睛瞪得比核桃還大。

兩個姑娘每人手上一把刀，刀是彎的，不長，只不過連同刀把一尺長。

兩個姑娘冷冷笑，拭去刀上的鮮血，反手把刀插在後腰帶上。

「姐，下一步該怎麼辦？」

「暫時不能回去。」

「爲什麼？」

「消息還沒打探出來呀！」

「該怎麼辦？」

「走，咱們再回三合院。」

「回去幹什麼？」

「就說山道上他們四個要强姦我們姐妹，正巧遇上個漢子走來，他們被漢子殺了。」

另一姑娘想了一下，道：「總得知道是什麼漢子殺的呀，要不然，他們不相信。」

當姐姐的想了一下，道：「這些天，三水幫發出追殺令，他們要殺什麼人？」

另一姑娘笑道：「其中有個姓陶的，他的兵器是棒子，棒子頂尖藏有刀，姐，咱們就說是姓陶的殺的。」

當姐姐的名字叫春香，那妹子的名兒叫冬梅。

春香撫掌一聲笑，道：「就說姓陶的，妳記住了？」

那冬梅也哈哈笑道：「聽說姓陶的不但本事好，而且是俠心義腸，三江地方的人都知道這人是英雄，咱們扯上他，姐，我以爲不太好吧！」

春香道：「反正姓陶的在這三江地面不好混，也許他早遠走高飛了，把殺人這件事套在姓陶的身上很適合，因爲他是英雄，英雄救美，天經地義嘛！」

這一對唱墜子曲的姐妹哈哈笑，一路又走回去了。

她們又回去三合院，因爲山道上死了四個脫着褲子的轎夫，每人肚皮上被刺一刀。

* * *

陶克本來要出面的，妳們殺人往他身上栽，這是恁誰也忍不下去的。

只不過他被常在山拖住了。

「別急，等三合院的人來了再決定，也許住在那兒的人有行動，正可以幫我們知道他們準備怎麼幹。」

陶克忍不住了，倒是冬瓜唐哈哈笑了。

陶克沉聲問：「老四，你笑什麼？」

冬瓜唐道：「我替大哥高興呀！」

「高興什麼？」

「三江地方上都知道你是英雄，你又是我們大哥，我怎麼會不高興。」

陶克苦兮兮的道：「不當英雄也罷，沒得倒被人下追殺令追殺我這可憐的英雄。」

冬瓜唐道：「誰說可憐，大哥，咱們怕誰？也不是沒同三水幫的幾個手下殺過，以後再遇上，刀下不留情。」

常在山跟上一句，道：「對，他們一心要咱們的命，咱們就刀下不留人，硬碰硬幹了。」

陶克深深地嘆口氣。

冬瓜唐道：「別嘆氣呀，大哥！」

陶克道：「非是大哥嘆氣，大哥我是感觸艮多呀！」

常在山道：「什麼樣的感觸艮多？」

陶克道：「想我在西北戰場上，出生入死的平回亂，卻發現湘軍的人馬當大天，咱們吃瞥在下面，我他娘的豬八戒摔鈀子，不侍『猴』了，但，那裡會想到，江湖比軍中更黑暗，已無天理了。」

常在山與冬瓜唐聞言也低頭了。

哥三個正在林子裡發牢騷，遠處已有人大聲吼：「在那兒？在那兒？」

陶克遙遙看過去，嚄，一共來了五個人。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章旋帶王小石逃出別野別墅，她恢復原姓，不姓蔡，蔡京收她爲義女，她本想俟機殺奸相，但爲救王小石已報仇不成，二人易容隨民衆避開蔡黨、閹黨的緝捕，民衆亦掩護二人跟剛脫逃和露了相的兄弟會合，幸好又和溫柔、唐寶牛等會合一起，準備離開京城，王小石與蔡旋分手之際，難捨難離，引吭高歌喚起衆豪雄心……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追究劫囚事件　議定逃亡路綫

然後是白愁飛，這個她又恨又愛、不羈不誠、狂妄自大、目中無人的人，到現在她還弄不清對他是怎樣一種感和情，到底是愛還是恨？甚至她也仍不十分清楚，那個白愁飛兵敗人亡的晚上，之前他爲何要這樣對待自己？爲何他要對自己做這種事？

無論如何，美麗的她一向都讓人當作「小兄弟」辦，可是她心中依然有一片溫柔、萬種柔情，卻向誰訴？

她覺得自己雖也迷情過，也動過了情，但卻未曾眞的深情、遇過眞情。

是以，看到了唐寶牛對朱小腰那種如死如生、寧可同死不願獨生的熱戀狂情，溫柔覺得荒山很涼、月很冷、心中很寒。

連狠叫驚醒時，身畔只有她自己腕上鐲子玉石互碰時叮叮的聲音相伴，這使溫柔份外寂寞。

淒涼。

*　*　*

起先，那種感覺只是一點點的，一些些的，就像一段旋律、一句歌詞，忽爾掠過了心頭，嘴裡不覺哼了幾句，然而只是片段，不成篇章，唱過了就忘了。

但不久之後，那熟悉的旋律又浮現了，而且漸次的組合了起來，慢慢的成了一首歌，一首在心裡盤旋不已、依迴不去、縈擾不休的歌。

就像這年春分，春意特別濃。

它在枝頭上，溫柔這一刻看到了桃樹幹上、含苞欲放，枝上的那些嫩綠的芽，清新的讓人想一口吃了它。

她因一陣春風而轉過了流盼，看到蒲公英像一朵會飛的羽毛一般滑翔過綠色的草原，去尋訪它的依憑、依靠和相依爲命的地方，這一轉眼間，卻發現原來的桃樹的苞已朵朵怒放，吐出了嫣紅的花蕾，美得令她哎了一聲。

當桃花一下子都在一夜間盛開，第二天陽光照映下，如同千舌吐艷紅，朵朵翹楚，千手萬手在招招顫顫，那就成了絕楚了。

爲何吐艷點頭？

因風。

因何盛開爭妍？

因爲春。

春天來了。

不僅在枝頭。

還在流水開始融解了冰封，小鳥重拾了歡唱，大地回復了生機，更在村這頭、山那頭、還有樹林那一頭。

而且，還在：心頭。

*　*　*

溫柔的心裡頭。

溫柔最近心裡很溫柔。

她本來一向不愛看花、唱歌、用手絹，而今，她卻喜歡花、喜歡唱歌、喜歡用手帕揩揩臉、擦擦眼、印印唇邊也好。

但有時她心裡也很煩躁。

尤其在她看到蜻蜓雙飛、蝶戀花、鴛鴦戲水的時候，她就生起了一種莫名的焦慮。

她生命好像一直有一種期待。

不，原來她生命中一直缺少一些東西。

她爲什麼要耍大小姐脾性？好像就是因爲缺少了這個。她爲什麼要喜歡跟大伙兒去闖蕩江湖？好似就是爲了去尋找這東西。爲什麼在別人當她是「小兄弟」的時候，她很習慣但却不快活？或許她好像失去了自己眞正的身份，一時不知自己到底是誰，這使她焦急了起來。

不過這焦燥也是溫柔的焦燥，只不過有時突然發作得憑空而來、無緣無故，大家都有點吃驚，但都習慣了讓她、忍她、任由她。

一味當她是「小兄弟」、「小妹妹」而呵護她，使她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完整的人，至少，不是一個眞的女子。

她甚至覺得對不起自己珍藏的胭脂盒。

因爲她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用上它們：那麼醉人的顏色，留在盒裡，像昨夜凝固的銷魂，塗在臉上，才能成今日活現的色相。

但除了那一次，她上「金風細雨樓」去找白愁飛之外，她一直沒有機會用過——那一次、那一夜、那一戰，結果，有人爲自己死了，自己也差些兒失了身，連「大白菜」也喪了命。

是不是自己原是前世修了七生的妖精，不能給叫破原身？

一旦喝破，就得要人賠上了性命？

你就別說一向看來無憂無慮的她，沒有尤怨。

她是有的。

她甚至懷疑自己是妖是精，乾脆扮作男妝，當人家的「小兄弟」好了，一旦回復女兒身，就得閱歷暗巷裏的强姦、留白軒中的迷姦這等等可怖、怵目景象。

她本來已打算暫把兒女私情擱下，先逃了這一場亡再說。

她本來要賴在京師不願走。

但她必須要走。

因爲她亮了相。

蔡京下令：只追究在劫囚中露了面目的人。

她在行動中根本不願蒙面，所以擺正了旗號，誰都知道溫柔和她的刀，在這次劫囚中現了身、出了手。

要是她不離京，蔡京會派人抓她。

抓她不要緊，那會連累金風細雨樓。

她到時才逃？不是不可以，但逃得了尼姑逃不了庵。蔡京會有藉口去洛陽她爹爹那兒要人。

她可不想老父爲難。

她已夠使他難過的了。

所以她逃。

何況，她想經歷一下逃亡的滋味。

她更想跟王小石出來走走：畢竟，京城，她住得悶了。

況且，最好玩的三個人：王小石、唐寶牛、方恨少都得要逃，留下她一個在京，豈不悶壞了。

簡直是悶死了！

故此她選擇了：逃亡。

*　*　*

她逃亡的理由顯然跟王小石他們並不一樣。

對於一個眞正男子漢而言，「逃亡」往往是在「死亡」和「失去自由」的兩種情況下，只好作出最無奈的選擇。

但在溫柔而言，逃亡，或許只是一次較爲緊張的旅行，一場比較危險的遊歷而已。

只不過，她沒想到。

一向有他們在就鬧得箇天翻地覆風雲色變的老牛和大方，竟然：

一個成了痲木不仁、行屍走肉，另一個，雖然稍稍好上一些，但也唉聲嘆氣，垂頭喪氣，看得出來：方恨少的笑顏也多只是强顏歡笑而已！

是以，本來已將心中的溫柔暫且化作刀鋒的她，有時又有一種石上開花的感覺。

就像那一兩個句子，漸漸唱成了一首歌，就似那一兩個詞兒，慢慢講成一個句子。當它眞的變成一個句子、一首歌的時候，她還覺得好一陣不自在、不習慣。

最後，逐漸的，她心裏，只有這首歌；口裡，只有這個句子。

但她唱不出來。

說不出。

她的心愈漸溫柔。

愈漸失落。

因爲花開了。

春天來了。

因爲她看到偌大的一個唐寶牛竟爲了一個女子之逝而如生如死、不復人形。

因爲，也許……

她一直缺少了些什麼。

她一直在尋找些什麼。

*　*　*

她想找個人來傾訴。

不過，在這段日子裡，連一向積極樂觀的王小石也比以前消沉了。

他似乎一面忙着跟唐七味等人議訂逃亡路線，一面要應付沿途的

追殺與伏襲，還一面要留心唐寶牛的一舉一動，更一面要留神一路上經過別人地頭、地盤的禮數和禁忌，且不時得要留意京師傳來一波又一波、一次又一次的武林和朝廷權力鬥爭、權位轉移、權勢劇變的消息。

這些事似成了一塊一塊的如山大石，都扛在王小石肩膀上。就算是一雙再能擔正義的鐵肩，也會垮的，也要塌的。

你要一個人不再開心、自在、如意，很簡單，只要你有權，你就給他個王位或官位吧，只要他的烏紗帽一戴、紫蟒袍一穿，就從此變成了個憂心怔忡、愁眉難展的人了。

有時候，給人名和利，也一樣可以達到這項效果。

溫柔可不知道這些。

她也不理會這些。

她不管。

她只想尋找她沒有的(一向都無)或失去的(本來有的)事物，好讓自己不虛渡這一場花開，這一年春天，這一個心願。

可不是嗎？

她在大家歇息在梨村的時候，發現梨子都沒熟，全是靑澀的，比棗子還小，有的還只是一朵朵帶點淡靑的花，她就覺得很幽怨，一邊吃着餅，聽着貝齒間發出的卡卡脆響，一邊想找粒可以吃的梨子。

這一路上，風塵僕僕可比紅塵滾滾還更易使一個年輕活潑佻皮嬌艷的姑娘蒙塵。她，溫柔，洛陽府尹溫晚的掌上明珠，而今竟連蘋果、李子、梨都沒得吃。

她想到就鼻子癢癢。

牙酸。

心也酸。

但她在梨葉間，仍找不到一顆可堪嘴嚼的果實，却只在一朵淡綠奶白的梨花間，找到了一隻美麗的甲蟲。

甲蟲是最美麗的蟲，牠有翼，像鳥，會飛。牠有花紋、像貝殼，設計了圖案，牠有脚，會走，而且不會咬人、螫人，善良得就像隻小型而有修養的龜。

別看牠雖羞怯，却不會縮頭哩。

眞有趣。

她一笑，就開心了。

酒渦深深。

其實人只要想開心，只要笑，笑開了，心就會開了。

相由心生，但反之亦然：一個沒良心的人只要常强迫自己常常去做善事，自然而然就成了個善人了。

溫柔笑了之後，看見那小甲蟲展翅要飛、想飛、欲飛，她就輕輕用指尖阻止了牠的試飛，捧在手心，輕輕的說：「連你也不理我了，嗯？」她輕輕向小甲蟲吹了口氣，呵聲苦笑的說：

「你就是不定性，沒有心的。人家跟你說話，追隨了你老半天，你想飛就飛，要走便走，可沒把人家置在心裡呢？」她終於斷斷續續的說了她那句心裏像一首歌的話：「你說，小烏龜，讓我戀愛、好好的戀愛一場，可以嗎？意外的是：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

居然有人眞的「嗯？」了一聲。

那人好像聽到大地的震動，而發出了一聲見了鬼般的或鬼一般的怪叫。

回答她的當然不是那隻小甲蟲。

而是那一個「小甲蟲」。

不是眞的小甲蟲的「小甲蟲」。

但却比小甲蟲還小甲蟲的「小甲蟲」。

＊　＊　＊

「羅白乃！」溫柔尖叫了起來，「你在草堆裡幹什麼？」只見草堆裡、樹葉叢中忽地冒出了一個頭：圓圓的眼、白白的眼白、圓圓的耳垂，黑黑的眼珠、圓圓的鼻子，嘟嘟的俊臉，還有一排帶點哨的牙，跟她對望着傻了眼。

「恩公，」那少年眨着大眼，語音極富情感，「對不起，嚇着了你，我罪該萬死，我活該吃泥。我賠罪，你吃梨。」

說着，居然遞上了一粒梨子。梨已初熟。

溫柔一見梨，氣消一半。她口渴，便迫不及待的搶了過來，先咬了一口，卡察卡察幾聲，氣又再消一半，叱問道：「你幹嗎躲在草叢裡偷聽我說話？想死呀！」

「非也，」少年羅白乃忙申辯道，「我本來是來這兒替恩公找東西。」

「恩公？」溫柔皺眉，梨子仍澀，但總算比沒有顆梨子可吃的好，「太難聽了。」

「你的確救過我。沒有恩公相救，我羅白乃——外號羅送湯日後就不能在江湖上、武林中成爲頂天立地第一號拔尖出色，冠絕天下的大人物了。我不叫妳恩公，豈不忘恩負義？」

「你忘恩負義好了，我又不是公的，你別叫我恩公，我不喜歡。」

「那麼……該叫什麼好呢？不是公的……」羅白乃靈機一動道：「啊，叫恩婆如何……」

「呸！」溫柔啐了一口，「別叫別叫，要叫就叫我姑奶奶。」

「姑奶奶。」

羅白乃倒一點也不以爲忤，一開聲就叫了。

溫柔怔了一怔，只好隨之，眼看梨子已只吃剩下瓣核心了，一口都沒留給對方，未免有點訕訕然，便隨意的問：「你剛才說找什麼東西來着？」

「找梨子。」羅白乃爽快的說，「找一粒熟了的梨。」

溫柔笑說，「怎麼你找到，我却找不到？活該你要給我吃。」

「熟的就只這顆，」羅白乃誠誠懇懇的說，「我本來就是要找給恩公……不，姑奶奶您喫的。我知道姑奶奶唇兒乾了要解解渴。」

溫柔聽了很有點感動，但她畢竟冰雪聰明，覺得有點奇，「算你有你姑奶奶的心。不過，你找梨子應該上樹，幹什麼蹲在草堆裏？」

羅白乃這回有點尷尬，期期艾艾。

「快說，」溫柔一見此等情形，更要追問到底，「幹什麼勾當？快點從實招來！」

羅白乃結結巴巴的道：「我本來是在找梨子的，剛找到了一個，就……」

溫柔杏目圓瞪，追查到底，「就怎麼了，說！」

羅白乃苦笑道：「眞的要我說？」

溫柔一聽，更不惜大逼供，道：「你敢不說？桀！桀！桀！」

「不敢。」羅白乃可憐兮兮的說了下去：「我……我就……急了。」

「什麼急了？」

「人有三急……的那個急。」

「那也正常。」溫柔有點滿意，推論下去，「那你就蹲在草叢裡，咳，髒死了。」

羅白乃臉紅紅的說：「失禮，失禮了。」

溫柔沒好氣的問：「大的還是小的？」

羅白乃垂下了眼：「大的。」

溫柔嚴師般的從鼻子「嗯」了一聲，忽省起一事，叫起來，問：「你大解？」

「是啊。」

羅白乃似有點意外溫柔的忽爾大驚小怪。

「你的……手……」溫柔臉色大變，「你的手……拿梨子……」

羅白乃騎騎笑道：「我我……還來不及抹淨清洗，姑奶奶就把梨子……搶，不，拿 過 去了。咕咕……」

「你！」溫柔幾乎沒把吃下去的全吐出來，「我呸！髒鬼！」

她忽又省起一事。

這事可比一顆髒梨子更嚴重。

「你剛才到底有沒有偷聽到我的話？」

羅白乃看到溫柔一副要殺人滅口凶巴巴殺氣騰騰的樣子，吐了吐舌頭，說：「你跟小甲蟲說的那番話？」

溫柔一聽，心裡涼了一截，這話可不能讓這小王八蛋聽去傳開來，那時自己女俠溫柔顏面何在？當下又氣又急，戟指叱問：「你聽到了什麼？」

「我？」羅白乃指着自己的濕鼻子，說，「我聽到姑奶奶在說了一句……」

「一句什麼？」

「您說，」羅白乃捏着喉核在學着溫柔尖尖細細的聲調，居然有六成相似，「小烏龜……」就停在那兒。

沒說下去。

溫柔可急了，脹紅了臉，跺着脚，像一頭給拴久了急不及待要放蹄踏人的怒馬：「下面的呢？」

「眞的要說？」

「說！」溫柔連手都搭在腰間的刀柄上了。

這一下可眞管用，羅白乃馬上說了下去：「您說：小烏龜，讓賀員外，好好的浣外衣一床，好嗎？」

溫柔楞住了。

羅白乃倒傻乎乎的反問：「請問姑奶奶，誰是賀員外？他跟你很熟吧？怎麼你一看到甲蟲就想起他那件浣洗的外衣？他的外衣很名貴吧？姑奶奶是怎麼知道他牀上有外衣的？絲的、還是綢？緞的還是透明的？」

溫柔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從何作答是好？

「嗯？」羅白乃對剪着長睫毛，明眸皓齒的追問：「姑奶奶？」

溫柔搭在刀鍔上的手也移開了，只喃喃的道：「賀員外，赫！我怎麼知道！王八蛋，髒梨子也敢給姑奶奶吃，看我不剁了你去餵豬！」

羅白乃忙伸了伸舌頭：「不敢了，下次不敢了。」

溫柔一叉腰：「還有下次？」

羅白乃嚇了一大跳，忙不迭的說，「沒有，沒有下次了，下次我找到梨子、餃子、棗子、菩提子、老子孔子孟子莊子我兒子，一概自己吃了，不敢給姑奶奶你了。」

溫柔見這人傻戇戇，不覺一笑，啐道：「發瘋了你，失心喪魂的！」

羅白乃見她一笑，卻似痴了，囁嚅的讚嘆道：「哎，這梨渦，可深一下，淺一下的，天下姑娘，那笑得這般的美，這園子要是早請姑奶奶，你來笑多幾次，只怕滿園梨子早就熟啦，而且長得更香更甜，更多更大的了。」

這下讚美，溫柔十分受落，嘻的一笑，只說：「髒小子，眼睛倒亮！」

羅白乃嘻的一笑，做了個鬼臉，道：「姑奶奶要我招子放亮

點，我就一定亮；要我看不到的，我就眼不見爲乾淨，睜開眼也不過是瞎子掀眼皮子而已！」

溫柔白了他一眼，臉上似笑非笑：「猴崽子！就懂貧嘴。」

忽又唉了一聲，幽幽的說，「要是那死鬼見愁，還有那個天下最蠢的石頭腦袋，有你一半討我好，那就好了。」

羅白乃眨眨大眼，眼睫毛長長對剪着許多春天：「姑奶奶，你說什麼？」

「嗯？」

忽聽遠處有人喚：「溫柔，溫柔，你在那裏？」

喚她名字的人，聲細而柔。

那就像小河潺潺的溫柔水氣。

溫柔知道：那是何小河。

這一路逃亡的隊伍裏，就是何小河和她是女子，當然比較常有機會在一起。

她很快就弄明白了，至少，何小河有一樣特性跟她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何小河名字小河，樣子小河，聲調小河，可是，爲人却一點兒也不「小河」。

而且還十分「長江大河」。

她的外號比較像她：

「老天爺」。

有次，溫柔看到她跟詼諧的羅白乃對罵，才知道這位「老天爺」有多老天爺！

又有一次，梁阿牛與何小河劈頭劈面罵得個體無完膚、狗血淋頭，她才明白何小河如何一點也不小河。

再有一次，居然連王小石、方恨少、羅白乃師徒，外加一個用手走路梁阿牛，竟還罵不過一個何小河，當時，使得她不得不心中暗嘆了一聲：「老天爺！」

唐寶牛神智未復，狀態未佳，是以，一口罵架，何小河一時還堪稱無敵。

這點，何小河畢竟與她自己近似。

因爲她同樣一點也不溫柔。

所以羅白乃跟梁阿牛這對鬼寶貝，常作了一首歌來諷刺她倆：

「小河彎彎呀似刀哪，
河水淹死人不要命嘈嘛哩！
溫柔一點也不溫柔呀
溫柔鄉殺人也不把命償吭呀
喂！」

嘿！

難聽死了！

（你唱你的，我兇我的！）

（怕你們唱，我們還算凶？）

（呸！）

女人就一定要溫柔的麼！就是難聽，姑奶奶我可一點也不難堪！

*　*　*

溫柔漫應了一聲，走了過去。

羅白乃望着溫柔背影，怔怔發呆了好一陣，才喃喃地道：「這樣的話都能給我及時想出來，嘿……賀員外？浣外衣？嘔！嗤！」

他打從鼻子裏笑出來，「我還眞佩服自己哩……」

然後他又喃喃自語：「讓我戀愛，好好的戀愛一場，可以嗎？」

語音甚爲溫柔，也甚似溫柔，還自說自笑。

忽然，頭上給人一叩，他痛得哇一聲叫起來，回頭看，却是師父。

「天大地大」班師。

*　*　*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羅白乃有意無意間聽了溫柔的心思，也陷足於溫柔的心緒裡，却沒料到，有人却在背後聽了他的自言自語。

幸好不是敵人。

而是比敵人還「麻煩」的師父。

只見班師似笑非笑的望着他，額上剛好才停着一隻老甲蟲，他也不以爲忤，只詫問他徒弟：「你有病啊？」

「沒有。」

「你喃喃自語幹什麼？」

「沒什麼。」

班師可更狐疑了：「你怎麼學人家女人說話的腔調？」

「那有？」

班師用手觸觸他徒弟的額：「你發燒？」

「誰說！」

「你神經有問題？」

「你才有問題。」

「那你爲什麼一個人在你罵大便旁不遠發姣？你給自己的臭味熏昏了頭腦不成？」

「這……」羅白乃的心緒正陷入一種幽思之中，給他師父這一陣子夾纏迫問，登時變得沒有好氣，反問：「師父，你覺得姑奶奶她是不是也有點兒發姣？」

「什麼？」

班師叫了起來。

羅白乃覺得自己耳朵給震痛了，皺了皺眉頭，再說了一次。

班師又反應劇烈，再度大叫了起來：「你說什麼？」

羅白乃可火了：「你聾的呀？這你都聽不到！」

班師板起了臉孔：「你見色起淫心，還敢這樣對師父說話？門規何在！」

羅白乃冷笑一聲：「門規？嘿！」

班師氣得聲都顫了：「你你你，你這逆徒，竟敢藐視祖宗規範？」

羅白乃肅然道：「不敢。」

班師獰道：「諒你也不敢。咱們門規森嚴，長幼有序。我師

父——你師公大手神龍說過：不服從師長訓令，不敬前輩，身爲門人，目無尊長，罪該重罰：罰禁閉四個月另七天，要不然，杖三十二，除非罰鍰二百八十兩銀子，才可以替代刑罰。」

羅白乃垂首道：「是，是，不過，師公大手神龍的『神手寶鑑』也有他老人家話語的紀錄：要是師不爲師，長不爲長，自行觸犯門規，是爲：人先自侮而後人侮之，如門內無人敢制裁這等無行長輩，該由門內正直良善之門徒來對之執行家法。」

班師大吃一驚：「我幾時觸犯門規了？你別亂說。」聲都顫抖了起來。

「沒有？」

羅白乃湊近臉。

「沒。」

班師挺着胸，聲調已弱了大半。

「你借了我的錢，沒還。」

「我借你的錢，是替你去賑濟華東災民，那是行善。」

「那我沒錢吃飯，誰來賑濟我？」

「借你的錢，是替你積德行好，我，我始終要還的。」

「好，那你借了二師弟三師妹四師弟五師妹六師弟七師妹八師弟九師妹十師弟十一師妹甲十一師弟乙十二師妹十三師弟，不，師妹，十四師弟十五師妹十六師弟十七師妹十八師弟和十九師……噢，這個你忘了是師妹還是師弟的血汗錢，又捐到那兒去了？」

「我……」

「說！」

「我是做生意。」

「做生意？」

「對，是投資。」

「那賺的錢呢？」

班師大力的搖首，額上的冷汗直淌：「做生意當然有賺有蝕的了……」

羅白乃老實不客氣的截道：「那麼，本呢？」

「本……」班師乾咳一聲，「這個嘛，那個嘛……」

「你別這個那個了，你把錢拿去逗陳老闆娘，人家瞧不上眼，你就拿去吉祥賭坊，一賭，輸光了，本呢？沒啦……你！」

羅白乃指着他師父的鼻子：「你對得起我？」

班師退了一步，拿手帕揩汗：「我……」

「你！」羅白乃又在他師父的鼻尖戳了一記，「你對得起門裏那麼多的師兄弟！」

班師尷尬的堆起了笑臉：「我其實也爲你們好，我的確曾把錢拿去做生意……」

「做……生……意……唏！」羅白乃得寸進尺的道，「有！你是有做生意。你拿了筆款子去米舖買了三間樓房，不料，蔡京一聲令下，朱勔父子要送花石綱，就把那地方劃平了，你就血本無歸了，你拿什麼來還我們？你別以爲我不知。我知，我只是一直沒說破而已！」

班師又在揩汗，陪笑道：「是是是，對對對，我的錢都賠光了，可不是嗎？拿什麼來還呢？只好過一陣子，過一陣再說吧，好不好？好不好呢？」

「不……好！」

羅白乃義正辭嚴的說：「師兄弟們還天天期盼着你這個師父投資賺大錢呢！你却拿去炒樓買地皮，賠了個雞毛鴨血的！嗚哇……」

羅白乃張大了嘴巴，一副無語問蒼天的樣子。

班師可提心吊膽，問：「又怎麼了？」

羅白乃欲哭無淚：「我的老婆本，都給你蝕光了。」

班師安慰不迭：「做生意這回事，不是有賺有蝕的嗎？爲師今天不錯是賠了，但保不準明兒能大賺！你看，寫詩的，當才子的，連同做官的，全都下海去，在廟街那個教聖人讀書的沈老夫子，今兒不是去賣老婆餅嗎？可賺了大錢哩！原來在米鎮的那個梁姑娘，還到妙街去跳艷舞哩……可都賺了不少，過年過節，家裏村裏，手上都是她的禮，你師父我身強力壯，眼明手快，又怎能落人之後，失禮於人呢？你說是不是呀，好徒弟！」

他親暱的拍着他徒弟的瘦小肩膀。

他徒弟却眼睛都亮了：

「你說的梁姑娘是那個本來在妙街老王井邊左側第一家的那個標緻的梁姑娘？」

「對，很標緻、美貌、文靜的那一個。」

「你剛才說……她現在到了妙街跳……那個什麼舞？」

「對對，跳很艷很妖的那種舞。」

「她？」羅白乃吞下一口唾液，「她在妙街那兒嗎？」

「對對對，妙街，唔……」他師父倒有問必答，「妙街怡紅院。」

羅白乃卡卡卡的笑了起來。

他笑起來像貓，瞇着眼瞄着他師父：「聽說，怡紅院裡的姑娘們可眞都不賴吧？」

班師咳咳咳的乾笑道：「當然了，怡紅院姑娘，不美不收，有才有貌，遠近馳名，老少咸宜，可不是嗎……」

羅白乃忽爾臉色一整：「你說什麼？」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關東五虎是犬養王的鷹犬，他們堅持要索回犬養由美公主，原來她冒充石貴妃，這事非同小可，燕子飛有必要查清底蘊，否則有欺君大罪，而石太師也非要回不可，此事幸如意暗裡通知，使燕子飛和柳青青心裡有對策，先將錢通抓獲，這是一條綫索，至於石貴妃、雙劍、玉駝鈴內情，如意不敢說，怕牽連全家安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跟踪假貴妃　驚聞眞消息

石貴妃橫掃全場一眼，發現另一位江湖朋友氣宇軒昂，鶴立鷄羣，論年齡也比柯友德略小，道：「他是柯友德。」

「妳看清楚，有沒有弄錯？」

「沒有錯，就是這兩個混帳劫持本宮的。」

「好，謝謝你的答案。」燕子飛出手如電，將她被制的穴道完全解開，冷笑道：「犬養由美公主，妳騙人的本事的確很高，可惜功虧一簣，最後還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命人將樓上的四名婢女叫下來，一併解了她們的穴道，燕子飛接着說道：「本俠現在還爾等自由，你們可以走啦。」

聽得犬養由美一楞一楞地，疑雲滿面道：「燕子飛，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意思很明白，妳根本不是石貴妃！」

「何以見得我不是石貴妃？」

「妳不認識陳、柯二俠，當然是冒名頂替。」

「哀家深居玉華宮，大門不出，二門不進，守衛的人那麼多，不可能個個都熟悉。」

燕子飛臉色一沉，道：「哼，鬼話連篇，妳說劫持妳的人是陳恭、柯友德，結果却不認識他倆，擺明了是個冒牌貨。

「本公主身無分文，根本無處可去。」

「妳如果願意回扶桑，本俠可以雇一條船遣送回國。」

「父王已死，足見國已亡，本公主現在還沒有回扶桑的打算。」

「回不回東瀛是妳自己的事，燕子飛無意過問，但妳必須離開別有天。」

「哼，我犬養由美乃公主的身份，豈容你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是你抓我來的，本公主吃定你啦！」

犬養由美是個潑辣貨，刁得緊，說不走就不走，眼一瞪，頭一甩，領着四名婢女又回到樓上的屋裡去。

以前像防賊一樣防着她，怕她溜掉，現在則趕都不跑，大家你瞧瞧，我瞧瞧，面對這麼個難纏的嬌客，彼此相視愕然，一時半刻之間眞拿她沒轍。

犬養主僕回房之後就一直沒再出來，燕子飛送走孫九峯等三人，交代別有天的弟兄們，不必再看守這五名扶桑女子，並自即刻起，停止供應飲食，倘若一旦心回意轉離去時，則應全面釘梢，務必要查明他們的去向。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嚴元伯便派丁二喜來知會，敬獻貢品的時間，就安排在今日早朝之後，燕、柳當即雇來車輛，將貢品送進

宮去。

貢品係由太監總管清點，逐一搬入藏珍閣，神宗皇帝朱翊鈞還特地來親自審視一番，拿着寒蟬玩賞甚久，喜不自勝的道：「好，好，兩位愛卿辦得太好了，不僅追回了寒蟬、玉璽，復給倭人一個迎頭痛擊，祗要有二位愛卿在，朕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燕子飛乘機進言道：「皇上，倭人多詐，性貪善變，請陛下厚植軍備，加强邊防，另據草民觀察，織田信長、羽柴秀吉等均非善類，宜多提防。」

朱翊鈞頷首稱善道：「聽說你們從扶桑還帶回一名女子來，可有此事？」

柳青青道：「確有其事，還一度誤認爲她就是石貴妃，後來查是足見國王犬養幸助之女，已經把她放了，皇上可是聽石太師說的？」

「太師告假未滿，還沒有上朝，不過，消息倒可能是太師府傳出來的。」

「石家父子此去東瀛，行爲鬼祟，言詞曖昧，可疑可議之處甚多，請聖上明鑒，切勿聽信讒言。」

「朕懂得妳的意思，寡人自有分寸，盼能早日追回雙劍、玉駝鈴，迎回石貴妃。」

二人齊聲應諾，謹遵聖命，送走聖駕後，也拜別嚴元伯，趕返別有天。

犬養由美仍未去，一直留在屋內，直到過午時分，主僕五人才步下樓來，一名婢女瞧着丁玲道：「早餐沒送，午餐也沒來，你們是不是存心要我家公主餓肚子？」

丁玲沒好氣的回說：「燕子飛說過，不養閑人，不養倭女，想吃想喝你們自行解決，別有天沒有五位的份！」

犬養由美無奈，終於走出別有天，但臨行前留下了一句話：「本公主打算出去玩玩，還會回來的，別忘給我們主僕準備一頓豐盛的晚餐。」

燕、柳不敢大意，立即親自出馬，全面跟踪。

對犬養主僕而言，北京實在太大，太新奇，也太陌生了，東跑跑，西轉轉，專挑人多熱鬧的地方跑，却始終不曾走遠，轉來轉去，仍在正陽樓附近兜圈子。

曾不止一次，向路人打聽石太師的府第，然而，不知是石家名聲太壞，路人不屑告知？或是根本不知道？連問數人，皆不得其門而入。

轉過一條街，在街角的對面，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人，犬養由美驚叫道：「石太郎！石太郎！」

石太郎先是一楞，及見是由美公主，忙疾迎而上。彼此久別重逢，尤其身在異域，格外歡欣，喜孜孜地道：「公主，妳自由了，是如何逃離燕子飛的魔掌的？」

犬養由美將經過的情形細說一番，最後幽幽怨怨的道：「燕子飛好狠的心，一查明我不是石貴妃，就把我們主僕給趕出來了。」

「公主打算到那兒去？」

「本來是想投靠石太師，但又找不到，如今心亂如蔴，眞不知該如何是好。」

「我看這樣吧，五虎全在北京，乾脆先到我們那裡去好了。」

「你們住那裡？」

「天外天。」

犬養由美正爲無處可去而苦，馬上滿口答應下來，在石太郎的引導下，跨過兩條橫街，從正陽樓的一側，踏入三大別院之一的「天外天」。

此時，天色已暗，燕、柳很快便啣尾追至，不動聲色的隱身暗中，靜觀其變。

一聽說公主駕到，前田惠良、柳上欽三、佐佐木、山葉武夫，全部迎了出來，彼此劫後重聚，皆有說不盡的喜悅，與道不完的悲悽。

隨即魚貫入房，掌上了燈。

燕、柳正欲欺至窗下，聽他們說些甚麼，驀見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大步而來，走進房去。

立刻傳出山本響亮的聲音：「公主，妳怎麼也在這兒？幾時到的？」

犬養由美道：「剛到。」

「燕子飛認定公主是石貴妃，怎會輕易放人？」

「他已查明眞相，我們是被趕出來的。」

「哦！」

「山本會長，我姐姐在那裡？快帶我去。」

「妳姐姐很好，老夫會派人領妳去的，但不知燕子飛有沒有釘妳的梢？」

「不知道，我沒注意。」

「這小子是個鬼靈精，一定會的，咱們……」

燈突然熄了，話聲亦止，室內陷入死寂中。

夜沉沉，聲沉沉，久久再無動靜，燕、柳心知有異，小心翼翼地潛入室內一看，早已空無一人。

眞是千古怪事，天外天祇有一個出入的大門，二人死盯不放，難不成會飛上了天？入了地？

上天的機會是零。入地倒大有可能。

柳青青道：「子飛，此處說不定有秘道機關，找找看。」

尋尋覓覓，覓覓尋尋，終於在一間臥室的地板上找到一條秘道，二人不遑多想，立即鑽了進去。

地道甚陡，下降二丈餘方轉爲平坦，約莫前行四五十丈，便至盡頭，又有一道陡階通往上方，外面既無燈光，亦無人聲。

燕子飛取下掛在石壁上的一隻小燈籠，登上石階，啟開石板，進入一間堆置雜物的空屋，從微開的門縫望出去，一眼便認出是正陽樓的另一別院——「碧雲天」。

放下燈籠，緩步行出，燕子飛提足一掌眞力，柳青青緊握着皮鞭，躡手躡足的走向花廳。

碧雲天的格局與別有天相似，山本刀之助、五虎、犬養由美果然在此，正圍坐在花廳內用餐密談。

另外還有幾位新客，黃龍會長曲德、赤龍會長井上十朋，黑龍會長小洋芳子以及如意，均在座相陪。

更令人驚異的是，大明國寶玉駝鈴竟赫然在犬養由美的面前，她一面啜飲美酒，一面輕輕搖晃，花廳之內瀰漫着陣陣駝鈴之聲，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燕、柳睹狀心跳突然加快，全身血脈膨脹，緊握着的拳頭幾乎要沁出汗水來，却未敢貿然行事。

山本刀之助的臉色很嚴肅，以漢語說道：「爲了避免不必要的厤煩，並進而順利融入漢人社會，從此刻起，一律使用漢語，不得再用扶桑方言。」

衆人連聲應諾，山本接着又道：「王爺死後，我們在扶桑幾乎已無立足之地，所幸天無絕人之路，大家又在北京重聚，而且，我可以鄭重的告訴大家，在王爺與老夫多年的慘澹經營下，在這塊土地上已奠下堅實的基礎，展望未來，充滿了希望與光明，如果一切順利，不久便可得到大明的江山，屆時再回頭去對付織田、羽柴他們，應是易如反掌之事。」

五虎等人正襟危坐，洗耳恭聽，一個個皆靜默無語，顯然視他爲當然領袖。山本繼續說道：「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四件事最爲緊要，大家務必牢牢記在心頭。

「一、不惜任何代價，不擇任何手段，必須在極短時間之內將燕子飛、柳青青這一夥人除掉。

「二、神宗皇帝迷戀女色，此乃盡人皆知之事，我們應盡最大努力，運用一切關係，將公主送進皇宮大內，作爲內應。

「三、想辦法殺掉西刀徐遠這個老怪物，此人不除，將是心腹大患，他的邪功妖術必將對我等構成嚴重威脅。

「四、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應設法坐實陳恭、柯友德的罪，廢掉孫皇后，迎回石貴妃，然後扶正册封，母儀天下。」

犬養由美道：「山本會長，本公主的身份已經被燕子飛識破，我看很難再見到神宗皇帝的面。」

山本刀之助信心十足地道：「不難，不難，這事石太師會替我們安排，祇要皇上見妳跟石貴妃長得一模一樣，包準會迷得神魂顚倒，迫不及待的弄回宮裡去。」

「但願如此，這樣父王生前的一番心血才算沒有白費。」

「好了，老夫言盡於此，今晚這個會就到此結束，以後有事會隨時通知各位的。」

燕子飛一聽會議已告結束，心知單憑自己二人之力，絕對鬥不過五龍、五虎，心念動處，人也迅捷潛回來時的秘道去。

原想五虎定會從秘道返轉，打算甕中捉鱉，詎料，久候未遇，祇好返回別有天。

那想到，前脚才踏進側門，便覺身後鞭聲貫耳，刀風銳嘯，猛回頭一看，石太郎的皮鞭，前田惠艮的天龍斬，已攻至面前。

事出猝然，燕、柳應變不及，祇得閃身退避，石太郎鞭勢未竭，突告上翻，準確無比的將燕子飛的招牌——燕子旗掃落下來。

燕子飛大怒道：「石太郎，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拆燕某的招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身形疾如閃電，更似鬼魅幽靈，石太郎還沒有想到下一步該如何，猛覺頭兒左一搖，右一擺，雙頰奇痛灼熱，挨了燕子飛的兩巴掌。

石太郎驚魂乍定，待要出手反擊，燕子飛忽又不見了。

燕子飛人在空中，燕子旗又插回招牌上，迎風招展。

佐佐木、山葉武夫動作飛快，疾展「聽風流」劍法，騰空截殺，攻出石破天驚的一劍。

孰料，燕子飛的身法比劍還快，二人攻勢沒到，他已猛打「千斤墜」，又回到原來站立的地方。

劈！劈！柳青青鞭花爆響，去勢如風，佐佐木、山葉武夫偷鷄不成蝕把米，一人挨了一鞭，痛得齜牙咧嘴，鬼叫不止。

餘威所及，前田惠艮的天龍斬也被蛟皮鞭掃中，差點回不了「家」。

柳上欽三陰森森的冷笑一聲，道：「燕朋友，柳姑娘，我們這是有緣呢？還是寃家路窄？想不到居然會比鄰而居。」

柳青青黛眉雙挑，聲冷如刀：「有緣也好，路窄也罷，五位最好安份點，別胡作非爲，如有半點越軌行爲，就休想活命。」

前田惠艮冷哼一聲道：「柳姑娘少在五虎面前出言恫嚇，我們要是軟脚蟹，就不敢來中原，也不會來別有天了。」

燕子飛望了前田一眼，道：「嚴格說來，我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五位這樣苦苦相逼，不知是何居心？」

前田惠艮跨步走進別有天，皮笑肉不笑的道：「有道是遠親不如近鄰，咱們兄弟是來拜訪芳鄰的，怎麼？不請老朋友到屋裡去坐？」

「有甚麼事在這兒講也一樣，花廳太小，閣下的天龍斬可能施展不開。」

「也好，無事不登三寶殿，看在老友的份上，特來提出忠告，最好遠離京城，別再過問雙劍、玉駝鈴等事。」

「前田兄，聽你的口氣，好像威震扶桑的五虎已經歸順五龍會？」

「好說，五虎與五龍會本來就是一家人。」

「朋友，黑龍、蒼龍二會的下場你應已得知，二十三個人結伴而來，僅毒玫瑰一人得以死裡逃生。」

「關東五虎，威名遠播，打遍扶桑無敵手，豈可與田風、郭泰同日而語。」

「這樣說來，五位是決心要跟燕某爲敵？」

「事實如此，咱們都沒有選擇的餘地！」

石磊早已聞訊率衆趕到，大發雷霆道：「他媽的，甚麼玩意兒，五隻外來的小老鼠，也敢在此興風作浪，張牙舞爪，石爺爺最愛吃老鼠肉，今天要飽餐一頓。」

餘音未盡，一抖七節連環棒，照準前田惠艮的腦袋砸下去，前田一矮身，棒子掠頂而過，天龍斬已告脫手飛出。

神刀丁玲找上柳上欽三，柳青青和石太郎在鞭法上互別苗頭，燕子飛則以一對二，施出空手入白刃的絕技，跟佐佐木、山葉武夫的雙劍鬥在一起。

登時，兔起鶻落，虎躍鷹揚，扶桑巨擘與中原翹楚，展開一場空前未有的生死之搏。

＊　＊　＊

碧雲天、別有天斜對面的空地上，是出租馬車、轎子的集散地。這日午後，生意甚是清淡，大夥兒圍在一起，正與高采烈的鬥蛐蛐兒玩。

不久，來了一位身穿紫衣的少女，滿臉傲氣，趾高氣揚的道：「喂，你們這羣賭鬼，還要不要做生意？」

一個褲管高捲，敞開胸膛，頭戴破草帽，一臉汚垢的年輕人上前答話道：「要啊，不做生意吃甚麼？不知姑娘是僱車？還是轎子？」

紫衣少女兇巴巴地道：「我家主人金枝玉葉，當然是坐轎。」

年輕人粗中有細，不失應有的職業禮貌，弓着身子，中規中矩的道：「請問是坐二人抬的小轎？或四人抬的大轎？小的簡陋，便宜，大的華麗，貴！」

紫衣少女擺出一副財大氣粗的模樣，道：「要大的，好的，貴的，快的，漂亮的，聽話的，現在就跟我走。」

轎伕應喏一聲，又召來一男二女，抬起一頂大型軟轎，跟着紫衣少女一逕來到天外天。

「公主，如意姑娘，轎子來啦，快請上轎吧。」

紫衣少女話聲未落，犬養由美公主與如意已姍姍而出，身後另外還緊跟着三名女婢。

犬養由美已坐進轎內，如意的脚也跨過轎杆，忽然瞧了那年輕轎伕一眼，道：「坐兩個人，抬得動嗎？」

敢情如意眼尖，已認出年輕轎伕是燕子飛化裝的，另外三人則是柳青青與石磊、丁玲夫婦。弦外之音是怕四人受委屈，有棄轎步行的意思。

燕子飛故意將嗓音壓低變粗，垂首說道：「姑娘眞會說笑話，幹脚力的抬不動人豈不要喝西北風。」

如意投來含情脈脈的一瞥，側身入轎，道：「抬得動就好，咱們走吧。」

四人抬起軟轎，燕子飛道：「大小姐上那兒呀？」

「雙龍居，西山雙龍居，知道嗎？」

「知道，雙龍居宏偉壯麗，無人不曉。」

立將轎子抬離天外天，向西行去。

四名婢女隨轎步行，八隻眼珠子轉來轉去，全神戒備，顯得十分謹慎小心。

犬養由美一直沒言語，出了西直門後方始開口說道：「如意，此去雙龍居還有多遠？」

如意道：「還遠得很，雙龍居在山邊上，到達山脚下時就差不多了。」

大石頭聞言抬頭一看，可不是嗎，西山矇矇矓矓的，果然還很遠，心裡怪不是味兒，暗暗咒駡道：「燕子飛呀燕子飛，交上你這個朋友算我倒了八輩子血楣，好好的日子不過，放着大爺不當，偏要當甚麼苦力，幹甚麼轎伕，簡直是存心作賤自己，沒事找罪受。」

犬養由美道：「我們姐妹很久沒見了，不知還認不認得？」

如意道：「自己姐妹，手足骨肉，慢說才十來八年，就算二三十年沒見照樣認得出來。」

「姐姐在這裡還好吧？」

「好，好極了，養尊處優，無憂無慮，天大的事也會有人替她作巧安排。」

「生活情形怎樣？」

「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一直被人捧在手掌心上，身爲女人，有幾個能比得上她。」

「父王遇害的事，姐姐一定承受不起，你們有沒有告訴她？」

如意聞言臉色陡變，忙從犬養由美的秀髮上摘下一朵白花，道：「公主，妳不說我差點忘了，山本會長一再交代，關于王爺的死訊，千萬不可在二公主的面前提起。」

犬養由美一楞，道：「這是爲何？瞞得了一時，瞞不了一世，我倒覺得還是及早告訴她比較好，一則面對現實，再則也好盡一點做子女的孝思。」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因爲二公主已懷有身孕，主要是爲顧及胎兒的安全。」

「這個孩子是誰的？」

「是山本家的。」

「哦，是山本家的，如果……將來……這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事關重大，燕子飛拉長了耳朵，注意傾聽，犬養由美却將話題打住，改口道：「喂，你走快一點好不好，慢吞吞地，像隻老牛。」

身穿紫衣的婢女幫腔道：「聽到沒有，我家公主叫你們走快點，再這樣慢如牛步，就不給銀子啦。」

「是！是！」

四人口裡應着，心裡恨着，放開雙腿，健步如飛，半個多辰後便到達雙龍居。

雙龍居外一切依舊，祇是原有的幾尊石翁仲被移走了，大門緊閉，連一個守門人也沒有，從外觀上一點也看不出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

「篤！篤！篤！」

紫衣婢女叩門三響，牆頭上立即冒出七八個人頭來，大門一側啟開一道小門，出現一個矮瘦乾癟老頭，朝轎內瞄了一眼，道：「啊，是前田會長，請下轎。」

如意以命令的口脗道：「開門，我們要去『摘星樓』。」

老頭吶吶道：「這……前田會長，總會長及雙龍會長三令五申，不准外人踏入雙龍居。」

「與本會長坐在一起的是三公主，這四個丫頭是三公主從本土帶來的貼身女婢，那有外人。」

「小的是指這四名轎伕。」

「轎伕？他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笨頭笨腦的懂個屁，不許他們入內難不成要三公主走到摘星樓去？」

「小的不敢，祇是雙龍居乃機密重地，萬一……」

犬養由美打斷他的話，截口道：「好了，不必再說，把門打開，如有人怪罪於你，本公主替你開脫就是。」

守門老頭見犬養公主這樣說，那還敢再多言巧辯，急忙打開大門，退立一旁，目送轎子抬進雙龍居。

赫！好大的一片莊院，似一座鎮集，更似一座城堡，房舍的建造井然有序，樓宇的設計穿雲望月，古樸之中含萬千氣象，雅緻之外更富思古之幽情，論氣派，不輸皇宮大內，講佈局，儼若虎帳兵營。

居內人來人往，個個皆行色匆匆。

崗哨林立棋佈，個個皆神采飛揚。

無論人、事、物處處均透着古怪。

顯然，這不是一處普通人家居住之地。

燕、柳等人如置身迷魂陣中，寸步難行，必須在如意的指點下方可順利前行。

也不知穿越多少院落，經過多少長廊，最後沿着兩排老松，在山腳下，百花叢中，現出一座插天大樓，正是摘星樓。

這樓好高，少說也有十層，頂端雲霧繚繞，頗有幾分摘星望月的味道。

「到了，到了，就停在這兒吧。」

如意招呼着停下轎子，攙着犬養由美走出來。

山本刀之助、井上十朋等十幾個人早已候在門口，齊聲說道：「歡迎三公主光臨雙龍居，請！請！」

犬養由美的眸子滴溜溜的轉了幾下，突然停下脚步，道：「咦！我姐姐呢？」

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指一下樓上，欲語未語，忽聞上面有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說道：「妹妹，我在這兒，快上來吧。」

燕、柳循聲昂首上望，在五樓的窗口發現一男一女，探出半個頭來，招了招手，但隨即縮了回去，根本沒看清是何許人。

犬養由美叫了一聲：「姐姐！」當即一陣風似的衝進摘星樓，登梯而上。

如意立在原地沒動，對燕子飛道：「抬轎子的，多少錢呀？」

燕子飛回應道：「一趟一兩，假如還要回城的話，算便宜點，總共一兩半好啦。」

「本姑娘現在還不準備回城

去，你們可以走了。」

「沒有關係，我們可以等。」

「不必，本姑娘也許會在此過夜。」

「還有那位公主呢？」

「她也要在此過夜，再說，我們要是想離開此地，雙龍居多的是轎子，勿須外人來抬。」

如意掏出一塊二兩重的碎銀子，塞在燕子飛手裡，又道：「去吧，給你們兩趟的錢，夠吃三天的了，別貪心不足。」

燕子飛當然明白她的言外之意，意思是叫他們別輕舉妄動，速離雙龍居，很顯然的，這雙龍居內不僅高手如雲，似乎還隱藏着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當下心念電轉，與柳青青互換一道眼神，抬起轎子就走。

山本也上樓去了，井上十朋望了如意一眼，道：「前田會長，妳看這四個傢伙有沒有問題？總會長有令，如果可疑，就斃了算啦，以防機密外洩。」

前田惠枝（如意）聞言心頭猛一震，故作若無其事，不疾不徐道：「村夫村婦，無知小民，一輩靠苦力吃飯的苦哈哈，會有甚麼問題。」

井上十朋嘴角掠過一抹詭笑，小聲道：「讓本會長來掂一掂看。」

身形暴長，出手如電，燕子飛才走出丈許遠，井上十朋的手掌乍然搭上肩頭，按住了肩井穴。

燕子飛「哎唷」了一聲，裝出一副痛苦表情，雙腿發軟，全身嗦嗦而抖道：「大爺高抬貴手，這個玩笑可開不得。」唱做俱佳，騙過了井上十朋，鬆開右手，哈哈一笑道：「好了，沒事，你們可以走啦，回去之後別向任何人提及雙龍居的一切，就當沒有來過，如敢胡言亂語，小心你們的吃飯傢伙。」

燕子飛連聲應是，四人拔腿疾行，離開雙龍居好遠後才放慢下來。

此時，天色已黑，四人在路邊小歇，石磊又發起牢騷來，「這都是交友不愼，如今居然淪落到幹脚伕的地步，苦啊！苦啊！」

乃妻神刀丁玲不以爲然，出言駁斥道：「死鬼，你又發甚麼牢騷，這一趟轎子也沒有白抬，對雙龍居的情形起碼已經摸出一個大概來了。」

大石頭冷哼一聲，道：「哼，僅探得點皮毛有屁用，爲甚麼不殺上摘星樓，鬧它個天翻地覆？」

燕子飛知道這話是衝着自己說的，淡淡一笑，道：「據子飛暗中觀察所得，雙龍居的房舍、道路乃至樹木，係按照五行八卦的方位建造而成，等於是一座巨大的迷魂陣，如無如意的指點，我們根本進不去。」

石磊眼一瞪，道：「既然已經到了老虎窩，爲何不殺幾隻小老虎？」

「如意叫我們離開，一定是有原因的，此時打草驚蛇，亦非上上之策。」

「哼哼，燕子飛，我看你是江湖走老了，膽子變小了，這幾件案子若能僥倖了結，該金盆洗手，回太原府吃窩窩頭去了。」

柳青青笑道：「大石頭，假如眞有這一天，我看你也該戒賭、戒酒了。」

石磊一怔，道：「他退出江湖，跟我大石頭喝酒、賭錢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燕子飛一旦收起，你的賭本、酒錢那兒來？」

玩笑開過，臉色一整，柳青青又道：「子飛，如意是個有心人，我看她今天是故意將咱們引進雙龍居的。」

燕子飛道：「不錯，有意無意之間，她已經告訴了咱們不少進出雙龍居的秘密。」

「可是，爲何不讓咱們多待一會兒？」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許是怕我們輕舉妄動。」

「子飛，你看清楚沒有，犬養由美的姐姐是何模樣？」

「沒有，人影一晃即逝，祇見到半張模糊的臉。」

「像誰？」

「時間太短促，談不上有任何具體印象。」

「想想看，犬養由美的姐姐會是那個？」

「我想過了，也想到了一個人。」

「誰？」

「石貴妃！」

丁玲夫婦聽得一呆，甚爲駭異，柳青青亦有此同感，道：「假使我們的判斷沒有錯誤，而如意的話又可信，石貴妃肚子裡的孩子確是山本家的種，將來倭寇的陰謀一旦得逞，廢掉孫皇后，廢掉太子，册封石貴妃爲后，又恰巧生下一個太子，那麼，大明的江山豈不要在神鬼不覺的情形下落入倭人之手？」

說到這裡，大家皆不寒而慄，透體冰涼，倭人的奸計的確狠毒，兵不血刃，便可亡人邦國，奪人江山。

茲事體大，連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石頭也緊張起來了，正經八百的道：「燕子飛，既然是這樣，何不叫孫大人調動提督府的兵馬，火燒雙龍居，殺它個鷄犬不留？」

（未完・卅十二）

上文提要：

楊九子接過戰書，覺得戰書封得嚴密不對頭，便打開，不料一股劇毒使他立即舌頭僵硬。原來丘泰來要以戰書毒死玄小龍，不想楊九子先受其害。玄小龍與王彩雲親赴大龍坡要與丘泰來一干人決戰，來到大龍坡，王彩雲一看情勢，便知丘泰來請了高人來對決，原來是太行山千毒谷的司馬修正等着他倆……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天下山



打跑老道奔總舵　幾番搏鬥救義士

玄小龍長劍疾掃，帶起一溜鮮血來，就聽一聲「噢」叫，司馬修滾地而閃！

「妳……妳能破解我這一招『點石成妖』！妳師何人？」

王彩雲道：「告訴你這妖道，我爹名叫王子正！」

「『天山飛鷹』王子正！」

「不錯！」

「為何不早說，我認栽了吔！」

司馬修只叫了這一句，便立刻負傷奪路而去，他幾乎就是落荒而逃了！

這是突如其來的變化，王彩雲大喘氣了！

突然刮來一陣强風，捲起地上土沙飛揚，遠處，崔老十拔腿奔過來！

崔老十大聲叫：「少主、姑娘，贏了贏了！」

他指着場上死了的馬匹，又道：「眞叫人不解，馬匹好端端的却突然倒斃了！」

玄小龍已扶住了王彩雲了！

王彩雲太累了，她與太行山千毒谷司馬修這一戰，那司馬修果然、道行高絕，王彩雲若非習了王子正的絕學，只怕早已死在那祭壇上了！

奇門絕術，令人眼花撩亂，怪招迭起，已脫離了正統武學範疇，玄小龍雖然心中明白，却也是一愁莫展！

玄小龍奇怪，剛才刺殺司馬修的一劍，如是刺在一般人的身上，早已洞穿，只因為他殺了那些美女後，心中更是氣忿這老道，出手當然不留情！

怎知這一劍仍然沒把司馬修刺死，看着這老道拔身而逃，逃之夭夭！

玄小龍道：「師妹，覺得怎樣？」

王彩雲抹汗無表情，她指指廟門道：「我需要稍作調息，小龍哥，我好累！」

玄小龍十分心痛的道：「快，我扶你進去！」

他轉而對崔老十，又道：「崔叔，你去探聽一下，且看水陸兩方面的戰況如何，我們半個時辰之後就會趕過去！」

崔老十拔腿跑，他往大龍坡下跑去了！

* * *

玄小龍扶着王彩雲，穿過幾具地上屍體，走入大龍廟中，這座廟乃大龍幫所建，廟中只有神像一尊，並無和尚道士卓錫，也無休息禪房，玄小龍拉個蒲團扶王彩雲坐下，道：「師妹，快調息，我助你！」

王彩雲虛弱的道：「廟門關起來！」

玄小龍不但關上廟門，而且還把門閂拴上！

他果然也坐下來，雙掌已按在王彩雲的命門大穴！

王彩雲覺出一股暖流快速的在體內游動，不敢怠慢，立刻運起內功心法，導遊那股暖流走百骸，通玄關，於是，兩人已渾然忘我了！

* * *

又一陣狂風刮過大龍坡，風嘯中，傳來尖銳的狂叫！

「哥，哥！」

是個女子聲音，這聲音聽起來是急驟的，沒多久，便傳來「咚咚」奔跑聲！

從聲音中聽出，好像不只一個人的奔跑聲！

足音已到了大龍廟前的場子上了，忽有人尖叫起來！

「天爺呀，死了這麼多人呀！」

隨之又有聲音大叫：「哥，快找我哥！」

來的一共三個人，三個全是女人！

如果仔細看去，其中一人不是別人，乃丘豆豆是也！

丘豆豆自從在睢寧被金申如玉叱退，更看到呼延秀士死在玄小龍之手以後，便奔回淮上了！

丘豆豆到了淮上以後，發覺淮上總舵吃緊，她爹丘泰來正坐鎮總舵，不但邀來各路黑道高手助陣，更是把各路人馬調兵遣將的往淮上集中。

丘豆豆把睢寧事對她爹說了一遍，那丘泰來忿然的不以為然。

丘泰來以為，自己這兒已是個千頭萬緒無法收拾，那金申如玉還要跑來搞她的男女關係！

丘泰來叱喝女兒，少往外亂跑！

* * *

此刻只見這丘豆豆奔在祭壇附近，見場子也死了馬匹，心中暗喜，因為她知道在此設祭壇佈毒陣的乃是那太行山千毒谷司馬修，此老道精於用毒，想是必已把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毒斃了！

否則，怎不見司馬修的人？

丘豆豆再看看場上半裸的美女屍體，有的已變了顏色，死狀淒慘！

隨着丘豆豆前來的兩個持刀女殺手，指着廟前面，對丘豆豆道：「小姐，瞧，那面也死了人！」

丘豆豆抬頭看過去，立刻對兩人道：「快過去瞧瞧，若是那姓玄的小子與那個妖女，我仍然要碎他們的屍，我要為呼延秀士報仇！」

丘豆豆早愛上了呼延豹的兒子呼延秀士，只可惜那父子兩人早已死在睢寧城外林中了！

丘豆豆當然恨死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了！

三個女子奔到廟門外的石板台階下，丘豆豆驚楞得張大了嘴巴！

當她把一具屍體自血泊中推個臉朝上的時候，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哥，哥……你死得好慘吶！」

是的，丘豆豆把那屍體翻轉過來，正是丘占魁的屍體，丘占魁的雙目張開來，鮮血幾乎把他的雙目糊起來！

丘豆豆這麼一喊叫，兩個女殺手也過來了！

這二人見丘占魁眞的死了，也忍不住的拭淚！

丘豆豆忿然的大叫：「我不殺玄小龍，誓不為人！」

另外兩女又把幾具屍體推轉來，忍不住齊聲叫起來！

「都是咱們的人！」

丘豆豆見了石冲的死相，忍不住的叱道：「該死的石冲，在我爹面前，說是太行山千毒谷有個甚麼老道也會奇門遁甲之術，而且用毒天下無雙，才花銀子把這老道請來對付那個女子王彩雲，如今反把我哥坑死在這裡，都是你這賣主求榮的傢伙，死有餘辜！」

原來太行山千毒谷司馬修出山，乃是「大開碑」石冲在丘泰來面前出的主意！

只因為王彩雲幾次三番以奇門遁甲之術整得人心慌慌，丘泰來也擔心這妖女有一天找上門，聽了石冲的話，果然以重金把這司馬修請來淮上了！

但想不到王彩雲還眞的是眞材實學，司馬修也拿她沒辦法，挨了一劍而逃！

* * *

丘豆豆抱着丘占魁那血糊淋漓的人頭大哭，附近四名殺手更是死得慘，便是兩名女殺手也哭起來了！

三女哭了一陣，丘豆豆對兩女道：「把少幫主移屍廟內，等我爹收拾敵人之後，再來厚葬他們！」

兩個女殺手不反對，一人便去推廟門！

這女子推了幾下吃一驚，道：「小姐，門關上了！」

丘豆豆叱道：「門也推不開呀！」

另一女殺手走過去，二女合力推門！

推門發出轟隆聲，連聲轟隆沒推開，丘豆豆過來了！

「怎麼推不開？」

於是，三女齊聲吼，併肩往那廟門猛一撞！

只聽「忽通」一聲，兩扇廟門被撞開來了，於是，三女也齊齊吃一驚！

吃驚只是很短暫的，當那丘豆豆一眼看出席地而坐的兩人，正是

她恨之入骨的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時候，她的臉上露出凶殘的厲色來！

「嘿……」丘豆豆笑得好怕人！

她對身邊兩名女殺手道：「就是他們兩人，是他們想奪回大龍幫，是他們害死了呼延秀士，我哥也死在他們手中，還有那麼多的人……」

這一刻，只見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正自運功到達頂點，那也是最危險的一刻！

兩個人的臉上汗水淋漓，二個人的雙目緊閉，此一刻眞是叫敵人愉快！

丘豆豆就愉快的仰天哈哈尖笑！

「嗆」的一聲，丘豆豆的刀拔在手中！

「我要親手殺了你兩人，哈……你兩人一死，淮上又有何人敢同我爹再作對！」

另外兩個女殺手走上前！

其中一人重重的道：「爲少主報仇，小姐，由我們兩人出手吧！」

丘豆豆道：「不，我要親自出刀！」

再看地上王彩雲與玄小龍兩人，他二人臉上如沐春風，臉色淡紅，出氣有聲，對於死之將至，渾然毫無感受，反而臉帶微笑！

丘豆豆倏然擧刀，口中厲叱！

「我要殺了你們！」

她下刀眞狠，一刀往玄小龍的脖根切過去！那可是一刀就要玄小龍死的一刀！「噹！」

丘豆豆的刀中途遇阻，發出聲音帶火花，丘豆豆還以爲她這一刀被她的一名女殺手攔阻，心中大感不快的回頭一瞪眼！

這一側面看，不由驚怒尖叱了！

「你……你是誰？」

是的，廟中忽然多了一位青年，這青年來得正是時候，他早來一刻也不巧，遲到一刻更不妙，就是在三女面對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的時候，他來了！

這青年人見丘豆豆要殺玄小龍，拚力的出刀架過去！

青年人淡淡的道：「別問我是誰，妳就當在下是拔刀相助吧！」

丘豆豆見這青年一副英氣，比呼延秀士另是一種模樣，挺討人喜歡的！

她刀指青年人，叱道：「你是他們一幫的？」

青年人搖搖頭，道：「不是！」

丘豆豆又道：「你是他們某一人請來助陣的？」

青年人又搖頭，道：「也不是！」

丘豆豆道：「你甚麼也不是，爲何出手管閒事？」

她刀指他，又道：「讓開，我不想對一個不相關的人出刀，快閃開！」

青年人淡淡一笑，道：「姑娘，我雖然與他兩人沒甚麼關係，但却有件事叫我忘不掉！」

丘豆豆道：「你還是認識他們了？」

青年人道：「認識與相知是不一樣的，姑娘，我便老實對你說，這個人曾經救過我的命！」

一怔，丘豆豆道：「他是你救命恩人？」

青年人道：「是的，但這位仁兄却不以爲他是在下的救命恩人！」

丘豆豆道：「你……你到底是誰？」

青年人道：「在下紹興金玉是也！」

金玉來了，但丘豆豆並不認甚麼紹興金玉！

她冷笑一聲，道：「他救過你的命？」

「不錯！」

「那麼在精神上對你而言，必是一項負擔了？」

「所以我也在此時此地出刀救他！」

丘豆豆道：「朋友，你如果以後不在心理上有負擔，你閃開，我把他兩人殺了以後，你永遠也不用有甚麼心理的壓力了！」

青年人雙目一厲，道：「我更痛苦了！」

「怎麼會呢？他都死了！」

金玉道：「姑娘，他是我救命恩人呀，他如果在我眼皮下被殺而我又不出手救他，想也知道我必坐立難安了！」

丘豆豆咬咬牙，道：「你好像吃了秤錘鐵了心呀，非攔這件事不可了！」

金玉道：「我別無選擇！」

丘豆豆道：「你也只是一個人，你能攔住我們三人出刀嗎？」

金玉道：「我會盡力而爲！」

有個殺手走過來，道：「小姐，我兩人合力殺，妳出刀殺地上兩人！」

丘豆豆重重點頭，道：「好，你們出刀逼他退出廟門外去！」

「殺！」

兩個女殺手同時出刀，直往金玉逼殺過去！

那金玉的武功實非泛泛，他老子紹興刀怪，江南有誰不知？便是太湖幫幫主君萬年，也對此老敬畏三分！

那金玉若非有幾手絕活，想那金申如玉也不會把他「請」去上島準備作大海盜的嬌客了！

後來金申如玉看上了花滿天，

而花滿天打敗了金玉，才使得金玉被囚入上島後山洞中了！

金玉是玄小龍救出來的，但玄小龍從不提他是金玉的救命恩人！

現在，金玉舞刀力敵兩個女殺手，那丘豆豆幾次找機會往神案衝過去，均被金玉使出絕招逼退！

金玉絕不追殺，不追殺便不貪功，他甚至有搏殺二女的機會，但也放棄了！

金玉一心只要保護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平安！

叮噹之聲如打鐵舖子，大龍廟中殺得凶，金玉全力搏鬥中，漸漸的，他那兩招絕殺已被丘豆豆分辨清楚了，而且丘豆豆發出厲叱：「看刀！」

她只叫了一聲，人却閃過一片刀芒，雙手抱刀直往正在地上坐的王彩雲殺過去！

金玉的一刀未攔住，兩個女殺手纏得緊，一時間，他只有回刀力抵！

「彭！」

「啊！」

丘豆豆的身子隨着她的一聲尖嚎，直往廟門外撞跌出去，「咚」的一聲丘豆豆挺腰沒站起來！

這個變化太了！

其實這個變化乃順理又成章！

就在丘豆豆一刀快沾上王彩雲身上的刹那間，王彩雲的雙目一亮，倏然拍出一掌，那一掌不但擊偏丘豆豆的刀，更切入丘豆豆右上胸，打得丘豆豆平飛而出！

丘豆豆彎不住心口發甜，「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於是，玄小龍跳起來了！

廟外面，丘豆豆一聲尖叫：「快走哇！」

丘豆豆心中明白，一旦王彩雲與玄小龍起來，她就走不脫了！

兩個女殺手聽得廟外丘豆豆的聲音，忙拔腿向廟外躍過去，兩人見丘豆豆口吐鮮血，扶了丘豆豆便往大龍坡下狂奔，看上去丘豆豆的雙足不沾地！

玄小龍拔劍欲追，早被王彩雲叫住了！

「小龍哥，別追了，她們逃不掉的！」

玄小龍忿然的站在廟門下，王彩雲已對金玉道：「這位兄台，你來得正是時候，要不然……」

玄小龍一聽，忙走過來，他拉住金玉一手，頻頻致謝道：「眞是多謝金兄相助，要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王彩雲道：「你們原來認識！」

玄小龍道：「是的，我們認識很久了！」

金玉仍然在發楞，也忘了回答王彩雲的話！

當他看到王彩雲那種來自天山的特有氣質之後，當他又聽了王彩雲的語音之後，他幾乎以爲此女非凡人了！

金玉立刻有一個念頭湧上心頭！

「玄小龍啊玄小龍，你何豈之幸，竟然有兩位女人深深的愛上你，金玉啊金玉，甚麼樣的女人會愛上你唷……」

玄小龍見金玉目注師妹，他淡淡一笑，對金玉道：「金兄，這位是在下師妹，我們青梅竹馬一起在天山長大，這次下山是來助我的！」

金玉忙點頭一笑道：「那眞是太好了！」

他滿肚子的話，却只能說出這一句！

玄小龍道：「金兄不回紹興了嗎？令弟已與丁蘭姑娘結婚，我祝他們生活美滿，白頭到老！」

金玉道：「我這個當哥的沒出息，反倒是舍弟先結婚，說來眞的慚愧！」

他却把目光盯在王彩雲的身上！

王彩雲一點兒感應也沒有，她甚麼也不表示，只是淡淡的看向廟外！

金玉又道：「我的那位癡情表妹，她自睢寧回轉太湖，便力邀我君大伯發船來相助，她對你太過癡情了！」

玄小龍當然感動，他也知道丁梅深愛着他！

王彩雲也知道丁梅對玄小龍的情義，只不過她更明白師兄更愛她！

玄小龍是無力來擺平這樣感情之事的，他只有對金玉道：「金兄，無論如何你已救過我們，咱們已是誰也不欠誰了，如果有一天我再見到丁姑娘，我勸她，讓她對你另眼相待！」

金玉一聽半帶怒的叱道：「我可不是前來叫你爲我在我表妹面前說項，需知我是不忍她被我姑姑喝叱，更不願見她在我君大伯面前失面子！」

他忿忿的又道：「都是我那兩位冷大叔，他們直說會出兵，只是沒到時候，可我表妹就急壞了！」

玄小龍道：「眞是害苦了丁姑娘了！」

金玉道：「他們不來助你，我來了，玄兄，你不會以爲我一人前來有些在開玩笑吧！」

玄小龍道：「這是甚麼話，金兄，你這是雪中送炭，也是及時雨，玄小龍感激還來不及吶！」

他頓了一頓，又道：「金兄，我的人馬怕已開打了，我只求金兄，此刻回轉太湖，帶去我的最深謝意，至於今天的搏殺，就不敢麻

煩金兄了！」

不料金玉一聽，嘿然一笑，道：「玄兄，我來的目的是甚麼？你就別再多言了！」

他轉臉對王彩雲又道：「姑娘，妳不會攆我走吧！」

王彩雲看向玄小龍，就在這時候，忽見一人狂奔而來，只一看，便知道是崔老十來了！

崔老十奔到廟門下，他指着遠處急急的道：「少幫主呀，趕快走，咱們陸上的兄弟們進攻總舵有損失呀！」

玄小龍一聽，雙眉一挑，道：「是到了進攻的時候了，咱們快去！」

王彩雲道：「小龍哥，如果丘泰來不在船上督戰，他坐鎮在總舵，咱們陸上的力量很單薄呀！」

玄小龍對金玉道：「金兄，那是一場殊死決戰，你如果只是爲情而衝動，我的意思還是勸金兄此刻退出！」

金玉忽然有些黯然！

黯然也是神傷，他喃喃的道：「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至今思情字，不肯回紹興！」

原來他自兄弟金石與丁蘭結婚以後，就離開了紹興，他沒面子吶！

玄小龍還頭一回見到情字如此叫人難受痛苦，不由得一怔，道：「金兄，回去吧！」

金玉沉聲道：「我是不回去的，走！」

他舉刀當先往外就走，走地有聲！

玄小龍與王彩雲緊跟上，那崔老十也把刀扛在肩頭上，跟着玄小龍等往大龍坡下奔去！

＊　＊　＊

陸上進攻，是由睢寧分舵舵主張冠率同五位各地陸上分舵舵主，並與六十多名兄弟合力進襲！

依照情況研判，那丘泰來必會在主帥大船上督戰，因爲玄小龍的力量在河面上！

然而，丘泰來却不在船上！

丘泰來守在總舵，他早就要找玄小龍一決勝負了！

丘泰來眞正的武力並非是各地分舵，他早已暗中培植一批厲害殺手，也是這一年多來丘泰來着意成立的血殺隊！

丘泰來以爲有了血殺隊暗中潛伏各地，大龍幫的一切事情都逃不過他的掌握，當然也就無人敢造他的反！

只不過大龍幫中仍有許多忠於老幫主玄劫的兄弟，他們寧願另謀出路！

現在，與丘泰來守在淮上總舵的血殺隊近百人，他們已佈置就緒，分別把守住四條通往總舵的出路！

就在丘泰來扯掉披風，臉色冷酷的看着身邊放置的那把四十二斤半重的大關刀時候，忽聽尖叫聲傳來，丘泰來猛抬頭，只見是女兒自大門外奔進來了！

跟在丘豆豆身後而且用手力扶的兩個女殺手，更是臉色刹白得幾無人色！

丘泰來，這位淮上梟雄，他一挺而到了大門下！

現在，我們可以看清楚丘泰來的這副長相！

他的頭髮特別多，長髮與鬢髮難分開而連到了他的那四方臉孔的下巴！

他的顴骨挺而大，若生在女人臉上必尅夫，生在男人臉上就陰毒！

他也似乎有三顆門牙有些歪斜，在他那個如秤錘似的鼻子襯托下，叫人以爲他有些似錘旭模樣，因爲他的皮色黑乎乎！

丘占魁的外號就叫「黑面金剛」！

丘泰來個頭高大，看上去應有六尺多，臂長手大，兩腕上套上了釘的牛皮護腕套！

見是女兒受傷奔來，丘泰來大怒！

「怎麼搞的！」

丘豆豆喘過着氣，道：「爹，不妙了！」

丘泰來冷冷道：「別慌，慢慢說，豆豆可曾見到你哥哥？他們是不是已收拾了玄小龍那小子！」

丘豆豆聽了猛搖頭！

丘泰來的豹目一厲，道：「快說，大龍坡上發生了甚麼事情，難道連千毒谷來的司馬修也對付不了那小子？」

丘豆豆喘過氣來了！

「爹，司馬修他吹牛，昨夜沒毒死玄小龍，今天五更他在大龍坡上約鬥玄小龍，便是他帶來的八名毒女也死在山坡上了！」

丘泰來急問：「司馬修呢？」

丘豆豆道：「沒看見，八成是逃了！」

她說至此，忽然掩面大哭起來！

丘泰來咬牙道：「哭甚麼，有話快對爹說，難道妳沒見到你哥與石大掌舵？」

丘豆豆抹淚，道：「哥……哥也死了！」

丘泰來一聽，雙目幾乎弩出眼眶外，他眥目欲裂的沉吼道：「妳說甚麼！」

丘豆豆道：「哥與他的人，還有石大掌舵，全部被殺在大龍廟前，死得好慘吶！」

丘泰來一聽，厲吼一聲！「來人吶！」

門外面奔進四個殺手：「幫主！」

丘泰來道：「把那三個該死的抓來，活生生的吊在院子裡大樹上！」

四個怒漢應了一聲，立刻轉身往後面奔去！

丘豆豆道：「爹，咱們應該人馬集中呀，船上的人們是不是再調回來一百人？」

丘泰來道：「已經來不及了！」

他抓着大關刀，虎立在大龍幫那金匾下面，怒視着遠處的大門外！

就在這時候，只見六個大漢每兩人架起一人來到大院中的老樹下！

那幾棵老樹下，似乎常吊人，繩索鐵鈎與皮鞭，還有木檟與鐵夾子，一看就知道是侍候犯人的東西！

三個幾乎難分辨出甚麼樣的囚犯被人再以繩索拉吊在樹上，三個人似已失去知覺的任由幾個漢子們把他們拴牢了，一把一把的拉到距離地面五尺高處！

看不清這三人的面孔，因爲三人早已被打得變了形！

三人之中有一人手脚也殘了，張口就是難出聲，一對無助的眼珠子骨碌碌的猛着轉動！

這人不是別人，乃是大龍幫的大把頭，只因爲不受閒氣才改行在鎭江趕大車的張發旺！

張發旺眞的夠倒楣，他是爲玄小龍傳遞消息的！

張發旺只爲玄小龍傳遞過一次消息，他就被丘泰來的眼綫盯上了！

張發旺是與那董大年聯絡的時候被捉的，他是個硬漢，他甚麼也不招認！

於是，張發旺被釋放了，只不過張發旺等到半夜三更天才去在一處岸邊同董大年聯絡，而董大年的老婆也去了，於是，玄劫的地方還是被丘泰來找到了！

＊　＊　＊

現在，張發旺已被人吊在大龍幫前院的大樹下了！

董大年夫妻兩人就是另外被吊的兩個人，兩個六十多歲的白髮老夫妻！

想着當初二老遠赴關外，陪同玄劫一路又轉回關內，中途幾次被丘泰來買通殺手攔殺之事，董大年這兩位老人家，才眞稱得上俠義中人！

董大年夫妻兩人被吊在大樹上，幾個轉動中，董大年自昏迷中醒過來了！

董大嫂子也醒過來了！

董大年張開眼睛看，他看到老伴也被吊在附近！

「老伴啊，天快亮了！」

董大嫂子道：「老頭子呀，你……後悔了嗎？」

董大年叱道：「從不後悔，你……何出此言！」

董大嫂道：「老頭子，既不後悔，這幾十年我聽你的話，到最後你只聽我一次話，如何？」

董大年道：「我聽你的嘮叨，妳……要我聽妳甚麼？」

董大嫂道：「死，咱們似乎可以死了，只有死才會脫離這樣的折磨！」

董大年道：「是要死的，只是，只是，咱們要看到姓丘的完蛋，否則，死不瞑目！」

他此言一出，董大嫂子一聲泣笑！

「對，對，咱們苦撐下去，咱們就是相信少幫主必會殺來此地，哈……」

她的笑聲像鴨子叫，聽得人起鷄皮疙瘩！

忽聽廊上站的丘泰來厲叱！

「說得好，說得好極了，我每人先賞你們一百皮鞭子，叫你們忠烈吧，勇敢吧，娘的，打！」

樹下有皮鞭，兩個怒漢抓起皮鞭齊出手！

聽吧，皮鞭之聲「叭叭」響，被吊的老董夫妻兩人聲聲宛如狠嗥！

當然，忍受不了那種裂膚之痛，總是會叫出聲來的！

董大年雖然叫喊，但他不求饒，他還會嘿然冷笑！

另一邊，張發旺不能言，也不能叫，張發旺本來在被抓進大龍幫以後，他只要有人逼問他，他便是駡不絕口，就因爲這樣，他被人戳了啞穴，張發旺無聲了！

張發旺見老董夫妻兩人偌大年紀，仍然被人用皮鞭狂抽猛打，他氣忿了！

張發旺扭動全身直打轉，他眞想替這兩個老人挨那無情的皮鞭！

董大年夫妻二人的尖嗥聲傳到兩里外，這時候大龍坡的另一面大道上來了一彪人馬！

是的，「鐵血秀士」張冠，率領着卓飛等與另外六七十人奔過來了！

張冠等已聽到了大龍幫中傳來厲嗥聲，但他們聽不出那是董大年夫妻二人的喊叫！

董大年的叫聲震動了蒼天，他在呼喊着他的少幫主，爲甚麼至今還不來救他們！

張發旺在另一樹上垂淚了！

張冠率人就快奔到那大片房舍前面了，忽的一陣梆子響，自兩邊樹林中響起弓箭聲！

張冠只一聽弓聲便立刻大叫：「小心，趴下！」

他身後已有人哎呀一聲中箭

了！

緊接着又是一簇箭雨飛射過來，那張冠一聲大吼：「盾牌隊打前鋒！」

十名大漢舉着皮盾手持砍刀肩併肩的過來了！

宛如一堵盾牆，這十人已擋住來箭，就在這時候，兩邊傳來大吼聲震天價！

「殺呀！」

只見三四十名黑衣殺手從兩邊牆後與林中殺過來了！

張冠只一瞧就知道這些人正是丘泰來的敢死隊！

張冠舉着子母刀，狂吼一聲：「狠宰啊！」

那開封分舵舵主王貫伍緊跟在張冠另一面，他率的十名漢子聽了張冠的吼聲，立刻隨和着：「殺呀！」

王貫伍是飛鏢名家，雙方相距三五丈他才打出手中飛鏢，立時就有三名敵人中鏢往地上倒去！

王貫伍一出手就得手，他把尖刀啣口中，鏢囊中他取出平日不常用的「子午斷魂鏢」，雙手連發，「颯颯颯」聲起處，果然又打倒幾名黑衣大漢！

雙方隨即狠幹起來！

「震三山」邱永山在側翼拚殺，有個黑衣大漢見這邱永山手持鐵棍，便舉刀殺來，豈料邱永山力大勁猛，一棍子打得這人刀飛頭也爛了！

邱永山狂吼如虎：「老子打爛你們的狗頭！」

張冠率十人往大門那面衝去，早被一個黑衣人率領十多殺手擋住了，張冠邊殺邊吼叫！

「卓兄，快率人往大門那面衝過去，救人要緊！」

卓飛率十人正自跟着王貫伍的人員衝殺，聞言一聲狂叫，道：「兄弟們，跟我來呀！」

「殺！」

卓飛的十人打自左邊林子往大門接近，忽的林子深處迎來十多名黑衣殺手，雙方照上面便是一場狂殺！

「散手生」于致中對那「北腿」錢和道：「錢兄，咱們往大門那面衝過去！」

錢和道：「力量集中，絕不分散，直搗大門！」

于致中一聲大叫：「兄弟們，衝呀！」

不料，又見一批黑衣殺手攔過來了！

這些人有一股不怕死的狠勁，這些人也正是丘泰來平日調教出的敢死隊！

而在這敢死隊中，丘泰來又暗中埋伏有血殺隊員，如果問何人是血殺隊員，只怕誰也不知道！

血殺隊員不但搏殺厲害，而且他們也負有監視的任務，一旦有人對丘泰來不忠，這人就會出面了！

丘泰來在大龍幫製造恐怖，其目的便是要牢牢的控制大龍幫以鞏固他的幫主寶座！

＊　＊　＊

雙方搏殺在距離大龍幫大門只不過一里不到的大道兩邊林子裡，雙方就不見有人逃走！

張冠發覺敵人太可怕了，他們對流血掉肉看也不看，舉刀狂幹，直到力氣放盡，中刀倒下！

大龍幫前面在狂殺，肉搏戰是最殘酷的，人們在此一刻只有一個念頭，那便是如何叫對方倒下去！

於是，從大龍坡上奔來四個人！

是的，玄小龍與王彩雲，金玉與崔老十，他們四人前後奔到了林中大道！

玄小龍見雙方正殺得忘了一切，不由對王彩雲道：「師妹，幾個月以來，咱們拚殺也正是此一刻，敵人是殘忍的，我們便以暴制暴吧！」

王彩雲道：「小龍哥，我同意你的主意，殺上去！」

玄小龍抬頭看林中，王貫伍等人陷入一片刀海中！

王貫伍以飛鏢爲主要手段，他的飛鏢打完，手中只有一把尺長尖刀應戰，立時陷入危機中！

要知駐守在大龍幫總舵的敢死隊，均是百中選十挑出來的好手，加上他們不畏死，張冠這批攻來的兄弟們，也立刻吃到了苦頭！

林中有不少兄弟倒下去！

王貫伍身中七刀，便是另一面錢和也挨刀在頭上，他滿臉鮮血！

六十個兄弟已倒下十多人，這光景林中仍有黑衣人奔殺過來！

原來打算攻向大門的兩批兄弟，早被圍殺在兩邊樹林中，難以再往前衝殺了！

就在這時候，玄小龍與王彩雲當先飛躍而至！

玄小龍厲聲大吼：「兄弟們，各位叔叔，我來了，加把勁殺呀！」

果然，張冠等人聽得玄小龍來了，精神不由大振，士氣立壯，喊殺之聲震破耳膜！

玄小龍仗劍已往圍殺王貫伍的九名黑衣殺手殺去，他再也不會猶豫了，修羅神劍加上修羅神掌，殺得九名黑衣殺手紛紛拋刀厲嗥，以爲來了天將！

玄小龍的神威，令王貫伍大爲佩服，幾曾見過這麼玄妙高絕的武功！

再看那王彩雲，她只要掠過黑衣殺手，便立刻見到有人往地上倒下去！

王彩雲身法奇奧，「五爪拂穴手」在她最妙的輕功配合下，黑衣殺手們早已僵硬得難以再揮刀殺人了！

張冠一見，立刻大叫！

「兄弟們，每個敵人補他們一刀！」

「殺！」

太好了，敵人不能動彈，當然殺起來過癮，只見隨着王彩雲砍殺的兄弟們，如砍瓜切菜般的，一刀一個，把那些僵在地上的黑衣人頭也切下來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的出現，立刻間扭轉了局勢，有的黑衣人發覺二人了得，拋下對手，轉而合力圍上了玄小龍與王彩雲！

兩批黑衣殺手分別圍住玄小龍與王彩雲，完全忘了一切的蜂擁而上！

玄小龍心中冷笑，這樣來得正好！

他心念間，一聲狂吼，聲如龍吟，拔身旋轉而騰上半空中，他那長劍如流星繞月般帶起强烈的光芒直上半空！

於是，當人們以爲時光倒轉的剎那間，大片的血雨狂標飛濺，十幾個黑衣殺手已相繼無奈的倒在血泊中了！

玄小龍的身子幾乎停峙在半空中，當然，那不是馭劍之術，馭劍術也未必有他的招式更狂傲！

於是，當他單足點地一聲「修羅殺」中，不但出現了血雨，那卡察碎骨聲也傳出來了！

黑衣人有人往林中逃，只不過逃了幾里遠，却被一同逃走的黑衣人砍死在林中！

那張冠看到這一幕，不由得驚怒交加！

張冠狂吼一聲：「兄弟們，一個也不放過呀！」

王彩雲的身子如飛燕投林，飛奔的越過幾個黑衣人的頭頂，她人在半空，對玄小龍道：「小龍哥，這裡由各位叔叔收拾吧，快去大門看看！」

玄小龍一聽，一頭衝進七個黑衣殺手陣中！

那是攔殺卓飛錢和兩批人的殺手，玄小龍也不再容情，長劍起處，七個黑衣人幾乎均是脖子冒血往地上倒去，誰也沒看出怎麼中的這要命一劍！

於是，卓飛大叫：「往大門殺過去呀！」

王彩雲已快到大龍幫的大門了！

玄小龍一身是血，當然那全是敵人身上濺出來的，他躍起又吼叫：「師妹，等我！」

王彩雲回頭道：「聽聽，大門裡面有吼叫聲呀，聽起來很悲慘！」

玄小龍當然也聽到了，他也追上了王彩雲！

兩人快到大門口，後面傳來一聲喊！

「喂，等等我！」

玄小龍回頭看，原來是金玉追來了！

金玉與崔老十跟在後面跑，他兩人之中金玉比崔老十跑得更快，只不過當他追到林中大道，玄小龍與王彩雲已殺了三十多黑衣殺手往大門這邊過來了！

玄小龍解了張冠一批兄弟們的危機，餘下的黑衣殺手只不過十幾個，已不足爲患了！

金玉奔來，他大叫：「爲甚麼不等我！」

玄小龍道：「金兄，咱們此番進去，乃是生死之鬥，金兄何必一定……」

「你不用多說了，一同進去吧！」

玄小龍有些無奈何，王彩雲已到了大門下！

王彩雲自門下往裡面看去，她看得臉色也變了！

她發覺大院中站了五六十名黑衣殺手，有個巨漢雙手抱着一把大關刀，威風凜凜的站在長廊石階上，他長髮披開來，滿嘴牙齒露一半！

凶殘的人就是他這模樣！

玄小龍與金玉兩人併肩奔了過來！

玄小龍剛到，王彩雲指着三棵大樹道：「小龍哥，你看樹上吊的人……」

玄小龍逐個看過去，不由咬牙又切齒，道：「畜牲啊，太可惡了！」

他再也忍不住的拔身疾往大院中衝過去！

「嘩」的一聲，兩邊撤出了四張巨網！

大龍幫有船上百艘，當然設置有絲網，如今絲網設在這大院兩邊當機關了！

玄小龍連閃兩道巨網，但第三道巨網自上而下的罩上他的全身！

玄小龍長劍半割破巨網，附近撲過來四個手持鋼叉的人，這四個黑衣怒漢拋叉擲向玄小龍，玄小龍人在網中施出修羅掌中救命招式鎖龍手，仍然把近身的尖叉撥開！

於是，王彩雲尖叱一聲撲進院中，只見她展開身法幾個撲擊中，四個黑衣大漢已倒在地上了！

附近又有幾個黑衣人撲過來，金玉却跳在玄小龍身邊道：「我爲玄兄解困！」

只見他抓起絲網來，手中利双斜着切，立刻那網也破了，玄小龍一躍而出！

原來這金玉手中握的是寶刀！紹興金家，玩刀世家，他們的刀當然必是鋒利寶刄！

* * *

玄小龍躍出網來，他直奔大樹下！

忽聽金玉大叫：「玄兄小心！」

玄小龍吃一次虧學一次乖，立刻煞住身子！

金玉手指大樹，道：「玄兄，小心樹上有機關！」

大樹上會有甚麼機關？

王彩雲也過來了！

王彩雲抬頭看樹上，不由叱道：「可惡，暗箭傷人，上面藏了幾個射手！」

玄小龍一驚，忽見遠處台階上站的巨漢，雙手端着大關刀，仰天厲笑道：「你們那個是玄劫之子，還不快快過來受死！」

只因為金玉也來了，丘泰來既不認識玄小龍，他更沒見過金玉！

他這麼一聲吼，吊在樹上的董大年在半昏迷中忽然清醒過來！

「是……是少主呀，是……」

董大年的老伴隨之一聲大叫：「老天有眼了，少主終於來救我們了！」

另一樹上，張發旺拚了命的在扭動，他的表情令人看了激動！

玄小龍幾乎想哭！

「董大叔，董大嬸呀，苦了你二老了！」

董大年大叫：「少主，別過來，樹上有埋伏！」

玄小龍道：「董大叔，你們看我今天為你們報這深仇大恨了！」

董大年道：「為所有大龍幫苦難兄弟報仇！」

玄小龍道：「師妹，麻煩妳了，去收拾樹上的射手，救下三位苦難的人！」

王彩雲在附近走了幾步，忽自袋中取出幾個紙人來了！

她身邊常帶這些附了咒語的紙人！

她的動作也令附近的黑衣人們張大了眼睛！

丘泰來就聽說過這王彩雲邪門得很，如今他倒要看看這妖女怎麼對付大樹上方隱藏的弓箭手們！

這時候，從後面又奔來四五十名黑衣殺手！

丘泰來把他的心腹殺手全部留在總舵了！

* * *

此刻，王彩雲忽的奔到大樹下，她身法之快，宛如幽靈飄搖在半空之中，只見怪事出現了，王彩雲繞樹飄飛，引得樹上有利箭射下來，只不過每支箭均射入地上震顫不已，三棵大樹，不，應該是四棵大樹的樹身上不知怎麼的均出現女子直往樹上射手撲去！

於是，又是一陣箭雨射出，大院中，便是丘泰來也為之動容！

就在大家吃驚中，忽的樹上傳來「哎呀」之聲，隨之就見十多名黑衣射手從樹葉叢中摔落在地上！

黑衣射手們一旦跌落地上，就把身子挺了幾下便不動了，再看樹上，飄飛的女子不見了，而王彩雲已躍到張發旺的身子下方！

她只抬頭一看，不由咬牙切齒！

那面，丘泰來大吼一聲，他雙手端刀吼叱道：「把他們圍起來！」

「嘩啦」聲中，近百名黑衣殺手剎時把玄小龍三人圍在四棵大樹下了！

丘泰來戟指玄小龍，叫道：「小雜種，你們今天插翅也難飛走！」

玄小龍先是抬頭看，他示意王彩雲道：「師妹，他三人的罪也受夠了，設法先救他們三位……」

頭頂上，那已被人糟塌得面目全非的董大年大叫！「少主人，別管我們，專心對敵，我們也受罪多天了，便是再多一個時辰又怎樣，老古董要在這高處看那丘賊死在你的手中了！」

那董老太太也直叫：「少主，殺了他們！」

迎面，丘泰來端刀怒叱：「是老夫忽略了玄劫尚有一子，記得那年老夫自閩浙來此淮上時候，不見有人提到玄劫尚有一子，操那娘的，玄劫不但有子，而且也成精了！」

玄小龍大吼一聲：「丘泰來，我爹呢？」

丘泰來聞言哈哈笑！

大樹上的老董也直叫：「丘泰來個老奸賊呀，你是不是把老幫主交那女人了？」

他此言一出，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大驚！

丘泰來更是笑得得意，道：「哈……玄劫，玄劫，哈……」

玄小龍忿怒得幾乎要爆炸了！

玄小龍這一路率人殺到淮上，他的最大心願，也是第一心願，便是先救出他爹玄劫，如今聽了老董的話，心中發急的大叫：「什麼女人，誰把我爹帶走了？」

王彩雲更是大叫。

「老爺爺，老幫主是生是死呀！」

樹上吊的老董道：「老幫主的罪受大了呀！」

老董忽的落淚了。

董老太太接着難過的道：「都是我們無能，是我們太過疏忽了，少主人，我們二老該死呀！」

只見張發旺一個勁的在樹上扭動，他急呀！

張發旺當然想說些什麼，但他

却開口無聲，他才會在樹上直扭動。

可憐的張發旺，他甚至「噫呀」之聲也發不出來。

玄小龍抬頭看，他看得心中泣血。

「丘賊呀，你請了多少江湖殺手對付我，他們一個個不死即傷，而你也應該明白，今天是咱們二人決一死戰之期到了，玄小龍在出劍之前，要知道我爹的下落，你如果是君子，便坦白的告訴我，否則……」

丘泰來叱道：「老夫恨不得一刀劈了你，我怎麼還會釋你之惑？你小子去猜吧！」

玄小龍道：「那個什麼女人把我爹帶走了？」

丘泰來冷笑：「你去猜吧！」

玄小龍大怒，道：「丘泰來，你是個十足的小人，我一直的在忍耐，例如你下戰表，却在戰表上動手脚，原來你把太行千毒谷司馬修老道請來，那根本就是個狠毒的圈套，並非你同我二人之間決戰。」

他咬牙咯咯，又道：「這些我已不計較了，你却在我們面對面的時候，仍然隱瞞我爹的生與死，你這種為人不耻的手段，難道你想再混下去嗎？」

丘泰來吼道：「在你前來赴約決鬥的時候，你就應該明白要衝過重重關卡，我雖不在大龍坡上等你來，但當你衝過大龍坡上的一關之後，老夫當然會與你一決勝負了，你以為老夫也怕了你？」

玄小龍火大了，人嘴兩片皮，有理無理難撇清。

「丘泰來，你若是個人物，叫他們閃開，何必多些無謂死傷，就是咱們兩個，就在這大龍堂前殺出個結果，你敢嗎？」

「哈……」

丘泰來笑得十分奸詐，他一聲厲笑，道：「什麼叫無謂死傷，他們都是我的貼身死士，養兵千日，用在此時，如果不叫他們分你的屍，只怕他們自己也覺有愧對我。」

他把大手一揮，吼道：「碎了他們！」

「殺！」

「狠宰啊！」

四五十名厲害的殺手，一聲狂吼便舉刀奔殺而上，玄小龍一聲冷笑。

「找死！」

隨着他的吼叱，長劍探出一道流光洒出，近身的幾個黑衣殺手已標血往地上倒去。

那王彩雲急叫：「小龍哥快跟我合擊！」

這師兄妹二人早有合作經驗，出手對敵有默契。

只見那王彩雲雙袖回收，十指微露，她指風帶起銳嘯，「五爪拂穴手」便施展出來了。

王彩雲靈巧的疾點敵人穴道，玄小龍隨之而上補殺一劍，眨眼之間地上已躺下十七八個了。

只有金玉，金玉被四名黑衣殺手圍在一大樹下，五個人繞樹狠幹起來。

丘泰來在外圍看得十分動容，他絕對想不到玄劫還有這麼個厲害的兒子。

丘泰來也以為，王彩雲的功夫還在玄小龍之上。

丘泰來暗自吃驚中，大門外傳來咒罵聲。

大門外奔進四十多個漢子來，他們的身上有血跡，為首的不是別人，張冠衝進來了。

隨之就是邱永山、于致中、王貫伍、卓飛、錢和等一齊來了。

只見他們原先的六十人中，已失去二十個了，是死是傷不知道，就是少了二十個。

這些人衝入大院中，立刻舉刀就砍。

這個變化，使丘泰來也吃一驚。

丘泰來以為，玄小龍的人馬一百多而已，應該全部分配在河面的船上去了，然而這些人……

他怎知這些人大部份就是睢寧分舵的老人馬。

玄小龍在搏殺中發現來了張冠一批人，便知道他們已把外圍的敵人肅清了。

玄小龍大吼：「張叔！」

張冠已殺到玄小龍附近，聞言大叫：「少主吩咐！」

玄小龍難忘吊在樹上的董大年三人，立刻大叫：「快把樹上三位放下來，小心救治。」

張冠抬頭看樹上，果見樹上吊了三個人。

張冠見這三人早已面目全非，氣得大罵：「畜牲啊，拿人不當人啊！」

他招手叫了四個兄弟，跟他一起去樹上救人了。

那些黑衣殺手們正在拚全力迎殺玄小龍、王彩雲、金玉三人，忽見又衝進這批人來，這其中還有他們認識的人。

張冠幾位舵主他們就認識。

睢寧距此並不遠，來的人中大部份是睢寧分舵的人，當然他們見過面，只不過如今成了敵人，便是想打個招呼也免了，殺吧！

一個黑衣人舉刀迎上衝進來的人，玄小龍見這情況，他一個大躍進，半空中對王彩雲道：「我去對付老賊。」

宛如大鵬展翅，玄小龍已撲到丘泰來的面前了。（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

翁仲率手下攻上洪幫，並到處放火，洪幫在這種情形下，很快便支持不住了，因為援兵尚未到，而且洪門的許多援兵半路上就被狙殺了。白倫和小龍這邊負責監視洪門主腦人物以防逃脫，當發現主腦人不見了時，他們便追了出來……林琴得知父親林莽便是假錢大經時，情緒很壞，小松亦因母親之傳言而與林琴同病相憐……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冒充有因由　傷心誓報仇

雖然林莽昔年也害過康杰，但目前康杰還沒完全弄清昔年火併的起因，也不能全推在林莽頭上。

況林琴救過她的母親錢珮蘭。

只不過以前她的母親錢珮蘭是洪幫放出的香餌，想套取反抗者的秘密，那時林莽不知林琴是他的女兒。而錢珮蘭却早有異心，利用這種餌的身份，和翁仲有染，受其蠱惑，突起野心想弄垮洪門取而代之。

錢珮蘭的失節有很多因素，主要是翁仲有錢有勢。古往今來，不愛錢的人能有幾個？

岳飛曾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國家就有希望，只有這十個字，就是辦不到，結果北宋還是亡了。」

原因是文官既要錢，武官也怕死。

並非偏安江南的南宋有甚麼勵精圖治之道，而是金人對酷熱的南方不感興趣。反之，那會有偏安之局。

林琴、小松、白倫、小龍及康杰等人外出搜索漏網的林莽和錢起，目的地當然就是小范和郭香去過的民房。

在那兒，郭香和小范都有極為奇妙的回憶。

但他們沒有找到任何一個人。

那天郭香和小范聽柳、花二婦談到三十里外一個分堂，就對白、康二人說了，但三十里外是東是南是西還是北方呢？這太籠統了。

於是，這些人又分兩撥往南方及西方搜索。白倫和林琴加上小龍一道，康杰父女一道，但小松說要和林琴姐談談，就到小龍這邊來了。

白倫等在前面，小松和林琴在後面，邊走邊談。

如此一來，自然就落後里許。

這工夫二人忽然發現了一個影子，小松道：「琴姐，看到沒有？」

「看到了！」

「這人影有點像林莽。」

「走近看看……」二女向那影子追去，此刻正是日薄崦嵫時刻，山林中有點暗了。二女向西北追出五六里，這方向也正是白倫及康杰等人所去相反方向。

小松道：「琴姐，要小心，會不會是故意誘我入殼？」

林琴道：「也許是，但我要弄清一件事。」

小松道：「琴姐，弄清甚麼事？」

林琴沒出聲，這工夫兩人掠上了一個小峯頂，向上望去，在另一較高的山峯，頂上有燈光閃耀。

二女已經到了此處，當然就不差這一段路了。

估計還有二三里光景，到了另一峯頭附近，發現稀疏的松林中有一個陵墓，也可以說是個墓園。

這墓園佔地不太大，共有四座墓，中央一座巨大，高可一丈二三，石碑石桌井然，四周還有石翁仲及石馬等。

如果是高官顯爵，富賈大佬的墓地，為何建於荒山峻嶺之上？

二女打量一下，四周寂靜無聲，二女走到巨碑之前。

正好，碑高是二人身高的一倍。

碑上竟有「一代大俠無名氏之墓」字樣，也沒有立碑者的名字，這是很滑稽的事，既為「無名氏」，自是不知此人是誰，這「一代大俠」四字又是根據甚麼而來的？

林琴道：「小松妹子，妳說怪不怪？」

「的確怪。」

「我以為是故意不顯示死者的名字的。」

「怕仇人毀墓？」

「有的人活着會預為自己造墓，以免後人馬馬虎虎。」

小松道：「我以為也許是墓中人的仇人太多。」

林琴道：「也許……」

就在這時林琴耳際忽然傳來極細也相當清楚的聲音道：「琴兒，我知道妳想見我，我當然也想見妳，在不一會前我才知道自己還有個女兒！」

林琴心頭一震，她四下打量，二三十步內無人。

一般來說，「蟻語傳音」最大的距離是五六十步，三十步已經很遠了，可是看來四五十步內沒有人。

她先繞行於四墓之間，沒有人影。

小松道：「琴姐，妳是不是發現了甚麼？」

林琴沒有出聲。

這工夫又有細微但頗為清晰的聲音道：「琴兒，妳把小松支走，爹要告訴你一些秘密！」

林琴聽出，這確是林莽的口音。

他在甚麼地方？會不會在那巨墓之中？

「小松妹子，我們走吧！」

小松道：「是啊！我們走吧！我老是覺得這兒陰森森的。」

兩人下山而去，在五里外遇上了康杰，林琴把小松交給康杰，說是要去找白倫，立刻又趕回墓地。

林琴比小松老練，但她畢竟是女孩子。

此刻天已全黑，林中樹影婆娑，有如鬼舞。夜風在林梢吹着淒厲的口哨，有如鬼嗥，她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林琴道：「那就顯身吧！」

「孩子，不要怕……」聲音竟來自林琴背後。

林琴毛骨悚然，轉過身來，林莽竟站在五七步外。

林莽昔年雖是黑幫巨擘，却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樣子，要不怎麼會冒充錢大經呢？他們極為相似。

近一年來秦杏經常在洪門附近覬覦，主要是因為二人太像，秦杏就懷疑目前的錢大經即為林莽。

結果還真被她猜對了。

林琴對林莽的印象不佳，主要是他可能是殺錢大經及龍玉的兇手或幕後教唆人，當然，也不能說沒有一點父女之情。

正如小松知道母親的行為後，有時仍不免想她的母親。

骨肉連心，這話是不錯的。

「琴兒，爹對不起妳。」

「妳不配這麼稱呼！」

「的確！」林莽深深地嘆口氣，道：「爹真的不配為人之父，但又忍不住想和自己的女兒談談。」

「錢大經是你殺的？」

「不是！」

「龍玉呢？」

「也不是。」

「你倒是推得一乾二淨。」

「不是的，孩子，是爹殺的爹會承認，不是爹殺的，又何必往自己身上攬呢？」

「那是誰殺的？」

「爹到目前為止還沒弄清，但我猜想，可能是錢起和他的授業師父清水道人二人聯手幹的。」

林琴道：「清水道人？」

「孩子，妳可能沒聽說過此人，此人身手高絕，行踪詭秘，當然也不是堂堂正正的出家人，只不過武林中人却也無人抓到清水道人的短處。」

「你沒有殺錢大經和龍玉，為什麼你坐上了洪門『制皇』金交椅？」

「問題就在這兒。」林莽道：「昔年錢起與我私交頗厚，原因是我曾把他自三大高手之中救出，反之，他可能被處死。」

「為了什麼？」

「叛殺及縱火燒燬了一個莊子。」

「此人犯了這等惡行你也救他？」

「人都有私心，因為那時他已認我為義父，我不能不管。」

「為什麼要殺錢大經？」

「錢起被我救了之後，感恩圖報，對我無微不至，他慫恿我，冒充錢大經，統御天下最大的幫會。」

「是他出的主意？」

「不錯，當時爹並不同意，主要是我和錢大經無怨無仇，而錢大經的身手也不低於我，更重要的是，冒充一個人而不被發現，那是

不可能的事，尤其錢大經有三個女兒。」

「對，女兒不會認不出一個假父親。」

「我雖極力反對，錢起却不斷地慫恿，就在我考慮的檔口，錢起說已經除去了錢大經及龍玉，當然還有康杰，我不由大爲震驚，因爲錢起一個人辦不到。」

「當然，他絕對辦不到。」

「我問他是如何達到目的的，他說先挑起龍玉和康杰的不睦，隨而由不睦而有仇，使之火併，然後施襲。」

「那麼錢大經是如何死的？」

「錢起說是由於他發動奇襲，重創錢大經，把他砸落長江之中隨波而去，當時是深夜，生還的機會太渺茫。」

「這麼說，你沒動過手，就垂手而得雙龍頭職位了？」

「也可以這麼說。當然，我這『制皇』並無實權。」

「你以爲錢起能以施襲方式重創錢大經？」

「我也以爲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不太大。」

「你以爲龍玉和康杰火併兩敗俱傷？」

「這個我也不知道，很可能龍、康二人火併，錢起在暗中施襲。」林莽道：「或者錢起的師父清水道人在暗中相助。」

「可是清水道人迄今沒出現過。」

林莽道：「爹却相信，他常在本幫左近來來去去，不然的話，錢起也不敢那麼咋唬，必然有人爲他撐腰。」

林琴道：「你外面有女人，這也能狡賴嗎？」

「爹不會狡賴，爹一共有四個女人，却沒有一個是我喜歡的。」

「不喜歡爲什麼會要？」

「說來話長，第一個女人叫楚夢，是影响我一生重大至巨的女人，爹二十五歲時認識了她，百般呵護，視爲至寶，但是，不到一年，我發現她和人已有夫妻之實。」

「和誰？」

「『太平散人』魯振東。」

「爲什麼？她背叛魯振東又是爲了什麼？」

「她根本沒背叛魯振東，而是爲了套取我的武功精粹。」

林琴道：「後來呢？」

「爹發現她是利用我時，當時雖然氣惱，但因太喜歡她，還是原諒了她，找到她表明態度。」

「她怎麼說？」

「最初不承認，後來無法辯白只有承認，且向我認罪。」

「你們又在一起了？」

「對，又在一起，只要她能回心轉意，爹不究既往，那知我發現，她仍和魯振東暗中來往幽會。」

林琴暗暗一嘆，一個男人到此應該已盡了最大的忍耐了。

林莽十分激動，道：「一個男人受此侮辱，相信誰都會動了殺機，但是，還是那句話，誰叫我喜歡她。」

「又原諒了她？」

「對，只不過，第二天晚上，她和魯振東到我的住處施襲，似想殺了我，幸我機警，把他們重創之後逃走，以後我就沒有見到他們。」

林琴以爲，這眞是人生一大不幸，尤其是一個男人的第一個女人。

林莽喟然道：「第一次的男女情感受到如此波折，我對女人失去了信心，以後遇上你母秦杏。」

「我娘也對不起你？」

「沒有。」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要殺她？」

「殺她？這是從何說起？」

林琴道：「我娘和你聯絡，你以巨箭射出紙條，約我娘在一墓地中相見，却派了個使鞭的殺手去殺我娘。」

林莽大爲驚異道：「眞有此事？」

林琴道：「難道那紙條不是你寫的？」

「當然不是。」

「可是筆蹟却是你的。」

「仿筆蹟並不是什麼難事。」

「這麼說，那也是錢起冒你的筆蹟，派人去殺我娘了？」

「對，一定是他，我不會那麼狠。」

「可你却遺棄了我娘。」

「妳知道我爲什麼不喜歡妳娘？」

「我娘不美，這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林莽搖搖頭道：「妳娘很貪，也沒有是非感，她對我冒充錢大經作『制皇』的事十分贊成，甚至還叫我把錢家姊妹都除去，以免後患，固然，我被打鴨子上架，冒充了錢大經，但內心一直不安，所以對錢氏姊妹，以及對錢小松都很好，希望對她們有所補償，因而對妳娘的野心十分反感。」

「正因爲你討厭我娘，才又有了兩個女人？」

「對，那就是武功頗出名的柳寒蟬和花冷露，她們利用我的勢力作護身符，我當然也是利用她們，使妳娘知難而退。徹底厭棄我。」

「可是我娘並沒死心。」

「對，她爭的不是我這個丈夫，她爭的可能是洪門的勢力和用之不盡的金銀珠寶。她自幼出身寒微，對財寶十分重視，夫妻情感反倒是次要的事了。」

林琴想想，母親的確如此，因爲她連女兒都不重視了。比較起來，林莽也許還比母親稍好些。

她的母親在緊要關頭協助林莽逃走，乍看是夫妻之情，其實的確是沒有是非、正邪之心，一意孤行。

「還有一件事……」林琴道：「是誰在小龍經脈上動了手脚，會使他求生不得，奄奄一息？難道不是你？」

林莽搖搖頭道：「我對錢大經父女及兩婿都有內疚之心，又怎會殘害他的孩子，但人類都有得過且過之心，我已經冒充了，要站出來承認很難，而錢起和其同路人也不容許我那麼作的。我猜想害小龍的可能是清水道人或錢起。」

林琴道：「經過這一次斷殺，元氣大傷，洪門還能繼續撐下去嗎？」

「當然，只不過要看是誰來領導而已。」

「翁仲徹底失敗了嗎？」

「不能說他徹底失敗，只能說他輕估了洪門。現在洪門部下對領導者已生貳心，向心力渙散，我和錢起都不宜再作領導人了。」

「要是由小龍來作『龍頭』會不會被部下接受？」

「部下大多數的人會接受，但內八堂的人也許會反對。」

林琴道：「你有甚麼打算？還要繼續作你的『雙龍頭』？」

林莽搖搖頭道：「趁此機會，我正好退出不再作傀儡了！」

「既然要改邪歸正，就該向義父白倫等人表明立場。」

林莽道：「在目前，我還辦不到。」

「爲甚麼？」

「因爲我還有一些事要作，再說，沒有一點心理準備，就這麼投靠過去，老實說，可能有些人還不敢接受呢？」

林琴一想也好，那面可能有些人會主張立刻殺了他。

父女連心，林琴目前雖不敢說林莽已取代了她心中母親的地位，至少對林莽所喜歡的程度已不比秦杏差？

在林莽來說，可以說是「非戰之罪」也。

當年他唯一的錯誤，只不過是面貌酷肖錢大經而已。

以後就因爲入了圈套，一直被人家牽着鼻子走。

他也可以說是一個可憐的被害者。

林琴道：「你還有甚麼事沒辦好？」

林莽低聲道：「我要暗暗偵察，是誰在暗中支持錢起，爲他撐腰？是不是清水道人？弄清此事或擒住此人後，爹會對自己的罪過向白道有所交代。」

林琴到此，也就沒有甚麼可以責備父親的了。

是的，他不該有那麼多的女人，但是，任何一個男人在那麼多女人的欺騙下也會產生報復心理，林莽正是如此。

他甚至知道柳、花二女的節操有問題却故作不知。

他的看法是，她們和他雖有肌膚之親，但她們傷德敗行，還是丟她們自己的人，對他的傷害並不太重。

「琴兒，我目前並不奢望妳能叫我一聲爹，但是我很希望有這麼一天，也相信會有這麼一天……」

林琴幾乎想叫，但她沒有叫。

目前白道這邊恨透了林莽。

在事情沒有明朗化，也就是說，在林莽所說的一切沒證實前，她不想認親。

她也羨慕別人的天倫之樂，現在她只有暫忍。她道：「我也相信，只要你說的一切全是事實，我們不久即可團圓。」

林莽喟然道：「琴兒，這話使我充滿了希望。」

林琴道：「不知你現在隱在何處？」

林莽低聲道：「琴兒，妳能絕對保密嗎？」

「當然！」

林莽以「蟻語蝶音」道：「就在巨墓之中。」

林琴不由一凜，渾身一陣涼意，低聲道：「在那裡面？」

她知道，這是極大的秘密，一旦洩密，林莽隨時都有危險，非但白道中人必欲得之而甘心，黑道人物只怕也不會放過他。

到目前爲止，黑道中人想殺他的有呼延第一、二兄弟及廖小雨、太陽喇嘛等等。

廖小雨的事是林的過錯，却非蓄意，而是被打鴨子上架了洪門「雙龍頭」之後，錢起等人放出風聲說林莽已死。

但廖小雨和呼延兄弟却不信，一直在找他。

林莽仍以「蟻語蝶音」道：「此墓爲爹幾年前在北方請來工匠建造，那是怕由當地二人建造會洩漏風聲，所以爹沒告訴任何人。」

「你似乎知道遲早有這一天？」

「不錯，洪門不可能永遠由錢起這種人來領導的。」

林琴道：「你不想見我娘了？」

「如她能徹底覺悟，不再想入非非，我會考慮，只怕是本性難

移，琴兒，如妳要找我，可以備些香紙蔬菓，前去拜祭，在供桌上敲三長兩短即可。」

「墓中是空的？」

「當然，而且有通氣之處，但如敲過而無反應，即表示我已不在墓中，不可繼續敲打以免被發現。」

林琴道：「見了我娘，我探探她的口氣。」

「琴兒，千萬別把這秘密告訴她，喏！這是爹給妳的見面禮，見此飾物如見爹……」把一串飾物丟給她。

林琴接過一看，大為驚喜。

女孩子那有不喜歡此物之理？這是一串紅寶石、黃寶石、藍寶石、金鋼鑽、貓兒眼、琥珀及瑪瑙等做成的一些小花苞型穿成一大串，璀璨奪目、五光十色的項鍊。

＊　＊　＊

且說小松和康杰一道，在回程中康杰發現了敵踪。

這是兩個人，其中之一有點像錢起。

康杰道：「小松，妳別離開這兒，我去追追看……」

康杰兩個起落就不見了踪影。

他追出約四五里，並沒追上錢起，也許根本不是錢起，却追上了絕對沒想到的五個人——錢氏姊妹及三個女部下。

康杰此刻當然已不再蒙面了。

他的面貌恢復了約八成，夫妻在這情況下相見，突如其來，沒有一點準備，雙方互視一眼，誰也不知道說甚麼好。

還是錢珮蘭開了腔，道：「康杰，一切都是命，大家都不必怨天尤人，在此不久以前，誰也不知道你還活着。」

康杰冷冷地道：「一個節義之婦，即使明知丈夫已死也不會如此。」

錢珮蘭道：「事已至此，我不想向你解釋甚麼，而且我也不後悔。我有我的打算，別人少管我的閑事。」

康杰道：「沒有人管妳的閑事。」

「那你很看得開！我很佩服。」

「我才不管妳如何了，我只是不能不想，妳的父親錢大經八成被人害死，李代桃僵，而妳却明知那不是妳的父親，居然認賊作父，相安無事，眞叫人折服！」

錢珮蘭道：「我說過，事已至此，我有自已的打算！」

康杰厲聲道：「妳有甚麼打算？不過是難耐閨房寂寞而已，加之野心勃勃，想造錢起的反罷了！」

錢珮蘭漠然道：「你全說對了！」

康杰忽然仰天大笑數聲，回頭就走。

「康杰……」

康杰止步道：「翁夫人有何見教？」

錢珮蘭道：「希望你別和翁仲作對！」

「只怕避免不了！」

「話可說在前面，吃虧別說我沒打過招呼。」

康杰一字字地道：「姓康的再沒有出息，也絕不會托庇不貞妻子的羽翼下而求生存吧？」

錢珮蘭道：「既然如此，你小心了！」

康杰冷蔑地道：「一個作母親的，和外人串通欺騙自己的女兒，差點造成的誤會而步入歧途，老實說，這正如聖人之所言：人所異于禽獸者幾稀……」

康杰正要長身而起，錢珮蘭陰聲道：「康杰！」

康杰打住道：「又有甚麼事？」

「我想教訓你口沒遮攔。」

「如果康某還有適當的文詞來描繪形容妳這個女人，我一定會用上，可惜我生了一張拙嘴笨舌！」

「刷刷刷」五人把康杰圍在核心。

康杰又狂笑一陣，道：「眞正是圖窮匕見！錢珮蘭，古人說：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康某終於開了眼界！」

錢珮蘭道：「收回剛才的話！」

康杰道：「錢珮蘭，我當初對大姨子珮瑤好些，主要就是因為她中規中矩，是位可敬的淑女！」

「放屁！你不過是吃鍋望盆而已！」

康杰道：「錢珮蘭，妳要如何不妨言明。」

「我要教訓你！以後也知道尊重別人！」

康杰哂然道：「蠅集人面，蚊嘬人膚，不知人為何物！」這當然是譏諷她像蚊蠅一樣，不能與人類相提並論。

錢珮珊並不想出手，但三妹出了手她不能不幫忙。

她一出手，她的三個得力部下也不會閑着。

以五對一，二十招內，她們並沒沾到便宜。

只不過錢珮蘭在翁仲處學了不少的絕活。

她目前已和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因而七八十招之後，康杰漸漸不支。

更重要的是，把小松放在六七里外，只怕也會危險。

在心神不屬之下，更是支持不久，一過百招就中了錢珮蘭一腳，又過了一會，連中她們姊妹兩人一

掌一刀。

人說最毒不過婦人心，這話也不盡然，但在錢珮蘭來說，却當之無愧，得手之下，攻勢更加凌厲。

眼看康杰就會不支倒下，一條人影突然凌空降下。

來人劍氣有如雪山崩陷，耀目生輝，像炸開一般。

一陣金鐵交鳴，三女之二的長劍出了手，錢珮蘭的左肩背上被劃了道血痕，錢珮珊見機較快，而沒受傷。

來人竟是林琴，不久前和林莽分手，在附近聽到了打鬥聲。

林琴在白倫、小龍及婁梅等高手提掖下，而她又專心肯學，進步神速。學文學武都要是那種胚子才成，不是那種料子，付出十倍的精力也沒有用。

剛才不過一招半，雖是施襲，也可見其不凡的功力。

康杰對林琴本來有點冷落，因為他的被毀容，多少和林莽有關，若無林莽和錢起，他和龍玉又怎會火併，又怎會重傷，這麼多年無法出現江湖，因而老婆紅杏出牆。

這種事當然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林莽。

要出牆的非出牆不可，不出牆的就算丈夫眞的死了，也會守下去，即使改嫁也會找個規規矩矩的男人。

而現在，康杰內心很感激林琴。

畢竟林琴的出現保住了他的一世英明。

儘管他失招受了傷，但未倒下被擒，這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是以一對五，輸得並不算太窩囊，但如躺下，就不同了。

林琴冷笑道：「看在小松面子份上，我不便說得太露骨，但妳對康叔如此絕情，眞叫人寒心！」

錢珮蘭知道已經沒有機會了，道：「林琴，妳給我聽着，我不宰妳，我就不姓錢！」

林琴忍無可忍，道：「姓不姓錢，在妳又算甚麼，妳不是姓過康，又改姓翁嗎？將來還要再姓甚麼，只怕連妳自己也無法預測吧？」

錢氏姊妹帶着三個部下悻悻而去。

林琴襝衽為禮，道：「康叔，要不要跟跟看她們去了何處？」

「不必了！她們和翁仲一起。」

康杰道：「翁仲的殘餘集中在三十里外一帶，我知道他們的窩。」

「現在雙方可能都不大敢動對方吧？」

「對，雙方損失慘重，而且他們也會想到，我們這邊會漁翁得利，所以他們各自按兵不動。」

「他們不打了？」

「一定還會打，但必會選個好的地點及時機。」

「康叔，晚輩一直無顏和長輩接近……」

康杰長嘆一聲道：「琴姑娘，老實說，我也不是心胸寬敞的人，為了昔年的不幸，我也一直在冷落妳，儘管我知道不能怪妳。」

「康叔，我爹是黑道上巨擘，他自然有錯，但是，他應該有的責任並不太大，請信任晚輩，不是為他開脫。」

「琴姑娘，昔年的一場爛仗連我這當事人都不甚清楚，妳怎麼敢說令尊他不該負較大的責任？」

「康叔，不久前我見過我爹……」

「噢？他怎麼說？」

「康叔，晚輩並不想一定要康叔相信，但憑康叔人生經驗，以及當年所見所聞和親身所受一切來歸納研判，一定能把晚輩之所聞作合理之詮釋。」

「好好，妳說，妳說……」

林琴把林莽對她說的全告訴了康杰。

康杰是否全信，不得而知，但至少信了一半以上。

「康叔，我說的就是家父說的，沒有多加一個字。」

「我知道，琴姑娘。」

「康叔不以為家父的言詞有不實之處？」

「容或有之，但極少極少！」

「康叔怎麼會如此信賴家父？」

康杰道：「這是以常情去判斷的。還有，我對清水道人知之甚詳，此一空門中人陰詐詭異無比，若懷疑他是幕後掃縱者，應屬可信，但錢起可能比清水還可怕。」

＊　＊　＊

小龍落了單，他本是和白倫及林琴一道的。

他最不放心林琴，他以為她的父母和她不是一條心。至少小松還有父親關心她。

深夜，弦月時隱時現。此刻半月滑入雲中，大地極暗，就在這時，附近出現了一個人影，小龍幾乎一下子就猜到了他是誰。

他正是錢起。

兩人相對，約距六七步，互相凝視了一會。

「你的痼疾好了？」

「這可能是你最最不喜歡聽的話了！」

「是白倫為你治好的？」

「當然！」

「聽說有人想把你扶上『龍頭』的金交椅！」

「也許有，那是別人的想法。」

「只怕你活不到那一天。」

「我本也以為如此，但是現在……」

「現在並沒有任何改變，你的病雖然好了，但我的刀……」

「你的刀不讓我活得太久？」

「嗆」地一聲，錢起的刀已出鞘。

幾乎同時，小龍的軟劍也出了鞘，且接下三刀。

他深知錢起的深藏不露，直到現在，仍不知他的深淺。

不知深淺，也就是不能知己知彼，這要十分小心。

錢起此刻不會和他拖時間，因為附近他有很多敵人。

一上手就是罕見的絕招，這還是錢起的第一次。

小龍病癒之後，內力倍增。

正因為內力是一切武功的根本，在招術上也大有精進，威力大增。但是，十招以後，他駭然發現，仍不是錢起的敵手。

錢起的刀法不光是錢大經的「兩儀手」，還有別的。

而且他的刀法中鋒、偏鋒兼具，就像書法一樣。有中鋒也有的是偏鋒，中鋒不一定是好的，偏鋒也不一定是差的。

尤其是中、偏鋒交互運用，凌厲而不可當。

小龍不是輕易屈服的人，但不論他如何全力反擊，他總是感覺力有未逮。

也可以說總是比對方差了一點。

僅是差這麼一點，就會時時出現驚心動魄的場面。

儘管那種場面往往只在一瞬之間。

一瞬也就可能變為永恆，如閃不過那一瞬間的一刀，那一刀就是永恒，那一瞬間的小龍也變成了永恒的人——死人了。錢起的可怕，就在於使人難以捉摸。

現在小龍以為，也許林莽也未必能擊敗錢起。

不到八十招，小龍已挨了一掌一脚，力道至大，他差點無法站穩。這工夫又是凌厲詭譎的一刀掃來。

小龍發覺無法破解。

他從沒見過錢起使用這一招。記得在他第一次進入錢家大宅時，那段時間內他和錢起動過手，他以為錢起雖行，但並不可怕。

現在他深深地以為這是個可怕的人。

「嗆」地一聲，小龍的軟劍脫手飛上半空。

小龍大驚，要去搶劍，但錢起先行拔身，長刀一掃，他的軟劍又被掃到數丈以外去了。

錢起用刀指着他，齜着牙一字字地道：「有人說，你有資格做『龍頭』，而且說你是正統，就像繼承皇位的龍種一樣，我聽起來很不舒服。」

小龍盯住他的眼睛，緩緩後退。

他要選擇一個最最有利、萬無一失的機會出手。

這是不能失敗的，再失敗就得認命。

錢起逼近，相距約五步左右時，小龍出了手。

那是妻梅給他的一把「玉米花」。

所謂「玉米花」並非真的「玉米花」，而是一種小型的爆炸物，也可以說是火器，出手不是一顆兩顆的，而是一把一把的。

這玩藝單獨爆炸，威力極有限，有時衣服稍厚點，連皮也不會被炸破。

但是，如果一把一把地擲出，炸開了，玉米花炸玉米花，就會產生互相牽引，增加爆炸力。

也可以說，兩顆一起相炸，威力相乘增加。

「辟辟啪啪」爆炸開來，錢起有備，但有備也不能完全倖免。

錢起在地上翻滾，且拂出排雲罡袖。

小龍已拾起了他的軟劍再次攻上。

錢起灰頭土臉，那不過是泥塵，但卻僅受輕傷。

要是妻梅親自施射這一把「玉米花」，威力就不同了。

所以隔行如隔山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錢起殺機大起，道：「小子，你這是找死！」

小龍道：「算你的命大。」

錢起狠攻三招，都是小龍見所未見的奇招。

小龍又被逼得團團轉，相信如果對方再施出這種奇招十招以上，他可能會倒地不起，錢起似乎更相信這一點。

甚至錢起根本不想以十招打倒他，他以為最多六七招即可辦到。

小龍的袖口、腰部及肩頭衣上急劇地增加了破孔。

在第七招半上，刀芒崩裂，寒燄刺目，小龍的軟劍再度脫手時，他已體會到，無法脫出此招的下半招了。

所謂脫不出就代表死亡。

死亡就是人頭飛出，或長刀穿腹而過。

乃至於眼睜睜地看到自己的四肢離開自己的身體。

但是，在此同時，忽然傳來一聲暴喝。

這分明是錢起吆喝的，似是盛怒或受到驚駭。

一條人影，無聲無息地撲向錢起。

雖然此刻夜色極黑，又在林中，視野極不清晰，但是，以這些高手來說，卻不該有太大的影响。

來人並沒用兵刃，只是一記劈空掌，就使錢起的半招刀法砸亂，不成章法，急忙收刀後退。

他打量來人，來人也打量他。

小龍深深體會到死裡逃生的滋味。

錢起發現，此人駝背，且跛了一足。

這樣的高手，非但他沒聽說過，連錢起也不知道是何許人也。

錢起冷峻地道：「你是什麼人？」

駝背之人低沉着聲音道：「你還是花點時間和腦汁去研究吧！錢起，你們的時運已經過去了。」

「未必！」

「那就試試看吧！」

錢起不敢動手，掉頭走了。

小龍拜下，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跛駝之人道：「不必介意，你今夜是不是發現了人類藏拙的可怕？」

「是的，前輩，不知他目前所施襲的是不是全部的？」

跛駝老人道：「就連老夫也不知道，但至少知道，他仍然留了幾手，剛才那些『玉米花』應該兩次使用。」

「兩次就能傷得了他？」

「三次也未必能使他失去戰鬥力，這東西主要是能產生阻嚇力量。」

「使他知難而退？」

「對，他畢竟並不知道你身上到底有多少？是不是還有比『玉米花』更厲害更具有爆炸力的火器。」

「是的，前輩。不知前輩可否賜告大名？」

「你應該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知道？」

「當然，你怎會不知我的名字！」

「晚輩可想不起來了。」

「那就慢慢想吧！」

「晚輩猜想，前輩一定知道昔年洪門的變故，以及家外祖及家父母的遭遇和下落。」

跛駝老人道：「知道一點。」

「前輩可以告訴晚輩嗎？」

「當然，這兒說話不方便，跟老夫走吧！」

老人在前，小龍尾隨，他不久就看出來，老人的身子偏左，右臂不大靈活，但駝背及跛足却像是裝出來的。

他為什麼要裝跛裝駝？

這不難猜測，當然是怕人認出他是誰。

由此推斷，這位老人八成也易了容。

老人並不全力奔掠，因為小龍不久前體力耗盡，太快的話，他會跟不上，大約奔出十五六里，在一處山坳內的墓地中停了下來。

這墓地很大，沒作墓園圍牆，也無宏偉之營建工程，自不會有翁仲、石豸、石馬等，只有兩座墓。

這兩座墓居然連石碑都沒有。

小龍打量四周，十分荒涼。

這墓地雖大，却沒有石碑，表示死者沒有後代。

如果沒有後代，看這兩墓已在五七年以上，墓上却沒長太多的草，墓上的泥土仍然坯得很整齊。

小龍道：「前輩，這是何人的墓？」

「既無石碑，老夫又怎麼知道。」

「前輩只是因為此處僻靜，說話方便？」

「不錯。」

小龍心想，為了說話方便，居然奔出十餘里路，這位前輩也未免小心過火了。他道：「前輩，有什麼秘密要告訴晚輩？」

老人道：「我只想先告訴你，覬覦洪門的大有人在，因為洪門每年可淨賺兩億兩銀子，唯一可以和他們比美的是衆天下的帝王之家。」

「是的，前輩，但晚輩並不重視這個，而只是以為天下第一大幫會的主宰權不應落在錢起這種人的手中。」

「你不可這麼自暴自棄，當年龍玉作『龍頭』是最理想的人選。」

「晚輩相信家父必是一位正直有為的『龍頭』。」

「所以你要繼承他的遺志。」

「遺……遺志？」小龍心頭一酸道：「前輩是說家父他真的已經……」

老人道：「你先別難過，龍玉是死是活，老夫固然不敢確定，我說『遺志』，也不過是套用一句口頭禪而已。」

「前輩是說，家父母還有希望？」

「當然，只不過死活各佔一半。」

各佔一半等於廢話，反正人不是死就是活，不是活就是死，不會不死不活，不活不死吧？小龍以為老人說話有點矛盾。

老人道：「看你這小子還不錯，又肯用功，老夫決定成全你，教你幾招劍法，你願意學嗎？」

小龍躬身道：「前輩成全，晚輩當然謝領！但前輩不肯賜告大名，晚輩要報答前輩都辦不到。」

「老夫不要你報答，只要你能擊敗錢起，老夫就知足了，也等於報答老夫了！好，現在開始。」

老人沒帶兵刃，就以樹枝作劍。

可以看出，老人左手的劍訣很不靈活。

劍訣就是劍的靈魂，劍跟訣走，訣領劍行。

劍訣不靈活或者不準確，自然會影响劍術。

但是，不久小龍發現，乍看老人是左臂不大靈活，劍訣不太精準，事實上似是故意如此，使敵人摸不清他的劍路。

小龍也看出，老人的劍法似曾相識，却又更加深奥。

老人只施出五招劍法，示範了五次。

小龍邊看邊學，老人再各示範一次，小龍已經學會了。

「太聰明，記憶力太好了！」老人感嘆地道：「龍玉夫婦有你這麼一個有出息的兒子，就算長眠地下也該瞑目了。」

小龍心頭又是一酸道：「前輩，聽您老人家的口氣，似乎家父母已經不在人世了。前輩不能告訴晚輩嗎？」

老人道：「先不必急於談這些，你全懂了麼？」

「晚輩大致已經可以貫通了。」

「好，你再演練十次！」

小龍不憚其煩地演練，但因心中想着老人的話，第一次提及「遺志」二字，這一次又說「長眠地下也該瞑目」的話。

這兩句話强烈表示他的父母已經作古了。

小龍怎麼會不傷心？傷心之下，又怎能專注練劍而不分心？

老人大聲道：「停！」

小龍停下來，道：「前輩……」

「你是想不想練，如果沒興趣，老夫就收回來。」

怎麼收回？除非是廢了他的武功。

小龍道：「前輩，晚輩收攝心神就是了！」

大約又是一個時辰之後，老人滿意了。

小龍道：「前輩，現在您可以告訴晚輩，家父母是否健在嗎？無論如何請前輩示知。」

老人想了一下，道：「好吧！老夫告訴你！」

「謝謝前輩。」

「但你小子一定要照老夫的話去作，繼承『龍頭』職位，重振洪門聲威，洗刷這十年來洪門的邪行！」

「前輩，如果有人大力推介晚輩，而且是出自至誠，晚輩一定會考慮的，總不能毛遂自荐吧？」

「那是當然，而且得到任何不幸的消息，都要以最大的決心、耐心面對未來。你一定要記住我的話！」

「晚輩謹記在心！」

「還有，錢起也許還不是你最大的敵人和障礙。我教你的，也未必能應付得了！未來你可能還有別的機遇。」

「前輩大恩，晚輩當鏤骨銘心！」

老人道：「這二墓都有墓碑，但並沒豎立，而是埋在地下，你可以在墓前約兩步之地挖挖看……」

小龍不由一楞，想不出為甚麼墓碑會埋在地下。

他立刻在右邊墓前兩步處用手扒土。

大約扒下一尺左右，果然看到了石碑。

很快地清理了泥土，碑文出現：「一代大俠洪門龍頭龍玉暨其妻錢珮瑤之墓。」

小龍腦中「嗡」地一聲，差點栽倒。

父母果然已經去世了。

是誰做的墓及墓碑，為甚麼沒有留名字？

「老前輩……」小龍淚下沾襟迴過身來，正要問他，却發現老人不知何時已經走了，那還有人？

小龍愕了一陣，似有所悟。

他幾乎可以猜出這位老人的身份了。

那麼另一墓又是誰的呢？

如果是不相干的人，絕不會埋在父母的墓旁。

小龍一邊流淚一邊扒另一墓前兩步之處。

通常豎立墓碑的位置，即在墓前兩步左右。

不久又扒出一個墓碑來。

那是他的外祖母，也就是錢大經之妻的墓碑。

小龍以為，老人即是外祖父錢大經。他老人家昔年必然曾受重創但僥倖未死，這兩座墓都是他營造的。

小龍跪下立拜，然後再把兩座墓碑重新埋好。

在目前的確是不便豎立這兩座墓碑的。

他在墓前發誓：「爹娘、外祖母，秋兒不報此仇就枉為龍家子弟了……」

* * *

錢氏姊妹和洪門內八堂一位高手在密談。

他們怎麼會密談？他們不是勢不兩立嗎？

不錯，但在目前，他們希望能聯手對付白倫和小龍這邊。

可見他們並不以為人多就能穩勝。

小龍和白倫這邊，最多也不過二三十人，但這二三十人，一個頂一個，個個能打能拚，而且上下一條心。

（未完・十六）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